

续补
古龙作品集
珍藏本
剑气严霜
④

剑气严霜

第六十章　剑拔弩张

赵子原说出了那句话，自觉大大的有愧于心，注视着前行中的谢金印，心中暗暗忖道：

“此人与我仇深似海，我缘何会把眼前时机放过，不，我不能让别人杀他，一定要亲手结果他！”

毕台端朝赵子原一望，神秘的道：

“那就很难怪了，不过最近江湖上盛传一事，不知钱兄是否听人说过？”赵子原道：“什么事？”

毕台端低声道：

“翠湖之夜，司马道元一家惨死谢金印剑下，此事已引起武林公愤，非欲将谢金印杀掉不可！”赵子原心中一动，道：“但不知谁人主持其事？”毕台端一阵迟疑，道：

“这个……在下还不大清楚！”

说话中，前面到了一座酒楼，毕台端随手朝里面一指，道：“钱兄，咱们进去喝两盅如何？”

赵子原沉思片刻，暗忖公孙前辈说的不错，这“毕台端”已注意到我的行踪，我若藉词离去，势必会引起他更大的怀疑，不如将计就计，先和他纠缠一会，然后再慢慢找谢金印不迟。心念一闪，当下点点头道：“既承相邀，敢不从命！”

说着和毕台端相继走了进去。

这时谢金印已走远了，他外表上似是不动声色，实则他早就注意到赵子原和毕台端了。谢金印走了一段路，见两人没有跟来，心道：

“那青年人眼甚熟，只不知在哪里见过？”

他一边走一边想，本想返酒楼去瞧个究竟，随之一想，罢了，自家事都办不完，哪有闲心去顾虑别人！他这样一想，终于继续向前走了。

赵子原和毕台端找了一副座头，毕台端摆出一副作东的样子，连连点了好几道大菜，要了两斤白干，才道：

“在下不知钱兄是否已经看了出来，如今京城好手云集，当真是八方风雨，眼看便有场热闹要发生了！”

赵子原道：

“小可出道未久，倒不曾注意及此！”

毕台端哈哈一笑，又道：

“如是，兄台未免太粗心了，就拿眼前来说吧，职业剑手谢金印出现之后，在下敢于断言，当世中少有在江湖中露面的顶尖高手也会相继出现！”

赵子原道：

“但不知这些高手都是些什么人？”

毕台端道：

“譬如太昭堡主甄定远，留香院主武啸秋，还有……还有那久已不在江湖露面的摩云手也可能要出面了！”

赵子原见毕台端说的口沫横飞，心中暗暗冷笑，嘴里却道：“诚一时之盛也，不过小可听说那摩云手乃是与燕宫双后、灵武四爵齐名的人物，他既然可能出现，想必燕宫双后和灵武四爵也可能来凑热闹了！”

毕台端机警的道：

“那就要留待以后事实去证明啦！”

说话中，酒菜已送了上来，毕台端亲自把盏，在两人面前各自注了一杯，然后举杯道：“来，我敬钱兄一杯！”

赵子原谦逊的道：

“岂敢，岂敢，理应小可敬毕兄。”

举杯就唇，两人相互一饮而尽。

毕台端重又在两人面前各自注了一杯，然后频频劝赵子原吃菜，一副主人待客的姿态。

就在这时，只见一名中年丐者走了进来。

那中年丐者衣着干净，只是全身上下打满了补钉，赵子原心中一动，暗忖丐帮布袋帮主龙华天也到了，看来这卧虎藏龙的京城倒真的有一番热闹好瞧呢。

毕台端悄声道：

“钱兄认得此人么？”

赵子原故作不知的道：

“小可不认识，不知此人是谁？”

毕台端微微一笑，道：

“丐帮帮主龙华天！”

赵子原故作耸然色动的道：

“丐帮帮主名倾天下，他如今也在此地出现，当真有热闹可看了！”

话声甫落，忽听一人高声道：

“飞斧震天下！”

毕台端目光一动，脱口道：

“飞斧神丐！”

实则布袋帮主和飞斧神丐赵子原都见过，他此刻既在毕台端面前假装是初出道之人，便率性假装到底，对于一些成名的武林人物都假装不认识。

飞斧神丐大步走进，龙华天向他招了招手，飞斧神丐一躬身，便要拜行大札，龙华天挥挥手道：“从权，从权，先坐下来再说！”

飞斧神丐应诺，在龙华天下首坐了。

龙华天轻声道：

“事情如何？”

飞斧神丐摇摇头道：

“很难，很难，一时还打听不出来！”

龙华天默然不语，酒菜已上，便和飞斧神丐慢慢的喝了起来，两人虽则仍在谈话，只是声音甚低，赵子原毕台端有心窃听，但一时之间却听不出一点所以然来。

毕台端道：

“丐帮消息向称灵通，这次似乎在打听什么，然而却遇到困难！”

赵子原心想据自己所知，丐帮素极侠义，眼下帮主亲临京城，除了张首辅之事外，大概不会有别的事了。

他心中一闪，当下应和道：

“看样子，他们好像遭遇了困难！”

毕台端阴声一笑，道：

“在此时此地，除了张首辅之外，只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能够请得动

丐帮帮主了！”
　　赵子原道：
　　“便是张首辅又如何？”
　　毕台端冷冷的道：
　　“早两天有一个叫赵子原的人到天牢去，准备把张首辅搭救出来，谁知偷鸡不着反蚀了一把米，非但人未救出，结果反而又陷下一名程大人，如今听说那程大人也关在天牢。”
　　赵子原听他口气，似是对自己隐有不满，赵子原益发证实公孙云说的不错，毕台端必是燕宫双后那边的人。
　　赵子原故意道：“这么一来，不是那姓赵的把事情弄坏了么？”
　　毕台道：
　　“说得是呀，若不是赵子原一闹，事情可能不会弄的这么紧张，现在着情形，职业剑手谢金印和龙华天等都去劫天牢了！”赵子原暗暗的叹了一口气，心想他们可能不了解首辅个性，纵是千里迢迢涉险至此，只怕也于事无补。
　　他有心想去告诉龙华天一下，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但又因毕台端在侧，做起来自然大大的不方便。
　　他低着头喝了两口闷酒，然后说道：
　　“这些人武功虽高，未 免有些不自量力，想那天牢防范的又是如何严密，他们此去便能救得了人么？”
　　毕台端阴声道：
　　“说得是啊！”
　　赵子原大口吃了些酒菜，然后拍了拍肚子，自语道：“饱矣，便由小可作东吧！”
　　说着，也不管毕台端答不答应，便大声呼道：
　　“店家！结账啦！”
　　毕台端忙道：
　　“兄台这便要走了么？”
　　赵子原作了歉然的表示，道：
　　“小可早已说过，因尚有要事待理，所以必须先走一步！”毕台端眼波流转，道：
　　“既如此，钱兄请便，此次便由在下作东，咱们下次相逢，再由钱兄回请便了！”
　　赵子原道：
　　“这如何使得！”
　　毕台端笑了一笑，道：
　　钱兄有所不知，在下要等人。”话声一顿，忽见一名黄衣少女走了进来，毕台端笑道：“在下要等之人到了，假如钱兄有兴一坐，不妨再坐下谈谈，在下也有极重要之事相商。”
　　后面这句活显然是一句引诱之词，赵子原自然听得出来，微微一笑，道：
　　“小可实是有要事在身，改日再陪吧！”
　　说着，拱了拱手，走了出去。
　　毕台端脸上泛起一丝冷笑，这时，那黄衣少女走了过来，毕台端向她一招手，低声道：

“师妹请坐下来！”

这时店家已走了过来，原来赵子原早已叫他会账，是故那店家早就守候在一边了。

店家问道：

“公子不走了么？”

毕台端点了点头，并道：

“不走了，另外换一副杯筷来！”顿了一顿，又道：“师妹，将就些吧，咱们谈谈正事要紧！”

那黄衣少女毫不在意的道：

“实则我刚才已在那边吃饱了，现在吃不吃都没关系。”毕台端道：

“先说说你的，你去追人的情形如何？”

那黄衣少女忽然叹了一口气，道：

“说来惭愧，程铭仙是由一个年青人保护着，这人武功极是不错，而在他身边还有几名高强的帮手！”

毕台端微微一笑，道：

“这些人想必不会放在你的眼下吧？”

那黄衣少女道：

“话是不错，不过眼看我即将得手，他们之中忽然又来一名帮手，你猜这人是谁？”

毕台端一怔道：

“我怎么猜得出来！”

那黄衣少女忽然把声调压低，道：

“东后的蓝玉燕！”

毕台端惊道：

“是她？”

那黄衣少女道：

“便是因她来了，我才不得不赶紧收场，所幸我去之时蒙着了面孔，不然几乎被她认了出来！”毕台端摇头道：“只怕她已认出你了！”那黄衣少女怔道：

“我和她相距七八丈之际抽身而走，脸上又罩着黑布，她怎会认的出来？”

毕台端叹道：

“你脸孔虽已罩住，可是奔行之时身法却又怎能瞒住她？唉！这件事假若给师父知道，少不得我俩都要受一顿责罚。”黄衣少女冷冷道：

“师兄，你也不想一想，设若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不离开又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

毕台端道：

“大不了大家朝面，说个一清二白！”

黄衣少女嗤声道：

“说得好听，那贱人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若让她捉往尾巴，只怕燕宫双后马上便会翻脸！”毕台端哼了一声，道：“怕什么？他们不遵守誓言派了人出来，难不成我们便不能派人在外面走动吗？”

黄衣少女冷冷扫了毕台端一眼，道：

“你忘了燕宫‘忠义千秋’的家训了吗？不管怎样，程铭仙究竟是忠良

之后，咱们却是反其道而行，事情如然闹翻，其曲在我，到时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毕台端一听，这才如有所悟的一连点了几下头，道：

“这倒也是，师妹深思远虑，好叫愚兄佩服！”

黄衣少女微微一笑，道：

“事虽不成，我总算把他们方向摸清，这笔账暂时记到沈治章头上，还怕他们跑得了吗？”

毕台端道：

“好，只要有人可找，这件事仍不会落空。”

黄衣少女道：“知道就行了，现下谈谈你的经过如何？”毕台端悄声道：

“在座有两名花子，师妹看到了吗？”

黄衣少女冷笑道：

“龙华天和他属下的飞斧神丐，我如何不认识，我问的是那正点子赵子原的事，你是否已弄清他落脚何处？”

毕台端神秘一笑，道：

“师妹没见刚才离去那人么？”

黄衣少女一怔道：

“他是赵子原？”

毕台端点了点头，道：

“不错，不过他此刻已易了装，不瞒师妹说，凭兄还和他对了一招，他使的是‘沧浪三式’！”黄衣少女玉面一紧，道：“胜负之数如何？”毕台端黯然道：

“斯时愚兄虽未施出全力，对方亦未以全力相搏，愚兄便被震飞而出，其人功力之高，已可概见一般了！”

黄衣少女怔道：

“设若咱俩以二敌一呢？”

毕台端摇摇头道：“恐仍难有胜算之望！”

黄衣少女一听，脸上顿时露出不服之色，要知大凡女人都好胜恃强，眼下的黄衣少女又何能例外？

毕台端朝黄衣少女望了一眼，又道：

“我还发现了一个人！”

黄衣少女问道：“谁？”毕台端压低声音道：“谢金印！”黄衣少女哼道：

“想不到他也来了，哼哼，上一次……”

毕台端接道：

“只要摩云手他们略尽点力量，不就把他解决了吗？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愿这一次不要落空才好！”

黄衣少女冷冷一笑、举杯就唇喝了两大口，她虽是个妇道人家，喝起酒来却像个男子汉，丝毫不拖泥带水。

毕台端朝黄衣少女望了一眼，又道：

“师妹，咱们走吧！”

黄衣少女点了点头，毕台端付过账，两人并肩走了出去。龙华天向飞斧神丐一望，道：

“听见了没有，西后手下的人也出动了！”

飞斧神丐点了点头道：

“听他们口气，好像是冲着赵子原而来，又好像是冲着谢金印而来，不过属下还有一事不明！”

龙华天道：

“什么事？”

飞斧神丐道：

“听那华服青年口气，好像适间和他同座的青年人便是赵子原，属下觉得奇怪，他既想对赵子原动手，缘何不早动手呢？”龙华天道：

“你没听见么？他已和赵子原交了一次手，那一次双方都未施出全力，但他已被赵子原震飞，设若那一次他的功力远驾赵子原之上，赵子原还有命活到现在么？”

飞斧神丐道：

“此人机智甚深，只不知赵子原识破他的奸谋没有？”龙华天笑道：

“赵子原人小鬼大，也不是易与之辈，不过有一件事，我还觉得有点奇怪！”

飞斧神丐道：

“不悉帮主所见何事？”

龙华天压低声音道：

“赵子原已在京城闹了好几次，按照常理他是该溜之大吉了，如今稽延不去，不知这小子脑袋里又打的是什么主意？”飞斧神丐道：

“是啊，咱们要不要去找他瞧瞧？”

龙华天想了一想，道：

“在此时此地，多一个人便多一份力量，走！找他去！”龙华天付过账，两人先后走了出去。

再说赵子原出了店子之后，脑中尽在盘算着，暗忖吃了毕台端一顿酒，除了确定他是西后手下之外，似乎别无发现，反之，我倒把谢金印走失了。

对于谢金印，赵子原脑中可以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直欲杀谢金印而后己，但不知怎的，他似乎又隐隐觉得谢金印这个人并非十恶不赦之人，赵子原脑中有这种奇想，便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在大街之上走了一会，偌大一座北京城，要找谢金印又谈何容易，正感颓丧之际，忽然肩头被人拍了一下！

他回头望去，惊喜的道：

“苏大叔，原来是你？”那人正是苏继飞，不过苏继飞此刻已卸了驭者服饰，长袍马褂，十足像个商人的模样。苏继飞笑道：“子原，果然是你！错非是我，还真识不出是你乔装，你有事吗？”赵子原道：“晚辈正在找谢金印！”

苏继飞道：

“这个不忙，但不知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事没有？”赵子原沉吟了一会，心想夜来之事我要不要告诉苏大叔？他略作思考，便坦然对苏继飞道：

“入夜之后，晚辈还准备到九千岁府一行，除此之外别无他事了！”

苏继飞微微一笑，道：

“果然一切都不出圣女所料，贤侄请随老夫一行，老夫有一件极关紧要的事告诉你！”

赵子原见苏继飞神色凝重，当下点点头道：

“晚辈自当随大叔一行，只不知大叔此次进京是一人独行，抑或与圣女相偕而来？”

苏继飞压低声道：

“圣女也来了，不过我此刻带你去一个地方，圣女并不在那里！”

赵子原道：

“缘何大叔不带晚辈一谒圣女呢？”

苏继飞道：

“圣女现在正在静思大计，不宜打扰，不过我这次来找你，便是出于圣女的指示！”

赵子原道：

“但不知咱们此刻去何处？”

苏继飞道：

“到时你便知道了！”说着，带着赵子原转过几条大街，然后来到一条小巷子里，那条巷子十分破落，苏继飞走到一家屋子面前停下，用手一推，那门并未上锁，应手而开。

忽听一人问道：“来了么？”苏继飞道：“来了！”赵子原正感惊讶，暗忖此人是谁？忖念之际，一人晃身而出，赵子原举目望去，不由欢声叫道：

“奚前辈，原来是你？”

原来那人正是奚奉先，赵子原以前曾在太昭堡和他见过一面，想不到他何时也到了京城？

奚奉先仔细看了看乔装的赵子原，这才跨前一步，躬身道：“属下参见堡主！”

赵子原一怔道：

“奚前辈如何这样称呼？”

身子一退，赶紧侧身闪过一边，同时还了一礼。

苏继飞笑道：

“奚兄且莫以大礼相见，待兄弟把事情原委对子原说清楚了再说！”

奚奉先道：

“苏兄还没向堡主说明白么？”

苏继飞道：

“路途之上谈话不便，兄弟准备把子原带到这里之后再详为解说！”

奚奉先点了点头，一边移过两张凳子让赵子原和苏继飞坐下。三人落座之后，苏继飞始道：

“子原，共有两件事情，你听了之后，一定会大吃一惊！”赵子原心想奚前辈唤我为堡主，已够我吃惊的了，不知还有何事会更令我吃惊的？当下道：

“请大叔指教！”苏继飞道：

“第一件，便是奚兄方才呼你为堡主之事，需知这件事乃出于圣女之安排，圣女有此心久矣，只因那时你武功未成，圣女一直不愿要你这样做，今者，你武功已然大成，自可恢复祖上声威了！”赵子原惊道：

“大叔此言虽是，然晚辈与圣女毫无渊源，晚辈虽素来遵重圣女为人，但似乎不必听命于她！”

苏继飞笑了一笑，道：

“子原，你何愚蠢如斯，难道你至今还看不出圣女是谁么？”赵子原心

头大震，道：“晚辈只觉圣女十分酷肖家母，只因苏继飞道：

“年龄太轻了些是不？”

赵子原道：

“正是！”

苏继飞摇头道：

“当今之世，易容之术十分盛行，一个三十多岁妇人化装成二十多岁并不是一件难事，何况圣女出身燕宫东后门下，易容之学已尽得东后秘传，无怪你见过令堂之后还会心存怀疑了！”赵子原暗暗吸了一口气道：

“这样看来，香川圣女果是家母了？”

苏继飞道：

“不错，这也是我所要告诉你的第二件事，关于前者，这是母命，想必你没有话说了吧！”赵子原道：“母命怎敢违抗！”苏继飞道：

“关于恢复太昭堡之事，一切有我和奚兄代为筹划，不用你费心，不过你却要做到一件事。”

赵子原心中微动的道：家母毫无外出迹象，缘何一下子便扮起香川圣女来？”苏继飞道：

“贤侄离开之际，令堂尚无外出之心，此乃东后所命，令堂才不得不为之应命而行。”

赵子原皱眉道：

“行则行矣，缘何又要扮演那香川圣女，以供千万人瞻赏？”显然，他对自己母亲扮成香川圣女之事感到大大的不满，问过之后，脸上还流露凄苦之色。

苏继飞叹道：

“此事说来话长，令堂不是自己不尊重的人，怎会自甘‘演扮香川圣女’供人瞻赏，总之一句话，令堂此举乃大有用意，如不然以老夫在江湖上的名望，又岂自甘为令堂权充驭者么？”赵子原心中微动的道：

“不错，晚辈也为此事存疑已久，只是没有机会请教，不知大叔能否详为一说，以释疑念。”

苏继飞想了一想，道：

“也好，今天便率性都告诉你！”

他轻轻咳了一声，又道：

“这事得从燕宫双后谈起，世人皆知燕宫双后为当代奇人，双后情若姊妹，实则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奚奉先道：

“双后可是面和心不和？”

关于这种武林中的大秘密，奚奉先也是闻所未闻，听苏继飞一说，便忍不住插问了一句。

苏继飞点点头道：

“情形正是如此，双后之中一明一暗，一正一邪，各自心中都有着各自的心事，这种情形长久沿续下来，两人嘴上不说都只在心中，迄至最近，双后的行动终于明朗化！”赵子原暗想无怪双后如今都有门人在江湖走动，原来两人暗斗已趋明朗化了。

苏继飞顿了一顿，又道：

“大体说来，东后正，西后邪，也就是说东后站在白道这边，西后站在

黑道那边，其中西后野心极大，她表面深居宫中不出，实则她已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在江湖中若隐若现。”赵子原道：“水泊绿屋大主人？”苏继飞道：

“不错，正是她，我刚才曾说到她的野心，她的野心便是准备在近期内召开一次黑道武林大会，够资格参加的人都是江湖中一流高手，然后便命这些人先向少林突袭，次是武当，再接下去便是昆仑峨嵋………

奚奉先惊道：

“好大的野心！”

苏继飞冷笑一声，道：

“这还不算，直到江湖八大门派都被她次第消灭之后，她便将矛头掉转过来对付东后，试想在这种情形之下，设若东后一点不知她阴谋奸计，纵是本领再高，在双拳难敌四手情形下，也只有等待被消灭一途！”

赵子原暗暗吸了一口气，怪不得司马迁武在黄河岸边曾听到西后有第二个目标之说，也怪不得那玉燕子姑娘听到这个讯息之后要匆匆去找司马迁武询问详情了！

奚奉先道：

“然则东后又采取何种对策？”

苏继飞道：

“那便是‘香川圣女’应运而生的原因，东后之所以请子原令堂如此做，一则要她观察天下大事，分清敌我，再则也命她暗中向江湖八大门派传递消息，叫他们有一个预防办法！”

奚奉先道：“八大门派都得到消息了么？”

苏继飞道：

“岂止八大门派已得到消息，便连那灵武四爵中的大乙爵也知悉此事，要不以太乙爵个性，他是不屑在江湖出现的。”奚奉先释然道：

“大事定矣厂

苏继飞摇摇头道：

“奚兄别高兴太早，中途有变！”

此话一出，赵子原和奚奉先都不由吃了一惊。

奚奉先震惊的道：

“变在河处？”

苏继飞皱眉头道：

“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后井非聋哑之辈，如何不知东后的动静，在她苦思焦虑之下，终于被她想出一个搭上官家的办法，那便是运用官家力量暗暗侦察各派动静，只要各派有打杀之事发生，官家便以捕剿匪寇为名，将发生事故之门派予以清除／奚奉先颤声道：

“这种手段未免又太卑鄙。”

苏继飞笑道：

“现在西后己与魏宗贤搭上关系，他们有魏宗贤撑腰，还怕各大门派不次第消灭吗？有道是欲加之辈，何患元词，这便是近日以来，江湖各大门派弟子很少在江湖走动的原因广

奚奉先道：“苏兄这么一说，倒使小弟也想起一事厂苏继飞道：

“什么事”？

奚奉先顿了一顿，复道：

“想当年，江湖中并没有职业剑手这个名字，自职业剑手出现之后，所

杀尽皆白道顶尖高手，司马道元全家之死便是一例，如今看来，西后早期是用慢慢蚕食的方法，如今却是大举杀戮了！”苏继飞道：“情形正复如此！”

赵子原想不到东后和西后之争，竟有如此复杂，在江湖上掀起这么大的风浪，那西后心肠之狠，真是举世罕见了。奚奉先转向赵子原问道：

“不知堡主今后行止如何？”

赵子原道：

“小可曾与沈庄主约定、今夜得往魏宗贤府一行。”苏继飞忧虑的道：

“子原，以你现在武功，要进出魏宗贤的九千岁府应无问题，不过对方高手环伺，一举一动还是小心为妙！”赵子原道：“晚辈理会得。”奚奉先道：

“苏兄，幸运今日能与堡主相遇，更使人高兴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又可见太昭堡名扬江湖，咱们能不庆贺一番么？”

第六十一章　事难两全

苏继飞哈哈一笑，道：

“说得是！”

目观赵子原，复道：

“子原，找个地方去好好吃上一顿，时间快到了，吃完之后你也应该到魏宗贤那里去啦！”

奚奉先接口道：

“但愿堡主此去马到成功，能使魏阉引颈就戮，也是天下一大幸事，咱们这餐酒也算是为堡主预祝成功吧！”

赵子原道：

“只怕小可爱之有愧！”

奚奉先哈哈一笑，道：

“成大功立大业之人，讲求心胸宽畅，执剑一击，魏阉喷血而倒，斯时也，天下称快，堡主允为天下第一人杰矣！”赵子原虽不是沽名钓誉之人，然听到奚奉先这番慷慨激昂的话，也不由豪气干云的说道：

“奚前辈之言甚是，晚辈愿尽力一搏！”

三人推位而起，他们都不愿过肆招摇，只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馆子，三人据桌而餐，豪气勃发。

赵子原因为晚上还要有事，酒到适量而止，倒是奚奉先和苏继飞好像重负如释，更加心中宽畅，两人遂都喝了个酩酊大醉。此时天色已黑，赵子原作别而出，由于近两天来京城常常出事，街上不复往日热闹，不时只见兵丁队队疾行而过，整个京城已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之中。

赵子原穿过几条街道，此际已距离魏宗贤九千岁府不远，极目远眺，但见里面灯火点点，队队兵丁往来巡行，其戒备远较往日森严得多。

赵子原等了一会，斯时皓月当空，微风轻拂，赵子原极目抬头张望，蓦见两条人影一先一后疾射而去。

赵子原目光锐利，不由怦然心动，忖道：

“那不是丐帮帮主龙华天和飞斧神丐么？原来他俩也是来谋图魏宗贤的，我倒有个伴儿了！”

赵子原心随念闪，人已飞掠而出。

他早时来过一次，路径甚熟，尾随龙华天和飞斧神丐身后而行，只见两人直奔后院,不由皱了皱眉头,他想难不成他俩已打听出魏阉住在那里面么？

因为据他所知，魏宗贤早时是住在左边一间偏院，尔今龙华天和飞斧神丐直奔后院，想必已探知魏宗贤住所才这样做，实际他哪里知道龙华天和飞斧神丐根本就是瞎撞一气，哪里是早已深知魏宗贤的住所。

龙华天飞掠之际，忽听下面喝了声“打”，一点寒星直向面门射至！

龙华天挥手把那点寒星打落，身子刚刚站定，“呼呼”两响，打从地面先后窜上两个人来。

那当先一人乃是潘春波，其后跟着一名中年汉子，龙华天和鬼斧神丐一望，两人微微一动，采取了应敌态势。

紧接着又是“呼呼”数响，人影连闪，又有五六个人掠上屋脊，潘春波似是众人之首，哈哈笑道：

“我道是谁，原来是丐帮帮主大驾至此，请恕潘某失迎之罪。”

说着折扇轻挥，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态。飞斧神丐怒道：
“想不到阴司秀才也做起魏阉的走狗了！”
潘春波冷冷的道：
“潘某人高兴替谁做事便替谁做事，飞斧神丐，你也管得着么？”
飞斧神丐骂道：“自甘下流之人，老子才不愿管呢！”潘春波怒道：
“你骂哪个？”
飞斧神丐乾指道：
“便是骂你又怎样！”
潘春波大怒，右手一挥，两名汉子如风扑了过去！
飞斧神丐哂道：
“来得好！”
手臂一抬，板斧已紧握手中，只见他虚空一挥，锐风呼呼响过，那两名汉子同时出剑抵挡，“叮叮当当”一阵清响，三人互攻了一招。
龙华天面罩寒霜，身子一动，潘春波已带着另外几人欺上，就在这时，四下火把大作，照耀得如同白昼。
龙华天大喝一声，奋起神威，“呼呼”劈出两掌，两条人影应手坠去，可是适时又有几条人影掠了上来。
他们目光一扫，但见龙华天掌风呼呼生威，便是飞斧神丐那柄析斧也锐不可挡，齐齐一声大喝，分向两人扑去。
飞斧神丐高声道：
“禀帮主，今夜只怕难以得手！”
龙华天凛然道：
“便是送了这条老命，也要把魏宗贤揪出来！”
潘春波哂道：
“别做梦啦！”折扇连圈带打，全是奇妙的杀着。
龙华天拳足交加，刹时又被他飞拳击倒数人，但是后面的人越来越多，龙华天和飞斧神丐两人渐渐难于应付。
赵子原在一旁瞧见，心中暗暗忖道：
“像这样打下去,他俩绝难再支持半个时辰,我究竟是出手相助他们好？还是趁便去找魏宗贤呢！”
要知他若是一现身，目标已露，无论走到何处，都会有人发现，那么今夜刺杀魏宗贤之举便落空了。
假如赵子原袖手不管龙华天之事，眼看他两人遇险，又岂能坐视不顾，他一时之间不由大感为难。
赵子原再也忍不住心中激动，身形掠起，同时大喝道：“帮主莫慌，小可前来相助两位一臂之力！”
“呼”地一掌拍下，飚风激荡，当者披靡。
飞斧神丐叫道：
“赵兄，你果然来了！”
大斧抡动，斧光霍霍，登时有三四个人被砍翻下去。龙华天精神大振，双掌挥动，一连也击倒数人。
赵子原身形一落，有四名锦衣卫向他攻到，他抡掌一扫，那四名锦衣卫一齐震跌下去。
赵子原此刻已换了容貌，除了有心人之外，连潘春波亦不认识，只因见

他来势甚猛，心头一惊，慌忙带着少数几人向后一撤，一面向各处传警，一面监视赵子原等人行动。

赵子原用“传音入密”对龙华天道：

“帮主知道魏阉的居处是么？”

龙华天也用“传音入密”回答道：

“不知道！”

赵子原道：

“然则两位此行是摸索了？”龙华天道：

“小哥知道么？”

赵子原道：

“不瞒帮主说，小可数日前曾到此地来过，那时魏阉住的不是这个位置！”

龙华天一怔道：

“既然不在这个方向，那么小哥缘何投向这边而来？”赵子原苦笑道：

“小可适才在暗处，因见两位向这边而来，只道两位另有发现，所以才跟了上来，怎知……”

龙华天道：

“小哥现在也还可以去！”

赵子原道：

“小可放心不下两位安危。”

龙华天哂道：

“小哥大可放心，人生大不了一死，只要小哥能够刺杀魏阉得手，便是我等死了，也死得重如泰山！”赵子原神色一动，道：“佩服！”

龙华天满脸英雄气概的道：

“小哥好说了！”

赵子原脑中一闪，道：

“小可想出一个办法，未悉帮主是否认为可行？”

龙华天道：“在下恭候指教！”赵子原道：“不敢！”随又说道：“小可之意，少时咱们一齐发动，先将潘春波等人击倒，然后相反方向飞奔，两位只故意现露身形分散他们注意，容小可一人独自去找找魏宗贤！”

龙华天想了一想，道：

“此计大妙！”赵子原道：

“事宜速采行动，便请帮主向飞斧神丐关照一声，小可这便去打发阴司秀才潘春波他们！”

龙华天笑了笑便向飞斧神丐打了个手势，两人也跟在赵子原后面，向潘春波等人欺了过去。

潘春波在一旁监视，只见龙华天和赵子原两人嘴皮掀动，不知两人谈的是什么！此时见赵子原当先欺来，神色一紧，全神戒备。赵子原哂道：

“助纣为虐，潘春波，你死期到了！”

潘春波一听声音厮熟，再想起飞斧神丐刚才呼叫赵兄，脸色突地一变，惊呼道：

“你……是赵子原？”

赵子原朗声道：

“然也！”

潘春波嘴上有只哨子，神色大变之中一边“嘘嘘嘘”的吹叫起来，这似是一种紧急告急讯号，只见地下人影晃动，灯火乱摇，呼喝之声此起彼落，远远更有数条人影如飞掠至。龙华天大喝道：“小哥不可迟疑，迟则生变！”赵子原应声道：

“小可理会得！”

手掌斜举，远远罩向潘春波等人。

潘春波见赵子原手掌方举，直觉对方掌劲已隐隐扣向自己死穴，不由心头大震，他连忙移动脚步，却是无法闪开。赵子原嘿地叫了一声，道：

“你们认命吧！”

一股宏大的劲力一吐，“轰”然一声大响过后，潘春波和那几人连手臂都来不及抬起，人已纷纷坠下地去。龙华天喝道：“小哥快走！”身形当先疾掠而起。

飞斧神丐紧随其后，两人在空中连打几个圈子，人已掠出七八丈之外。

赵子原最后掠起，忽听房下一人大喝道：

“放箭！”

刹时万箭齐发，集中向走在最后的赵子原射去！

赵子原反手一扫，把四周箭矢纷纷打落，身形一掠，人已脱出箭矢之外，几乎是不先不后的和龙华天飞斧神丐二人同时降落在屋面上。

龙华天赞道：

“小哥好轻功！”

赵子原笑道：

“帮主见笑了。”

忽听卫人冷哼道：

“别自吹自擂，尔等今夜谁也休想活着逃出去！”一条瘦长人影如飞而至，速度之快，当真骇人至极。龙华天抬头一望，惊呼道：

“清河钓者，是你？”

那人头上戴了一顶宽大的斗笠，那斗笠几乎遮去了他半边脸庞，赵子原乍听清河钓者之名，不由心中一动。

清河钓者哈哈大笑道：“老朋友了，想不到咱们会在此地见面！”

龙华天正色道：

“久闻钓者乃当世高人，缘何也会来助纣为虐？”清河钓者哂道：

“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既然有人肯花钱雇我，我为何要自命高人，帮主你说是么？”

龙华天叹道：

“数日不见，想不到钓者心性竟起了这么大的变化，金钱害人，如今又得一证明！”只听“哗哗”两响，两名玄服汉子也已从后追到。

清河钓者笑道：

“想那谢金印又是何许人物，还不是受不住金钱的引诱而杀人么？在下又何能例外？”

赵子原冷冷的道：

“谢金印是被金钱所迷，尊驾不止是金钱，却连心也卖给了魏宗贤，小可实在以尊驾为不智！”

清河钓者两眼一翻，怒道：

“你是何人？焉敢教训老夫！”

赵子原冷冷的道：
“小可无名小卒，声名虽不及你清河钓者显赫，然自忖本人秉正，是要比你清河钓者强多了。”
两名玄服汉子叱道：
“小辈敢出口骂人？”
赵子原哂道：
“便是骂了又怎地！”
那两名玄服汉子大怒，“呛”然拔剑，其中一名一晃身，剑刃已到面前。
赵子原右手一挽，中食两指骤伸而出，陡然挟住那名玄服汉子的剑锋。
那玄服汉子大惊，手上真力骤发，想把赵子原一只右掌硬生生的割断，随听赵子原一声，喝道：
“断剑！”
“喀嚓”一声，长剑果然一断折为两半，清河钓者心头一震，大步跨了出来，嘿嘿的道：
“看不出你还有两下子？”
赵子原道：
“过奖，过奖，小可这几手三脚猫功夫竟能入尊驾法眼，实是荣幸之至！”
清河钓者冷然道：
“别高兴得太早，还有老夫在这里未动呢！”
反手一抓，从身后抓出一节细小的竹节，手腕一抖，那竹节忽然由一变三，节杆倍增，居然变成了一根竹钓杆。
清河钓者冷冷的道：
“小子，你还不亮兵刃？”
赵子原哂道：
“不用啦！”
身形一飘，迎面一掌劈了过去。
清河钓者怒道：
“小子，你想找死！”
钓杆收势一划，一道细长影子横击而至，几乎还有大半节伸出赵子原身体之外。
赵子原身子一扭，五指如钩，狠狠的抓了过去，这一招快如电光石火，清河钓者惊然一震，一招“立竿见影”，钓杆变向而攻，用的仍是横扫路子。
赵子原嗤了一声，身子微微向后一倒，清河钓者得理不让人，杆子一垂，“呼”的直点赵子原胸口。
在他想象之中，这一招非把赵子原点倒不可，哪知招式甫出，眼前忽不见赵子原何在，心中方惊，背后强风已至，一个立足不稳，翻身栽跌下去。
那两名玄衣汉子睹状大骇，跟踪飞落，赵子原也不为己甚，招了招手，和龙华天飞斧神丐两人向前飞掠。
这时魏宗贤这座九千岁府，已塞满了卫士，各处房舍的廊下，都有弓箭射至，三人一面飞奔一面避箭，眼看快到赵子原日前发现魏宗贤之处，赵子原打了个招呼，尤华天和飞斧神丐会意，两人身形一转，“呼”地掠了回去。下面的人只要看到有人飞掠，便发喊放箭，谁也没有想到赵子原此时已悄悄来到那间院落中。
他目光一扫，但见院中静寂无声，甚至连一个锦衣卫也没有看到，不由

心中大感奇怪。

这异乎寻常的平静带给他一种不祥的预感，赵子原不敢贸然而下，绕过屋角，悄然转到另一间偏院。

那偏院也是静寂无声，赵子原正感讶异，忽见一间房中门口站了四名劲装又汉，这时门窗微微挑起，一人推窗而出，赵子原一望，不由心头狂跳，那人不是魏宗贤还有谁？

只不过他现在微觉意外，因为以魏宗贤今天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又在这种时候，缘何仅仅只有几个武林人物守护他，成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赵子原向四周一望，四周并无动静，心道：

“必是前面有警，守卫魏宗贤的都出去支援了！”

但他继之一想，觉得这一假想根本不可靠，因为这个府第中应以魏宗贤为中心，余事皆可不论，眼下的情形是，外面紧，里面松，这便大有问题了。

他暗暗吸了一口气，忖道：

“管他呢，我今夜此来乃抱着必成之念，只要能把魏阉刺杀，就是有天大的危险，我也不顾了。”

他全身蓄满功力，身子慢慢移近，突然飞身而落，刹时弹出四道指风，袭向那四名守卫之人。

赵子原出手点的是软麻穴，是故那四人穴道被封，人仍立在当地，赵子原哪敢怠慢人已飞射而入。

魏宗贤仍端然而坐，一动不动，赵子原心道：

“这贼子死期已至犹不自知，给他一个痛快吧！”

右掌提足十成真力，大喝一声，轰然击出。

魏宗贤不会武功，怎堪这凌厉一击，身子一晃，随即倒下，赵子原睹状一怔，脱口呼道：

“一具橡皮人！”

说时迟，那时快，桌案之下数缕银光飞射而起，剑刃挟着呼啸，其势之疾，实是罕见。

赵子原情知上当，正想转身闪避，蓦然身后和左右两侧飓风又起，赵子原就是想迟也不可能了。

赵子原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但他临危不乱，身子腾空一晃，刹时脱出四大高手合击范围之外。

忽听一人喝道：

“好一个太乙迷踪步！”

身形一展，唰地一剑攻至。

赵子原便觉声音厮熟，目光一扫，冷笑道：

“原来是你！”

那人哂道：

“你早该想出来了，哈哈，毕台端便是把你赵子原逼上这条路也？”

赵子原大怒道：

“逼上这条路又便如何？”

手扶剑子，满脸都是杀机。

那四人年龄都不甚大，除“毕台端”之外，其中三人是两男一女，女的蛾眉淡扫，玉鼻朱唇，模样儿甚是美丽，只是此刻在她美丽的脸上却充满了无边的杀机。

赵子原反手一举朝毕台端剑子切去，喝道：
“持剑！”
“毕台端”手臂一撤，道：
“你还有什么说的？”
赵子原冷冷的道：
“赵某只道今夜埋伏在这里的会是那残肢怪人，不然便是摩云手，想不到竟是四位年轻朋友，倒真教赵某人失望！”毕台端哂道：
“便是我们已够打发你了，何用他们出面？”
赵子原道：
“好说，好说，但赵某人常年在江湖上走动，却不闻几位是何许人物，毕朋友能为赵某引见么？”
毕台端阴声道：
“一个将死之人有所要求，在下又怎能令其失望？”顿了一顿，又道：
“阁下真认为我是‘毕台端’么？”
赵子原哂道：
“阁下又真以为赵某是钱伯仁么？”
“毕台端”哈哈一笑道：
“彼此，彼此！”
转眼就有一场生命大战相搏，但赵子原和“毕台端”都是嘻嘻哈哈的像没事人儿一般，实际两人心里都赌上了狠劲。赵子原道：
“然则阁下贵姓大名？”
“毕台端”道：
“在下秦振松是也！”
目注一个玄服青年人，道：
“这位是秦某二师弟尚忠义！”
那尚忠义嘿嘿一笑，道：
“赵兄大名如雷贯耳，尚某今夜正要领教！”
赵子原冷冷的道：
“好说了！”
秦振松又指那女子道：“三师妹王莉。”王莉哼了一声，嘴角泛起不屑的笑意。最后一人自报姓名道：
“在下钟汝儿是也！”
秦振松冷冷一笑，道：
“一并说与你听，也好叫你死得明白，敝师兄妹受燕宫所差，今番到江湖上走动走动，也有多半是为了你赵子原！”赵子原笑道：
“荣幸之至！”
王莉哼道：
“别婆婆妈妈的啦，你没别的事要问了吧？”
赵子原道：
“既知大名，复知诸位出身燕宫，足矣！”
四人剑身微抖，刹时充满了森寒杀机。
秦振松喝道：
“赵子原，你不拔剑更待何时？”
赵子原再不讲客气，右手掌住剑诀，“青霭剑”已缓缓拔了出来。

他拔剑的动作甚是缓慢，但当他每将剑子拉出少许，室中杀机便加重几分，秦振松四人肃然而立，脸上罩满寒霜。王莉娇叱一声：

“先接我一招试试！”

手腕一振，剑气飞旋，片片银光如隆冬大雪，飘飘纷飞而下，招数奇诡，赵子原全身大穴都已罩住。

秦振松知道赵子原的“沧浪三式”非同凡响，不敢让师妹轻身涉险，剑子一引，助攻了一剑。

尚忠义和钟汝儿自然也不敢怠慢，双剑一振，有如两条游龙似的夹攻而至。

劲风飒飒，剑气森森，满室银光缭绕，这开始第一招，敢情西后座下弟子便已施出了杀着。赵子原默察了一下当前情势，心道：

“也许他们四人是第一批，在他们之后只怕摩云手甚至燕宫西后都会出现，我如不速战速决，要闯出魏宗贤这座屋子只怕比登天还难！”

他心随念闪，手中剑子斜斜一撩，这一招看来不着边际，实际其中隐含无数种变化。

秦振松一声大喝，举剑往前一推，刹时四周压力骤增，若换了别人，只怕早已抛剑后退了。

赵子原早已蓄满了劲力，剑子霍然出鞘，一个回旋，剑气迸发，嘶嘶之声不绝于耳。

尚忠义大喝道：

“扶风三式！”

赵子原这一招正是“扶风三式”中的“下津风寒”，剑气纵横，光华璀璨，迅疾的向四周荡去！

秦振松等四人只觉被一股大力一推，真力骤发，钟汝儿嘿地一声大叫，道：

“原来他和谢金印还有点关系，那就更不能放过他了！”室中烛火早被剑气荡熄，但满室光华散乱，却照彻得室中毫发可辨，只见赵子原随着剑功的催动，身子已连打数转。蓦地，只听“嗤嗤”之声不绝于耳，室中剑光倏明倏暗，剑气相触，一阵粗重的喘息之声响起，室中人影骤然一分，一人飞弹而出。他，正是赵子原。

刚才一击，赵子原已把那招“下津风寒”使尽，对方四人的杀着也未占便宜，双方准也没有变动招式，硬拚之下，秦振松等四人肩头俱中一剑，而赵子原衣上却是满身剑孔，差点伤及皮肉，虽只一招，其惨烈程度于此可见。

赵子原仰首望天，喃喃的道：

“好一招‘分进合围’，若非是我，如是换成了别人，怕不早变成刺猬了！”

人影踉跄，秦振松扶肩而出，后面跟着尚忠义等人。秦振松冷冷的道：

“方才一招，你也没有讨到好处！”

赵子原默然不语，心中却道：

“表面如此，实则我手下已留了情，假若我把剑子稍微低垂一点，你们中剑的部位不是肩头而是胸口了！”

尚忠义哈哈笑道：

“咱们的剑法输过谁来，莫说谢金印的‘扶风三式’，便是金鼎爵的‘沧浪三式’又如何？”

王莉有点懊悔的道：

“方才那招我若加重点劲力就成了，唉，我为什么……”钟汝儿道：

“小弟也有这种想法……”

他们四人自吹自擂，赵子原也不理会，目光一抬，但闻车轮之声，一辆马车悄悄驶近。

秦振松等人一见，一齐躬身行礼，车内之人冷冰冰的道：“天气闷热得很，把车帘掀起吧！”

秦振松跨前一步，忽听车内之人道：

“不敢当！”

秦振松一惊，讶然道：

车内之人适时接口道：

“我不是二主人！”

赵子原早已看清那驭者正是苏继飞，但他就不明白，苏继飞怎会在此时此地出现。

秦振松陡然一退，骇然道：

“你……”苏继飞扬鞭大笑道：

“车内乃香川圣女，倒教朋友吃惊了！”

秦振松脸上又出现怒色，这时只听香川圣女道：

“隐伏在暗中的朋友请出来吧！”

话落，四周脚步声音响动，鬼斧大帅摩云手、武啸秋、甄定远、花和尚，也相继重现。香川圣女道：

“还有两位朋友也请出来吧！”

忽听一人冷冷的道：

“你是什么东西？”

香川圣女道：

“贱妾蒲柳之姿，怎及得二主人！”

那二主人嗤道：

“既知容貌平常，就以香川圣女为称，岂不怕亵渎神明么？”香川圣女道：

“圣女之名原非贱妾自许，乃外人传称耳。”

那冰冷的声音叱道：

“住口！”

香川圣女道：

“贱妾不是受人支使之人！”

那冰冷声音道：

“东后命你所行所为，绝难逃得过我们眼下，赵芷兰，今夜之事不容你多所做作，你来得去不得了！”

香川圣女道：

“贱妾既能来，自有离去之法。”

那冰冷声音道：

“难道你不要你儿子的命么？”

香川圣女道：

“子原年已长成，近数年来，他历经大风大浪，已不需无这个做母亲的再照顾他了！”

赵子原听了这话，心情一阵激动，果然，香川圣女便是自己的母亲，那么她今夜为何会在此地出现呢？

他忍不住想扑上前去叫一声“娘”，可是他这人有种异乎寻常的镇定功夫，身子屹立，未动声色。

那冰冷声音复道：

“你既连亲生骨肉都不顾，那么谢金印，你必须说两句话吧！”赵子原心头大震，暗暗呼道：

“谢金印，谢金印怎会在此……”

忽听一人接口道：

“二主人见笑了。”

那冰冷声音道：

“谢金印，你往日英雄何在？”

谢金印叹道：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那冰冷声音道：

“你可是‘觉今是而昨非’么？谢金印，你未免转变的太快了！”谢金印道：

“人生百年，亦不过晃眼即逝，是故某家主意已定，有生之年，必为人间立一番事业！”

那冰冷声音笑道：

“真难得你有这种心愿，本人倒是钦佩得紧！”

谢金印道：

“二主过奖了！”

谢金印与那二主人一问一答，但是两人始终都未露面，众人闻声辨影，都知道两人就在附近，但谁也不愿招呼两人出来，俱都静观以待。

那冰冷声音忽然呼道：“赵子原，你过来！”

赵子原哼道：

“我为什么要过去？”

那冰冷声音道：

“你如不听话，你的母亲今夜就休想活命！”赵子原身形微动，人已傍着马车而立，大喝道：“谁敢伤小可的母亲，小可就和他拚了！”

那冰冷声音道：

“假如有人想伤你父亲呢？”

赵子原一呆，旋即应道：

“小可没有父亲！”

那冰冷声音忽然格格笑道：

“谢金印，你们父子见面，相逢不相识，你也愧煞！”谢金印没有说话，那冰冷声音又道：

“谢金印，你没胆了？”

谢金印仍然不理，鬼斧大帅摩云手却道：

“今日之事，最好让他们自相残杀！”

他当众而言，似是料定双方非自相杀戮不可。香川圣女道：

“大帅谋定而动，贱妾佩服得紧！”

摩云手嘿嘿的道：

“赵芷兰，难道你希望谢金印死么？”

第六十二章　太乙现踪

甄定远冷冷笑道：

“想那乔如山死时，你正……”

香川圣女叱道：

“子原，先毙了此人！”

赵子原知道，甄定远为太昭堡主，若是杀死了甄定远，太昭堡便回归自己所有，他两眼充满了浓重的杀机。

赵子原躬身道：

“遵命！”

他目射神光，对甄定远道：

“阁下可以出手了！”

甄定远身子微侧，右手已抓住剑柄，他在盛怒之下，准备猝然一击。

赵子原跨上两步，手扶剑把，恨声道：

“甄定远，你认命吧！”

甄定远一言不发，右手缓缓抽出剑子，森寒之气立时推涌而出，就在此际，赵子原的剑子已斜斜举起，院中一片沉寂，几乎落针可闻。

甄定远已失却了平日傲岸自恃之态，铁青着脸孔，剑子微微下垂着，蓦然之间，一片光华绕体而起，喝道：

“当心，本堡主要出手了！”

话声甫落，一大片光华挟着撕裂气劲遍洒而下，一忽间，这片光华几乎以无比的威力罩向赵子原。

赵子原嘿的叫了一声，银虹腾空而起，绕着那片光华回空连打三转，剑如游龙，一盘一卷之间威势无与伦比。

但见光华灿烂，剑气激荡，在这刹那之间，甄定远已在那一招之中使出了十几种剑式，每一记剑式都指向赵子原命门大穴，出招之狠，是他对敌以来所使用过的最厉害招式。

赵子原自是更不等闲，剑式精华已发挥到极致，招招含威，式式霸道，也在一招之中使出了十几招剑式。

这诚乃当世中罕见的搏斗，可惜的是这场搏斗竟选择在魏宗贤的九千岁府，若是移到任何一个地方，观战之人必如潮涌，能今天下为之叫绝。

甄定远连连冷哼不已，似是恨不得再加上百年功力，能在一击之中将赵子原杀死！

赵子原受命击敌，加之志在夺回祖上遗产，自是尽力施为，几乎已把功力施展到极限。

光华忽明忽暗，忽强忽弱，如山剑气四下飘飞劲射，场边都是举世罕见高手，但睹状之下也都不禁为之耸然动容。

蓦地，剑光突然一张，“嚓”然声响，光华骤敛，场中人影骤然一分！

众人举目瞧去，只见甄定远衣襟上染满了鲜血，脸也苍白，身子摇了一摇，倏忽拿桩站稳。

原来他肩头中了一剑，那一剑创势甚深，是故现在还流着血。

再看赵子原时，他虽未受伤，但身子也是一摇才稳定下来，众人无不感到惊骇。

武啸秋道：“甄兄伤势无碍么？”甄定远喘息着道：“大概还不碍事！”

随从身上取出些金创药敷了，止住了流血，但他苍白的脸色却始终没有恢复过来，左肩也自微微垂下。武啸秋寒着脸孔道：

“甄兄暂请退下歇息，待兄弟上去试试！”

忽听那冰冷声音道：

“武院主，此子实为我辈罕见之劲敌，与其一个一个的上，还不如……”

语声倏然而止，话中之意，自是希望他们联手一击。摩云手插嘴道：“言之有理，那么谢金印又交给谁对付？”那冰冷声音道：“有我！”谢金印哂道：

“今夜之局好歹都得决一死战，只是缺少魏阉前来观战，某家感到失望得紧！”

那冰冷声音哂道：

“谢金印，你今生今世都无法见得着他了！”

谢金印道：

“难不成他已死了么？”

那冰冷声音道：

“死的是你，你怎会见得着他？”

谢金印不屑的道：

“女娲，某家要问问你，你们向来只顾雇别人去杀人，然魏阉这次雇了你们，不知又出的什么代价？”那冰冷声音嗤道：“你问这个干吗？”谢金印道：

“某家不能问么？”

那冰冷声音哼道：

“你不配！”

谢金印哈哈一笑，道：

“那么某家只有动剑子来问你了！”

话声一落，已从暗角之处走了出来，他脸上神色洋洋自若，环眼一扫，冷笑道：

“群英毕集，诚武林一大盛事，只可惜大家都选错了地方！”摩云手冷冷的道：

“谢金印，依你该选择何处？”

谢金印哂道：

“最好能选择一处空旷之地，也好在阁下不敌之际可以驱使那些行尸走肉助阵！”

摩云手怒道：

“谢金印，你少嚼舌头，便是我们现在不收拾你，你那宝贝儿子也不会放过你！”

他为人阴险，出言相激，赵子原心中果然为之一动。谢金印一怔道：

“某家一生飘泊不定，哪来什么后人？”

摩云手哈哈大笑道：

“谢金印，你可是故装糊涂么？”

谢金印心头一震，蓦然想起翠湖之夕，自己曾和赵芷兰发生过缱绻之情，但他自始至终就不敢相信一夕会有什么结果，如今见摩云手郑重其事的说及，心情顿生动摇，一双炯炯的目光落在赵子原身上。

刹时，他的神色大变，忖道：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摩云手嘿嘿的道：

“谢金印，你明白了么？”

谢金印如痴如醉，忽然想起自己所做所为，假如真有这件事，则眼前的赵子原应该是自己骨血，但他随即一想，一丝愧意涌上心头，立即摇摇头道：

“某家明白什么？”

摩云手见谢金印方才脸色一连数变，明明已了悉个中详情，此刻却又故作不知，乃故意叹道：

“唉，天下间最残酷之事莫如父子见面相逢不相识，抑有甚者，那生母受人欺凌，那生父却又是一个……”

谢金印陡地大喝道：

“住口！”

摩云手冷哼道：

“谢金印，你终于明白了么？”

谢金印道：

“某家自身之事尚不及你明白，你从何胡乱捏造出来的废话？”话虽这样说，但心中不禁一阵剧痛，他性子虽极倔强，可是此刻再也不能坚持，神色有些黯然。

摩云手哼道：

“假如他是乔如山所出，他便该姓乔了，为何……哈哈，谢金印，你还待老夫说破么？”

谢金印心肠一横，大喝道：

“胡说，某家除了杀死司马道元一家和乔如山之外，其余并没有做过什么事……”

武啸秋冷声打断话头道：“然则那投怀送抱一幕又如何？”谢金印怒道：

“武啸秋，你……”

在众目相交之下，他一时为之气结，半晌说不出话，一声清啸，一道银虹腾空而起，连人带剑向武啸秋罩去！

武啸秋脸色微微一变，双掌一挫，虚空连击三掌，只是他那三掌尚未击实，另一外道银虹忽自暗角疾射而出。

两道银虹都快得不能再快，双方几乎都是挟剑而起，半空之中一触，“叮”的一声，人影骤分，双双落下。

众人目光一扫，只见谢金印落在左方五尺之外，他满脸煞气手上剑子犹在颤动不已，显见刚才一击，他已用上全力了。在另一边，站了一个阴恻恻的女人，那女人脸上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全身散发着寒气，就像刚从冰窖里爬出来的一样，手上剑子犹自颤动，她正是“水泊绿屋”的二主人女娲——武林人物闻名而极少见过面的冰血魔女。

在当今天下，能挡谢金印猝然一击的，可说少而又少，但同样的，能挡冰血魔女一击的也如凤毛麟角，刚才一招，两人正是半斤八两，谁也没有讨到好处。

冰血魔女冷冷的道：

“谢金印，你为何这般急躁，咱们的话还没说完呢！”谢金印哂道：

“捕风捉影之谈，某家不屑再听下去！”

冰血魔女道：

“然则你是承认与那姓赵的少年无关了？”

谢金印咬咬嘴唇，默然不答。冰血魔女冷笑道：

“那好得很，赵姑娘，现在该你说话了！”

她口中所指的赵姑娘自然就是香川圣女，在此时此地，香川圣女平时那种圣洁的光辉已不复见，她似乎只有以赵芷兰面目出现之一途！

赵芷兰道：“你要贱妾说些什么好？”冰血魔女道：“我久闻你精通神算之学，可是今夜一夜之中，你已在我手下连栽两个筋斗！”

赵芷兰叹道：

“成事在人，谋事在天，夫复何言！”

冰血魔女得意的道：

“你知道九千岁已派狄一飞去请我，若按照正常行程，我至少需得四天才能赶到，所以你竟胆大包天冒充我走了进来！”赵芷兰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冰血魔女顿了一顿，又道：

“你来此目的无他，不过想助你儿子一臂之力，使他达到刺杀九千岁的愿望，哼，哪知人谋不如天算，你前脚进门，我后脚便赶了来，今夜之事，你们母子同样命运，要想活着离去，只怕比登天还难！”

武啸秋道：

“二主人说漏了，今夜他们父母都为儿子一齐送葬，二主人刚才把职业剑手忘却了！”

冰血魔女冷笑道：

“我怎敢忘了谢大侠，只是人家自己刚才已否认了这件事，我们又何必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摩云手接口道：

“对了，这样一来，香川圣女要找谢金印算账，那便光明正大的有理由了！”

他们三人一吹一唱，好似认定今夜之事已是胜劵在握，脸上洋洋得意，全然不把对方放在眼下。

赵子原久久没有说话，他但觉心痛如绞，眼前的事实搅得他头昏目眩，像他那样机智镇定的人都失了常态，一时之间真不知怎么做才好？

谢金印，这个他久欲寻找的仇家，想不到便是他亲生之父，而他亲生之父又是亲生之母的仇人，他在母亲抚育之下长大，不管怎样他的个性比较偏向母亲这方面，所以他数度想向谢金印冲过去，但却鼓不起这口勇气。

他只有暗暗嗟叹，心想：

“苍天啊，你为何待我如此苛刻！”

他脑中尽往悲痛之处去想，胸腹之间充满了矛盾，所以对于身外之言直是未觉，只是痴然而立。

苏继飞轻步移到赵子原身前，低声道：

“贤侄镇静些！”

赵子原悲声道：

“大叔教我，我究竟该怎么样做？”苏继飞道：

“按照令堂话做，准没有错！”

赵子原颤声道：

“但那谢金印又是……”

他本想说“谢金印又是我父”，可是下面的话却怎么样也说不出口。
苏继飞叹道：
“你的心意我完全明白！但你该明白，谢金印生平杀人无数，便是令外祖一家也是被他所屠杀，你只当没知道那回事就是了！”赵子原苦笑道：
“事实俱在，叫晚辈又怎能故作不知？”
苏继飞道：
“话虽不错，但令堂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却又为何？”赵子原心头一震，喃喃的道：
“是啊，娘为我吃了千辛万苦，若不蒙师父收留，我们早已冻馁而死，哪里还有今天呢？”
苏继飞顿了一顿，又道：
“刚才令堂悄悄告诉我，今夜还不能找谢金印算账，明天找他也是一样！”
赵子原怔道：
“今夜机会太好了，为何还要等到明天去了结呢？”苏继飞摇摇头道：
“今夜的变化完全出乎令堂意料之外，在令堂预料之中，冰血魔女不会很快便到，所以大胆冒充她到此，以助你一臂之力，谁知冰血魔女竟稍后即到，以致令堂计划全部落空！”赵子原叹道：“娘这又是何苦！”苏继飞道：
“天下母亲没有不痛惜自己孩子的生命，令堂可以用‘香川圣女’的名称和你分隔得远远的，但却不能见你冒这样大的险而不挺身相助！”
赵子原感动的道：
“娘待我太好了！”
苏继飞拍拍赵子原的肩膀道：
“那你就该听话！”
他就像哄小孩子似的，一边说话一边轻抚，又道：
“今夜之局，咱们这边势力单弱，就连谢金印算上，要能突出重围也非易事，何况令堂又不谙武功！”
赵子原怦然一震，道：
“不错，不知大叔有何高见？”
苏继飞道：
“事变突然，我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不过老朽总认为万事莫如使令堂大人先行脱险重要！”
赵子原道：
“这事晚辈当尽力去做，然则大叔又将如何脱险？”苏继飞昂然道：
“只要贤母子脱险，嗣后贤侄能光大‘太昭堡’，老朽便是拼上一命也是值得！”
赵子原垂泪道：
“谢谢大叔恩情，不管怎样，晚辈总不能让大叔遇险就是。”两人在这边细声相谈，但在另一方面情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来谢金印受不了冰血魔女等人冷嘲热讽，愤极之下，竟是不顾一切的挥剑攻了上去。
他的目标对准冰血魔女，冰血魔女见招拆招，这举世两大剑手已狠狠斗在一起，劲风激荡，剑气撕裂响起，两道匹练似的银虹交相辉映之下，似是要把整个地皮都撕开。
摩云手大步一跨，说道：

“武院主请注意‘香川圣女’，待我把赵子原毙了！”嘴上这样说，但他对于这一战却是毫无把握，板斧时隐时现，戒备之情尤多攻击之态。

武啸秋也巴不得摩云手来冒这个险，嘴里应道：

“老夫自当把‘香川圣女’擒住！”

苏继飞横身一拦，大喝道：

“休想伤圣女分毫！”

武啸秋不屑的道：

“残花败柳，也敢以圣女相称，不怕亵读神灵么？”苏继飞道：“圣女不求虚名，这全是江湖朋友戏谑之词！”武啸秋怒道：

“苏继飞，你道老夫不认识你，竟敢喋喋不休在老夫面前嚼舌么？”

苏继飞哈哈笑道：

“武院主本领亦不过尔尔，不过以‘留香四院’美女迷惑天下英雄，苏某早已识透了你的心眼！”

武啸秋被人搔着痛处，不由勃然大怒，探臂一伸，便向苏继飞抓去！

苏继飞情知以自己之能，要想挡得住武啸秋攻势那是万万不能，但他忠心不二，此时已存了一死相拚之心，武啸秋五指抓来，他不闪不避，当胸便是一拳捣去！

他把自己性命置诸度外，完全采取两败俱伤的打法，武啸秋冷哼一声，变抓为掌，飚风翻涌，呼地将苏继飞震下地来！武啸秋正待向篷车内抓去，哪知苏继飞一跌又起，一股开山般劲力又撞了过来！

武啸秋不得不回身封挡，但已怒极攻心，骂道：

“你找死！”

双足一蹬，身子腾空而起，在半空回旋一转，两只手掌交相互拍，正是他震绝天下的“寒帖摧木拍”！苏继飞身子连转两转，但转到第二圈头上，武啸秋的手掌已向苏继飞顶门直击而下！

苏继飞黯然一叹，道：

“我命休矣！”

一旁的赵子原只看得心胆俱裂，原来就在武啸秋出手的同时，鬼斧大帅摩云手已自向赵子原采取攻势。

摩云手丝毫也不敢托大，鬼斧劲出如山，斧光霍霍，一上手便连攻十七八招，而且招招都是致命杀着。

赵子原怒恨交加，“沧浪三式”连绵而出，斧剑相交，“叮当”之声响个不绝，两人俱未得手，但摩云手终算已收到阻延赵子原援救苏继飞之效，不由得意的纵声大笑起来！

忽听一人冷冷的道：

“以强凌弱，胜之不武，唉……”

此人出语冰冷，但说到最后却又叹息起来，当真令人不可思议，就在他叹息之声甫落，人也跟着现身，只见他虚空一蹑，人已飘然下坠，武啸秋陡然一震，脱口惊呼道：

“太乙迷踪步，你是太乙爵？”

来人是一个中年文士，他虽满面笑容，但眉梢眼角都布满了杀机，嘿嘿的道：

“是太乙爵便又怎样？”

太乙爵突然出现，几乎使场中所有之人俱为之震骇，动手之人纷纷罢手，

一齐投目望着他！

摩云手虽与灵武四爵齐名，但因摩云手常在江湖走动，所做之事甚多，所以名头甚响，而灵武四爵完全过的是隐士生活，难得在江湖上露面，偶而出现，亦不过神龙一现，双方同是名震武林之人，但在实际功力上却大有轻重之别。

武啸秋怒道：

“沽名钓誉，难道老夫还怕你不成？”太乙爵哂然一笑，对武啸秋之言根本不加理睬。

赵子原趋前一步，躬身道：

“晚辈……”

太乙爵怒道：

“怎么对我老人家称晚辈？”

赵子原一呆，心道：

“我不称晚辈，难道……”

他猛醒而悟，旋即伏身拜倒，道：

“弟子拜见师父。”

太乙爵冷冷的道：

“我本不打算收你这个徒弟，叵耐你做事太讨人喜欢，最近所行所为，无一不投合老夫胃口，哈哈！”

他说到得意之处竟是旁若无人的大笑起来，冰血魔女怒道：“太乙爵，你笑个什么？”

太乙爵道：“人逢喜事精神爽，焉有不笑之理！”随即一挥手道：“起来，起来，有为师在此，天大的享也惊不了你！”冰血魔女恨道：

“太乙爵你未免太过自恃！”

太乙爵冷冷的道：

“女娲你可是有些不信？”

冰血魔女道：

“当然不信！”

说着，剑式微震，一记招式已徐徐推了出来。

太乙爵望也不望她那记招式一眼，自管对赵子原道：

“徒儿，这里不必多留了，快保护令堂大人冲出去吧，但行动务需小心，外面还有火箭火炮埋伏！”赵子原躬身道：“弟子知道！”太乙爵忽然长声一叹，又道：

“大明朝气数将尽，岂是你们杀一魏忠贤所能挽回，张居正啊，张居正，你未免太愚不可及了！”

说话声中身形陡然一挫，中食两指疾向冰血魔女剑锋挟去！冰血魔女嗤声道：

“就凭这点招式也敢说大话，太过不自量力！”

手腕一翻，剑光突然大盛，呼呼连攻三剑。

太乙爵一边闪避一边还招，同时喝令赵子原快走。赵子原心头沉重，道：

“娘，咱们走吧！”

他伸手抱起香川圣女，鬼斧大帅一声大喝，人已冲了过来。赵子原一手仗剑，一手抱人，转首对苏继飞道：

“大叔快走，这里有小侄应付！”

苏继飞腾身一起，人已掠上屋脊。
赵子原正要跟着奔出，摩云手一步跨了过来，道：“ 怎能容你逃走？ ”
大斧一扫，迎头劈下。
赵子原正待抽身还击，那边的谢金印几乎想也不想，一种本能的反应催使着他，飞起一剑挡了过来。
斧剑相交，“ 当 ”的一声清响。
摩云手嘿嘿的道：
“ 想不到你们父子究竟联手了！ ”
谢金印呆了一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糊里糊涂替赵子原挡了一剑，待神智醒觉，不由大是追悔，因为他这样做无异承认了自己和赵子原的关系。
谢金印怒道：
“ 你胡说八道什么？某家只是看不过你卑劣行为而已。 ”摩云手道：
“ 剥皮痛肉，你甭否认了！ ”
大斧一扫，再度向赵子原攻去！赵子原横剑一扫，狠起心肠说道：
“ 我不希望别人同情！ ”
摩云手哈哈笑道：
“ 有种，有种！ ”
招式忽变，斧光霍霍，一连攻出十数招之多。
赵子原手上抱住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要能脱出摩云手的包围确非易事，而一旁的谢金印被赵子原那句话一刺，手上剑子再也抬不起来，站在那里痴痴发呆出神。
苏继飞站在房子顶上发急，本想出手相助，可是他知道自己武功相差太远，如贸然下去相助，反而是一大累赘，与其相帮，还不如不帮的好。
赵子原连挡数招，突然觅得一个空隙，长剑一挽，人已破出围困，“ 呼 ”地腾身而起。
他只道这一下，自己绝对能够跃上屋顶，其实哪知这一招乃是摩云手的杀着，赵子原身子刚刚腾空，摩云手的大斧已脱手飞出，飞斧划起“ 呜呜 ”怪啸之声，兼有夺人心魄之功。
赵子原心头一沉，奋起神力一绞，“ 嚓 ”然一声，火花飞溅，这一招赵子原虽挡过去了，可是他真力一泄，身子也骤然为之一沉，说时迟，那时快，摩云手抢上一步，大斧再度脱手，就像生了眼睛一般，骤向下沉的赵子原劈去。
赵子原不料摩云手飞斧脱手的招式反而比前更加凶狠，这一招若是挡不出去，他和母亲都有被拦腰斩为两段之可能。苏继飞脸色惨然一变，暗暗呼道：
“ 完了，完了！ ”
他手足发冷，直恨不得自己去挺受摩云手一斧，可是眼下他纵有此心也无能为力。
谢金印则是心头发麻，他几度欲弹起身子替赵子原挡一招，可是他再也提不起这股勇气。他喃喃的道：
“ 为什么？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关切他…… ”
忖念之际，突见赵子原双足相互交踢，肩头摇晃，身子冉冉而起，竟在间不容发之际脱出摩云手一斧之危。
谢金印暗暗叹道：

“此子天性颖悟，竟能把‘太乙迷踪步’施展到出神入化之境，若再假以时日，怕不是天下第一人！”

赵子原竟能在那种情形之下飞身跃上屋顶，当真令人匪夷所思，便连摩云手也为之呆住了。苏继飞大喜道：“贤侄神功盖世，老朽这才算是开了一次眼界！”

赵子原寒声道：

“好险，好险，那摩云手飞斧神技当真武林一绝，下次碰见他倒非好好应付不可了！”

苏继飞道：

“贤侄，咱们走吧！”

赵子原点了点头，当先在前带路，飞身掠去！

摩云手和武啸秋都想去追赵子原，可是谢金印突然把剑一横，挡住了他们两人去路！

武啸秋冷冷的道：

“谢金印，你既已否认和他们的关系，为何还要出手阻挡？”赵子原不在，谢金印的精神压力减轻许多，闻言哂道：“我虽然否认和他们关系，但有一点不能否认！”

摩云手哈哈笑道：

“你们之间还不就是那么‘一点’关系么？”

谢金印怒道：

“摩云手，你如再胡说八道，当心某家绞烂你的舌头！”摩云手哈哈笑道：

“想你谢金印一向敢作敢为，缘何今夜变的这样浓包，做了的事也不敢承认，哈哈……”

谢金印横剑不语，只是希望赵子原他们此际逃出火箭火炮的围困，然后完好无恙的脱围而出。

武啸秋冷笑道：

“你横剑拦住咱们，用意不外阻延追兵，想那赵芷兰虽是乔如山的下水货，但却生得天姿国色，谢金印我看你就认了吧！”这话说的极其难听，谢金印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怒火，长剑一震，霸道无比的向武啸秋攻了过去。

武啸秋双手还是十二成功力封了出去，岂料谢金印这一剑乃是在羞愤和屈辱的情形之下出手，究竟用了多少力道，只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武啸秋掌势刚出立觉情形不对，赶紧将双手一撤，飞身向后退去。摩云手横身一拦道：

“谢金印，今日容不得你撒野！”

谢金印怒道：

“某家今日非宰了你们两人不可，以报昔年翠湖之仇！”剑子再起，一连数剑攻了过去。

摩云手哼道：

“难道本帅还怕了你不成？”

大斧一挥，迎着谢金印的剑式反攻而出。

武啸秋大喝一声，轮动双掌加入战圈，三人一上手都是极厉害的杀着，刹时剑气斧光漫天而起，再加上武啸秋那双力能碎山裂石的掌劲，当真是一场难得一睹的恶斗。

谢金印斗得正紧，忽听一人冷冷说道：
“姓谢的，你为什么还不走？”
声音冰冷，但说出的话却极是清晰，显见有人用“传音入密”对谢金印说话，在此时此地，除了太乙爵之外，谢金印再也想不出第一个人。
谢金印怔了一怔，便也用“传音入密”回答道：“彼等俱是某家生死大敌，某家怎能罢手一走？”
太乙爵冷声道：
“今夜这里实是一大陷阱，你如不走，迟则恐来不及了！”谢金印惊道：“什么陷阱？”太乙爵道：
“他们在外面埋伏火箭火炮，在此地则埋置了炸药，只待时机一至，他们便抽身后退，然后引发炸药，就是大罗金仙再世，也无法逃得出去！”
谢金印脸色一受，道：
“有这等事？”
太乙爵冷冷的道：
“难道本爵还会骗你不成？”
说此一顿复道：
“子原虽已挟着其母飞身而出，但是本爵却十分担心他们安全，你身为人父，焉有袖手旁观之理？”
谢金印只觉心头一沉，半晌说不出话来。
要知太乙爵是何许人物？不但武功出类拔萃，而差不多的人都知他是大周王爷，周朝气数短，虽已败亡在大明朝手下，然太乙爵那高贵身份却从不曾因此而失去，像他这等身份之人居然过问起别人家务事来，又焉能不令谢金印为之感动。
谢金印心头大颤，一个失神，险些着了武啸秋一掌，他连攻两剑，挽回颓势，极为恭谨的道：
“爵爷美意，某家感激不尽，但……”
太乙爵接口道：
“但什么？”
谢金印迟疑了一会终于鼓足勇气道：
“子原不肯认我又如之何？”
太乙爵道：
“子原纯孝，你好言慰之，彼不会对你如何，问题倒在芷兰那边，你还得想个法子才好！”
太乙爵一生从不过问武林间闲事，这一次破例了。
谢金印一生从不感谢任何人，但他对太乙爵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尤其最后那句话，更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启示。
赵芷兰是太昭堡主的女儿，太昭堡毁在自己手下，那么眼下唯一可走之路便是把太昭堡恢复过来。
他这样一想，心中登时大为激动，点点头道：
“谢谢爵爷一言提醒，那么某家先走了！”
摩云手和武啸秋见谢金印嘴唇动来动去，知道他在和太乙爵以“传音入密”功夫说话，却不知他在说些什么？
摩云手冷然道：
“你在捣什么鬼？”

谢金印不理，奋然劈出两剑，把摩云手和武啸秋迫退两步，哼道：

“某家失陪了！”

武啸秋大喝道：

“拦住他！”

话声出口，谢金印身子已起，摩云手嘿地叫了一声，大斧脱手飞斩而出。

谢金印早已领教过摩云手的飞斧神技，身形疾弹而起之际，心中早有防范，剑腕一沉，“当”然作声，他非但毫未受影响，反而借那一震之力，身形更为加快的向前掠去！

武啸秋呆了一呆，惊道：

“好狡猾的狐狸！”摩云手抢前一步，把飞斧绰在手中。

第六十三章　娘意儿心

冰血魔女喝道：

“不能让他逃走，快追！”

摩云手和武啸秋同时掠身而起，向前追去。

太乙爵哂然一笑道：

“他们都走了，本爵爷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大袖一拂，罡风如刀，硬生生的把冰血魔女剑式拂过一边，长身一起，刹时走得不知去向。

冰血魔女也不追赶，冷冷的面容上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神色，仰天吁了一口长气，喃喃的道：

“赵子原，赵子原，老娘若让你逃出京城，便不能算是‘水泊绿屋’二主人了！”

身子一晃，转眼也走得不知去向。

赵子原抱着母亲飞身脱离了战圈，和苏继飞一前一后向前飞奔，四下仍可听到喊杀之声，但两人都不知这喊杀之声究从河来？在此时此地，两人也管不了许多，一连掠过两道院落，只听苏继飞问道：

“子原，太乙爵前辈方才说，外面尚有埋伏，为何至今未见动静？”

赵子原道：

“晚辈相信他老人家不会说错，大叔还是小心为上，待晚辈保着娘在前面开路！”

苏继飞点点头道：“小心！”赵子原道：“晚辈理会……”话未说完，忽听“嘘”地一声哨音，四下火把突然齐作，把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火把中但见人影晃动，看来总有两百人之多。苏继飞急叫道：

“子原当心，他们手上都拿着弓箭！”

赵子原紧了紧手上剑子，道：

“我知道……”

忽听香川圣女道：

“子原，把我放下来！”

赵子原大急道：

“娘，这怎么可以？”

香川圣女平静地道：“临事需要镇静，娘自有处置之法！”赵子原心头一颤，道：

“娘教诲的是！”

轻轻把香川圣女放在屋脊之上，垂手肃立一边。

苏继飞担心的道：

“大嫂，你这样太冒险了吧！”

他这时把口气也改了过来，原来香川圣女和苏继飞为了武林安危，一个甘愿牺牲色相，一个甘愿自贬身份。两人都光明正大，不知道的人到许会对他俩引起非议，知道的人却无不对他俩肃然起敬。

香川圣女摇摇头道：

“贱妾断事不如苏大哥，但临阵观摩，自信还可以应付得下来。”

她说话轻言细语，神色始终是那么镇定，苏继飞和赵子原顿时都有种安全之感。

香川圣女指着下面道：“这片广坪足有二三十丈远近，纵是武功再高之人，那是也无法飞渡的过去了！”

苏继飞点点头道：

“正是！”

香川圣女道：

“然则要想飞渡这座广坪，又该用什么办法呢……”

她嘴里说着话，人似是已陷入一阵沉思之中，仰首望天，神色肃穆，忽地“哦”了一声，道：“有了，有了！”苏继飞大喜道：“有了什么？”香川圣女道：

“咱们下去！”

此话一出，苏继飞和赵子原都不由大吃一惊！

苏继飞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怔然道：

“下去？这……”香川圣女道：“咱们若不下去，难道谁有飞渡之能？”

苏继飞为之哑然，赵子原道：

“娘，咱们下去之后不是更危险吗？”

香川圣女摇摇头道：

“痴儿，如是我们身在半空之中不同样危险么？”

顿了一顿，又道：

“须知我们身在半空，对方两百多人可以肆无忌惮的发射火箭火炮，因为上空空无边际，他们射不着我们，也无虑伤着别人，假如到了地面情形便不一样，他们如射不着我们，对面便是自己人，心有顾忌，火力自要低得多了！”

苏继飞一拍大腿道：

“高见，高见，大嫂真不愧女中诸葛。”

香川圣女道：“苏大哥过奖了！”

赵子原道：

“既如此，咱们采取行动吧！”一手抱起香川圣女，当先飞身掠下。

屋下两百多名弓箭手见赵子原等在上面交头接耳说话，也不知他们说些什么，由于屋子过高，他们一时之间也没有发箭，只是调集人手，慢慢向房子围近。

待赵子原飞身而下，那下面的兵丁忽然发了一声喊，四下一分，纷纷向赵子原弯弓搭箭，箭矢如雨射至。

香川圣女叫道：

“原儿，快奔入到中心去！”

苏继飞随后而至，双掌连挥，把那些弓箭纷纷打落，口中应道：“不错！”

身子一起，掠入四面包围之中。

赵子原挥剑连挡，人也冲入包围中间，那些兵丁见赵子原他们不往外面冲，反而往中间钻，都不由大感意外，这些人头脑究竟简单，不暇多想，更是抽弓疾射，那些箭头都浸了雄黄，只要着物便熊熊燃烧，此际，香川圣女忽叫赵子原和苏继飞把身子伏下，四面如雨的箭矢从三人身上擦过，反而变成向自己人射去！

刹时，但听“嗳唷嗳唷”之声，此起彼落，忽地火光一起，中箭之人身上随之燃烧起来，情形不由大乱。

香川圣女喝道：

“快冲出去！”

赵子原身子一挺，道：

“孩儿知道！”

仗剑开路，乘着众人慌乱之际，银虹闪处，便有十数人中剑倒地，苏继飞的掌劲在后面助威，只眨眼工夫，已冲出一道缺口，飞身掠出！

待那些兵丁发觉再放箭时，赵子原和苏继飞已走得远了，赵子原对此所在已十分熟悉，左拐右弯，终于奔了出去。

来到一处暗角，赵子原轻轻将香川圣女放下，躬身道：“娘受惊了！”

香川圣女摇摇头道：

“当事情起了变化之时，娘早就料到有这么一着，只是我们今夜这样一闹，以后要杀魏宗贤那就更困难了。”

苏继飞叹道：

“也许太乙爵前辈说的不错，大明朝气数将尽，才会出现魏宗贤这等权阉，大嫂，我看京中之事便到此为止了吧！”他话中含着无限的感慨，赵子原听了也不禁心灰意冷。香川圣女叹道：

“人谋不如天算，子原，你今在何处落脚？”

赵子原道：

“孩儿并无落脚之处，只和沈庄主他们一道。”顿了一顿，叹道：“假如沈庄主知道今夜之事失败，不知他又要如何伤心！”苏继飞道：

“非我等不尽心力，伤心又有何用？”

香川圣女道：

“沈庄主一生敬事张首辅，他希望张首辅无罪出牢，远比任何人都要迫切，子原，你去找他说明详情，明天按照原定计划行事！”赵子原心头一震，颤声道：

“娘，那谢金印之事是……是真的么？”

香川圣女忽然低下了头，良久，才抬头说道：

“不错，是真的！”

赵子原寒声道：

“这样说来，孩儿……”

香川圣女突把脸孔一板，道：

“今生今世，都不准你认贼为父，此人理性早失，生平杀人无数，天下欲得他之人不知凡几，与其他死在别人手上，还不如死在你手上好！”要知香川圣女原是通达情理之人，尤其处事之冷静，更非常人能及，但眼下之事却牵涉到她自己身上，谢金印既杀死了他的父母，又复杀死她的丈夫，而她对谢金印却毫无情感可言，二十多年隐忍，便希望能看到有这么一天，所以她在愤极之下大失平常理智，态度也变得甚为严厉。

赵子原知道娘的个性，更知娘所受的委屈，心中哪敢不依，点了点头道：

“娘说得是！”

香川圣女道：

“千万记住，临阵之时不可稍存忍让，大仇不报，娘心不安，唉！二十多年了，娘多么希望有今天啊！”

声调幽幽，似是含着无比的伤痛与屈辱，目视苍穹，晶莹的泪珠已滚滚而落。

赵子原赶紧拜倒在地，颤声道：

“娘别哭，孩儿一定尽力施为！”
香川圣女忽然怒道：
“谁说我哭了？”
赵子原一怔，娘的眼泪明明掉了下来，她还说没哭，难道娘还是笑么？他心中这样想，却不敢说出嘴来。
香川圣女幽声道：
“二十多年期待一朝得偿，我连高兴都来不及，那里还会哭呢，原儿，你去吧，莫要忘了明朝之事。”
赵子原道：
“孩儿知道！”
香川圣女回顾苏继飞道：
“咱们走吧！”
赵子原关心的道：“娘有去处么？”
香川圣女点点头道：
“我早已有了地方，你放心就是！”
赵子原迟疑了一会，道：
“明朝之事，娘会去么？”
香川圣女道：
“我得看情形而定。”
赵子原心中泛起了无比的矛盾，旋又问道：
“娘，明朝谢金印会走哪条路么？”
香川圣女道：
“原儿，如是他明朝不走那条路，娘也不会怪你，你只要按时前去便是了！”
说着，又对赵子原嘱咐两句，便和苏继飞从一条小巷走去。赵子原道：
“恕孩儿不远送了！”
一会，香川圣女和苏继飞已走得远了。
赵子原望着天上的星辰，喃喃说道：
“谢金印呀，谢金印，我已不欲杀你，只是母命不可违，我只好他呐然半晌，那“只好”下面的话竟说不下去，显然，他内心也痛苦之极，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
就在赵子原走了不久，暗影里转出一个人来，这人望着赵子原颀长的身影逐渐消失，也不禁喃喃的道：
“太乙爵说的不错，他真是一个孝子，唉！我便成全他了吧！”他的脸色木然，自从知道赵子原与自己有骨肉关系之后，一颗心怎么样也无法平息下去！
他，杀人无数，当没有人被他杀时，他便显得懒慵慵的，可是事隔二十多年，他要被人杀了。而且杀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亲生骨肉，他一向无视生命何价，有时杀人为了高兴，有时也为了金钱，但他从不知道被杀者是怎么样的心情，今夜，他初次尝到了这种苦味。
他仰首苍穹，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黯然长叹，心道：
“谢金印呀！这才是你最后日子到了，准备认命吧！”突然，他感到自己这样死去未免太不值得，至少，他在临死之前应该把自己所想说的话，都

告诉赵子原，那么他才当真死无遗憾！

大地是那样冷静，那样的静寂……

他忽然想起了太乙爵的话，子原是个孝子，我应该想个法子弥补才行。

对了，夺回“太昭堡”便是惟一可行之路，我不妨连夜起行，当赵子原明天要找我时，我早已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样一想，谢金印顿觉心胸宽畅，他久受情感压迫，如今一旦得到解脱，当真轻松之极，大步向前行去。

走了一会，已到半山了，不知怎的，谢金印忽然感到眼前杀机大炽，他皱了皱眉头，心想不知又是谁想暗算于我！他全身布满真气，用意是试探一下四周是否有人，如是有人，听到他咳声之后必会出现相见。

要知他一生杀人无数，就是比这更险恶情况也不知经过多少，像今天这样患得患失还是第一次。

他笑了一笑，心道：

“谢金印呀，你怎么了！”

他一边说一边向前走，看看快到一棵枫叶树时，忽听一人冷喝道：

“站住！”谢金印一怔，旋忽问道：“朋友是对某家说话么？”那人道：“正是！”

谢金印冷笑道：

“何不现身一见？”

只见眼前人影闪动，一排走出两个人来，他认得左边那人是沈治章，却不识右面那人是谁。

谢金印拱手道：

“沈庄主久违了！”

沈治章淡淡的道：

“职业剑手好么？”

语含讥讽，谢金印此时个性已改了许多，但他仍忍了一忍，微微笑道：

“某家身体均安，刚才可是沈庄主叫某家站住么？”沈治章冷冷的道：

“沈某是何许人，怎敢叫职业剑手站住，哈哈！”

他说到最后忽然笑了起来，谢金印也不知他为何发笑，目光投射到另外一人身上，问道：“然则是这位兄台了？”那人摇摇头道：“周某无此能力！”

原来这人正是圣手书生，他和沈治章在此时此地出现，不知是何原故？

谢金印见两人都否认，不由奇道：“难道这里还有第三人不成？”

沈治章道：

“不错！”

谢金印微怒道：

“既有第三人在，何不请出一见，似这等鬼鬼祟祟，某家可不耐他话未说完，顿时脸色为之一变，低呼道：

“子原，是你……”

第六十四章　多谢成全

刹时，谢金印的眼睛为之睁大了。

他原本迟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他希望尽快赶到太昭堡去，用事实来追悔自己的过失，哪知人还距离太昭堡甚远，他想不到的事便先发生了。

赵子原脸上充满了杀机，眉梢眼角似又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谢金印一见，只觉心头一沉。

沈治章冷冷的道：

“职业剑手想不到吧？”

谢金印没有理他，却道：“赵小哥昨夜没有遇险吧？”赵子原冰冷的道：“不劳关怀！”

谢金印碰了一鼻子灰，但仍勉强的笑了一笑，又道：“小哥武功大成，是用不着某家关怀了。”

赵子原仍是冰冷的道：

“你知道便好！”

谢金印干声咳了两下道：

“小哥刚才唤住某家，想必有所见教？”

赵子原道：

“小可有一事请教！”

谢金印道：

“小哥只管说，如是某家知道，当无不奉告。”

赵子原哂道：“你自己做的事情，焉有不知之理！”

谢金印道：

“某家一生做过不少事情，但不知小哥问的是什么？”他尽量把语调放得十分平和，而且在态度上也显得十分亲近，谁知赵子原竟无视他的神色，仍是那么冰冷问道：

“太昭堡的赵堡主可是你杀的么？”

谢金印心头一震，无言的点了点头。

赵子原又道：

“乔如山可也是你杀的么？”

谢金印又点了点头，仍没有说话。

他等了一会，见赵子原已不发问，不由大是好奇，目光一抬，只见赵子原手扶剑柄，正在缓慢的抽剑。

谢金印暗暗吸了一口气，在刹那之间，他脑中已不知打了多少转。

他一生机智沉着，可是此刻他却显得无比慌乱，不但动作迟滞，甚至脸上也现出惊慌之色。

沈治章哈哈笑道：

“想不到职业剑手也有今天么？”

一旁的圣手书生更是助威道：

“拔剑呀！还呆着什么？”

沈治章复道：

“想你职业剑手一生杀人无数，原不知被杀者是何种心情，今天终算自命恶果了！”

圣手书生又道：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现在转到他自己头上，这叫报应！”两人冷嘲热讽，原以为可刺激谢金印出手拔剑，谁知谢金印竟是充耳不闻，神色大是颓丧。

赵子原凝神卓立，冷声道：“你为何还不拔剑？”

谢金印道：

“某家与小哥无冤无仇，为何要以武相向！”

赵子原哂道：

“那是你的想法，在小可就大不相同了！”

谢金印知道赵子原话意指的是什么，一时不由心中大恸，要知他生平只知杀人，当不知情为何物，而此刻，他面对自己亲生骨肉，他就是铁石心肠，也无法拔出剑子，他只觉心中一阵阵的刺痛。赵子原跨上两步，又道：

“你如再不拔剑，小可便不客气了！”

谢金印颓然道：

“小哥只管拔剑就是，某家……”

赵子原逼问道：

“怎地？”

谢金印痛苦的道：

“某家是不会拔剑的！”

赵子原哼道：

“你不拔剑，难道小可便不会出手杀你么？”

说着，又向前欺进两步。

谢金印和他那威逼的目光相接，情不自禁打了个寒颤，竟是身不由主的向后退了两步。

他身子甫经一退，顿时觉得大失颜面，但他继之一想，那又有什么关系，在子原面前后退，还不是和自己一样。

要知他嘴里虽不承认和赵子原的关系，实则心中早已把赵子原视为亲生骨肉，在早先，他只觉得赵子原这人很投合自己性情，自己一见就喜欢，所以竟在糊里糊涂的情形下，把“扶风三式”传给了赵子原，但他想不到最后事实发展竟是急转直下，原来赵子原还是自己亲生骨肉，在此情此景之下，他又怎能和赵子原拔剑相向？谢金印道：

“小哥尽可出剑，某家绝不还手！”

赵子原道：

“那是何故？”

谢金印一呆，暗想“那是何故，难道你不知道？”

他摇摇头道：

“某家早年虽是一名职业剑手，杀人无数，但生平从不妄杀一人，尤其是无冤无仇之人！”

赵子原冷笑道：

“小可方才不是对你说过了么，乔如山和太昭堡主都和小可有切身关系，你杀了他们，小可为此便要替他们报仇！”谢金印似是甚为吃惊，但他心中却早有准备，闻言仍摇了摇头，道：

“小哥此话说晚了！”

赵子原微怔道：

“此话怎讲？”

谢金印道：

“小哥年岁尚轻，某家便是说了出来，小哥一时也不能理会，与其如此，某家不说也罢。”

赵子原怒道：

“你别兜着圈子说话，小可并非三岁小孩，无论你说什么话，小可焉有不懂之理？”

谢金印道：

“某家一生行事从不打诳语骗人，小哥你也不必追问了。”沈治章嘿嘿的道：

“此言分明无的放矢，赵小哥，不要听他的，他分明在有意拖延时间！”

圣手书生接道：“不错，大丈夫行事贵在抽刀一断，赵兄犹疑不得！”赵子原心中一阵激奋，刹那之间，香川圣女那种似哭带笑的面容出现眼前，他只觉一股血气上涌，大喝一声，长剑翻腕而出。他心头一凛，忖道：

“我便如此束手就戮么？”

此际，他脑中已不知打了多少转，他数度想拔出剑子迎敌，只是当他这种念头一起之际，似乎有一股奇异力量牵制住他，五指本己抓住剑柄，忽而手臂一软，急又垂了下去。

赵子原剑式何等快捷，只眨眼间，电闪的剑刃已距离谢金印胸前不及五分。

假若谢金印此际拔剑还来得及，但他却无拔剑的表示。眼看赵子原剑式即将刺实，但就在此际，他忽然将剑式顿住。沈治章大奇道：

“小哥为何停而不发？”

赵子原悲愤的道：

“我虽极欲杀他以泄愤，但他不拔剑还手，小可自是无从着手，以免今后落个不义之罪名！”

沈治章叹道：

“对别人可以用信义两字衡量，但对他却万万不可！”忽听一人接口道：

“不错，话正应该这么说！”

声落人现，不知何时，只见苏继飞从一棵大树后面走了出来，他满脸肃然，双目炯炯望着赵子原。

赵子原心头一震，忖道：

“苏大叔既已在此地出现，想必娘一定也在附近，我……”他紧了紧长剑，目光接触到谢金印那绝望的脸色，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长剑欲刺未刺，竟是下不了狠心。苏继飞大喝道：“贤侄为何不下杀手？”赵子原颤声道：

“我……”

苏继飞哼道：

“大丈夫行事贵在当机立断，令堂是怎么对你说的？”赵子原心中一阵激动，缓缓将剑子递进。就在此际，谢金印忽然把头一垂，道：

“小哥尽可下手！”

双手一拢，别人只道他要拔剑，谁知他却把双手往衣袖里一缩，一副等死模样。

赵子原瞪目大喝道：

“你……真不拔剑么？”

谢金印低声道：
“某家若是想拔剑子，也无庸小哥等到此际了。”
山风扫过，片片黄叶随风而起，沈治章、圣手书生、苏继飞都紧张的望着赵子原，要知时机稍纵即逝，以后要找这种机会，只怕难之又难了。
赵子原明知站在自己面前的便是亲生父亲，虽然他对这个父亲没有养育感情，甚至他从小就恨这个人，但，天地间究竟没有儿子杀父亲的道理，是以赵子原此刻握在手中那柄剑子生像重若千斤，拿在手上感到万分的吃力。
苏继飞望见赵子原脸色痛苦，知他心中感到十分为难，若不用言语刺激，只怕他再也发不了狠心。
他心念一闪，当下便道：
“子原，你该听令堂说过，想当年他杀戮太昭堡满门之时，可是何等凶残，不要被他乞求的脸色所误了。”
赵子原心头一震，剑子又向前推进。
沈治章适时说道：
“不错，不错，想那司马道元一家与彼又有何种深仇大恨，彼竟连一个活口也不留下！”圣手书生叹道：
“杀人者死，今天是他的末日到了。”
苏继飞又道：
“那才是苍天有眼，子原，子原，多少屈死在他剑下之人便等你横剑一击，又岂止太昭堡的冤魂而已！”
赵子原心中一阵激动，长剑疾刺而进！
谢金印闭目等死，全身真力散脱，望着电亮的剑子，不由黯然一叹，心道：
“某家一生用剑，想不到最后还是死在剑上，有道是玩火者自焚，此便是一明证！”
他念头飞闪旋又叹道：
“也许真个苍天有眼，我不死在别人手上，而竟死在自己的念头未定，忽觉身侧涌起一阵狂飑，那飑风劲力之大，实为罕见！
要知谢金印乃习武之人，习武之人天性有种应变本能，那飑风一起，而他又瞧见并非赵子原所发，心中一紧，立刻一提真力，向旁滑开五步之遥。
他这轻易一闪，刚好脱出赵子原一击之式。
谢金印大奇，赵子原一怔，苏继飞等人则为之一震！要知这股飑风实在来得奇怪，当众人回头一望之际，却又看不到半个人。
苏继飞大叫道：
“必是那悬岩边上出了问题！”
此话一出，众人不由幡然醒悟，其中连谢金印本人也包括在内。
原来谢金印一退再退，此际距离那悬岩已不及一丈，若是有人躲在悬岩下面发掌，自是十分可能。但问题在那悬岩深不见底，假若有人能够潜伏在下面，当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沈治章奇道：
“这怎么可能！”
众人一齐向岩下张望，但见山风飘忽，不要说没有人在，便是有人在，也无法在岩下藏身。
苏继飞道：

“那倒是真的奇怪了！”

这时沈治章喝道：

“子原，快动手，这可能是他自己故布疑阵！”

圣手书生道：

“不错，迟则恐怕有变！”

赵子原此刻几已失去了主宰，脑子空荡荡的，众说什么他便做什么，长剑一起，再次攻去！

谢金印仍没有还手的意思，两眼一闪，只是等死。

蓦地，只听一阵细如蚊虫般声音在耳边响起道：

“后退！”

声音虽细，但谢金印却听的清清楚楚，知道有人以“传音入密”对自己说话，但一时之间分不出那声音是谁。

他此刻也觉眼前一片混沌，失了主宰，闻言果然向后一退。苏继飞哼道：

“他果然闪避了！”

赵子原那一剑落空，很自然的又攻出了第二剑。

暗中那人又用“传音入密”说道：

“退！”

谢金印心头一动，果真如言又退，忽觉一阵山风从身后吹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退到悬岩边缘。

他连忙用“传音入密”问道：“某家若是再退，势非粉身碎骨不可！”

那人冷冷的道：

“反正都是一死，你死在赵子原剑下和跌下悬岩不是一样么？”谢金印黯然道：

“那粉身碎骨之罪可不好受啊！”

那人哂道：

“玩剑之人，若是死在剑子上，从今后江湖上还谁敢玩剑？”那声音顿了一顿，又道：

“我本不打算救你，只是看你近二十年来已长进许多，方今魔焰嚣张，你死了未免可惜！”

此人口气甚大，便连谢金印听了也不觉一怔。

谢金印道：

“阁下可否将大名见告？”

那人道：

“不必啦，记住，当赵子原第三次出剑之际，你便假装中剑坠下，放心，你死不了的！”

谢金印在这种情形之下听到这样的话，心中之感激真是无以复加，应道：

“多谢成全！”

要知他一生之中从不谢人，今天要算第一次，所以说出的那四个字显见的又激动又兴奋！

就在这时，赵子原果然击出了第三剑。

谢金印假装避无可避，身子一跄，翻身跌下悬岩。

赵子原呆了一呆，暗忖我这一剑并没用实，换句话说，他既然已闪避了，为何不闪向一旁，偏向悬岩跌去？

苏继飞和沈治章等人奔到悬岩边上一望，但见谷底去雾缭绕，深不见底，

谢金印这一跌下去，哪里还会有命在。

苏继飞长长吁了一口气道：“他终算死了！”

沈治章道：

“武林终于除了一大祸害，我辈心安矣！”

苏继飞道：“沈兄说的是！”

圣手书生虽没说话，只是心中却想，除非有奇迹出现，如其不然，谢金印是死定了。

众人面对深谷，苏继飞等人脸上都露出欢愉之容，独有赵子原一脸茫然，他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但，他又好像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了什么错事，他此刻的心理便如此的矛盾。

第六十五章　血洗山堡

秋去冬来，那是一个雪花飘飞的日子。

一天黄昏，太昭堡外出现一条神秘的人影。

这人全身上下一片漆黑，便连脸上也蒙着一块黑布，只有那双精光灼灼的眼睛露在外面，光芒逼人，使人望而生寒。他的身法轻灵，当他飞身掠过那座吊桥之际，丝毫不露出半点响声，那碉楼上的人更是无从发觉。

他似乎对这里地形十分熟悉，轻易地从一处低矮围墙一跃而进，就在这时，两条人影走了过来。

左边一人说道：

“老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堡主怎么到现在还不见回来？”老汪道：

“堡主之事，咱们怎会知道。”

那人又道：

“听说堡主上京城去了可是？”

那老汪点点头道：

“不错！”

那人道：

“这趟生意大概总不会错吧！”

老汪道：

“大概不错，听说这趟是受雇于魏宗贤，想那魏宗贤权倾天下，如今有事求着咱们这些草莽人物，哼哼，堡主也非等闲人物，不扎扎实实敲他一下才怪。”

另外那人笑道：

“这一来，咱们起码可以有好几年日子好过，用不着东奔西走的在刀口上舔血啦！”

两人一边说一边往前走，眼看已快走到那黑衣人藏身之处犹不自觉，那黑衣人哼了一声，双掌蓦然翻起。

那姓汪的微有所觉，喝道：

“什么人……”

下面的话还没说完，只觉胸口一紧，双双倒下地去！那黑衣人喃喃的道：

“两个啦！”

他并未立刻掠进堡去，沿着碉堡一侧，转过墙角，那是一间小小的房子，房中一灯如豆，正有四名银衣大汉在赌牌九。居中那人一脸胡碴，此刻脸上喜气洋溢，八成是赢了钱，一边砌牌一边絮絮不休的道：

“还有一把便该我胡老二巡哨去了，哈哈，今天手风不错，明天到街上去，又可和我那香姐温存温存了！”

另外三人都怒目瞪着他，其中一人冷冷说道：

“老二，别高兴太早，说不定你这最后一把会砸锅哩！”那胡老二摇摇头道：

“不会，不会，快下注吧！”

那三人纷纷下注，却不知就在这时，那条黑影已悄没声息掩了进去，双掌一错，飕风骤起，那胡老二等人只见一条黑衣人影当门而立，还没来得及呼叫，胸口一窒，齐齐倒下地去！那黑衣人自言自语道：

“六个人了，只不知这城堡上共有多少人，我绝不能容他们走漏一人！”

嘴里说着，身子并未停下，依然朝前走着。他对这里地势真是熟悉不过，向左一拐，碉楼前面又亮出一排房子，那排房子共有三间，此时也亮着灯火。

他伫立了一会，不见有人出来，心想：

“难不成这些混蛋都睡死了？”

他慢慢移步过去，谁知走出不远，蓦见暗角闪出两名银衣人，左边一个矮胖汉子喝道：

“嘿！站住！”

那黑衣人不理，依然向前走着。

那矮胖汉子怒道：

“朋友，你想到太昭堡生事，那可是吃了豹子心老虎胆！”黑衣人依然不理，大步往前走着。

那两名银衣人见他笔直走来，突然和他森寒目光接触，不由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身子陡然一退。

那矮胖汉子发觉情形有些不对，叫道：

“来人呀！”

“呀”字刚落，两声尖锐指风响起，那两人连抬手都来不及，喉头部位已被指风戳中，扑通便倒。

就在这时，忽从那排房中奔出七八人，那黑衣人一见，心道：“来的正好，碉楼上的人大概都在这里了！”

原来碉楼上只驻扎一小队银衣人，一名中年汉子似是这些银衣人的头目，他跨步而上，喝道：

“什么人？”

黑衣人依然不理，笔直向前走去。

那中年人哼道：

“你聋了么？难道老子说的话你没听见！”

黑衣人灼灼的眼光闪动了两下，眼中的杀机却是越来越加浓重，人却依然向前走去。

那中年汉子不由心里发麻，颤声道：“说不定那边的人已遭到毒手，要不，他怎会走到这里来？”他这话好像是对自己而发，周遭之人没有一个答应，斯时，那黑衣人距离他们已不及五尺。

那中年汉子脸色一变，“呛”然拔出背上单刀，其余之人也纷纷亮出兵刃，齐齐一声大喝，都向那黑衣人攻去。

那黑衣人屹立不动，容得四周兵刃即将加身之际，突见他身子滴溜溜一转，双掌翻飞，只见人影乱晃，那七八个人没有一人哼出一声，先后倒下地去。

那黑衣人站了一会，喃喃的道：

“刚才是八个，现在是八个，正好十六个人！”

他朝四周扫了一眼，见没动静，飞身一掠，人已进入堡内，他缓步前行，动作依旧，生像刚才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他走了两步，忽见从右面房中掠出四名银衣人，那四人身上都背着剑，一齐朝外面走。

一名高瘦个子道：

“他妈的这几天真怪，为何左边眼睛老是跳动不已，难不成最近要发生什么事？”

另外一人哈哈笑道：

“你未免太多疑了，要知在当今天下有谁敢来太昭堡生事，便是那武啸秋也……”话声一顿，忽然喝道：

“前面有人！”

四人身子一顿，原来那黑衣人并未隐藏身子，是以那四名银衣人没走多远便发现了他。

前面两名银衣人飞身了过去，长剑一展，喝道：

“尊驾是谁？”

那黑衣人缓缓说道：

“你们银衣队共有多少人？”

他久未说话，甫一出口，便是一句奇特的问话，而且声调低沉，叫人摸不清他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后面两名银衣人也跟踪奔到，一名麻脸汉子哑声道：“老子们问你，你倒反问起老子们来了，哼！”

那黑衣人低沉的又道：

“听清楚了么？你们共有多少人？”

他冷然相逼，好像别人不回答他的话便不行似的。

那个高个子银衣人怒道：

“他妈的，好大的架子！”

那黑衣人锐利的目光一扫，道：

“你们不说，我自己可以去找！”他举步欲行，那四名银衣人自然不会放过他，剑子一亮，四股森寒剑气已罩了过来。黑衣人心道：

“他们比前面那些人强多了。”

念随心转，呼地一掌向右边两柄剑子拍去。

那两名银衣人十分机警，见那黑衣人掌式沉雄，剑子一垂，硬生生的撤了回去，却让另外两人攻了一剑。

黑衣人身子一个大盘转，手臂一抡，劲风如山而出，那两人只觉剑子一颤，心头俱各为之大骇，欲待收剑，哪还来得及，只觉胸口一闷，蹬蹬向后退去！

上手仅只一招，四名银衣人窘状立现，他们脸色不由大变，那高瘦个子寒声道：

“他的手法好快，快通知领队！”

一名银衣人抖手打出一只蓝色火焰箭，那火焰箭拖着一条紫色尾巴直没空际，大概上面还有响铃，一直响个不停。刹时，四面灯光大作，无数条人影分从四面八方飞纵而来，身法竟都快得出奇，不多一会，那黑衣人四周已围了数十条人影，其中有老有少，一齐怒目蹬视着那黑衣人。

那黑衣人反背着双手仰首望天，对四周之人宛如未见，但他嘴里不断发出冰冷的笑声。

一名枯瘦老者排众而入，他目光一扫，便已落在那黑衣人身上，早先那四名佩剑汉子躬身道“参见领队！”那枯瘦老者挥挥手道：

“罢了！此是何人？”

其中一人应道：

“属下等正要到各处巡查，后见他如鬼魅似的昂然而入，属下等问他，他却置之不理，但他武功却高的惊人！”那枯瘦老者沉吟了一会，喃喃说道：

“奇怪，有人进来了，碉楼那边怎么没有人示警？”此话一出，太昭堡

的人都不禁为之耸然色动。

一人忽然接口道：

“待我去瞧瞧？”

那枯瘦老者点点头道：

“好吧，你去瞧瞧。”

那黑衣人冷冷的道：

“不用去了！”

那枯瘦老者哼道：

“为什么不用去了？”

那黑衣人道：

“他们都已被我杀死，一共是十六个人对不对？”他杀了人还要报数，就像不算一件事情似的，那枯瘦老者脸色一变，嘿然冷笑道：

“好狠的手段，老夫问你，太昭堡究竟和你有什么仇？”那黑衣人道：

“夺人之产，到时自应归还！”

那枯瘦老者听的一怔，突然大喝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黑衣人轻哂道：

“你还不配问！”

那枯瘦老者勃然大怒，一挥手，那围在四周的银衣队已纷纷拨出兵刃，一时但见刀光剑影，齐向黑衣人攻去。

黑衣人渊停岳峙般没有动弹，直待那片刀光剑影相距他不及五分之际，蓦见他身子一旋，双手有如鬼魅似的疾抓而出，劲风旋激，“喀嚓喀嚓”之声连响不绝，其中半数兵刃都被他折为两断，那些没有被断去兵刃之人，也被那股如山掌风迫的透不过气来，人人俱觉胸口一窒，数十条人影在一招之中都被迫的往后退去！那枯瘦老者睹状大骇，喝道：

“陈亮，快去请总管来！”

一名汉子应声而出，如飞向山头奔去。

黑衣人仰首默想了一会，他突然作了个决定，嘴角发出冰冷的笑意，缓缓拨出身边的长剑。他拔剑的动作十分缓慢，只是当剑身慢慢拉开之际，那浓重的杀机几乎呼之欲出，枯瘦老者骇然呼道：“谢金印，是你！”

黑衣人不理，只听“呛”然一声，剑花飘飞，森寒之气大作，那数十人俱觉寒意袭身，只听黑衣人喝道：

“尔等还不动手么？”

枯瘦老者反手拔剑，同时高声叫道：

“大家都上！”他手腕一振，一片银光已飞洒而出。

那黑衣人不屑的道：

“天山剑客孙志坚也是有头有脸的脚色，想不到却在这里替人做走狗的头儿！”

孙志坚没有理会，剑去如矢，这时，那数十名银衣汉子都纷纷出手，有兵器的用兵器抢攻，没有兵器的便用一双肉掌在一旁助威，漫天气劲绕着那黑衣人冲击，威势当真不同凡响。黑衣人低嘿一声，剑光绕体而飞，刹时，他的剑幕圈子慢慢的扩大，尖锐异啸随剑而起，久久不息！

蓦地，剑光一熄，劲风骤止。

场中人影都静寂不动，但是鲜血却由他们额心流下，“呛”地一声，天山剑客孙志坚长剑首先落地，身子一摇，仰天便倒。紧接着，四周之人纷纷

而倒，场中只剩下那黑衣人。原来刚才黑衣人施展了一记杀招，那记杀招又狠又快，孙志坚等人由于中剑太快，急急运行的血液还没有停止，是故都屹立未动，待心房停止了跳动，再也忍耐不住，先后倒下地去！黑衣人眼中流露出异样的神情，他似乎在回忆什么？呆立了半晌，突然发出了一声长叹。

就在这时，山头上已如飞掠下四个人来。

黑衣人仍没挪动步子，缓缓纳剑归鞘。

一名鬓发俱银的老者当先而至，当他一眼触及到遍地死尸时，他的脸孔不禁为之惨然一变。接着另外三人也先后掠到，最后那人却是去报信的陈亮，他们三人看见了地下的尸体，也不由惊得呆了。

陈信寒声道：

“ 属下一去一回不过眨眼工夫，他便杀死这么多人，他的武功竟有这么高…… ”

那白发老者沉声道：

“ 阁下既已动手杀人，为何还不敢除掉脸上面罩，难道怕甄堡主找你报仇么？ ”

黑衣人道：“ 他配么？ ” 那白发老者嗤声道：

“ 阁下口气好大，但却乘他不在之际对太昭堡下这等杀手，也不是英雄行为！ ”

黑衣人淡然道：

“ 他不久便会回来，我坐在这里等他就是了，只是…… ” 那白发老者打断话头道：“ 怎么样？ ”

黑衣人寒森森的道：

“ 只是你们四人都见不着他了！ ”

白发老者心头一震，旋即凄厉的大笑道：

“ 斩尽杀绝，好狠的手段！ ”

黑衣人哂然道：

“ 洪登山，亮剑吧，他可能快回来了！ ”

洪登山心中又是一惊，暗忖此人是谁，竟能认出我的名头，目光朝两边一黑一白两个老者扫了一眼，道：

“ 贤昆仲可认识此人？ ”

那黑脸老者沉思一会，道：

“ 当今之世具有这等身手之人实不多见，莫非…… ” 那白脸老者突然叫道：

“ 不错，他是谢金印！ ”

黑衣人冷冷的道：

“ 陈州双豪耿晃耿荣两兄弟一向声名不恶，不知怎么也和甄定远这种人扯在一起，我本待想留你们兄弟俩一命，可是继之一想，和甄定远合伙之人不黑也黑，所以我现在又把心意改变，不想让两位活在世上了。 ”

黑脸老者耿晃，白脸老者耿荣，俱是一方英豪，不知何故，两人面对那黑衣人，竟无端的在心中生起一股寒意。

两人相互一望，终于拔出了长剑。

黑衣人无视他俩的动手，目视陈亮，又道：

“ 姓陈的，你到堡外去候甄定远父女，就说太昭堡的人已被我一扫而光，他来时心理上也好有个准备！ ” 他做事从容不迫，好像未来之前，就已把整

个事情想好了似的，说过之后，长剑一拔而出。剑光闪闪，杀气满身，洪登山和耿氏兄弟俱觉心头一震，洪登山倒退一步，也拔出身背长剑。黑衣人道：

“ 尔等还等什么，出手吧！ ”

洪登山大喝一声，长剑飞洒而出。洪登山在剑法上浸淫了数十年，一身所学已臻入当世顶尖高手之列，这一剑蓄力而发，威势无与伦比。

耿晃和耿荣自也不敢怠慢，双双拔剑，分从一左一右而攻。三人联手，威力倍增，满天银河，剑风飒飒，已然在那黑衣人四周上下罩了一片剑幕。

黑衣人一双精光灼灼的眸子闪动了两下，蓦见一片光华从他手上飘飞而起，刹时杀气腾腾，他那锐利的剑式有如潜龙升天，硬生生的从三大高手联手之中冲破了一道剑幕口子。

“ 刷 ” 地一声，他的身子直冲而上。

耿荣大喝道：

“ 快堵住他！ ” 挽剑而上，剑风似刀，疾斩黑衣人的双足。洪登山和耿晃双双攻上，三股剑气一绞，只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响起，银光飞溅，洪登山和耿晃，两人只觉虎口一震，两柄长剑险些脱手，蹬蹬蹬，一连向后退了三大步。

说时迟，那时快，黑衣人剑子一抖，光华暴裂，分向三人洒去。耿晃见哥哥和洪登山一齐后退，自也不敢单独冒险，挥手打了个招呼，三人身形交错，绕着原地打了一转。

谁知黑衣人的剑式委实霸道之极，三人身形虽转，但他剑上杀气却丝毫未减，由于身形缓缓下降，是故杀气反而来得更加浓重，蓦地，突见他手腕一振，剑气大张，“ 嘶嘶嘶 ” 一连发出了三声锐响。突然剑光一熄，场中人影暴然而分。

陈亮心中骇然大懔，张目望去，只见洪登山和耿氏兄弟各自站立一角，黑衣人却傲然站在圈子当中。

陈亮呆住了，以他那低微武功，简直看不出双方谁赢谁败，呆立了半晌，才听耿晃叫道：“ 好凶狠的剑式！ ”

语落，突然向后倒去。

陈亮心头一震，洪登山摇摇头，叹道：

“ 老耿，他确实是……？ ”

他说这话之时，身子晃了两晃，但他咬了咬嘴唇，似是硬想把身子稳住，谁知怎样也不行，经过一阵剧烈的摇晃之后，终于不支倒地。

耿荣颓然一叹，向前走了两步，他似是想走过去看看兄弟的伤势，谁知走了两步，“ 扑通 ” 跌倒于地。陈亮大骇心道：“ 难道他们都死了？ ”

他似是有些不信，可是洪登山等人已直挺挺的躺在地下一动不动，那不是死了又是什么？

黑衣人插了剑子，缓缓从他面前走过，冷冷的道：“ 甄定远快要到了，你去告诉他，便说我大厅相候！ ”

说罢，也不管陈亮答不答应，缓步向山上走去。

陈亮痴立半晌，暗忖堡中一百余人尽都死在那人手下，这笔深仇大恨非堡主亲手来报不可，念头一闪，当下向山下奔去。他不到大门口，等了一会，仍不见甄定远父女影子，心中正感奇怪，暗想莫非那黑衣人是骗我的么？

但他继之一想，又觉自己这种猜测大是不对，要知堡中一百余口只剩下他一人，假若黑衣人要骗他，倒不如早把杀死了干静。他这样一想，便耐心

的等候。

约莫到了初更时分，远处现出两条黑影，那两条黑影渐行渐近，陈亮迫不及待的迎了上去，大叫道：

“堡主，堡主！……”

两条黑影闻声俱向这边张望，一人道：

“是陈亮么？”

陈亮听得正是堡主声音，飞身抢上，果见甄定远和甄陵青疾行而至，他一头拜倒在地，颤音道：“堡主，大事不好！”甄定远心头一震，道：“何事惊慌？”

陈亮长长吁了一口气道：

“堡中今夜来一名黑衣蒙面怪客，武功高不可测，堡中一百二十余口……”

甄定远沉声道；

“怎样？”

陈亮定了定心神，道：

“堡中一百二十余口尽数都被那人杀死，他单留小人一人守在此处向堡主报信！”

甄定远一听，双目神光闪动，甄陵青芳心一阵激动，叫道；“待我去瞧瞧！”

起身欲走，甄定远忙道：

“青儿且慢！”

甄陵青急声道：

“爹，事情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亏你还沉得住气！”甄定远道：

“为父在想此人是谁？”

甄陵青气道：

“待你想出那人是谁时，只怕他早已逃走了。”

陈亮摇摇头道：

“不，小人到此迎候堡主，还是那人叫小人来的，他说他在大厅相候，绝不离此而去！”

甄陵青愤然道：“这人好狂！”

甄定远镇定的道：

“青儿，你想出这人是谁了么？”

甄陵青答道；

“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几乎五内俱焚，哪还有心去想他是谁，只想杀了他以泄愤！”

甄定远道：“你不妨想一想！”

甄陵青道：“我想不出来了！”

甄定远目光转动，突然喝了声：“走！”

飞身掠起，直向堡内如飞而去。

甄陵青亦步亦趋的跟在后面，陈亮由于功力较弱，只有远远跟在后头疾行。

甄定远父女掠上碉楼先发现两具尸体，仔细察看了死者伤势。发现死者都是被人用重手法击毙，侧首道：

“青儿，此人武功之高，只怕不在为父之下！”

甄陵青沉吟了一会，道；
“在当今武林，能在武功上与爹一较高下之人还不多见！”甄定远道：
“所以为父便从这少数几个人之中猜想两个来！”
“哪两个人？”
“第一个可疑之人便是职业剑手谢金印！”
甄陵青失声道：
“听说谢金印已在北京城郊被赵子原迫下悬岩，此事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爹，难道谢金印还没死？”
甄定远沉思有顷，道：
“是啊，为父也有这种怀疑，那深壁悬岩为父还去看过，谷底云雾缭绕，人若跌下，那是准死无疑了。”
甄陵青道：
“然则爹还怀疑他么？”
甄定远道：
“除他之外便只一人可疑了！”
甄陵青暗暗吸了一口气，道：
“爹怀疑是赵子原么？”甄定远点点头道：
“不错，为父很早便知道‘香川圣女’有夺回祖上产业之意，赵子原现是‘香川圣女’的孩子，以前他功力不继，今者，赵子原武功已经大成，‘香川圣女’命他到此生事自是顺理成章之事！”甄陵青芳心一震，掩脸说道：
“爹，赵子原只怕不是这种人，他要找也只会找爹一人，何忍下手杀死许多无辜之人？”
甄定远叹道：
“青儿，你好像知道赵子原甚深，唉！你也大了，有许多事怎么还看不清楚？”
甄陵青心头一震，道：
“爹此话怎说？”
甄定远道：
“难道你还不知道，赵子原乃谢金印骨血，谢金印天性嗜杀，难免赵子原血液中也有此种天性，为父之所以屡屡不放过赵子原，其中便是这种原因！”
甄陵青摇摇头道：
“可是事实证明，赵子原这人并不如何凶残！”
甄定远叹道：
“别替他说话了，进去瞧瞧吧！”甄陵青默然不语，只好跟着甄定远身后而去。
他们父女起初心情还很平定，但是走到后来看见死的人越来越多，父女俩心情都激动起来。
甄定远怒道：
“好狠的手段，居然斩尽杀绝！”
袍袖一展，人已飞掠而起，当先落在大厅之外。
厅中一灯如豆，那黑衣人不知从哪里找来几碟小菜和一只酒壶在那里慢慢独酌，闻得声音，连头也没抬一抬，沉声道：“朋友，你回来了么？”
甄定远喝道：

“鹊巢鸠占，还不替老夫滚出来！”

黑衣人冷冷的道：

“朋友你何不耐住一下性子，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打听你的行动，现在恍然大悟了！”

甄定远哂道：

“老夫行事自有分寸，你便是常年跟着老夫行动，也未必便能了解老夫真意所在！”

黑衣人淡然道：

“是么？”

这时甄陵青已随后跟到，叫道：

“爹你还和他说什么？早该动手了！”

甄定远道：

“别忙，为父在猜度他究竟是谁？”

甄陵青苦笑道：

“此时此地还去猜度什么，杀了他之后不是一切都明白了么？”黑衣人道：

“令尊早有自知之明，未必能够杀得死我！”

甄定远哼道：

“好大的口气！房中太小，你何不出来？”

黑衣人道：

“要我出来不难，但你最好先听我一句话，暂时把令媛‘软麻’、‘聋哑’二穴点了再说！”

这话说的太过离奇，甄陵青一听，不由恨声道：

“放你狗臭屁！”

但甄定远的感觉却不同了，要知他自始至终脸上都罩着那张人皮面具，表情如何，任何人也看不出来，惟独他自己心里清楚，但他对于黑衣人那句话竟是大大的感到震骇。

他冷声道：

“老夫为何要点小女穴道？”

黑衣人道：

“还用我多说么？你自己应该比我清楚！”

甄定远嘿然冷笑道：

“假如老夫不愿如此做呢！”

黑衣人哂道：

“到时西洋镜拆穿，只怕你面子上不大好看！”

甄定远心头大震，他故意干咳一声，藉图掩护心中之不安，旋即骂道：

“你真会胡说八道，老夫若不杀了你，怎对得堡中上百弟子！”说话声中，缓缓拔出了身上长剑。

杀机充盈，那黑衣人似也不敢托大，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手扶剑柄，双目炯炯注视着甄定远的动作。

甄定远挥手道：

“青儿，你后退几步！”

甄陵青知道这两大高手不动手则已，动手之后便不比等闲，所以依言向后退了五大步。黑衣人洋洋的道：“朋友，你尽管出手，我候着啦！”

甄定远两眼之中充满了杀机，他恨黑衣人知道太多，杀却之心油然大炽，“呛”的一声，剑花飘飞，一股森寒之气暴迫而出，剑气如虹的向那黑衣人卷了过去。

适时，那黑衣人已步出大厅，傲岸的立在门口。

当甄定远带着浓重的杀气横剑攻来，他在一瞬之间也拔出了长剑，剑刃划起九道光弧，反绞而出。

甄定远脱口呼道：

“沧浪三式，沧浪三式，你是赵子原！”黑衣人不理，猛推剑气，只听“嚓”的一声，双剑相交，甄定远突觉劲气迫胸，“蹬蹬”退了三大步。

黑衣人身子前欺，蓦地出指一弹，两缕劲风划空而过，直袭甄陵青“软麻”、“聋哑”二穴。

第六十六章　原是故交

事起突然，甄陵青震骇自己爹爹呼出赵子原的名字，只觉心力交瘁，哪知黑衣人竟然对她出手，黑衣人出手甚快，她猝然未防，仰身便倒。

甄定远也不料黑衣人震退自己之后，竟向甄陵青下手，呆了一呆，正想出手施救，忽听黑衣人喝道：“不要动她！”甄定远怒道：“老夫为什么不能动她？”

黑衣人道：

“这有两个理由，但说起来也只是一个理由！”

他说话颠三倒四，便连甄定远种老狐狸也猜不透他是什么用意，只得问道：

“什么理由？”

黑衣人道：

“我不愿意她……”

突然曲指向一个隐秘之处弹去，只听“嗤”的一声，一人应声而倒。

甄定远冷声道：

“老夫只道陈亮可以保存一命，谁知他最后还是免不了到阎王那里去报到，实是可惜！”他自己手下被杀，竟然没有一点悲愤之感，当真出人意外。

黑衣人道：

“连甄陵青都不能听到的事，他又何能听到？”甄定远道：

“你现在可以把理由说说了！”

黑衣人道：

“理由明显而简单，我不希望甄陵青知道我是谁？同时我也不希望她知道你是谁！”

甄定远哂然道：

“你道老夫真不知你是谁么？”

黑衣人笑道：

“故旧相交已二十余寒暑，司马兄别来无恙乎？”

甄定远突地沉声大笑道：

“普天之下能知道我司马道元尚在人世的只有你谢金印一人，谢金印，你好利害的眼光！”谢金印回忆道：

“翠湖之夜，某家明明在你身上刺了两剑，不审你为何还能活在世上？”

司马道元哂道：

“你谢金印要杀老夫之事，老夫早已知悉，斯时某家乘船正好避你之锋锐，不想仍被你追着！”谢金印道：

“斯时你们全家正在饮酒谈心，某家一至，宛如从天而降，你们都惊呆了！”

他想起二十年前的往事，心中虽有感慨，面上却现得色。司马道元哂道：

“这是你的看法，实则咱们只是故意见假作而已！”

谢金印惊道：

“故意假作？想不到你们竟拿性命开玩笑，哼！”

司马道元冷冷的道：

“这件事原本就是开玩笑，老实说，当你向某家出手之时，老夫问你，斯时老夫挡了你几招？”

谢金印想了一想，道：“事隔二十余年，某家也不大记得起来了，总之你大概没有在某家手下走过十招便是了！”
司马道元呵呵笑道：
“然则你认为老夫真不能在你手下走过十招么？”
谢金印猛醒道：
“是啊！按理你该有二十招之能，缘何十招不到便死在某家剑下，某家斯时倒真是糊涂，何以没有深究此事！”
司马道元道：
“然则你现在问也不迟。”
谢金印道：
“某家不怕你不说出来！”
司马道元哂道：
“此事积压老夫心中甚久，老夫便说给你听也不打紧。”顿了一顿，又道：
“不瞒你说，斯时老夫身上暗中藏了一具皮囊，囊中盛满猪血，你剑式所洒中者乃皮囊中猪血而非我之身体，你想法天真，还道老夫真个被你杀了，哈哈………
谢金印道：“好奸猾的家伙！”司马道元哂道：
“对付你这种人只有使用此法，如其不然，老夫稍后又何能以甄定远面目出现杀你？”
谢金印道：
“往事已矣，只怕今夜你难逃大限了！”
司马道元不屑的道：
“鹿死谁手，尚言之过早，不过老夫倒有一事不明！”谢金印道：“什么事？”
司马道元道：
“老夫曾闻你在北京城郊曾被赵子原迫下悬岩，想那悬岩壁立千仞，不审你如何又能活在世上，同时又会金鼎爵的‘沧浪三式’？”谢金印道：
“这是某家秘密，你没有知道的必要。”
司马道元恨道：
“只要你不死，老夫迟早会将此讯告诉赵子原，他日后还会来找你！”
谢金印哈哈笑道：
“司马道元，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说话之时，长剑已斜斜举了起来。
司马道元全神戒备，五指紧抓剑柄，剑刃微微下垂，一脸阴笑，正不知他脑中又打的什么主意。
谢金印道：
“某家倒还忘了问你一事！”
司马道元冷笑道：
“有屁尽管请放！”
谢金印并不生气，又道：
“你化身为甄定远时，想必江湖上没有此号人物，然则某家走遍大江南北，却从未听过甄定远这个名字！？
司马道元阴声道：

“甄定远确有此人，此人便是老夫昔年同门习艺的师弟，只是在二十年前便已身死！”

谢金印道：

“然则你冒充甄定远时，那女娃子……”

司马道元截道：

“这是老夫秘密，你不配知道！”

谢金印咬咬牙道：

“你为人阴险，尤其善于假作，在江湖上排难解纷，无所不用其力，实则任何卑鄙之事你都做得出来！”

司马道元冷笑道：“彼此，彼此，实则你姓谢的一生唯钱是图，只要雪花花的银子放在面前，便是要你去杀自家老子，你也干！”谢金印微怒道：“司马道元，你的屁放完了么？”

司马道元不甘示弱的道：

“谢金印，你的屁放完了么？”

谢金印向前走了两步，仰首道：

“今夜开始，江湖上只知道甄定远被人杀死，而不知道司马道元二次又死在某家剑下，多么可惜！”司马道元哂道：“同样的道理，假如老夫杀死了你，江湖上照样不知职业剑手是被司马道元所杀，可惜呀，可惜！”

谢金印哼道：

“当心，某家要出剑了！”

司马道元立刻拉开门户，缓缓提起了长剑。

在剑术上，他知道自己不是谢金印的对手，不过他脑中已有了一制胜之策，万一不敌之时施出来，必能扰乱谢金印心神，只要奋力一击，必可奏功。

“刷”地一声，剑花飘飞而起，直向司马道元洒了过来。司马道元神色疑重的向右侧横跨三步，谢金印喝道：“哪里逃！”身子微动，又已迫了过去。司马道元厉喝道：“老夫为何要逃！”

声随剑出，一道匹练银虹疾划而出，剑气森森，直向谢金印的剑子绞去。

谢金印低嘿一声，道：

“找死么？”

反手一绞，招式后发先至，剑气横生，狠狠的向司马道元压了过去。

司马道元极力的守着门户，回身游走，当他转了半个圈子之时，突然反身又是一剑挥了过去！这种反手剑式当真妙到毫巅，不但快，而且攻敌之所必救，端的是一式攻守兼备的妙着。

谢金印喝了声：

“好剑法！”

斗然之间，他的攻势已加快起来，第一剑甫出，第二剑跟着推上，第三剑第四剑亦是绵连而至，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司马道元尽力守护，见招拆招，他全力厮拚，两人瞬息拆了十五六招。

谢金印斗得性起，蓦然一声大喝，剑气陡增，宛如排空巨浪疾压而至，威势当真不同凡响！

司马道元喝道：

“好剑法！”

手腕疾振，已自施出一记凌厉的招式、封迎而上。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响起，场中人影骤然一分！

司马道元在谢金印大力抢攻之下，人被震退两步，他长长吁了一口气，准备再次应付谢金印。

谢金印道：

“十一招了，某家如让你走过二十招，今夜便饶你一命！”司马道元道：

“好说，好说！”

他心随念转，当下故作四周张望，好像在等什么人似的，谢金印哂然一笑，说道：

“武啸秋和摩云手已不能赶来了，翠湖之战已不能重演，你还瞧些什么？”

司马道元道：“老夫自在等人，你知道什么？”

谢金印道：“你等谁？”

司马道元大喝道：

“何用多问！”长剑一振，如山剑气已推了过去。

他不特故作神秘，顺手对了一剑，还抢先出手，先给谢金印一个神秘印象。

谢金印果然不察，顺手对了一剑然后剑锋一转，身随剑走，身子斗然腾空，剑花万朵，威势无比的凌空击下。

这一剑正是“震天三式”的杀着，万点寒星之中，雪亮的剑刃隐隐罩向司马道无胸前三大要穴司马道元绕身疾走，可是当他走到第三圈头上，谢金印的剑子已然临身，他奋力一击，同时大喝道：

“赵子原快来！”

谢金印全力施为，一心不让司马道元走过二十招，剑式之快，当真有如闪电一瞬而至！

但司马道元那一声喝叫倒真也发生了阻吓作用，谢金印微微一呆，只听“卟卟”一连数响，谢金印自半空翻跌而下，洒下了半天血雨。

他肩头中了一剑，要不是司马道元这么一叫，这一剑根本伤不着他。

可是司马道元的情形比谢金印就要惨得多，他前胸连中三剑，剑剑俱是要害部位，满身都是鲜血，司马道元黯然道：“谢金印，你……”

话未说完，人已仰天倒下，一代枭雄再也不能在江湖上翻云覆雨了。

谢金印长长叹了一口气，先把伤口扎好，然后一步一步向山下走去。

太昭堡一片死寂，除了地下还躺着甄陵青一个活人之外，遍地都是死尸，这情景的确够骇人了。

谢金印出了太昭堡，回首望了一眼，喃喃地道：“太昭堡，太昭堡，不久之后又会回到他故主之后手上了，但是我……唉……”他心头一阵茫然，拖着沉重脚步向前走去！

谁知他还没走出多远，忽见一条人影飞奔而来，谢金印心中一动，暗忖来的若是太昭堡的人，我便把他一并打发了。心念微动，那人已来到近处，谢金印目光一扫，赫然发现来人竟是赵子原，不由大吃一惊！

要知他并非怕赵子原，而是他感到自己在赵子原身上亏欠太多，所以极想起避，谁知赵子原竟先出口叫道：

“尊驾请留步！”

谢金印低沉的道；

“阁下有何见教？”

赵子原走上两步，在谢金印上下打量一眼，道：

“尊驾可是从太昭堡来的么？”

谢金印点点头道：

“不错！”

赵子原道：

“然则尊驾可知甄堡主已回来了么？”

谢金印道：

“这个我就不知了！”

赵于原忽然发现谢金印肩头上的剑伤，惊道：

“噫！你受伤了，可是太昭堡的人伤的么？”

这句安慰之言只听得谢金印胸口一热，但他旋即忍住，道：“太昭堡与我有点过节，想不到我今夜前去，堡中防范严密，报仇不成，我只好负伤逃了出来！”赵子原目光闪动道：“不知尊驾和堡中哪位有仇？”

谢金印胡乱说道：

“太昭堡的总管洪登山。”

赵子原道：

“太昭堡的总管又换人啦？”他顿觉自己说这句不关痛痒的话对眼前黑衣人毫无用处，笑了一笑，又道：

“尊驾请坐下来，待小可替你瞧瞧伤势，小可也要到太昭堡去，如是可能的话，说不定小可还会替你出气！”

谢金印大是受用，但他却摇摇头道：

“谢谢，在下尚有要事，阁下自去办事吧！”

说罢飘然而去。

赵子原怔了一怔，暗忖这人好生奇怪，我有心替他疗伤，他还拒不领情，也罢，待我去瞧瞧再说。

对于太昭堡他已是轻车熟路，越过独木桥，四下不闻一点声息，赵子原不禁大感奇怪，心道：

“怪了，里面怎没见人走动？”

念头转动，飞身跃上城堡，目光一扫，赫然发现地下躺了两具尸体时，他不禁怔住了。

他暗暗吸了一口气，呼道：

“那黑衣人，那黑衣人，这必是那黑衣人下的手……”刹那之间，他也不知自己心中存着何种想法，本想追黑衣人，可是继之一想，自己一来一去，那黑衣人可能已经走远，再说上面情形如何，自己还没弄的清楚，说不定这是甄定远一种诱敌之计亦未可知。

他这样一想，当即飞身弹起，谁知足尖落地，赫然又是几具死尸，赵子原一见，顿时觉得事出非常，身形再起，当他每经过一地，总有死尸发现，及至到了山顶，赫然看见甄定远倒卧血泊之中。他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身子陡然一震，呼道；

“甄定远也死了？”

要知在普天之下能杀死甄定远之人委实寥寥可数，是以他情不自禁又想到那黑衣人，忖道：

“是了，他肩头中了一剑，必是甄定远所伤。”盱衡当今武林，能致甄定远于死命的人委实不多，但他怎么样也想不到这件事会是谢金印所为。

他目光一瞥，突然发现甄陵青还躺在地下，甄陵青胸前起伏，显然并未

受伤，不禁大喜过望，暗忖把她救起必知端的，于是走过去，解了甄陵青的穴道，甄陵青随之而醒。

赵子原大喜道：

“甄姑娘醒了……”

甄陵青张开了眼睛，只见赵子原蹲在身边，娇喝道：

“好小子！”

蓦然出手，猛然一掌直击而出！

赵子原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好心解了甄陵青的穴道，甄陵青还会对自己出手，猝然未防，“蓬”的一声，赵子原胸口已着了一掌，翻身向后跌去。

赵子原莫名其妙着了一掌还不说，甄陵青突地跃而起，长剑出鞘，刷刷刷一连三剑，尽数向赵子原攻去！

赵子原大惊失色呼道：

“甄姑娘……”

甄陵青愤然道：

“谁是你的甄姑娘？”

赵子原茫然不知所措，就地一滚，滑出甄陵青到剑招威力之外，身子一挺而起，叫道：

“小可好意将姑娘救起，姑娘为何以武力相加？”

甄陵青盛怒之下不暇多想，怒道：

“杀了你方泄我心头之愤……”

忽然一眼瞥见躺在血泊中的甄定远，她顿时为之呆住。赵子原站在一旁，见甄陵青失神的脸色，心想难道甄定远之死，她还不知道，这倒奇了！

甄陵青一呆后，旋忽大叫道：“好狠的心，杀了这么多的人还不算，居然连我爹爹也不放过！”

手腕一振，“刷”地一剑攻了过去！

赵子原暗吸了一口气，心想这场误会真不知如何解释才好？念头一闪，迫的用掌一推，把甄陵青剑式推开少许，道：“慢来，慢来，姑娘能否把详情对小可细说，倘如姑娘这般莫名其妙对小可出手，小可便是死了也不瞑目！”

甄陵青道；“你还图狡赖么？”

赵子原正色道：

“小可为人向来可对天日，是则是，非则非，从不作谎言、欺人之语！”

甄陵青冷冷的道：

“我问你，山下的人是不是你杀的？”

赵子原一怔道：

“小可来时便见遍地尸体，心中也觉奇怪，是故才到此地来瞧，哪知……”

甄陵青叫道：

“好呀，你杀了人还不认账，推的一干二净，难道我……”赵子原正色道：

“姑娘瞧小可是这种人么？”

甄陵青忍了一忍，道：

“然则你刚才是否在大厅喝过酒？”

赵子原茫然道：

“喝酒？小可刚到，哪有时间喝什么酒？难道你亲眼见我喝酒？”
甄陵青咬牙切齿道：“不错！”
赵子原笑道：
“斯时小可是否也穿了这么一件衣裳？”甄陵青道：
“不，你全身黑衣，同时用黑巾蒙面！”
赵子原一呆道：
“原来是他？”
甄陵青怒道：
“明明是你，你还把责任推往何人？”
赵子原摇摇头道：
“姑娘有所不知，小可来时，曾在山下碰到这么一个人，此人肩头负伤，还说与贵堡总管有深仇大恨！”
甄陵青冷笑道：
“你的故事编的太好了！”
赵子原正色道：
“小可句句实言，缘何姑娘这般不相信小可！”
甄陵青不屑的道：
“你叫我怎么相信，当你在厅中喝酒之时，家父曾与你过了一招！”
赵子原冷笑道：
“便是这一招，小可就将令尊杀了是么？”
甄陵青哂道：
“未必！”
赵子原怫然道：
“然则小可又是如何杀死令尊的呢？”
甄陵青道：
“以后情形我不大清楚，不过当你和家父动那一招之时，我曾听家父叫出你的名字，并说了一声‘沧浪三式’！”赵子原惊声道：
“沧浪三式？姑娘没听错？”
要知在普天之下，能使“沧浪三式”的只有金鼎爵和他，假如现在有第三个人会用这套剑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甄陵青哼道：
“我眼没瞎，耳没聋，如何会弄错！”
赵子原见她似是不像说假，心中益发不解，说道：
“但是那人与小可服装不同，姑娘总该注意到了吧？”甄陵青道：“这有何难，你那时可以穿黑衣，杀了人之后，自然也可以把黑衣脱掉，然后再来对我假意怜借！”
听她口气，直是把赵子原一口咬定了。
赵子原苦笑道：
“千言万语，小可真不知该从何处说起，总之，小可否认杀了人，姑娘如是一再以罪相加，小可亦无可奈何！”
甄陵青冷笑道：
“久听家父言及，你有收回太昭堡之心，大丈夫敢做敢为，既然做了，又何必在我一个女流面前否认！”
赵子原正色道：
“不错，小可的确有收回太昭堡之心，今番便是来采取行动的，谁

知……”

甄陵青恨道：

“谁知你来了之后，太昭堡的人便死光了是么？”

赵子原道：

“不错！”

甄陵青气愤的道：

“明明是你做的事情，你还要往别人头上推，偏巧这里除你之外又没有其他的人，你狡辩也没有用。”

甄陵青亲眼看到黑衣人施出“沧浪三式”，并且又亲耳听到甄定远呼出“赵子原”的名字，是以认定太昭堡上上下下一百二十余口都是赵子原所杀，铁案如山，饶是赵子原舌绽莲花也没有用。但赵子原呢？他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件事，一再向甄陵青解释，甄陵青偏就不相信，说过之后，又是一剑攻了出去。赵子原不由怒道：

“甄姑娘，小可容忍也有个限度，你不要迫人太甚！”甄陵青大叫道：

“便是迫你又怎样，我知道你武功大进了，现在可以目中无人啦，你何不干脆也把我杀了！”

他越说越气，出手的剑式也越加来得凶狠，并且剑剑都向赵子原要害部位下手，赵子原实是忍无可忍，喝道：

“你也该讲讲理才是！”

手臂一圈，呼地拍出一股飚风。

要知赵子原此刻武功大进，举手移足之间都是精妙招式，甄陵青的剑式吃他强力一震，所有招式尽都被封了回去。甄陵青呆了一呆，道：

“赵子原，我打不过你，但你记住今天的仇恨，我如不能找你算账，便有如此剑！”

“啪”的一声，长剑一折为两，甄陵青恨恨一跺脚，如飞向山下奔去。

赵子原叫道：

“甄姑娘……”

甄陵青哪还理睬，娇躯在山中晃了几晃，刹时不知去向。赵子原叹道：

“误会，误会，这场误会要我怎样向她解释清楚？”他怅然出一会神，思前想后，心中大是颓丧，暗忖今夜之事必是那黑衣所为，但那黑衣人又是谁？

他紧紧皱着眉头，心道：

“那人会使‘沧浪三式’？难道他是金鼎爵？”

想到这里，随又摇摇头道：

“不可能，不可能，那黑衣人如是金鼎爵，焉有见了我还故作神秘之理，这必是甄陵青有意加我之罪，故意把话来套我！但那人既非金鼎爵，以甄定远之身手，在当今江湖上能够杀死他的实在寥寥可数！”

他首先想到摩云手，继而想到武啸秋，这两人似乎都不可能，因为甄定远正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焉会出手杀甄定远？

前面两被他想象中的事实所推翻，他情不自禁便想到谢金印身上，但他迅又摇了摇头，自语道：

“不可能，不可能，在那种情形之下，他怎么可能还活？只是这就怪了，除他们三人之外，还有谁会对甄定远下手？”

赵子原百思不得其解，目光落到甄定远身上，但见他身上染满了鲜血，

只是面孔仍和平常无异，不由心一动，当下走过去轻轻往甄定远脸上一抹，目光一瞥之下，他险些为之惊叫出声。

原来那是另外一张脸，这张脸他虽未见过但却与传说中的司马道元无异，他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心道：

“司马道元？他会是司马道元？那么甄定远便是司马道元的化身了？”

要知他对司马道元的长相并不熟悉，是以还不敢肯定，不过他现在敢于确定甄定远是冒充的，至于这人为什么要冒充甄定远，那就非他所知，他有了这一发现，心中虽然窃喜，但却更把他带进五里雾中。

他不禁有些追悔，心道；

“我刚才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一步，假若那时能注意及此，使甄陵青明了眼前情况，那又多好？”

他想到这里，脑中立刻想起一件事情，今夜之事，一与黑衣人有关，一与甄陵青有关，反正两人都刚从此地离去，自己只要找着其中一人，对太昭堡这件惨案都会找一个结果！

一念及此，当下再不停留，飞身掠下了山岗。

到了午牌时分，他仍然未发现甄陵青和那黑衣人的踪影，此刻前面已到了一处小镇，赵子原举步走了进去。

那小镇人口不多，赵子原好不容易找了一家客店，他进去的时候，店中已坐了不少人。

伙计哈着腰把赵子原带到一个僻静的坐头，赵子原要了些酒菜，他游目四顾，依然没有发现甄陵青人影。

不一时，伙计把酒菜送上了来，赵子原一面吃一面想，暗忖自己一路行来脚程不可谓不快，四下又并无岔道，若说那黑衣人和甄陵青已投别路而去，是根本不可能之事，如我于此地还追不着他俩，则要想在前路去追那就非常困难了。

按理说，太昭堡的人全部死光，对他实是一大好处，因为至少对他今后重振太昭堡减去不少阻力，只是赵子原这人心地忠厚，深觉那黑衣人下手太重，别人不知，定会以为太昭堡上上下下都是他杀的，他以后在江湖上行走，势必受到骂名。

他一边吃一边想，忽听蹄声得得，两骑快马由远而近，刹时在门外停下，时间不大，两名奇装异服汉子走了进来。赵子原目光一扫，只见走在前面那人正是狄一飞，后面那人年龄比狄一飞还大，却不认识。

两人好像有急事赶路，进门之后便呼叫快拿东西来吃，赵子原把身子侧过一边，好在店子里面人多，狄一飞心中又有急事，一时竟忽略了赵子原的存在。

只听狄一飞道：

“二哥，四爷还没碰着他们么？”

那二哥道：

“还没有。”

狄一飞叹道；

“这一次事件，咱们办的并不若何顺利，不然的话，怎会劳动四爷大驾亲自出动，唉……”

那二哥挥挥手道：“算了，一切见了四爷再说吧！”

狄一飞果然不再说话，东西送上，狄一飞和那二哥狼吞虎咽大嚼，两人

竟是半滴酒也不沾。

赵子原心道：

“这狄一飞乃是鞑子，他口中的二哥自然也是他的同胞了，听他口气，那四爷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似乎十分尊隆，此人如今也到了关内，只不知那四爷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觉得眼前事情十分蹊跷，因为狄一飞曾说这次事情办的并不顺利的话，那么他们又办什么事情？

种种问题萦于脑际，赵子原反正要追人，追人也没有一个确切方向，所以他打算跟踪狄一飞一段再说。

没有多久，狄一飞和那二哥已吃完了饭，片刻也不停留的忖账离去。

那二哥和狄一飞是投东面去，出了镇子，快马加鞭，向前飞驰，赵子原自不放过，在后远远跟着。

前行约二十多里，狄一飞才和那二哥把马速减慢，原来前面已是一座县城，只见狄一飞和那二策马而入。

赵子原跟着奔了进去，只见街道人群熙攘往来，十分热闹，那二哥在前，狄一飞随后跟着，进入一座客店。

赵子原抬眼一望，见那客店十分气派，只是门前冷冷清清，想必已被他们整个包下来了。

赵子原暗暗忖道：

“那四爷好大的气派，一下便把整个店子包了下来，我倒要瞧瞧他究是何许人物？”

此刻时间尚早，他自不便到店子里而去刺探，当下绕着街上打了一转，来到一座广场，广场里面挤满了人，有买小吃的，也有玩杂耍的，其中有一处地方围满了人，原来是一名丐者正对着一群观众大谈捉蛇经。赵子原一见，不由心中一动，忖道：

“飞斧神丐，他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飞爷神丐此时也发现了赵子原，但他假装未觉，向左侧抛了一个眼色，赵子原会意，向左行去，但见在一小酒店内，赫然坐的是布袋帮主龙华天。

赵子原拱手道；

“帮……”

龙华天十分机警，见赵子原走来，立刻截口笑道：

“人生何处不相逢，老弟来的正好，咱们干几杯！”赵子原见龙华天神色有异，知道事出有因，当下也故意笑道：“奉陪，奉陪！”

龙华天挪开一张凳子，随叫伙计拿了一副碗筷，并切了两斤黄牛肉，赵子原悄声道：

“前辈何时来此？

龙华天道：

“今午才到，小哥呢？”

赵子原道：

“小可刚刚才到。”

龙华天道：

“小哥是路过么？”

赵子原道：

“小可本是追赶两个人，不意一路行未，未见那两人踪迹，正不知如何

是好之时，正巧碰见了狄一飞！”

龙华天道：

“因而小哥便跟来了是么？”

赵子原点了点头，这时伙计已将碗筷送上，赵子原替龙华天斟了一杯酒，然后在自己面前也斟了一杯。

龙华天举了举杯子，道：“来，咱们一边喝一边谈，反正时间还多的很。”

两人对饮一杯，龙华天目光转了两转，道；

“小哥适才说是追人，但不知追的是谁？”

赵子原把太昭堡的事详详细细说了一遍，龙华天一听不由紧紧皱着眉头，半晌之后才道：“小哥，依我看，这两个人你都不必追了！”

赵子原怔道：“何以故？”

龙华天道：“说出来也许你不会相信，你道那黑衣人会是谁？”赵子原道：“小可想了很久，便是想不出来。”

龙华天迟疑了一会，始道：

“小哥欲夺回太昭堡之事，知悉的人已经很多了。”赵子原道；

“这个小可倒不曾注意及此。”

龙华天道：

“小哥虽不曾意，但外界却传说甚盛，除那个冒名为甄定远的司马道元之外，只有一个人对此事特加注意。”

赵子原忙道：

“谁？”

龙华天不慌不忙的道：

“谢金印！”

赵子原心头大震，脱口道：

“难道他真还没有死去？”龙华天摇摇头道：

“他是不是死了，连我也不敢遽下定论，不过从眼下情形看来，他还活在世上的成份居多。”

赵子原吃惊的道：

“前辈此说也有根据么？”

龙华天道：

“我有两个根据，第一，在当今武林能致甄定远亦即司马道元于死命的高手还不多见，摩云手武啸秋虽有这种可能，但他们正是一丘之貉，何能自相残杀？”

赵子原点点头道：

“这个小可也曾想过。”

龙华天顿了一顿，复道：

“是以根据这种推测，惟一的可能便只有谢金印！”赵子原心中微动的道：

“他为什么要向太昭堡下手呢？”

龙华天叹道：

“这件事说穿了也不值什么，他可能自觉欠小哥以及令堂太多，今既闻小哥有收回太昭堡之意，那便借箸代筹了。”赵子原神色凝重的道：

“前辈此言甚是有理，但不知第二个根据又是什么？”龙华天道：

“小哥当知太昭堡当初系毁于何人手下？”

赵子原道：
“自然是他无疑！”
龙华天笑道：
“那不就得了么？太昭堡既毁在他手下，那么他现在留还小哥一个太昭堡，此理不是极通吗？”
赵子原默然不语，不禁默认龙华天见解正确。
龙华天顿了一顿，又道：
“我刚才之言全系猜测，对与不对，小哥不必介怀，不过那司马道元如是当时果真没死，而他又冒充甄定远之名在江湖上出现，其中倒是令人猜疑。”
赵子原沉吟一会，道：
“依前辈之见如何？”
龙华天摇摇头道：“我对此事一无所知，要猜也无从猜起，不过司马道元这人，从前所为所行倒是不错，自他以甄定远名头出现之后，行为大是乖谬，有一段时间甚且以职业剑手名义出现，想来其中不无道理。”赵子原点头道：
“不错，更何况他又与摩云手武啸秋两人同流合污，小可还听说有种传闻，他们三人与燕宫西后还扯上了关系，据说将对整武林有所不利！”
龙华天猛呷了一口酒，道：
“那就对了，小哥可知事实已迫近了么？”
赵子原心动的道：
“什么事实迫近了？”
龙华天忽然把声调压低，道：
“今日此地，女真来了位大人物，听说此人与燕宫西后便有点关系！”
赵子原寒声道：
“女真的大人物是谁？”
龙华天神色凝重的道：
“只听说他们叫那人为四爷，但是据老要饭的手下报告，此人乃是女真少年高手之一，身份是女真王朝四王子，名字叫泰吉。”赵子原怔了一怔道：
“泰吉？这名字实在陌生的很！”
龙华天笑道：
“女真和咱们采取敌对态势，咱们对他们知道的太少，那泰吉究是何许人物，不但小哥没有听过，便是我这老要饭的，一生跑遍大江南北，也从未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
赵子原道：
“前辈可知那泰吉到此何事么？”
龙华天沉声道：“听说此人微服入关，一路不露行藏，但最后仍被咱们打听出来，眼下此地高手云集，人人均欲置他于死命，但此人却也机警，自入店后便不再出现，据各方传抵此间消息，他可能与摩云手等人暗中联络，像摩云手这种人物都甘愿受人收买，中原武林不是岌岌可危了么？”
赵子原铁青着脸孔道：
“前辈这么一说，晚辈倒又想起一件事来。”
龙华天道：“什么事？”
赵子原肃容道：

“摩云手和西后等人也曾为魏宗贤效命，而如今他们又和这泰吉扯上关系，我辈此刻倒担心泰吉此行是否会和魏宗贤拉上线，设若真的如此，则大明天下危如垒卵矣！”

龙华天脸色微微一变，道：

“可能，可能。”

他突然沉思不语，原来就在这时，一个儒衫少年走了进来。那儒衫少年行为潇洒，气度不凡，来到近处，拱手道：“两位雅兴不浅，在下来此，想必两位不反对吧！”龙天华干咳一声道：

“自然，自然！”

那儒衫少年微微一笑在一侧坐下，道：

“在下林高人，世居边荒海南，久闻丐帮布袋帮主大名，今日一见，诚三生有幸！”

龙华天心中一动，暗忖此人世居海南，能知丐帮之名固是不错，然而对我怎能见面就认识，其中实是大有文章。他心中甚疑，口中却道：

“好说了，好说了！”

林高人复转脸对赵子原道：

“一探天牢，两击魏宗贤之九千岁府，这位兄台想必是赵子原大侠了？”

他一时称兄，一时又以大侠相称，对赵子原尊敬之极，赵子原为人腼腆，微微笑道：

“不敢，小可赵子原！”

林高人道；

“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赵兄人中龙凤，在下能结识赵兄这等英雄，实生平一大乐事！”

赵子原道：

“兄台谬奖，小可实不敢当。”

龙华天接道：

“林兄此行是路过抑或另有要事？”

林高人道：

“在下原是路过而已，不意抵此后，发觉此地风光大是不错，所以在下临时决定留下来到各处瞧瞧！”

龙华天和赵子原都知他那“风光不错”之言，实乃另有用意，龙华天笑道：

“然则兄台瞧着什么了么？”

林高人道：

“交通发达，人文荟萃，的确不失为一个大好所在，便拿今日这事来说，群英毕集，极尽一时之盛。”

赵子原道：

“然则兄台是有所为而来了？”

林高人道：

“躬逢其盛，自得多瞧上一瞧！”

说罢，也不待两人招呼，呼酒添菜，手面阔绰，刹时摆了一大桌，一面笑道：

“今日何日，今夕何夕，得与两位高人对饮，幸何如之？这一餐便由小弟作东便了！”说着亲自替龙赵两人把盏，殷殷劝酒，龙赵两人虽加意提防，

此刻也不便见拒,只是两人却喝着闷酒,心里一直在推测这林高人是何许人？来此是何心意？

那林高人谈笑风生，说天道地，一脸漠不在乎的神色，言谈之间，他对赵子原似乎着意巴结，态度亲密，慢慢的反而将龙华天冷落一旁。

龙华天老于世故，情知林高人用意全放在赵子原身上，但赵子原为人之机警他是知道的，心道：

“有了，何不便让赵子原来对付他！”

要知今夜之事，丐帮隐隐居于领袖群伦之地位，龙华天自然不能在此久留，借了一个机会，说道；

“两位一见如故，正好多多亲近，我老要饭的还有一点琐事待理，要先走一步了！”

赵子原说道：

“何不多坐一会？”

林高人也道：

“是啊，丐帮仁义布天下，在下正欲多请教益，龙帮主缘何竟而言去？”

龙华天笑道：

“我们要饭的，比不上你们少年哥儿，坐下来可以谈个一天半日，我老要饭的在这里虽然有人请客可以填饱肚子，但那些徒子徒孙可就得挨饿了，少陪，少陪！”

一面说一面以眼色示意，拱了拱手，告辞而去。

赵子原忖道：“龙前辈去时频频以眼色示意，可能便是要我暗中注意此人，我何不将计就计，也和他亲近一些。”林高人叹道：

“在下久仰丐帮之名，原欲多多亲近，殊不料龙帮主匆匆便走，在下颇感失望得很。”赵子原道：

“龙帮主一生遨游天下，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便是小可也是在此间偶遇，他这匆匆一走，小可正与林兄同感。”林高人点头道：

“英雄所见略同，在下有一事请问，赵兄来此是路过还是另有所为？”

他十分会做作，明知问问这句话会引赵于原的疑心，说过之后，频频举酒劝饮。

赵子原精明到极点，闻弦而知音，当即说道：

“小可目的正与林兄不谋而合，原是路过，只因见此风光不错，所以便留下来了！”

林高人哈哈笑道：

“巧极，巧极，来我敬赵兄一杯！”

赵子原笑道：

“小可与林兄意志不谋而合，此杯该小可相敬。”

林高人举道：

“彼此，彼此！”

一仰脖子，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赵子原也举杯一饮而尽，问道；

“林兄到此地已有多久？”

林高人道：“在下到此还不及两个时辰。”

赵子原心中微动的道：

“然则林兄尚沿未投店了？”

林高人点点头道：

“正是，赵兄投店了么？”

赵子原笑道：

“今日之事偏多凑巧，小可亦未投店……”

刚刚说到这里，忽见两名青衣大汉走了过来，赵子原语音一顿，双目立刻注视那两人。

那两人走到旁边，躬身道：

“公子……”

林高人挥手道：

“罢了，文华，文章，你俩见过中原武林第一人杰赵子原大侠！”文华和文章神色顿时一紧，躬身道；

“下佣见过赵大侠！”

赵子原侧身一让，忙道：

“不敢当，不敢当！”

嘴里这样说，心中却想这林高人的来路果十分神秘，文华和文章衣着华丽，两人神光外露，皆非佣人之貌，但两人都偏偏以佣人姿态和我相见，只不知这林高人实是何等身份？

林高人笑道：

“赵兄何需如此多礼，来，咱们喝酒！”

文华道：

“公子……”

林高人忽地脸色一沉，道：

“怎么啦？我在这里喝酒也不成么？”

文华和文章一齐躬身道：

“下佣不敢！”

林高人笑道：

“那便是了，你们去玩你们的，时间到时，我自然会来与你们会合。”

他喜怒无常，赵子原看的暗暗心惊，尤其对文华和文章兄弟说的那几句话，更引起他极大的怀疑，当下说道；

“林兄不必勉强，如有急事，小可便请作别！”

第六十七章　大吃一惊

林高人忙道：

“没有的事，这两个东西平日花天酒地惯了，而且每到一处，玩了玩便想走，我虽是他们主人，有时还得听他们的，真是岂有此理！”

文华和文章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站在那里脸色发青。林高人说过之后，忽从身上取出一锭元宝，又道：

“这总该够了吧，好好去玩吧，到时不要让那些窑子的姑娘迷得忘了方向才好！”

文华双手接过银子，和文章战战兢兢退了下去。

赵子原笑道：

“想不到贵管家也爱些风花雪月之事！”

林高人叹道：

“都是我把他们宠坏了，若是家父在这里，这两个东西老在这里噜嗦，只怕早把他们嘴巴打烂了。”

赵子原道：

“这样看来，令尊大人家规矩必定森严无比了！”

林高人道：

“家父处事素来严谨，倒是我们儿子辈不争气，常常背着他老人家做出些不应该做的事。”

赵子原一笑道：

“原来林兄还有许多兄弟？”林高人马上憬悟，暗想这姓赵的真个厉害，竟在不知不觉中套起我的身世来了，当下微微一笑道：

“在下兄弟三人，姐妹却有七人之多。”

赵子原道；

“人丁兴旺，林兄谈吐不俗，果是出身大家之人。”林高人把话锋一转，道：

“今日相逢，咱们尽谈这些干吗，小弟有一请求，不知赵兄应允否？”

赵子原道：

“林兄如有所教，但说无妨。”

两人又饮了一会酒，赵子原摇摇头道：

“小可不胜酒力了！”

林高人微微一笑道：

“赵兄客气！”

说着，两人一连又喝了几杯，此是夜色已深，林高人拍了拍肚子喃喃的道：

“酒逢知己，千杯难醉，饱矣，饱矣！”

说着，从身上摸出一锭银子，往桌上一放，叫道：

“店家，这个都给你吧！”

那锭银子至少也在十两以上，似此等阔绰手面，赵子原还是初次见到，不由又增加几分疑心。

这时那叫文华和文章的人走了过来，林高人皱皱眉头道：“你们又来干什么？”

文华躬身道：

“公子，你忘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了吗？”

林高人笑道：

“我几时忘了？去告诉他们，不要等我，说我今天没空，叫他们自己上路吧！”文华颤声道：

“公子……”

林高人怒道：

“怎么？难道你还管起我来了吗？”

文华哪敢吭声，连应是，随和那叫文章的人一道离店而去。赵子原歉然道：

“为了小可，兄台几误大事了！”

林高人摇摇头道：

“这哪里会误什么大事，说出来倒叫赵兄好笑，小弟生平喜爱交游，这路行来，见着一些纠纠武夫便相攀谈，谁知这些人中看不中吃，加之天生好吃懒做，竟然一路跟定了小弟，适间大概又有什么武林人物要找小弟，其实说穿了，这些人不过图混一餐而已！”赵子原道：

“事前可是约定了么？”

林高人道：

“鬼才和他们约定！”

顿了一顿，又道：

“赵兄，你这个朋友小弟交定啦，咱们此刻酒醉饭饱，不妨找个店有投宿下来，作个抵足而眠如何？”

赵子原明知林高人来路神秘，但被他这么苦苦纠缠，也不由暗暗叫苦，不管怎样，人家表面意是盛情感人，如然见却怎么样也说不过却，沉思有顷，当下只好说道：

“只要林兄方便，小弟焉不从命！”

林高人哈哈笑道：

“好说，好说，咱们目的相同，这便开始先到各处走走如何？”赵子原道：

“但凭林兄主意。”

林高人哈哈一笑，于是两人缓步向前行去。转过街角，忽听一人叫道；

“赵大侠，赵大侠……”

赵子原一怔，循声望去，却见一名乞丐正向他招手。林高人道：

“赵兄快去瞧瞧，大概丐帮弟子有什么话要对赵兄说！”赵子原道：

“林兄请稍候一会，小可去去便来。”

赵子原前脚一走，林高人忽然伸手拿出一样东西，在墙壁上划了三个圈子，也不知那圈子是代表什么意思，赵子原正往前走，自然料不到他会在暗中做手脚，赵子原来到那乞丐身边悄声问道：“兄台何事相召？”

那乞丐道：

“敝帮主持着我知会赵大侠，大街上客栈那伙人突然起程了。”赵子原惊道：

“走了多久了？”

那乞丐道：

“便是刚刚走了不久！”

赵子原皱皱眉头道：

“怪事，怪事，他们本无去意，为何会在突然之间离去，龙帮主没有说别的话了么？”
那乞丐道：
“没有，帮主除了跟踪那伙人之外，便是叫小的问问赵大侠，那姓林的究竟是什么底细？”
赵子原苦笑道：
“说来惭愧，小可到现在还弄不清楚！”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事，又道；
“请转告龙帮主，便说此人举止阔绰，连他的两位佣人亦复如此，我在侧面冷眼旁观，那两个佣人也都是武林高手所乔扮！”那乞丐寒声道：
“如此便非常可疑了！”
赵子原点点道：
“不错，据我眼前观察，那姓林的好像有意牵制我，但我一直不知他是什么用心？”
那乞丐道：
“赵大侠请多注意，小的不便久留，便此拜辞！”
赵子原拱手道：
“有劳！”
那丐帮弟子转身走了，赵子原走了回去，他心中早有盘算，旋对林高人道：
“林兄久等！”
林高人笑道：
“大概龙帮主有什么要事想告吧？”
赵子原心中微动的道：
“不错，他已走了！”
林高人故作吃惊的道：
“他走了？莫不是前面有事么？”
赵子含蓄的道；
“那丐帮弟子倒未言明，不过小可心中一直在想，设非前面有事，龙帮主绝不会走的这么匆忙！”
林高人沉吟一会，道；
“然则，咱们要不要跟去瞧一瞧？”
赵子脑中一转，道：
“林兄之意如何？”
林高人道：
“悉听尊便。”
赵子原道：“咱们跟去瞧瞧热闹也是好的！”
林高人道：
“有理，有理。”
两人奔驰了一会，堪堪奔出五六里地面，赵子原目光一扫，身子倏然顿住。
林高人大步跟上，道：
“出了什么事？”
赵子原冷冷道：

“这里死了两个人！”

赵子原并不认识地下两人是谁，只因见那两肩头都被劈断，显见是受重兵器所伤，赵子原心想这是何人下的毒手？林高人忽然呼道：

“前面好像还有尸体！”

赵子原一惊，果见前面又躺了三具尸体。

那三具尸体死状几乎和眼下两具相同，都是被人用重兵器所伤。

赵子原没有说话，举步而行，哪知走了一段路，竟然再也没有发现尸体，不由大感奇怪，忖道：

“怪了，这里怎么又没异样？”

林高人心中只是冷笑，暗忖摩云手在前面杀人，后面有人替他搬尸，这种一真一假、一正一反的布局，便是你赵子原想破了脑袋，只怕也想不出来。

心里这样想，嘴里却道：

“是呀，若是前面发生事故，按理沿路之上该能连贯的起来，怎的前面死了人，而后又没异样呢？”

赵子原迷惑的道：

“当真令人费解！”一面说一面向前走去，忽然看见一处树林旁集体倒了七八人，赵子原大步抢了过去，骇然见那七八具尸体中竟有半数以上都是丐帮弟子的尸体，不觉心头一懔，呼道：“丐帮弟子，丐帮弟子，这么一来，龙帮主只怕也危险了。”林高人道：

“赵兄看出他们是被何人所杀么？”

赵子原冷笑道：

“鬼斧大帅摩云手的手法，能够骗得了旁人，在我赵子原面前他却无从遁形，走，咱们到前面瞧瞧！”

说着，人已飞身而起！

他一直朝前飞奔，途中虽然也曾遇见零零落落的尸体，但赵子原绝未停下，林高人暗暗心惊，心想此人头脑机警，当真是个智勇兼备的人才，如能为我所用，何愁大事不成？

他早先认为赵子原只是一介武夫，谁知现在越看，越把观念改变过来，两人一前一后奔驰，时间不大，果听前面呼起金铁交鸣之声。

赵子原心中一急，喝道：

“在那里了！”

一提真气，四五个起落之间，人已掠了过去。

在一座树林旁边，地下横七竖八躺了二十多具尸体，有的还在呻吟，显然不未断气，林高人忙道；

“赵兄先到那边看看，待小弟救活伤者。”

赵子原应声道：

“多谢！”

身形一长，人已掠进树林，只见林中有一片空地，空地四周阴风惨惨，数十具僵尸挥动大斧正围攻龙华天等人。和龙华天一被围的只有五六个人，其中包括飞斧神丐和觉海大师，另外三名道者，一老两少，似是武当派的“武当三剑”。那些僵尸共有二十多具，举手投足，配合的十分佳妙，把龙华天等人围住，龙华天他们显在突出重围。龙华天等人正感难以支持，忽见赵子原来到，不由精神大振，奋力挡开僵尸围攻，叫道：

“小哥来的正好．咱们今夜可上了大当！”

说话之时，只见两名僵尸顿时被震退，随问道：
“怎么上了大当？”
龙华天道：
“他们今夜使用的是空城计，故意驾车离开那间投宿客店，将咱们诳到此地，实则暗中早埋伏了高手。”
赵子原道：
“前辈说的可是摩云手？”
龙华天道：
“不错！”
赵子原愤然道：
“先解决这些僵尸，待会小可再去找摩云手算账！”
忽听一人冷冷的道：“何必待会，便是现在又有何不可！”声落人现，只见摩云手大步从林木深处走了出来。
这时又有四具僵尸向赵子原扑来，赵子原大喝一声，右手挥出一记“沧浪三式”，左手微动，震绝天下的“九玄神功”已挥了出去！剑光镣绕，掌风如雷，只见黑影连闪，登时有五六具僵尸不是被“九玄神功”所击倒，便是被赵子原剑气所伤，发出阴恻恻惨叫，相继跌下地去。
摩云手冷冷的道：
“好功夫！”
他脸上罩满杀机，一步一步欺了过来。
那五六具僵尸被赵子原击倒，其余僵尸攻势随之也顿了一顿，龙华天等人得此空隙，飞身弹退。赵子原道：
“几位且休息一下！”
摩云手道：“不错，有他们插在中间，反而感到碍手碍脚！”
龙华天叫道；
“赵小哥，提防他使诈！”
摩云手冷哼道：
“老夫几曾使过诈来？”
龙华天嗤声道：
“亏你自命不凡，便是今夜你不就使诈了么？”
飞斧神丐接道：
“想不到一个堂堂摩云手竟是宵小之辈！”
摩云手不屑的道：
“今宵之事却是你们找上老夫，老夫何曾去找你们！”觉海大师合计道：
“善哉，善哉，老衲有一言相询，不知大帅可否肯据实以告？”摩云手洋洋自若的道：
“大帅究竟要问什么事？”
觉海大师道：
“敢问大帅今日车中所坐何人？”
摩云手哂然道：
“出家人也太爱多管闲事，大师问此则甚？”
觉海大师道：
“非是老衲多管闲事，只因车中人不但关系中原武林至巨，并且关系整个大明山河，老衲虽方外之人，亦不得不多此一事。”摩云手呵呵笑道：

“原来诸位今宵追赶老夫的马车，便是为了此等大事，依诸位看来，今宵车中所坐何人？”

觉海大师庄重的道：

“女真国四王子！”

摩云手脸色一沉，道：“大师怎知车中坐的是女真国的四王子？”

觉海大师道：

“此事传说甚盛，老衲听说大帅收了那王子一批奇珍异宝负责一路之上把他送出去！”

摩云手冷哼道：

“大师是听何人所说？”

觉海大师道：

“出家人不打诳语，此事非但老衲知悉，便是丐帮龙帮主和武当派三位道兄以及今夜伤在大帅利斧之下的各路英雄豪杰，都知道的非常清楚！”

龙华天道：“正是如此！”

摩云手嘿然冷笑道：

“诸位众口铄金，老夫自不需置辩，但老夫有一事反问，设若车中坐的不是什么女真国王子，诸位又何以自处？”

飞爷神丐接口道：

“那除非你把车子赶过来打开让大家瞧瞧！”

摩云手沉思有顷道：

“好吧，老夫为人颇通情理，也实在不愿与少林武当以及丐帮为敌，这倒不是老夫怕了你们！”

突然举掌一拍，但听车声辘辘响起，早时那辆漆黑的马车驶了回来，车上共有两名驭者，摩云手挥手命马车停住，道：“诸位看清楚了！”

举手掀开车帘，龙华天等人一望，无不为之大吃一惊。

第六十八章　指鹿为马

在众人心目中之中，车上必然是坐的女真王子，哪知摩云伸手掀开车帘，众人一望，车上哪里有什么王子，赫然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那女人年逾三旬，虽是徐娘半老，但却风姿嫣然，她微启樱唇问道：

“大帅，咱们行得好端端的，何以沿途一再生发事故？”摩云手道：

“好叫姑娘得知，他们今夜之所以沿途拦车，便是姑娘当作什么女真国的王子，以致引起满天的误会！”

摩云手年逾六旬，那女人虽是徐娘半老之人，摩云手仍把她称为姑娘，若在别人看来，就以为笑话了。

那女人笑道：

“贱妾如是变成王子，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么？”

摩云手道；

“是啊，可是偏生这些朋友要指鹿为马，老夫若不请姑娘亮亮相，这档子误会还不知要扯到何时了呢？”

那女人道：

“贱妾蒲柳之姿，倒不在乎出面现丑，如是换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黄花闺女，这个玩笑也是乱开了的么？”

她不待摩云手答话，顿了一顿，又道；

“眼前之人有道士，有和尚，也有要饭的人，唉，我虽然不大在乎，可也不成体统啊！”

说到这里，突然把车帘掩上。

两人方才一问一答，众人都无词以对，赵子原久久没有说话，此刻忽然插口道；

“龙前辈，请问诸位到此多久了？”

龙华天道：

“大约已有两个时辰。”

赵子原冷笑道：

“两个时辰为时已不算短，假若别人暗中将人掉换过来，诸位能够知道么？”

忽见车帝一卷，那女人又探出来头道：

“这位相公请了！”

赵子原淡然道：

“请了！”

那女人道：

“相公适间说贱妾换了别一个人，请问此话可有根据么？”赵子原道：

“今夜之事十分明显，还要什么根据？”

那女人脸色一变，道：

“这样看来，相公硬是往贱妾身上栽赃了？”

赵子原道：

“小可并无此意！”

那女人冷冷的道；

“然而，你刚才为什么要那样胡说八道？”

赵子原冷笑道：

“夫人如真愿小可发言，只怕与夫人面子上不大好看。”那女人突然一收严肃之容，格格笑道：

“方才鬼斧大帅呼贱妾为姑娘，相公一下将贱妾提升为夫人，想必相公已和外子有旧了！”

赵子原哂道：

“夫人别逞口舌之快，小可即使称呼有错，但无损事实！”那女人道：

“什么事实？”

赵子原大喝道：

“狄一飞，快把头抬起来，你以为扮成妇人，赵某便认不出你了么？”

众人心中为之一惊，忽见那两名赶车人中，一人笑道：“乖乖，好厉害的眼光，错非我姓狄的没有做什么犯法之事，如是做了什么犯法之事，还瞒得过你赵大侠么？”

赵子原哂道：

“狄一飞，你的行动瞒不过我赵某人，老实说，你和你的同伴今天从什么地方来？然后又投向何处？赵某都瞧得清清楚楚！”狄一飞心中至为吃惊，但他嘴上却道：

“赵子原，你胡说八道什么？”

赵子原振声道：

“狄一飞，你若再不说实话，赵某可要你好受！”

狄一飞哈哈大笑道：

“好说，好说，狄某岂是怕事之人！”

赵子原勃然大怒，一振长剑，银光闪闪，刷地一声连人带剑化作一道银虹，直向狄一飞射去！忽听一人哼道：

“你想干什么？”

大斧一挥，凌空劈去！

出手之人正是摩云手，他大斧挥动，闪光霍霍，只听“当”的一声，火花飞溅，赵子原被他半空一拦，去势一缓，那狄一飞已乘势翻下车来，赵子原却另外落在一个方位。

人影一闪，另一名车夫也翻了下来，冷笑道：“久闻赵兄大名，区区今夜正愿领教！”

赵子原冷笑道：

“狄一飞呼你为二哥，想必你在武功上要比他强过一筹！”那人淡然道：

“好说，好说！”

赵子原紧紧抓住长剑，侧首道：

“鬼斧大帅，尔等围击之事已明，大概你也不会旁观了！”摩云手不屑的道：

“对付你还不用咱们联手，狄兄、诸兄请后退一步！”龙华天哂道：

“但若你们要联手，咱们也不会空着！”

摩云手没有理会龙华天，待狄一飞和那人退出之后，只听他嘬嘴轻轻一啸，那十几具僵尸便舞着大斧绕着赵子原打起转来。由来驱使僵尸之事，都是摩云手两名助手为之，今宵由他亲自指使，四周气氛果然为之不同。

那些僵尸绕着赵子原打转，每转几步，大斧便挥动一下，其后越转越快，大斧挥动的也更加疾速。

刹时，赵子原已被道道黑影紧紧圈住，那十几具僵尸不断发出啾啾怪叫

之声，在疾厉的劲风的斧光辉映之下，一张张惨白的脸色益发显得恐怖怕人。
蓦地，只听摩云手一声厉啸，那十几具僵尸手中大斧突然变作横击，“嘶嘶”之事暴烈而出，在一刹那之间，赵子原周身上下已在那十余柄板斧笼罩之下！
这等威势可真非凡，龙华天等人都看的大是心惊！
飞斧神丐激动的道：
“帮主，咱们要不可相助赵小哥一臂之力？”
龙华天道；
“赵小哥一身兼数家之长，相信这点邪门道行还难不倒他！”觉海点头道；
“老衲也有此种看法！”
说话声中，只见剑光灿然而起，赵子原手腕疾振，一阵“叮叮”之声疾响而起，他也戳出数十剑之多，硬生生的接了那十几具僵尸一招！
他这一着实是大为不智，要知那些僵尸形如死人，出手之际，都以全力击出，而赵子原却要顾虑身旁的摩云手，心神微分，被四周僵尸全力一震，但觉气血翻涌，“蹬”的退了一步！那些僵尸虽然个个僵硬木然，可是行动却极快捷，一招得手，后面的劲力可更加来得强烈。
一步失算，此刻已完全夹在那些僵尸包围之中，赵子原一抖剑刃，挥出一招“下津风寒”，右手蓄满劲力，“九玄神功”已应势而出！在普天之下能挡他双手合击之人实是寥寥可数，更不要说这些僵尸了！
蓦地，一条人影冲天而起，大斧划了半道弧形，直向他身边罩落！
变生肘腋，饶是赵子原武功再高，只怕也难挡摩云手这一记凶狠的杀着。
龙华天暴喝道；
“老鬼敢尔！”
飞身一起，一掌直向摩云手拍去！
忽听一人冷哼道：
“慢来，慢来！”
正是狄一飞声音，声随人转，一股强劲掌风直袭向龙华天命门大穴。
这一来，龙华天要救人已十分困难，不得不回身自保，觉海大师大怒，宽大的身形跟着飞纵而起。
那个狄一飞称作称作二哥的人却冷冷的道：“还有在下呢！”
飞身迎去，两人在空际一触，“蓬”然声响，双双跌落下地，那边的龙华天和狄一飞也没有两样，两人也是一震下地，由此一来，赵子原处境仍极危险！
殊不知赵子原早已料到摩云手一斧劈到，他剑势上击，“当”然声响，摩云手那一斧竟被赵子原带过一边！
摩云手嘿然一声冷笑，半空之中一个盘旋，“呼呼呼”一连劈空三斧，这三斧分从不同的角位攻击，当真风雨不透，妙到毫巅。赵子原处于上下夹攻之下，适时劈出一道“九玄神功”，四名僵尸应掌而倒，跌至七八尺之外，但摩云手那三斧恰恰填上这个空档，是以仍把赵子原紧紧裹住。
赵子原目眦欲裂，一声暴喝，剑锋涌起，从摩云手如山的斧光之中突破一线，人已仰冲而起。
他身子刚刚冲起，忽见一条黄衣人影一闪，叱道：
“倒下！”

事起突然，非但一旁的龙华天等人想不到，便是赵子原只觉腰间一麻，真气一泄，仰天栽倒下去！

觉海大师飞身接住赵子原的身体，目光一扫，不觉心头大震！赵子原双目垂闭，气息已十分微弱。

觉海大师连忙替赵子原推宫活血，那女人冷笑道；

“和尚，你别做梦了，赶快去买付棺材替他收尸吧！”觉海大师恨声道：

“女施主乘人之危突施暗袭，好卑劣的手段！”

那女人淡然道：

“你再骂也没有用，赵子原一死，你们少林也快啦！”觉海大师心头一震，道：

“此话怎说？”

那女人冷冷的道：“现在对你说也没有用，你只管等着瞧好了！”

狄一飞插口道：

“何不现在将赵子原击毙，以绝后患！”

那女人冷笑道：

“放心，他的生命最多不会超出一个时辰，咱们走吧！”龙华天、觉海大师和武当三剑等人都未料到那女人武功如此之高，欲想和她拼斗，又衡量了一下眼前情势，赵子原伤重不起，自己这边如无赵子原支撑，根本不堪对方一击，纵然拼也没有用，眼下之急，当是以救人为是。

摩云手哈哈笑道：

“姑娘有此自信，那便成了！”

狄一飞朗声大笑道：

“一个时辰之后，赵子原便从江湖上除名了，哈哈！”说着，和那二哥飞身跃上车座，那女人早已回到车中，摩云手挥了挥手，但听车声辘辘，转眼走的不知去向。觉海大师急道：“赵施主伤势甚重这却如何是好？”

武当三剑走过来察看了一下伤处，三人都摇了摇头，表示看不出一个所以然，默然而退。

原来赵子原被那女人指风戳中之处，只有米粒大小一颗红点，余外并无伤痕，但赵子原就是昏迷不醒，而且脸孔也越来越苍白。龙华天叹道：

“我老要饭的跑了一辈子江湖，就不知天下有谁使用这种神奇的武功，看来赵小哥这条命难保了！”

飞斧神丐道：

“咱们空急也没有用，不如把他救回县城去，看看有没有高明的大夫可以救治？”

龙华天摇摇头道；

“这只怕没有用，要知赵小哥并非一般普通伤势！”觉海大师道：

“不管怎样，我少林还练有一种疗伤圣药，名唤‘玉骨散’，待老衲先试一试再说！”

龙华天大喜道：

“既如此，但请大师赶快一试！”

觉海大师探手入怀，取出一个小小的白玉瓶，正待把瓶中的药丸替赵子原灌下，忽听一人叫道：

“使不得！”

众人一惊，循声望去，只见林高人缓步走了过来。

觉海大师道：
“此人是谁？”
龙华天道；
“此人名林高人！”
说着，忙又悄声把林高人种种可疑之处概要的说了出来，觉海大师和武当三剑以及飞斧神丐一惊，都不觉心头一震。就在这时，林高人已走到近处，龙华天等人自不便再说什么，倒是林高人态度泰然的道：
“龙帮主，请恕在下迟到一步！”
龙华天淡然道：
“林兄客气了，即使林兄早到一步也是一样！”
林高人笑了一笑，道：
“在下和赵兄一道来，赵兄赶到此地来应援，在下便在那边抚死疗伤，那一堆人之中，在下只救活了三个总算尽了点心力了！”他不理龙华天冷漠态度，自管自说着，龙华天心中一动，暗忖他和赵子哥一道来，原来在那边疗伤了！
觉海大师原本对林高人起了怀疑，此刻听他这么一说，疑念打消了不少，当下说道：
“老衲适间正待给赵施主服药，林施主缘何阻止？”林高人正色道：
“不瞒大师说，在下幼习歧黄，对于多般疑难还有点心得，深知在一种伤处不大，但伤势甚重情形之下，若不先为细心观察，遽而服药，这对伤者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他说的头头是道，不由众人不信。
觉海大师朝龙华天望了一眼，那意思是说：
“阁下意思如何？”
龙华天沉思有顷，道：
“好吧，那便请林兄瞧瞧，不过据那出手之人所言，赵小哥伤势最多只能挺一个时辰！”
林高人笑道：
“有些人偏爱危言耸听，待在下一瞧便知分晓。”
龙华天道；
“但愿如此！”
话虽这样说，但他全身上下却蓄满了功力，只要林高人稍对赵子原有不利举动，他便准备猝然一击！
觉海大师和武当三剑以及飞斧神丐都充满了戒备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林高人纵然心存不轨，也无所施其技。林高人俯下身去在赵子原伤处仔细望了一望，他神色十分凝重，龙华天大为担心，问道：
“林兄，情势如何？”
林高人长长吁了一口气道：
“也许出手那人说的不错，赵兄至多只有一个时辰的生命！”觉海大师关切的道：
“林施主看出端倪了么？”
林高人道：
“出手之人指法特别，诸位可听说过有‘凤尾指’这门武功么？”此话一出，众人不由大吃一惊！龙华天脱口呼道：

“凤尾指，你说的是燕宫西后擅用的‘凤尾指’？”众人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那么按照这样说来，刚才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就是燕宫西后了？

觉海大师叹道：

“太令人不可思议了，想不到当今两大高手联手合谋赵施主一人，唉……”

飞斧神丐道：

“赵兄还有救么？”

林高人道；

“在下可以一试，不过……”

龙华天忙道：

“怎么样？”

林高人道：

“在下等会施救赵兄之时，受不得一点打扰，所以最好请诸位警戒四周，不管有什么响动，都不要惊动在下。”龙华天听的一呆，暗想这明明是他有意遣开我们，然后好向赵小哥下手，我们怎能答应？

觉海大师心中也有同感，不过他为人比较老练，当下说道：“这话也说得是，这四周警戒便由老衲和武当三道长担任，林施主附近也不能少人，那便由龙帮主和飞斧神丐负责如何？”林高人微微一笑道：

“很好，很好！”

觉海大师点了点头，和武当三剑分向四周散去。

龙华天和飞斧神丐相互打了个招呼，两明是警戒外面其实却是戒备林高人的行动。

林高人也没多说话，缓缓从身上取出四根银针，那银针细如牛毛，他五指紧握，便待向赵子原伤口扎去！龙华天忙道：“且慢！”

林高人道；

“帮主有何见教？”

龙华天道：

“敢问那是银针？”

要知细如牛毛之银针，多半作为暗器害人之用，以龙华天见识之广，尚不闻有用这种针替人治病的。

林高人笑道：

“莫非帮主信不过在下么？”

龙华天脸孔一红道：

“林兄见怪，事实需要，我老要饭的不得不问。”

林高人叹道：

“事已至此，帮主对在下尚诸多疑心，颇使在下失望的紧！”顿了一顿，复道：

“要知赵兄所中之‘凤尾指’，普天之下除了那用指之人可以医治之外，便连在下也没有把握。”

龙华天道：

“林兄放心医治，我们再不打扰就是！”

他此刻已把问题想通，最简单一个理由便是，林高人如要害赵子原，根本就用不着现身而出，让赵子原自生自灭而死不就行了？

他说过之后，挥了挥手，和飞斧神丐退出两丈之外，不过两人仍分成一

东一西采取夹击之势，假若林高人要使奸，两人猝起发难，自信还可来得及。

林高人待两人退出之后，神色凝重的将那四只银针一只一只的插了下去，然后，他以手掌抵住赵子原“灵台穴”，盘膝而坐，阵阵真力已传了出去。

龙华天奋不顾身和飞斧神丐在不远处站着，一直注视着林高人的动作，时间不大，两人似是听到林高人嘴里发出一阵低喘。龙华天暗自忖道：

“我真是错怪他了，原来他真心替赵小哥疗伤……”念头未定，忽听那边的觉海大师低喝道：

“什么人？”

只听一人冷冷应道：

“老夫武啸秋！”

龙华天心头大震，暗忖此时此地来了这个魔头，这却如何是好，却听觉海大师沉声道：

“武施主请留步！”

那武啸秋嘿然冷笑道：

“这又不是少林禅院禁地，老夫为何要留步？”

龙华天一抛眼色，飞斧神丐飞身奔了出去。

龙华天暗暗焦急，心想林高人行功正到紧要关头，此时老怪武啸秋撞了进来，只怕前功尽弃。

飞斧神丐奔了出去，目光一扫，但见除了武啸秋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奇装异服的老者，那老者装束极似云贵一带之人。飞斧神丐一生见多识广，就不知那奇装异服的老者是怎么样的人物？武啸秋朝飞斧神丐瞧了一眼，冷笑道；

“原来还有丐帮高人在此，那便更热闹了！”

飞斧神丐恨道：

“你待怎地？”

武啸秋笑道：

“老夫便是随意走走也不成么？”

觉海大师合什道：

“阿弥陀佛，老衲方才已对施主言明，那边有人清修，不宜打扰，请武施主从权！”

武啸秋哂道；“天下人走天下路，老夫就不相信你少林和尚竟做起拦路强盗来了？”

这话说的很重，要知少林僧人一向自视甚高何曾被人指为强盗，觉海大师修养功夫再好，也不禁脸上变了颜色。觉海大师佛然道：“武施主说话最好客气些！”

武啸秋冷冷的道：

“怎地，老夫说错了么？你如不拦路，老夫会说你什么来着？”飞斧神丐怒道：

“武院主，你别用话扣人，今宵此举，分明你是有意挑起是非！”武啸秋怒道：

“你们指白为黑，却反而讲起老夫的不对来，哼哼！真是岂有此理！”

说着，大步往前走去！

觉海大师沉声一拦，道：

“武施主千万鲁莽不得！”—
武啸秋愤然道：
“老夫偏不信这一套！”
说着，仍照样往前走，觉海大师无奈，手掌一扬，道；“武施主若再不听劝告，老衲只好得罪！”
武啸秋不屑的道：
“既有此意，何不早说？”
大步一跨，觉海大师迫不得已，“呼”一地掌拍了出去。武啸秋哂然道：
“久闻你有铁掌之誉，老夫甚愿领教！”
横掌一切，半途中翻腕击去，竟是一招以攻以攻的招式。他俩对掌，但都是以快打快，晃眼打了七八招，飞斧神丐在旁大是担心，暗忖不知姓林的把赵小哥救醒了没有，若是迁延时日，只怕觉海大师终于抵挡不住！忖念之际，忽见那奇装异服老者笔直向他走了过来。飞斧神丐喝道：
“你想干什么？”
那人冷冷的道：
“老夫干什么，你管得着么？”
虽然说的是江南话，只是语气却十分生硬，显见此人很少在中原走动，飞斧神丐仍不知他是什么来路？
那人仍然笑直朝前面走，这时距离飞斧神丐已不及五步。飞斧神丐脸孔一沉，道：
“站住！”
那人哂道：
“你是什么东西，也叫老夫站住！”
五指一伸，蓦地抓了过来。
飞斧神丐大怒，板斧一挫，直朝那人手臂斩去！
那人不避不让，只见他手腕一翻，五指如钓，招式神奇之至，险些扣住飞斧神丐的斧柄！
飞斧神丐大骇，慌忙间不加思索的向后一退，谁知那人身手之快，已达巅峰，飞斧神丐双足刚刚落地，那人已如影随形欺至，同时嘴里却道：
“就凭你这点身手，也配做拦路之贼么？”
飞斧神丐脸孔铁青，已是退无可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斜刺里忽然闪起三道匹练似的银虹，武当三剑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而至！
那奇装老者点点头道：
“这还像话！”
蓦然一个大盘旋，双手乱舞，竟然以一种奇怪得不能再奇怪的招式分别接了武当三剑一招。
武当三剑填补上来，堪堪挽回飞爷神丐危急之势，但那奇装老者招式异之极，双袖翻飞之间，四人联手亦只刚刚抵挡住他的攻势。
在另一边，觉海大师和武啸秋久战之下，亦是渐感不支，龙华天一直守候在林高人旁边，此时遥见己方两边都渐露败象，不由心中大急。
他朝林高人望去，只见林高人头上直冒热汗，正是行功已到紧要关头迹象，那是千万被人吵扰不得。
他暗暗吸了一口气，心想看来觉海大师那边比较危急，那武啸秋为人又

极阴险，我好去助他一臂之力了。
念随心转，连忙奔了过去。
觉海大师得龙华无助力，精神陡增，两人联手之下连连施展一轮快攻，终于迫使武啸秋落在下风。
就在龙华天走了不久，两条人影悄悄掩了过来。
那两人一个是文华，一个是文章，两人出现之后，都一齐肃立在林高人旁边，脸上满是关注之色。
隔了一会，林高人缓缓松开了手掌。
文华趋前一步，低声道：
“四阿哥。”
林高人长长吁了一口气，道：
“你们又来干什么？”
文华恭敬的道：
“四阿哥一个人独行，我们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才来瞧瞧！”林高人笑道：
“我不会有事的！”
文华道：
“卑职素知四阿哥智勇双全，应付这点场面那会成什么问题，不过……”
林高人笑道：“如何？”
文华指着地上赵子原道：
“四阿哥救了此人岂非大错！”
林高人摇摇头道：
“你们知道什么？需知燕宫西后和摩云手武啸秋一干人，并非真心替咱们做事，他们不过只看在我们的钱的份上！”文章接口道：
“四阿哥这次为了请他们杀赵子原，用去已经不少！”林高人冷冷的道：
“些许之数，何足挂齿，但我所作到的效果却非这些金钱可比。”
文章道：
“当然，当然！”
林高人冷笑道：
“张居正乃明朝擎天一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而魏宗贤呢？不过皇帝身边一名太监而已，以太监而论有如此大的权势，在踌躇志满之余，他最注意的人自然便是张居正！”
文华若有所悟的道：
“不错，别人都买魏宗贤的账，独有张居正那种性格，不理睬他！”
林高人笑笑道：
“所以我们只要稍为动之以金钱，魏宗贤早时纵或没有害张居正之心，但因受了我们金钱，他这时也会有这种心了，其实，以魏宗贤今天地位，他会缺少金钱吗？”
文章点点头道：
“正是，正是，然这和四阿哥救赵子原可有什么相关呢？”林高人笑道：
“在当今武林之中，奇能异士固然不少，但就没有一人能具有赵子原这种风格！”
文华道：
“四阿哥可是动了惜材之念？”

林高人道：
“话也可以这么说，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到时赵子原醒了之后，当他知道暗算他的人乃是燕宫西后，他势必要去找西后拼命，要知西后势力甚大，现时正是中原武林一股暗流，假若我们能借赵子原的手将她除去，未始不也是替我们今后进关减少一份阻力！”文华文章一齐躬身道：“四阿哥远见，卑职佩服！”林高人道：
“你们只管回去，我自有办法办理善后，你们可以暗号通知武啸秋他们退去！”
文华文章一齐应了声“是”，转身走出。
林高人命两人退走之后，他也真个有些累了，当下便盘坐在地下休息。
赵子原安详的躺在那里，对于身外一切茫然不知，他的脸色仍是那么苍白，只是呼吸均匀了些。
在另一边，龙华天等人已与武啸秋和那奇装老者打的难分难解，忽听右边草丛发出“嘘嘘”的尖叫声，武啸秋眉梢一动，呼呼两掌将觉海大师和飞斧神丐迫退，微惊道：
“廖兄，咱们退！”
那奇装老者皱皱眉头道：
“怎么就退了？”
武啸秋苦笑道：
“这个老夫怎么知道？如不是事，他们怎会令咱俩退？”那廖兄摆摆手道；
“好吧，退就退！”
说罢，和武啸秋转身就走，刹时不知去向。觉海大师寒声道：
“好险，好险，原来他们暗中还有人，如是一起联手而来，老衲等今夜绝无幸理了！”
飞斧神丐道：
“他们并未落败，为何一下子又撤退了呢？难不成其中有诈？”龙华天道：
“哪管他这么多，咱们先过去瞧瞧赵小哥再说！”
众人都点了点头，一行便又折了回来。
回到原处一望，只见林高人盘坐休息，而赵子原却躺在地下一动也不动，龙华等人不敢惊扰，悄立一旁。
林高人忽然睁启双目，叹了口气，道；
“方才有人来了么？”
龙华天忙道：
“是留香院主武啸秋和一个姓廖的老者，他们都退走了。”林高人故作严肃的道：
“还好，还好，在下总算没有受到惊扰！”
飞斧神丐道；
“但不知赵大侠伤势如何？”
林高人点点头道：
“不碍事了？”
说着，起身走到赵子原身边，把那四根银针一一拔出，然后用一块布包好，又道：

“大约不出半个时辰，赵兄便会醒来，诸位好好守着他就是，在下在城里还有点琐事，这便告辞。”

龙华天大惊道：

“林兄这便要走了么？”

其实，林高人走不走，龙华天都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只怕林高人在暗中做了手脚，赵子原因而一病不起。林高人笑道：

“如何？龙帮主可是对在下仍不放心么？”

一句话说中了龙华天的心事，龙华天大感不好意思，忙否认道：

“老要饭的怎敢怀疑林兄？”

林高人微微笑道：

“龙帮主应该明白，设非在下相救，赵兄此刻早已送命，他如今还能躺在地下呼吸么？”

龙华天一想果然，于是当下拱手道：

“林兄说得是，林兄有事请便，只是林兄对赵子哥有救命大恩，等赵小哥醒来，老要饭的自会对他言及。”

林高人摇摇头道：

“龙帮主快不要这么说，些许微劳，何足挂齿，等会赵兄醒来，只请转告于他，设若他有兴致一醉，在下仍在县城中相候便是。”说罢飘然而去！

觉海大师道：

“帮主适间说此人行为可疑，若依老衲看来，其人行径古怪，但未必便是一个可疑之人！”

龙华天沉吟一会，道；

“说句老话，我老要饭的早先怀疑他可能便是泰吉，如今看来，可能真有点看走眼了！”

就在这时，只见赵子原的身子动了一下。

众人大喜，旋忽赵子原睁开了眼睛，向四周一望，道：“我怎会躺在这里？”

龙华天叫道：

“好了，好了，小哥总算无恙啦！”

第六十九章　天山旧事

赵子原一坐而起，回想前事，愕然问道：

“小可中了那女人一指，自知必死，如今还能好好的在这里，想必蒙诸位中哪位下手相救！”龙华天摇摇头道：“非也，非也，救小哥之人便是林高人！”

赵子原站起，活动了活动，自觉已全无异状，奇道：

“是他救了我么？”

龙华天道：

“不错，此人行事当真透着几分古怪，救了小哥之后便自离去，临行曾言如小哥还有兴致一醉，他在城中相候。”

赵子原沉思有顷，道：

“此人的确奇怪，小可一直怀疑他就是泰吉乔装，想不到他居然却在这紧要关头救了小可一命。”

龙华天道：

“小哥知道那女人是谁么？”

赵子原茫然道：

“小可不知！”

龙华天叹道：

“此人便是燕宫西后，她临行曾言小哥生命活不过一个时辰、听他语气，好像还要到少林去生事！”赵子原心头怦然一动，暗想事情果然发生了！觉海大师道：

“赵施主侥幸无恙，老衲业已放心，这便赶回少林去瞧瞧。”觉海大师正欲举步，忽然侧首对武当三剑道：

“有少林便会牵涉到武当，换句话说，有武当也会牵涉少林，三位最好也通个信回去！”

武当三剑齐声道：

“大师说得是！”

说着，稽首为礼，四人疾奔而去。

龙华天道：

“事情紧急，我老要饭的要去邀约些帮手对付西后！”赵子原道：

“前辈请便。”

龙华天和飞斧神丐一拱手，大步向前行去。

夜，已是很深了。

县城里面灯火已完全熄灭，街上冷冷清清的，连半个人影都没有，赵子原心想林高人既约我来，总不会不守信用吧！他一连转过两条街道，忽见前面一家名叫“龙门客栈”的还有灯火透出。

赵子原想了一想，当下一提真气，人已上了房顶。

这家客店不大，但店子后面有座院子，院子右面一排三间房子，中间是一座客厅，厅中摆了一张八仙桌，桌上摆了两付杯筷，却不见菜肴，林高人高坐首席，文华和文章，分立左右。赵子原故意把瓦片踏响，林高人蓦然把头一抬问道：“是赵兄么？”赵子原飘身而下，道：

“正是小可！”

林高人哈哈笑道：

“赵兄信人，果然屈驾光临，来来，在下候之已久，请进！”赵子原走进去，两人分宾主坐定，赵子原道：

“贱命得以苟全，全系林兄之赐，小可特来致谢！”林高人道：“知己之交，何足言谢，赵兄切莫再言！”

说话之时，文华和文章已把冷菜端了上来。

酒过三巡，赵子原仔细观察，实在看不出林高人真正身份，他目光一抬，只听嘶嘶之声大作，一蓬细如牛毛的银针从窗外袭至！事起突然，赵子原不由一惊。

但他此时功力已非凡响，应变亦快，猛然挥手一拍，那些银针俱被他一掌扫落，林高人大惊道：

“有刺客！”

文华和文章闻声而动，两人已霍然而起，分身向外面扑去，刹时挟住一人走了进来，赵子原一见大惊道：“甄姑娘，原来是你？”甄陵青冷声道：

“你想不到么？”

林高人冷冷的道：

“你是何许人？”

甄陵青哂道：

“你还不配问！”

林高人侧道对赵子原道：

“赵兄，此女为何会暗算于你？”

赵子原叹道：

“此事说来话长。”

林高人道：

“不知赵兄能否代为一说，但若事关重要，不说也罢。”赵子原道：

“事情原无关宏音，但却是一件误会！”

林高人哦了一声，他已把赵于原的话引了出来，便率性坐在一旁不再言语。

赵子原顿了一顿，道：

“甄姑娘，有一件事只怕你做梦也想不到！”甄陵青冷冷的道：

“你还对我编故事么？”

赵子原摇头道：

“无此必要，小可原本也留在太昭堡，只因发现了一件天大秘密，是故一路追寻姑娘到此。”甄陵青哂道：“追我干什么？”赵子原道：

“你道那山头之上死的是什么人？”

甄陵青怒道：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山头之上死的分明是我爹爹，难道还会是别人不成！”

赵子原笑道：

“不错，正是别人！”

甄陵青口吃一惊，良久始道：

“你这话是真是假？”

赵子原道：

“小可殊无骗姑娘的必要，有一事，小可必要请姑娘好好回忆一下！”

甄陵青急道：

“回忆什么？”

赵子原道：

“你在太昭堡住了几年？”

甄陵青嗤声道：

“你可是以县太爷姿态审问犯人么？”

林高人忽然插嘴道：

“赵兄，小弟方才听你称呼这位姑娘姓甄，今复又提到太昭堡之事，想必这位姑娘就是太昭堡甄堡主的千金了？”赵子原点点头，道：“不错！”

林高人笑道：“今夕何夕，在下一识赵兄，二识甄女侠，可谓生平最大乐事，来，在下先敬你一杯，咱们有话不妨慢慢谈下去！”原是极为紧张的场面，在他轻描淡写化解之下，火药气味已是大大的减低了。

赵子原和甄陵青都不好意思过份有却主人之情，两人只得端起酒杯，在林高人殷殷相劝、文华文章左右相陪之下，互相干了一杯！

林高人笑道：

“在下方才听赵兄说，此事既是一场误会，古人有道是杯酒言欢，在此种情形之下，相信两位必即尽释前嫌！”

甄陵青冷冷的道：

“我自然还要听他说下去，不过他以那种态度问人，请恕我不能作答。”

林高人笑道：

“姑娘千万别见怪，据在下适间在旁边听见，赵兄态度极其平和，并无咄咄逼人之态！”

他在此时此地替赵子原打圆场，赵子原心中极是感激。甄陵青心想可能是我对他成见太深，是以他问我的话，我都感到烦不可耐，但是他对这事既要加以澄清，我何不干脆听他解释下去，心念转后，当下对赵子原道：

“实对你说吧，我在太昭堡住了五年。”

赵子原道：“姑娘莫怪，小可还要问下去！”甄陵青哼道：“你只管问吧！”

赵子原道：

“姑娘未到太昭堡之前，敢问住于何处？”

甄陵青想了一想，对这个问题她似乎不想回答，赵子原早已看穿她的心意，又道：

“此事攸关重大，小可极望姑娘据实回答。”甄陵青叹道：“好吧，我告诉你，我们原住天山。”赵子原心中微动的道：

“斯时只贤父女两人相共而居，抑或另有别人？”

甄陵青道：

“便只有我们父女相依为命！”

赵子原正色道：

“小可现在要谈到正题了，请姑娘回忆一下，令尊大人以前的性情和现在是否有所不同？”

甄陵青怔了一怔道：

“你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赵子原道：

“小可自有道理，请姑娘直说便了。”

甄陵青果真仔细想了一想，道：

“以前和现在的确大为不同。”赵子原道：

“那就是了，不瞒姑娘说，太昭堡山头上的死者并不是令尊大人甄定远！”

甄陵青大吃一惊，道：

“你说什么？那么……”

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疑之下，连下面的话甚至都没法继续说下去。

赵子原镇定的道：

“不错，那人并非令尊大人，那人乃是司马道元！”

甄陵青心头更是一震，脱口呼道：

“司马道元，司马道元……”

甄陵青此时的震惊，只怕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得到，只见她呆若木鸡坐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

林高人表面虽然神色不动，但他心中的惊骇似也不在甄陵青之下，要知他久居关外，对中原人物可能还有点陌生，但对甄定远的大名他却久已如雷贯耳，他此刻之所以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来，自是心中另有顾虑。隔了一会，才听甄陵青道：

“怎会是他？唉！司马道元乃是我的表叔啊！”

赵子原正色道：

“小可绝不欺骗姑娘，死者确是司马道元。”他顿了一顿，又道：“姑娘在他身边五年之久，别的事不说，单是他那一张木无表情的脸便该知其为伪装，小可也是见他死后脸色仍然不变，心中起了怀疑，所以顺手一抹，哪知一抹之下，竟抹脱了那张人皮面具，是故才有此发现。”

甄陵青沉吟道：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

赵子原道：

“姑娘明白了什么？”

甄陵青道：

“我和爹原住天山，但是有一天，司马道元突然过往，那时我年龄虽幼，但此事却记得非常清楚。”

赵子原道：

“看情形大约是二十年前后的事了吧？”

甄陵青道：

“详细时间我已不大记得清楚，我似乎隐隐听到司马道元对家父说，他被职业剑手追杀甚急，眼下己无处可以藏身，天山较为隐秘，加之常年被冰雪所封，是故想请家父带他找个地方藏身！”赵子原道：“令尊答应了？”甄陵青道：

“不错，家父答应了，但是家父这一去便是五日之久，当他回来之时，他的脸色便变得很木然，我当时间情形如何？他只含糊相应，但有一次我在天山却发现了一件奇怪之事！”赵子原道：“什么奇怪之事？”甄陵青道：

“那天我在峰顶发现两名大汉，那两人一黑一白，四处向我打听司马道元的下落，我因早得爹爹交待，是以对任何人都回说不知，对那两人自然也不例外。”

赵子原道：

“后来如何？”
甄陵青叹道：
“后来家父突然出现，他……”
说到这里，她脸上充满了惊悸，生像那若干年前的往事又在眼前出现一样。
赵子原和林高人，还有文华和文章见甄陵青说到后来，不但语音颤抖，而且脸上也变了颜色，都关切的望着她。
赵子原道：“甄姑娘，令尊大人后来又怎样？”甄陵青长长吁了一口气，道：
“家父乍见那一黑一白两名汉子，不知怎的，形状刹时变的疯狂，一阵大吼大叫，突然一跤倒在地下。”
赵子原道：
“令尊是中了风么？”
甄陵青道：
“在当时来说，我也只知他中了风，那一黑一白两名汉子便走了过来，十分仔细的朝家父望了一望，两人便商量起来。”林高人道：“他们后来说了些什么？”
甄陵青道：
“只听那黑脸汉子说，把他撕掉算了！”
赵子原惊道：“撕了？难不成那两人要向令尊下手？”甄陵青道：
“正是，旋又听那白脸汉子说：撕了不可惜么？练到他这身武功已经不易，我们不妨把他当着一颗石子，到中原武林去问问路如何？”
那黑脸汉子想了一想，始道：“也好，也好！”
于是，那白脸汉子便绕着家父打起转来，那时我一看情形不对，便想阻止他们，谁知怪事又发生了。”
赵子原和林高人脸上都现出奇异之色，两人似乎都想说什么，但随之又忍住了。
甄陵青顿了一顿，又道：
“我当时想冲上前去，谁知全身上下竟动弹不得，我的面前好像被一道风墙挡住，想叫骂，全身三十六道大穴好像都被人封住，既不能动也不能说，只能眼睁睁的望着那白脸汉子绕着家父打转！”
赵子原叹道：
“天罡双煞！天罡双煞！从表面看去，他们可能只像中年人，实则他们的年龄都在百岁以上了。”林高人微微一笑，道：“不错，他们正是天罡双煞！”
赵子原怔道：
“林兄一向只在海南，想不到也知道这两个老魔的大名？”林高人连忙掩饰道：
“不瞒赵兄说，小弟随家师习艺之时，曾听家师言及。”赵子原道：
“这样看来，令师必是武林前辈异人了？”
林高人淡然一笑，道：
“不敢，不敢，咱们还是听甄姑娘继续说下去吧。”
赵子原有心想打听一下林高人的师承，谁知林高人只淡淡一句话，便把问题带了过去，应变之快，实是高人一等。甄陵青又道：

“那白脸汉子绕着家父打了一会转，接着那黑脸汉子也跟着转了起来，两人可转了一会，那黑脸汉子忽然一把从地下将家父提起，口中念念有词，随见他双手乱舞，‘嘶嘶’之声连响，家父身上衣裳被他剥落。”

旁坐四人此刻都纹风不动，好像那天罡双煞这等奇异行动丝毫也不以为怪。

林高人道：“后来好何？”甄陵青红着脸孔道：

“斯时家父几已赤身露体，那黑脸汉子一手将家父提起，一手虚空朝着雪地乱抓，刹时被他抓了一道穴坑，他便把家父活活的埋了下去！”

赵子原道：

“这哪里是活埋下去，他们使用的乃是一种摧魂心法，被摧魂的人一切知觉如旧，记忆如常，行动也与平常无异，但只是有一件事他自己不能自主！”

林高人道：

“赵兄见闻渊博，但不知哪件事他自己不能自主？”赵子原道：

“心智！”

林高人道：

“凡事由心，假如一个人心智已失，那也与死无异了。”甄陵青继续道：

“家父被他们活埋冰窖之后，几乎整整达一日一夜之久，即使我也在风雪之中站了一口一夜之久！”

她顿了一顿，叹道：

“当时我固然感到吃不消，但更想到家父可能早已身故，斯时实是茫然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林高人道：“姑娘也真苦了！”甄陵青道：

“哪知一日一夜之后，家父忽从冰窖之中旁破然飞出，他精神体质竟是与常时无异，只不过对那黑白汉子特感敬畏。“后来只听那黑汉子道：

“到关内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家父迟疑了一会，终于恭敬地答应了。

“其后那白脸汉子便向我说道：

“小娃儿，今夜之事你都已瞧见了，但你要记记，千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此事，如不遵守诺言说出，咱们随时都可将令尊置死命！“处在那种情形之下，我自然不得不答应，不过我曾问道：“家父活埋冰窖之中一日一夜，难道身体各部位都没受到什么损害么？

“那黑脸汉子摇摇头道：

“没有，没有，他身体部分丝毫也没有异样，便是武功也只精进没有后退。

“我听了才放了心！”

甄陵青说到此处，赵子原沉重的道：“那黑脸汉子要令尊到中原干什么？他没说么？”

甄陵青道：“没有听到，以后我和家父就到了太昭堡。”赵子原道：

“这就是了。令尊到了太昭堡之后，其行为是否便与往日有了异样？”

甄陵青道：

“不错，便是因为我曾受到那黑脸汉子告诫，虽觉他行动上有了异样，也不曾深究，但我却料不到家父会是司马道元的化身，这样看来，家父只怕早被司马道元所害了！”

赵子原沉思了一会，说道：

“情形很有这种可能，然则姑娘今后行止如何？”

甄陵青悲愤地道：

“事情既已明朗，我自然得到天山去瞧瞧，家父若真是被司马道元害死，我便把这笔仇记在司马迁武身上！”赵子原叹道：“冤仇宜解不宜结，其实迁武兄为了自己身世已经弄了焦头烂额，姑娘若再去找他报复，后果实在不堪设想！”甄陵青咬牙道：

“父仇不共戴天，如要我就此罢弃仇恨之念，恐怕比登天还难！”

赵子原一听，不禁默然不语。

他很能体会一个报仇者的心情，与其要他去劝人，还不如要他劝劝自己，所以他不再说话。

赵子原等人谈谈说说，此时天光已亮，林高人要为两人找个地方休息，可是两人心中却急着有事，甄陵青心情尤其沉重，当先起身告辞。

待甄陵青走了不久，赵子原和林高人又谈了一会，此际天色已然大亮，赵子原起身说：“林兄，小弟也该走了！”林高人惊道：“赵兄不休息一下便要走了么？”

赵子原道：

“俗务缠身，他日再图相会！”

林高人感叹的道：

“在下和赵兄一见如故，但愿他日另有重逢之期！”

赵子原道：

“小可亦作如是想，承林兄相救，复蒙相邀对饮，此情此景，小弟实乃终生难忘，大恩不敢言谢，小弟铭感五衷就是了。”林高人摇头道：“既成知己，何再言谢，赵兄慎重，恕小弟不远送了。”

两人边走边谈，林高人一直把赵子原送到门口，两人才握手依依而别。

赵子原出了县城，直向大路走去。

几天以后一个晚上。

嵩山少室峰一片沉静，僧人晚祷的钟声加上阵阵梵唱之声，显得无比的肃静与庄严。

就在这时，一条人影飞掠而上，当他看来到少室峰的峰头，抬眼朝那连云似的少林寺殿堂扫了一眼，心道：

“也许我来的正是时候，少林还没有受到袭扰！”

忖念之际，忽见一左一右走出四名青衣僧人，一名年龄较大的僧人沉声道：

“施主何来？”那人道：

“小可有急事欲见贵寺方丈大师！”

那僧人冷冷的道：

“敝寺方丈夜不见客，此例由来已久，施主有事明天再来吧！”那人摇摇头道：

“小可也知明天可以再来，只是此事非比寻常，万望师兄代为通报！”

那僧人脸色一沉，道：

“施主有什么事？可否对贫僧一说？”

那人道：

“事情紧急重要，小可非面告贵寺方丈不可？”

那僧人哂道：

“少林佛门重地，施主鬼鬼祟祟而来，出口便说非面告方丈不可，少林方丈便是这等好见的么？”

那人急道：

“然则师兄真要小可回去明天再来了？”

那僧人点点头道：

“不错！”

那人沉吟了一会，道：

“小可千里迢迢而来，如是不能面见贵寺方丈禀知此一讯息，就小可来说，在此一行倒没有什么，只是少林事后如受到何劫难，只怕师兄负不起这个责任吧？”

那人不屑的道：“施主危言耸听，到底有什么事非见本寺方丈不可？”那人道：“小可话已言明，既是师兄不肯通报，小可只有回去了！”说罢，当真转身就走。

他刚刚走了两步，忽听那僧人喝到：

“站住！”

那人冷冷的道：

“可是师兄呼唤小可站住么？”

那僧人哼道：

“此时此地除你之外，贫僧还呼唤谁？”

他态度恶劣，那人忍了一忍，道：

“小可如言站住了，敢问师兄有何见教？”

那僧人沉声道：

“你从哪里来的？”

那人笑笑道：

“小可方才已经言明，小可来自千里迢迢之外！”

那僧人哼道：

“千里之外随处可有，难道没有什么城镇么？”

那人道：

“没有，小可乃来自太昭堡。”

“太昭堡”三字一出，那四名人僧人脸色登一变，身子微动，已把那人紧紧围住。

那人环扫四名僧人一眼，道：

“四位如果不肯通报方丈，可否代在下找觉海大师一谈！”那四名人僧人一听，脸色齐然一变，喝道：

“果是他们！”

那人皱了皱眉头，一时之间猜不出那四名僧人话中是何含意，谁料就在这时，那四名僧人己挥掌攻了上来。

那人大惊道：

“四位师兄何故以武力相加？”说着，向后暴退一丈之外。早先说话那名僧人道：

“你找觉海师波则甚？”

那人道：

“小可与觉海大师曾有数面之雅，这次来少林时，觉海大师还先小可一步前行，想必他已经到了？”

那僧人冷冷的道：

“不错，他是到了，只是他的尸体到来！”

那人骤听此言，不由心头一震道：“怎么？”那僧人哼道：“你还能不知么？”

那人惶然的道：

“小可怎会知悉此事，但不知觉海大师被何人所害，师兄可肯见告么？”

那僧人恨声道：“你这是明知故问了！”说着，再度欺了过来。那人一退，同时大喝道：

“师兄误会了，小可绝不是害死觉海大师的凶手，害死觉海大师的凶手实另有其人！”

那僧人嘿然笑道：

“那不就对了么！连贫僧都不知害死觉海师叔的凶手是谁，你反而比我们知道的清楚，你纵非直接凶手，至少也是那凶手一党！”那人摇摇头道：

“错了，错了……”

忽听一阵足步声音响起，由峰头下面掠上四五名黑衣蒙面人，那四五名黑衣人似是有意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故意把足步声踏的特别响。

那僧人朝那四五名黑面人一指，道：

“错什么？你的同伴不是到了么？”

眼前这名僧人硬不讲理，那人气的要死，只因黑衣蒙面人突然出现，他也不管许多，急声道：“废话少说，快去通知贵寺之人准备！”那僧人冷冷的道：

“如果等你招呼时，少林早被人夷为平地了！”

那人释然道：

“原来贵寺早有准备，小可倒放心了。”

那僧人哂道：

“猫哭老鼠假慈悲！”

那人苦笑一声，也懒得向他解释，转过身去，忽闻那五名蒙面人之中一人嘻嘻笑道：

“老赵，你的脚程好快啊！”

第七十章　火焚少林

原来那人正是赵子原，因为他得知西后可能派人向少林下手，所以赶来通知，谁知被那僧人死拉活扯的拦住，若不是他性子沉稳，一场误会早已发生了。

赵子原见那黑衣蒙面人呼他为老赵，就知那人故意要把自己搅成是他们一伙，好引起少林弟子的误会，其用心也不可谓不歹毒！

那僧人听了，果然上当，轻轻一拍手掌，喝道：

“强敌压境，诸位师兄再不现身更待何时？”

一阵“沙沙”脚步声响，但见从前后左右一共现出一十六名僧人，若把刚才那四名僧人算上去刚好是二十之数。一声佛号低沉响起，道：

“阿弥陀佛，施主等今夜驾临少林，敢问有何见教？”声落人现，一名黄衣僧人已自山头出现。

那二十名僧人一起肃然而立，黄衣僧人飘身而下，炯炯的目光从赵子原和那五名黑衣蒙面人身上扫过，冷哼道：“但凭六位就能在少林生事，少林寺这块招牌早该在江湖除名啦！”

一名黑衣人冷冷的道：

“不错，今夜便是少林寺在江湖除名之时！”

那黄衣僧人哂道：

“施主等有何能耐，此刻便可施为！”那黑衣人喝道：

“老赵，既然来了，还迟疑什么，上！”

赵子原不屑的道：“叫谁上啊！”那黑衣人道：

“自然是你了！”

赵子原冷哼一声，蓦地一掌朝那人击去。

那人大喝道：

“老赵你反啦！”

身子一闪，向旁掠开五尺。

那黄衣僧人对此一行动似是大感意外，和那二十名弟子虎视一边，却未挪动一步。

赵子原道：

“你说谁反了？”

那人冷声道：

“你本是前来探路之人，如今是否受了少林的好处，居然临阵叛变！”

赵子原道：

“少林除送小可几具佛像之外，便是叫你们拿性命相陪！”那黑衣蒙面人佯怒道：

“然则你是吃里扒外了？”

赵子原笑道：

“我便是吃外扒里又怎地？”

那黄衣僧人忽然喝道：

“敢问施主高姓大名？”

赵子原道：

“小可赵子原！”那黄衣僧人神色一紧，道：

“想不到名震天下的赵施主也只是一个假装侠义的人物！”赵子原道：

“小可如要假装侠义，也用不着来少林一行了！”说话声中，身子陡然弹起，一股威势无伦的飚风已压了下去。那五人不慌不忙的打了一个圈子，当赵子原掌风猝然下压之际，五人霍然分散，直向那二十名僧人扑去。

这一着大出赵子原意料之外，可是他掌风已出，在一时之间变招不及，不由心中大是焦急。

所幸那少林二十名弟子早有提防，见那五人扑至，也是迅疾无比的打了个圈子，劲风翻涌，直向那五人击去。

那五人身手俱是不弱，虽在少林二十名弟子围击之下，却能分向四面而攻，各自拍出了七八掌。那黄衣僧人哼道：“好狂的人！”

说话中，那二十名弟子已展开身法，但见人人如行云流水，掌式挥动，气劲沉雄，尤以他们转动之时身法变化莫测，那五人虽然一力抢攻，却是丝毫也莫可奈何。

赵子原忖道：

“少林弟子已发动‘罗汉大阵’，看来必可能将那五人阻挡于一时，只不知其他方面情况如何？”

忖念之际，右侧凌空射起一道蓝色火箭，那黄衣僧人脸色一变，叫道：

“右面吃紧！”

赵子原道：

“大师相信得过小可么？”

那黄衣人僧人道：

“从眼前情势看，施主是不会和他们一道了！”

赵子原苦笑道：

“小可行事一向可对天日，怎会和那些人搅在一起？”那黄衣僧人正欲答话，忽听呼地一声，一条人影从侧边飞掠而上！

赵子原目光一扫，大喝道：“武啸秋，你留下来！”

原来那条黑影亦是以黑巾蒙面，只是赵子原对他身形甚熟，一眼便望出那人是武啸秋，此时，也不管黄衣僧人是何态度，人已飞身追了过去。

在他想象之中，今夜来人恐怕要以武啸秋武功最高，自己只要截住他，少林弟子便可应付其他的人。那人把身子一停嘿嘿的道：“赵子原，你果然来了！”

赵子原冷冷的道：

“堂堂一个留香院主，居然也用黑布蒙着脸孔，岂不怕人笑掉了大牙！”

武啸秋道：

“只要你不笑便得啦！”

说着，呼地一掌拍了过去。

赵子原挥掌一封，武啸秋却是以进为退，不待掌劲接实，人已飞身掠去！

赵子原大喝道：

“哪里逃！”

飞身疾追，两人一前一后掠到山门，只见一块宽大的空坪之上，已然倚立了三四十名少林弟子，当先两名老僧，神色庄严的逼视着面前一名奇装异服的老者。

武啸秋一到大叫道：

“廖兄为何还没有出手？”

那奇装异服的老者，见武啸秋来到，点了点头，随之向前跨了一步，怪

声叫道：
“老夫说了半天的话，难道你们听不懂么？”
当先一名老僧宝相庄严的道：
“士可杀而不可辱，近百年来，少林曾经历不少劫难，但我佛慈悲，无不一一化戾气为祥和。昨夜老衲卜了一卦，今夜情形亦复如是！”，那老者哂道：
“老夫倒要看看你如何化戾气为祥和？”
说着，忽然在地上走了几转，场中之人没有一人知道他忽然在地上打圈子是什么意思！
赵子原目视有顷，突然有悟，大叫道：
“大师留神，这是南荒五毒！”
一句“南荒五毒”有如晴天霹雳，少林弟弟惊得脸色惨变，但他们教养有素，未得法谕，却谁也敢随意挪动一步。
那当先老僧神色微动的道：“施主能识‘南荒五毒’，想必乃当世高人？”
赵子原拱手道：
“不敢担当大师‘高人’称呼，小可赵子原。”
那老僧肃容道：
“原来赵施主到了，请恕老衲失迎之罪。”
赵子原道：“大师便是觉悟方丈么？”
觉悟大师道：“不敢！”
他顿了一顿，又道：
“觉海师弟临终之际曾向老衲盛称施主人杰，施主今日一到，想必少林可以转危为安了！”
赵子原谦逊的道：
“大师谬奖之言，小可愧不敢当，黑白两道，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今者，黑道之人大举来犯，站在武林正主立场，小可自不能忽视！”
武啸秋冷笑道：
“然则就凭你赵子原，能挽救少林之劫么？”
赵子原道：
“小可只是尽力而已！”此时那老者已转了一十八个圈子，赵子原见他脸上露出奇异之色，再度叫道：
“大师快命少林弟子后撤！”
觉悟大师点了点头，袍袖一挥，那三四十名弟子一齐向两侧后退，哪知那些弟子步子刚动，走在后面的七八名弟子，忽然步子一跄踉，“扑通”跌在地上。
觉悟大师大骇，道：“善哉，难道他们便中毒了不成？”赵子原道：
“南荒五毒，伤人于无形之中，小可只怕……”
话未说完，又有几名弟子倒下地去。
觉悟大师对身边老僧道：
“觉净师弟，快去瞧瞧他们是否还有救？”
那老者冷冷的道：
“如是他们还有救时，我姓廖的也不敢称为五毒尊者了！”觉净大师已欲举步走过去瞧瞧，赵子原忙道：
“大师不必瞧了，南荒五毒乃毒中之极，大师若然以手触及他们身体，

只怕大师也会感染剧毒！”
觉净大师陡然一震，道：
“有这等厉害么？”
赵子原道：
“小可怎敢打诳语！”
那老者冷冷的道：
“姓赵的，你对本尊者之毒药似乎知道的很清楚！”赵子原冷声道：“阁下想必是来自南荒人称五毒尊者的廖无麻了！只是阁下一向在苗疆过得好好的，怎么这次也到中原来助纣为虐了？”
那老者嘿嘿的道：“好说，好说，本尊者就是廖无麻，我已然来了，你便怎地？”赵子原道：
“敢问尊者来意为何？”
廖无麻道：
“希望少林改弦易帜，遵奉西后为武林盟主！”
赵子原脸孔一沉，道：
“西后有此心意么？”
廖无麻道：
“不错！”
觉悟大师冷冷的道：
“少林一向宁折不屈，施主以这等手段相逼，老衲宁死也不会答应！”
廖无麻嘲声道：“不答应也不勉强，只是你却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觉净怒道：
“死且不惧，何谈代价？”
他满脸悲愤，大步走上前去。
廖无麻道：
“觉净，你别不知好歹，就凭你也是老夫对手？”觉净大怒，一掌倏地扬起！
廖无麻瞧也不瞧觉净大师一眼，哪知就在这时，忽见一名僧人从后面跌跌撞撞而出，颤声道：“禀方丈，后面……”觉悟方丈道：“后面怎地？”
那名僧人道：
“后面来了四个人，觉修觉曲两位师叔俱不是敌手，本寺牺牲惨重！”
觉悟大惊道：
“什么人这等厉害，竟连觉修觉曲两位师弟也不是敌手！”觉净道：“待小弟前去瞧瞧！”
飞身一起，直向后面电射而去。
觉悟叹道：
“少林这一劫，终于在所难免，此亦天命矣！”
赵子原道：
“大师不必心灰意冷，这里的事情大师交付小可，大师自去指挥各方！”
觉悟合什道：
“多谢施主援手之德，只是今日之事，罪魁祸首尚未见面，施主如单独在此，老衲实是放心不下。”廖无麻冷笑道：“其实他也不能应付！”
赵子原懔然道：
“小可素来不说大话，今晚话已出口，自有应付把握，如其不信，你便

试试！”

廖无麻厉声道：

“好大的口气！”

飞身一起，十指利甲凌空虚抓而下。

他纵弹无声，然那如钩十指抓下之际，却带一种咻咻气劲直逼而下，方圆三丈都在他指风范围之内。

赵子原冷哼一声，蓄势以待，廖无麻的指风已向顶门罩下，其快如电。

赵子原大喝一声，双掌仰天击出。

他运足十成功力出手，劲力不可谓不强，谁知廖无麻的指劲不同凡响，突从他强劲的掌风中直穿而过，威势丝毫不减。赵子原心头一震，一提真气连忙变换一个方位，如山劲力仍自源源击出，廖无麻一连三击而下，但都被赵子原的掌劲硬将他将身子托起。

廖无麻厉啸一声，突自半空一旋，全身骨节格格作响，当他第四次下扑之际，指风骤然增长一倍威力，猛抓而下。

觉悟大师暗暗担心，心想这姓廖的魔头居然能在半空连变向下身法，这种轻功当真天下少见！

赵子原这时所感受的压力自非言语所能形容，迫不得已，突然“嘿”的叫了一声，一股开山裂石劲力已扬举而出。

武啸秋呼道：

“九玄神功，九玄神功，廖兄当心！”

那廖无麻眼看即可得手，哪知吃赵子原这种庞大劲力一托，只觉胸口一窒，硬是在上空停不住身子，一阵摇晃斜斜飘出两丈之外。

那廖无麻寒声道：“九玄神功，果然不同凡响！”赵子原淡然道：“好说！”

右手扶着剑柄，似是准备出剑一搏。

武啸秋道：

“此人一身兼‘灵武四爵’三家之长，更有甚者，他便连职业剑手谢金印的‘扶风三式’也会使！”

廖无麻道：

“他便是会使十家武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赵子原冷冷的道：

“大话无益，你何不出手试试！”

廖无麻道：

“本尊者当然要试。”

赵子原哂了一声，长剑已缓缓抽出。

刹时，一阵浓重杀机从他身上涌出，那冰寒剑气直罩廖无麻胸前要穴，廖无麻脸色微微一变，单手一挽，似是想把赵子原剑气封住。

赵子原哼道：“你不动兵刃么？”廖无麻道：“本尊者从无使兵刃的习惯！”赵子原道：

“那很好，当心小可要出招了！”

一缕剑光飘飞而起，有如闪电一般向廖无麻射去！

廖无麻身子一侧，双手一抓一送，他的招式奇特，抓送之间宛如一个人想合抱某种东西，形状也十分奇怪！

说时迟，那时快，赵子原剑出如矢，已距廖无麻身边不及寸许！廖无麻

厉啸一声，突然双手一弹，一蓬五彩光华已爆洒而出，然后他身子向后迅捷退去。

赵子原那一剑眼看即可得手，谁料廖无麻竟以毒粉抵挡，若是换成了任何人，只怕都要吃亏！

但赵子原心中却早有准备，廖无麻毒粉刚出，赵子原左掌已跟着挥出，劲风如山，早把那蓬毒粉扫的无影无踪，而赵子原的剑式仍然丝毫不衰的向他射去！

廖无麻大骇，身了一转，“ 嗞嗞 ”发出了数十枚淬毒银针，由于距离近，他自忖这一下非得手不可。赵子原冷哼道：“ 你还有多少鬼门道，不妨都施出来！ ”

一提真气，人已凌空而起，原式不变，只是那记招式改向廖无麻头顶洒出！

廖无麻想不到赵子原双手俱能同时使用武功，这一骇当非同小可，晃肩缩背，双手猛抓。

武啸秋在旁边一看，心道：

“ 你这样做岂非自寻死路么？ ”

在此时此地，如是廖无麻遭遇不测，对他也没有好处，他一声大喝，身子腾空而起，一掌直击而出。

赵子原已全力对廖无麻出手，哪料武啸秋会闷声不响的从后偷袭，不过他应变快，半空中一个倒转，虽然避过武啸秋凌厉一击，却逃不过廖无麻双手疾抓之式，“ 嘶 ”的一声，下袂衣裳已被撕破，险些伤及皮肉！觉司大师变色道：

“ 阿弥陀佛，武施主你也是一方之雄，怎能用这种下流手段偷袭别人！”

此刻少林弟子脸上个个变了颜色，只待方丈大师一声令下，便要出手击敌。

武啸秋翻身下地，冷冷的道：

“ 武某这样做了又怎样？ ”

觉司大师哼了一声，转首对赵子原道：

“ 赵施主没伤着么？ ”赵子原道：“ 还好！ ”

觉司大师道：

“ 对方无缘无故侵袭少林，动手之间又不守江湖规矩，我佛慈悲，弟子要开杀戒了。 ”

一挥手，那二十多名弟子迅捷围了过去。

武啸秋呵呵笑道：

“ 来的好，来的好，武某今日也要见识见识少林名震天下的‘ 罗汉大阵 ’！

赵子原哼道：

“ 武啸秋，你吹什么大气？ ”

说着，往那二十多名弟子身前一拦，道：

“ 诸位且慢，有小可对付他们足了！ ”

觉司大师摇头道：

“ 此两人俱是一方之雄，施主怎可冒险？ ”

赵子原笑道：

“ 小可自忖尚可对付他俩，如若力有未逮，大师再派人相助不迟。 ”

觉悟大师实觉过意不去，哪知就在这时，一名僧人又从殿后怆惶奔出，

大声道：
“禀方丈，大事不好，觉修觉曲两位师叔业已殉难了，他们……他们……到处纵火……”
那名弟子满身是血，话未说完，“扑通”一声倒下。赵子原急道：
“方丈大师快去瞧瞧，这里交给小可得啦！”
事情紧急，觉司大师已失了镇定功夫，他抬头一望，果见后面火光大起，一顿足，道：
“罢了，罢了，这里有劳赵施主，老衲留下几名弟子在此侍候，待老衲亲去瞧瞧！？
说着只带了几名弟子匆匆向后奔去。
武啸秋朝廖无麻望了一眼，道：
“廖兄没受伤吧？”
廖无麻道：
“兄弟还好！”
武啸秋道：
“今夜之事，若不是姓赵的小子从中捣蛋，大事已成，眼下也顾不了许多，咱俩只有联手了！”
廖无麻叹道：
“数十年来，老夫从不联手击敌，今次太阳可是从西边升起，咱俩又联手对付一个后生小子！”
赵子原嘲讽道：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啦，适才如不是武啸秋从后面偷袭一招，你双手早断，此刻还能站着说话么？”
廖无麻点点头道：
“话虽不错，但你刚才那招未必就伤得着老夫！”
赵子原嗤声道：
“事已过去，多说无益，两位准备动手吧！”
武啸秋大步一跨，道：
“廖兄别再讲客气，今夜若不杀了这小子，少林必可转危为安，那就与咱们目的大相径庭了！”
廖无麻两眼射出怨毒光芒，道：
“有理！”
说着，往右首一站，武啸秋却站在下首，两人把赵子原夹在中间，掌势缓缓扬起。
赵子原冷笑道：
“两位小心了！”
他身子一转，用左掌隐隐罩住武啸秋胸口大穴，右手长剑斜举，阴森森的剑气几乎把廖无麻整个身子尽数罩住。廖无麻道：“这小子倒真有点邪门！”赵子原哼道：
“也不知谁才是邪门呢？”
全身真力毕集，掌剑劲力已是跃跃欲发！
武啸秋大喝一声，人已凌空掠起，只见他双足一阵蹬踢，两只手掌在刹那之间已连拍十七八招，这正是他的成名绝学“寒帖摧木拍”，掌掌都是极厉害的杀着。

赵子原身子一晃，武啸秋掌势如影随形跟着追击，那掌上的威力丝毫也不放松。

在此刹那之间，廖无麻同时出招，十指利甲随空而舞，身子随着赵子原转动，每一招式都不离赵子原要害部位。

赵子原哼了一声，掌剑齐施，一股旋激的剑力从他身上涌出，锐利的剑风“嘶嘶”作响。

武啸秋身法甚是特别，一声厉啸，双掌翻飞之间，那十八记掌式忽然又化成三十多掌。

转眼之间，半空都是他的掌影，有似一片乌云，翻腾汹涌不已。廖无麻此刻也自展开杀着，不但十指功夫加强，而且双袖挥动之间，竟是以“飞袖流云”功夫抢攻而上。

这两大高手联手合击，当真是威力不凡，山门之前全被飚风气劲所笼罩，砂石横飞。少林弟子个个神色大变，有几名性子较为激动的，几乎忍不住都要出手了。

哪知就在这时，场中情势忽然起了异样的变化。

只见赵子原“呼”地腾空而起，剑出如虹，光华灿烂，在一片乌云之中闪出璀灿的银光，有如游龙似的一盘一绕，满天都是森寒的剑气，敢情他此刻已施出“沧浪三式”第二记杀着“龙游彩云”。在此同时，他左手“九玄神功”猛推而出，飚风若雷，直向廖无麻轰去。

他出手连击两大强敌，当真雄风无敌，不可一世。

廖无麻双手一阵乱抓，所有狠毒招式都被挡了回来，脸色一变，“蹬蹬蹬”被震退四五步，只觉胸口一热，“哇”地喷出一口血箭。廖无麻一退，武啸秋无异去了大半助力，赵子原那一剑霸道无比，只听“嚓”然声响，武啸秋在半空中一声惨叫，带着满空血雨暴跌而下。

少林弟子举目望去，只见武啸秋左臂齐肘断去，而那廖无麻却是脸孔苍白，两眼大睁。

武啸秋赶紧封住断臂穴道，廖无麻道：

“武院主伤势如何？”

武啸秋道：

“还不怎么碍事，只是现在动手恐怕不成了。”

廖无麻道：

“通知他们退！”

赵子原道：

“你们还退得了么？”

廖无麻道：“本尊者若退，便是天皇老子也阻挡不住。”赵子原哼道：

“那么你便试试看！”

忽听一人冷冷的道：“咱们为何要退？”声落人现，四条黑衣人影自殿内飞掠而出。

赵子原举目望去，似觉四人身形甚熟，仔细一想，不由脱口呼道：

“秦振松，原来是你们？”

秦振松冷冷的道：

“赵子原，想不到咱们又碰头啦！”

赵子原哼道：

“光是你们四人来了么？燕宫西后呢？”

秦振松哂道：

“家师有事别往，不出三日，你便会知道信息了！”

说着，四人一齐走到武啸秋面前，见他血已止住，尚忠义道：“武院主请在旁边好好休息，待咱们来打发赵子原。”武啸秋道：

“有四位好手，自然最好不过，但姓赵的小子的确有过人能耐，四位千万大意不得！”

尚忠义道：

“咱们知道。”

钟汝儿朝廖无麻望了一眼，道：

“廖前辈可以动手吧？”

廖无麻道：

“老夫先前受了些许微伤，刚刚吞服了一粒疗伤圣药，如要动手，大概也碍不了事！”秦振松道：“有廖前辈相助，赵子原准死无疑这时寺内大火越燃越大，少林弟子虽尽力抢救，但因秋高干旱，更加之山风又大，所以屋宇已燃烧了好多间。

赵子原默察了一会，见觉悟大师久久没有出来，暗忖莫非觉悟大师也出事不成？

他深知秦振松等人功力，如是四人联手，觉悟大师绝对不是对手，少林寺庙可以毁去，但少林掌门关系至巨，如若一旦不幸，势将引起武林剧变。

他沉思有顷，当下问道：

“秦振松，小可有一事请教？”

秦振松笑道：

“你也会向秦某请教么？”

赵子原哼道：

“此刻别高兴太早，小可问你，觉悟大师现下如何？”秦振松哂道：

“虽不死亦不远矣！”

赵子原怔了一怔，那十几名少林弟子都是气血翻涌，一人喝道：

“秋月师弟，咱们快进去瞧瞧！”

说话之时，已有四五名弟子飞纵而去。

赵子原怒气勃发，喝道：

“秦振松，纳命来！”

剑子一扬，正待出手，忽然眼光瞥处，只见觉悟大师手抚左肩，在数名弟子扶持之下走了出来。

赵子原剑子一垂，道：

“方丈大师无恙么？”

觉悟大师叹道：

“老衲只是肩头受了一记剑伤，想来不碍事，赵施主今夜为我少林一柱擎天，此恩此德老衲真不知何以为报？”

赵子原道：

“大师言重了！”忽然转过头去，厉声道：

“秦振松，你们还不出手更待何时？”

秦振松嘿然冷笑道：

“别忙，别忙，咱们还有几句话没说完！”随见他走到廖无麻身边，附耳说了几句，廖无麻只是不住点头，赵子原心道：

“ 不知他捣什么鬼，我倒得小心些才是！ ”

秦振松把话说完，然后和尚忠义等人欺了过来。

四人分往东西南北四角一站，各各亮出长剑，秦振松道：“ 赵子原，咱们要出手了！ ”

赵子原冷笑道：

“ 赵某候教便是！ ”

秦振松哼了一声，蓦见他一挽长剑，萦萦剑花飘飞而起，剑式刚出，尚忠义、王莉、钟汝儿也相继出剑。

四人出剑的方式十分奇特，剑式都只及一半，便飞快的打了一转，霎时但见剑气弥漫，直向赵子原洒去！

赵子原喝道：

“ 这是什么剑法？ ”

剑随声动，人已滴溜的打了一圈。

第七十一章　从容制胜

赵子原一动，那四根剑子也跟着而动，就像人影贴着人身一样，寸步不移。

赵子原大感讶异，随之又打了一圈，谁知情形仍是一样，赵子原大感不耐，一剑封了出去。

这一剑他是运足劲力而发、力道如何，只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谁知一剑洒去，宛如石沉大海，渺无踪影。

相反的，对方那四把剑子就像一道铁圈，先是扩大，此时骤然缩小，是以赵子原所感受的压力也在这种情形之下突然倍增。赵子原临危不乱，心中忖道：

“这大概是一种阵式了，不然对方剑式变化怎会这般奇怪？”忖念之际，四周剑气已是愈锁愈紧，那源源不绝的压力几乎使得赵子原都有些透不过气来。

赵子原不再迟疑，左手立刻挥出“九玄神功”。

那强劲的掌力，“轰隆”一声，震的山摇地动，沙飞石走，秦振松等人的招式果然为之一窒。

但，这情形只是刹那间事，秦振松等四人剑式一顿之后，转身又攻了上来，只听秦振松叫道：

“九玄神功，也不过尔尔！”

赵子原非常注意他们的身法，因为他刚才发出“九玄神功”之际，秦振松等四人都是身形游动，突然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纵走，而赵子原的一记开山裂石的神功以此竟减去大半威力。像这种情形赵子原还是第一次碰到，他想：

“他们用的什么身法，居然能把这等雄厚劲力化去一半？”但眼前已不容他去想许多，事实是他也没有时间去想许多，因为对方剑式已越来越紧了。

赵子原一声清啸，剑气源源震出，“波波”之不绝于耳，封向对方四剑。

只见秦振松等四人长剑一横，直由剑身泻出，居然硬接了赵子原一剑。

对方剑气一触，秦振松等人身子不过晃了一晃，虽然稍受影响，可是仍然紧紧围住赵子原不放。

这一来，赵子原不由震骇了。

要知他自使用“沧浪三式”和“九玄神功”以来，还从来未有遇到像今夜这种情势，在这电光火石刹那之间，他脑中已不知打了多少转。

他想：他们究竟用的是什么剑阵？竟然能够发出这种坚不可摧的效力？

觉悟大师在旁睹此情景，呼道：

“上穷碧落下黄泉！”

赵子原心中一动，忖道：

“不错，下面是黄泉，只有上面才是辽阔的天空！”心念一闪，“虎”地飞纵而起！

觉悟大师这一指点实是恰到好处，岂知秦振松这人比鬼都还要精，明知这一套剑阵的缺点便是怕敌人从上空着手，所以早就嘱咐了廖无麻，只待赵子原向上一冲，便适时施毒暗袭。赵子原身子刚往上冲，一阵粉末已迎头洒至，赵子原暗叫“不好”，可是他鼻端已然闻及，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忽的半空附跌而下。

秦振松大笑道：“如何？这便收拾他了吧？”

觉悟大师大惊，想奔上前去瞧个究竟，秦振松等四人把长剑一摆，拦住了去路。

觉悟大师怒道：“你们待把赵施主怎样？”秦振松得意的道：“谁要他来多事啊？”觉悟大师哼了一声，道：

“谁敢伤赵施主一根毫发，老衲便与他拼了！”

秦振松哈哈笑道：

“老和尚，你们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河，还能过问别人的事么？”钟汝儿道：“大师哥，和他噜嗦什么？干脆把姓赵的毙了算了！”尚忠义道：

“不错，此人还是钦命要犯，宰了他还是天大的功劳哩！”觉悟狂吼一声，一掌向秦振松等人拍去，秦振松冷然一笑，剑锋微颤，倏地洒向觉悟大师手背，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觉悟大师不得不将手掌撤回，就在这时，钟汝儿一剑已向赵子原刺去！觉悟大师被秦振松所阻，其他少林弟子更无法近得了尚忠义他们身边，眼着赵子原非死在钟汝儿剑下不可了。

哪知就在这时，忽听一阵修扬乐曲在山间飘起，秦振松等人脸色齐是一变，钟汝儿猛的把剑撤了回来。

尚忠义呼道：

“东后，东后……”

武啸秋接道：

“未必就是。”

尚忠义急道：

“东宫乐声我怎会听不出来，是东后娘娘来了！”

武啸秋道：

“这个老夫知道，在京城之时，老夫和摩云手甄定远围攻赵子原，正也是到紧要关头，忽然响起这种乐声！”

尚忠义道：“那么前辈见过她了？”

武啸秋笑道：

“非也，我们连她人影也没见着，事后打听，才知上了一个女孩子的当！”

尚忠义“哦”了一声，道：

“前辈讲的是蓝玉燕？不错，她……”

话未说完，那阵乐声已越来越是响亮，秦振松等人正在迟疑之间，四名宫装少女有如行云流水似的行了上来，她们举止安详，秦振松他们这时想走，已为时不及。

就在那四名宫装少女抬着，她们虽然抬着轿子，但前进的速度丝毫也没有受到影响，走在山间如履平地相似。

少林弟子大都听过燕宫双后之名，其中尤其是东后，她名声虽响，但一生之中甚少在江湖上走动，想不到在少林生死存亡和赵子原生命只在呼吸间时，她居然在少室峰出现了。

当前四名宫装少女到山门外一站，秦振松等脸色极是尴尬，武啸秋忖道：“果是东后到了，想不到这一次竟是真的。”

觉悟大师跨前一步，合什宏声道：

“未知东后娘娘驾到，老衲有失远迎，还望请恕罪。”那轿子相距峰头还有一段距离，但觉悟大师是以深厚内力发出，声浪传出老远，字字强有力。

只听轿子里响起温和的女人声音道：

“ 不敢当，不敢当，大师过谦了！ ”
声音虽小，语句却听的非常清楚，就好像是站在面前说话一般。
秦振松等人对轿中声音甚是熟悉，哪敢怠慢，一齐跑行大礼，口称：
“ 弟子参见师伯。 ” 轿中人冷冷的道：
“ 不敢当，四位赶快请起，不要折煞老身了。 ”
秦振松听此话中有刺，此时本想站起身来，却又感到有些不便，如不站起，是跪着也不相宜，四人相互望了一眼，一齐道了道：“ 谢师怕 ”，然后挺身站起。
轿子来到山门之外，四名抬轿宫装少女把轿子放下，然后垂手分立两旁，只听轿中之人幽幽叹了一口气，道：
“ 少林何故遭此浩劫？ ”
觉悟大师道：
“ 命中注定，劫所难免，只是那位赵施主千里迢迢赶来援手，如今中毒倒地不起，倒叫老衲好生不安！ ” 轿中之人道：“ 大师说的是赵子原么？ ” 觉悟大师道：
“ 正是！ ”
轿中之人道：
“ 赵子原，天下奇士也，武林中许多大事，都少不了他一份，义之所在，他往往不顾一切，此人还真死不得！ ”
廖无麻心中暗想话虽说得是，只是他已中了 “ 蚀骨散 ”，至多再有两个时辰，便要化为浓血，你有解药么？
觉悟大师道：
“ 娘娘所见极是，只是不知他中了何毒，眼下是不是还有救？ ” 东后呼道：
“ 青莲，你去瞧瞧！ ”
一名宫装少女应了一声，走到赵子原面前仔细瞧了一瞧，廖无麻又想，一个使女能瞧出什么来？
他本有心相阻，可是见秦振松等四人都肃立一边不敢弹，便也打消相阻之念，面上泛起冰冷笑意。
那叫青莲的少女瞧了一会，然后走回来禀道：
“ 禀娘娘，这好像是中了‘ 蚀骨散 ’！ ” 廖无麻心头一震，暗忖这燕宫东后真个名不虚传，属下一名宫女稍为瞄上一眼后，竟能找出我施用的毒品，真不知她们是否能解？
东后道：
“ 原来是苗疆之毒，想必今夜来的高人之中有五毒尊者在内了？ ”
五毒尊者道：“ 不敢，廖某便在此地。 ” 东后道：
“ 听说尊者一向不屑到中原来，我那西后妹子究竟用的什么方法，竟能请动尊者大驾到少林来生事？ ”
廖无麻冷冷的道：
“ 本尊者听说有人以白道武林领袖自居，而将黑道朋友不放在眼下，本尊者一怒之下远离苗疆来到中原！ ” 东后笑道：“ 尊者说的是什么人以白道领袖自居了？ ” 廖无麻道：
“ 娘娘自己明白，还待本尊者再说么？ ”
东后冷笑道：

“听尊者口气，好像这个人便是我么？”
廖无麻嘿嘿的道：
“不错！”
东后道：
“问尊者是听何人说的？”
廖无麻道：
“自然有人！”
东后叹道：
“我也不知我在什么地方开罪了我那妹子，她处处要与我作对，青莲，先把赵子原救起来吧！”
青莲应了一声，取出一个药瓶倒出两颗白色药丸，上前替赵子原灌了下去。
东后又道：“青莲，你再瞧瞧地下的僧人，好像他们也中了巨毒，如是有救的话，便一起把他们救过来！”觉悟大师感激的道：“娘娘慈悲为怀，老衲谨此谢过！”
东后道：
“大师不必客气，其实今夜受到袭击的并不止少林一派而已！”觉悟大师心头一震，道：
“难不成还有别的派别？”
东后道：
“武当便与少林同时受到攻击，也许是我把情形弄错了，我以为我那不成才的妹子会到少林来，哪知他和摩云手都去了武当，唉，武当受劫之惨，只怕犹在少林之上多多了。”觉悟大师叹道：“少林武当何辜，都成了别人寻衅生事的对象！”
东后道：
“树大招风，贵派与武当虽不愿惹事生非，但别人以为能使少林武当就范，其余诸派只要临之以威便行了。”
廖无麻道，“想不到娘娘也知道这么清楚？”东后冷冷的道：“中原武林之事我怎会不知？”
武啸秋接口道：
“若不是‘香川圣女’替你到处刺探消息，对于中原武林之事，你未必能够知道的这么清楚吧？”
东后道：
“香川圣女不会武功，我命她跑跑腿，那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武啸秋道：
“可是她的美色却较之一个会武功的人还要厉害百倍！”东后道：
“她以美色惑人么？”
武啸秋道：“那倒不曾！”
刚刚说到这里，赵子原已从地下站了起来，他运了一口真气，觉得身体各部没有不舒服地方、目光落在轿子上，觉悟大师忙道：“赵施主请见过东后娘娘，如无娘娘相救，只怕施主此刻已不复在人世了！”
赵子原一听东后驾到，赶紧跨上两步躬身道：
“晚辈参见东后娘娘！”
东后道：

“赵小哥别多礼，毒势已除尽了么？”

赵子原道：

“晚辈刚才运行了一下真气，自觉毒势已除尽了！”

东后柔和道：

“那很好，青莲，那些师父们中的毒势如何？”青莲道：

“婢子适才一一检视过，他们都中了‘螺旋蛊’，这毒十分厉害，婢子疏忽，这次外出竟忘将这方面解药带出来！”

东后道：“那么你去求一次廖大侠吧！”

青莲应了声“是”，当下便向廖无麻走去。

廖无麻嘿然冷笑道：

“你想要本尊者拿出解药，那是要比登天还难！”

青莲停在廖无麻身前三尺之处，笑道：

“娘娘谕示从来不曾打过折扣，更何况这些师父都是被你用毒所伤，你不拿出解药还要谁拿出解药？”

廖无麻哈哈笑道：

“好说，好说，本尊者可不是东宫之人，你那娘娘可命令不了我！”

青莲道：“你虽不是东宫之人，娘娘的话你都是听见了？”廖无麻冷哼道：“便是听见了又怎地？”

青莲哂道：

“你不拿出解药，难道还要我动手不成？”

廖无麻哈哈笑道：

“好说，你动手本尊者便会给你么？”

青莲道：

“那你当心，我要出手啦！”

说着，双手一扬，临空抓了过去。

廖无麻欺她年纪甚幼，同时也不把她那虚空一抓放在心上，因为她指上不带半点风声，掌上也不显出若何劲力，就像一个孩子闹着玩一般抓了过来。

廖无麻冷冷一笑，道：

“这是什么功夫？”

他好像没事人一样站在那里，待青莲虚空一抓抓过，根本觉得青莲就似没有动过手。

但是青莲却不同了，她神色凝重，显见刚才一抓之式她已用尽所有力道相似，双手虽然抓过，十指仍曲着，真像有第二股力道没有发出似的。

要知大凡会武之人，被攻之时感受都特别灵敏，一种是武功太强之人，由于其武功已到出神入化之地步，是故能出手伤敌于无形，以致专敌方毫无感受，另一种便是根本不会武功，出手虚抓才不能显示出一点力量来。

廖无麻乃心机深沉之人，想起于莲乃东后座下使女，如说不会武功，那是不可能的事，假如会武，那该是属于武功甚高一流，以此推测，青莲刚才一抓他竟毫无感受，岂非他已中了青莲虚空一抓？廖无麻想到这里，不由大是懔骇，“蹬”的退了一步。青莲冷冷的道：

“还算你知机，你若再挺下去，势非骨节寸寸断裂不可！”廖无麻大骇道：

“我……中了你一抓……”

青莲冷哼道：

“你究竟乃是边夷，生平见闻甚少，东宫‘虚无缥缈’乃当世至高无上绝学，伤人于无形，我方才挟着‘无影毒’一齐施出，怪不得你会毫无半点感受！”

廖无麻乃弄毒祖宗，深知无影之毒乃毒中之主，像他有五毒尊者之号，亦未必能够练成这种毒药，是以闻得青莲一语，不由脸色大变，赶紧盘坐于地，一连服下两三种解药。

青莲笑道：

“没有用啦，你在苗疆所练的根本就不能解我之毒！”刹时，廖无麻头上滚落了黄豆般的大汗。

武啸秋暗暗称奇，悄声对秦振松说：

“廖兄真中毒么？”

武啸秋是个极厉害的人物，他刚才在旁边看着，根本瞧不出青莲有施毒的样子，是故才有此一问。

秦振松也悄声道：

“晚辈也瞧不出来，不过东宫‘虚无缥渺’却是一种震世绝学，施无声，伤人无形……”

武啸秋道：

“这样看来，廖兄果然中毒了！”

秦振松道：

“瞧他那样子，像是中毒极深！”

廖无麻究竟只是一个苗人，想法直觉，根本不拐弯子，事实上廖无麻本人根本没有中毒的感觉，因他对天下百毒知之甚深，越是厉害的毒物，侵入身体之后便越发不会起异样，此刻他一连服了两三种解药，而情形依然如此，他心中只道中毒已深，极想把体内之毒除去，情急之下，大汗跟着而下，样子也显得十分痛苦。武啸秋道：“廖兄感觉如何？”廖无麻道：“难说，难说……”武啸秋道：

“然则廖兄都不能解了？”

廖无麻叹了一口气，道：

“我用了一辈子毒，却还没有碰到像这种厉害的毒药！”青莲冷冷的道：

“也叫你见识见识中原使毒的厉害！”

顿了一顿，又道：

“你如想性命，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但不知你可愿意？”廖无麻道：

“什么路好走？”

青莲道：

“咱们相互交换解药，你把解药交出来，待我去救少林弟子，然后我拿解药交给你活命！”

廖无麻迟疑了一会，终于从身上拿出一个黑色药瓶，瓶里满装黑色粉末，说道：

“你解药拿来！”

青莲拿出一个黄色瓶子，道：

“我的在这里了，你马上服下三颗便行。”

说着倒出三粒，又道：

“我们之间了为免除小人之见，我先把解药交给你，好好接住！”

三料药丸直射而出。

廖无麻接在手中，然后问道：

“ 怎么服法？ ”

青莲道：

“ 和水吞下就行了。 ”

廖无麻也真相信，随把黑色药丸抛了过来，道：“ 用水把药粉调和，然后给他们服了！ ”

青莲笑了一笑，当下拿着药瓶走到觉悟大师身前道：“ 有劳大师了！ ”

觉悟大师连声称谢，随命一名弟子拿着药去和水调匀，然后救治那些中毒的弟子。

廖无麻吞下那三料药丸这后，紧张的心情已缓和下来，想起来东后面前一名使女居然都有这种能耐，不由出声叹了一口气，道：“ 罢了，罢了！ ”

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随对秦振松道：

“ 请小哥转达令师，老夫有所不便，告辞了！ ”

说着，大步向山下走去。

秦振松急道：

“ 廖前辈！…… ”

廖无麻把身子一顿，道：

“ 小哥甭多说了，老夫连东后面前一个使女都斗不过，更遑论其他！ ”

秦振松道：

“ 不然，其实前辈并没有和她交过手，焉知胜败！ ”廖无麻摇着头道：

“ 小哥难道忘了，老夫外号五毒尊者，盖天下之毒纵然上千累万，为最者不过五种，而此五种又远非无影毒之敌，是故老夫虽未与人较技，自知已略逊一筹，真正动起手来，岂非丢人现眼吗？ ”说完之后，一拱手，转眼消失在山崖间。

廖无麻一走，武啸秋和秦振松等人更形势孤，武啸秋仰天叹了一口气，道：

“ 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转为如此情景，秦哥儿，咱们也走吧！ ”秦振松应了一声，正待转身而去，可是他突然想起东后还在轿子中，纵然要退，礼数却得做到，一抛眼色，和尚忠义等人一齐躬身道：

“ 师伯在上，弟子告辞了！ ”

东后冷哼一声，道：

“ 何必如此多礼。 ”

秦振松听出东后话中虽有不悦之语气，但还没有留难他们的意思，四人再打了个招呼齐声道：“ 谢师伯！ ”躬身而起，和武啸秋向山下奔去！

觉悟大师叹道：

“ 好险，好险，圣女请出来吧！ ”

赵子原心头一震，暗忖轿子里面不是坐的东后吗？为何觉悟大师又呼起圣女来了？

忖念未定，只见轿帘卷起，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人走了出来，不是赵芷兰还有谁？

赵子原呆了一呆，赶紧走过去行了大礼，道：

“ 孩儿参见母亲！ ”

赵芷兰道：

“ 子原，你想不到会是为娘吧？ ”

赵子原道：“孩儿做梦也想不到会是母亲！”赵芷兰叹道：“今日之事真个危险之极，东后娘娘料事如神，实是使人佩服。”

赵子原道：

“娘说东后娘娘所料何事？”

赵芷兰朝山头望了望，但见寺内大火在少林弟子全力抢救下已渐渐熄灭，那些中毒弟子也次第醒了过来，幽声道：“说来话长，即如你可能中毒遇险，亦均在娘娘所算之中，故而才将解药带来，现在少林之劫总算逃过，娘也放心了！”觉悟大师道：“此非说话之处，敢请贤母子入内奉茶！”赵芷兰摇头道：“少林清修之地，怎容我一个女流擅进，大师不必客套，我们就在这里谈谈便了！”

觉悟大师肃容道：

“圣女光照日月，何出此言？”

赵芷兰道：

“大师善后要紧，我母子谈谈便走。”

觉悟大师道：

“圣女何尔来去匆匆？”

赵芷兰道：

“大师有所不知，贱妾还得赶去复命呢！”

觉悟大师道：

“既是圣女有事在身，老衲也不勉强了，只不知武当那边的事情又如何发展？”

赵芷兰道：

“那边由东后娘娘亲自出马，情形如何，贱妾此刻也不知道。”赵子原心中微动的道：

“原来他们今日同时向少林武当两派下手？”

赵芷兰道：

“不错，不过到武当去的人是西后和摩云手，到此间来的却是武啸秋他们，当娘娘命为娘来时，为娘还担心不已。”青莲含笑插口道：

“圣女雍容镇定，倒是婢子有些发慌呢！”

赵子原心中微动道：

“姑娘适间一抓之举，在小的看来，似是姑娘有意做作，并未出手，不知小的看得可对？”

青莲拍手道：

“对了，其实婢子只是做作，这全是娘娘嘱咐的，想不到在我做来，那姓廖的老鬼果然上当！”

赵子原寒声道：

“然则姑娘也没有用毒了？”

青莲道：

“我哪里会用什么毒，不过据娘娘说，大凡一个常年用毒的人，其心最是多疑，其实我没有用毒，但他偏偏就怀疑我用了毒，譬如就拿我双手一抓来说，事实上我并没用半点力道，他却怀疑我已用了伤人于无形的真力，娘娘真是料事如神，想不到这么一来倒真把他吓走了！”

觉悟大师道：

“这个老毒鬼一走，大概二十年之内再也不会在中原出现了，西后失掉

一个得力助手，相信她的凶焰也减低不少！”赵子原道：

“晚辈听说西后有霸天下之野心，只怕相助她的更不止廖无麻其人！”

觉悟大师道：

“此时相助她的人固是不少，但能真正派上用场的却是不多，假若能把武啸秋和甄定远剪除，也许就差不多了。”赵子原说道：

“据晚辈所知，甄定远已经死了，但死的却又不是甄定远！”这话听来大是矛盾，觉悟大师一怔，赵芷兰也是一怔，当下问道：

“子原，这话怎么解释？”

赵子原道：

“孩儿尚未向娘禀告太昭堡之事，此事便是在太昭堡发生的。”赵芷兰道：

“甄定远可是你杀的么？”

赵子原摇头道：

“不，孩儿到太昭堡时，太昭堡上下已被人全数杀光，便连甄定远也躺在血泊中。”

赵芷兰喃喃的道：

“怪了，怪了！”

她双目连闪，脸上满是奇怪之情，旋忽问道：

“然则你又怎么知道死的不是甄定远呢？”

赵子原道：

“甄定远脸上戴个人皮面具，这是孩儿早就知道了的，当他死时，身上淌血，全身僵直，孩儿就注意到他脸部了，结果揭开他面部一看，原来他竟是另外一个人。”

觉悟大师急声道：

“此人是谁？”

赵子原道：

“司马道元！”

此话一出，不仅觉悟大师一惊，便是赵芷兰也呆了。觉悟大师喃喃的道：

“司马道元，司马道元，原来他还没有死！”

赵芷兰道：

“在任何情形之下想来，这皆是匪夷所思之事，今既证实司马道元没死，那么甄定远又如何？”

赵子原道：

“孩儿事后已见着甄定远的千金甄陵青，孩儿曾将此事告诉她，她如今已赶到天山去了！”

说着，便又将遇甄陵青之事说出，赵芷兰一听，突然沉吟起来。觉悟大师亦变了脸色，苦笑说道：

“天罡双煞，天罡双煞，这又是一大浩劫将临江湖！”赵子原道：

“大师识得天罡双煞其人？”

觉悟大师叹道：“老衲初入少林之门时，便适逢天罡双煞之变！”赵子原道：

“那年代只怕很久远了？”

觉悟大师道：

“老衲今年七十有八，老衲入少林之门不过一十二岁，是故算来应该是

六十余年前之事！”
　　赵子原道：
　　“据甄姑娘说，她所见到的黑白汉子不过中等所纪，然以实际年龄推断，天罡双煞至少也在百龄之上了！”
　　觉悟大师道：
　　“那只会多不会少，老衲见他们时，他们尚是中年汉子，其时，他们亦是到少林来生事，就想他们两人之力，少林所受之劫难亦远较今日为甚，继少林之后，武当、峨嵋、昆仑，亦先后受到他俩之骚扰，由是之故，各派均感不胜忧戚，乃由家师出面，邀请各派掌门会集此地，筹思良策，拟将天罡双煞除去！”
　　赵子原道：“结果如何？”
　　觉悟大师道：
　　“集会之日，不知天罡双煞从何得到消息，竟也没声没息赶到了少室峰，双方一言不合，便斗了起来！”赵子原道：“便是因此一仗，天罡双煞才敛息江湖的么？”觉悟大师摇头道：
　　“要说打败的还是八派掌门，老衲师尊以及武当华山太白三派掌门均因此而丧生，余下之人也正岌岌可危，忽然天外来了救星！”青莲等八名使女听到这里，齐嘘叫一声，道：
　　“那是谁呀？”
　　觉悟大师道：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来的救星乃是一位红衣老人，这位武林异人据说当时年龄已在百龄以上，当他出现之时，天罡双煞直是骇的连话说不出来，这位武林异人便问天罡双煞究竟想死还是想活？”
　　赵子原道：
　　“这位前辈也真奇怪，天下哪有人想死的道理？”觉悟大师道：
　　“这乃当然之理，天罡双煞自然都想活命，于是那位武林异人便对天罡双煞道‘尔等想活可以，但得依我一个条件！”白煞便道：“什么条件都依！”那武林异人道：
　　“你别说的好听，老夫若说出这个条件来听怕你俩依不了。”黑煞道：
　　“只要你老人家说出来，奴才不依也得依！”
　　赵子原谅道：
　　“他们竟自称奴才！”
　　觉悟大师道：
　　“不错，因为那位武林异人正是他俩主人！”
　　赵子原哦了一声，道：
　　“怪不得他俩会这么听话了！”
　　觉悟大师道：
　　“是啊，但那位武林异人说出的条件倒也简单……”说至此处，忽听一人冷冷接道：“什么条件？”

第七十二章　奇峰突起

发声之人问的甚是奇特，觉悟大师等人都不由一怔。众人举目望去，只见山道之中走出一人，那人年约半百，五官端正，从外表看去，像貌甚是不俗。

觉悟大师道：

“敢问施主高姓大名，夜来少林有何贵干？”

那人道：

“在下任怀中，生平喜游名山大川，足迹所至，萍踪万里，但这次来到少林却是为着别样事情。”

觉悟大师皱了皱眉头，暗忖道任怀中的名头从未听过，言语闪烁，不知又是什么来路？

他念随心转当下说道：

“原来是任施主，老衲多有失敬，但不知任施主为着何事而来？”

任怀中道：

“那倒不忙，在下适间听大师说那条件之事，不知大师能否继续往下再说？”

觉悟大师说：

“施主对此事这等关心，莫非亦是知情之人么？”

任怀中拱手道：

“不敢，不敢，在下一时好奇而已。”

觉悟大师道：“天下稀奇古怪之事，类多皆是，施主何独对此事这般关心？”任怀中笑道：

“好叫大师得知，举凡稀奇怪之事，在下都希望一穷究竟，便是在下少时要说之事，亦是在下从好奇之中得来。”

觉悟大师道：

“施主想说之事可与老衲适间所说有关么？”

任怀中仰首望天，忽尔说道：

“也许有这可能！”

觉悟大师暗暗思忖，拿不定这任怀中夜上少林究竟抱着一种什么目的而来？

赵子原道：

“大师便请继续说吧！”

觉悟大师迟疑了一会，终于点点头道：

“那位武林异人说出的条件非常简单，便是他和他徒弟二人在世一日，天罡双煞便不能在外活动，此后，数十年来，天罡双煞一直都没有消息，今又忽然出现，想必是那位武林异人已经作古了，只不知他徒弟为何人，是否尚在！”

任怀中道：

“那位武林异人作古，天罡双煞又何得知？”

觉悟大师怔道：

“老衲只是猜测，原不是肯定之词！”

话虽这样说，但是暗中对这任怀中不由又增加了几分怀疑。任怀中笑道：

“是矣，是矣，大师原是猜测之词，倒是在下听错了，但在下又有一问，

未悉大师能为解释么？”

觉悟大师道：

“如是老衲知道之事，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任怀中道：“在下适间听大师说，天罡双煞对那武林异人自称奴才，然则照此看来，天罡双煞果是那武林异人奴仆了？”

觉悟大师暗道：

“我说这话之时，此人便已在暗处听见，但他究竟在暗处藏了多久，为何我竟然一点也没发觉？”

不但悟觉大师有这种想法，便在赵芷兰母子何尝又没有这种想法？只是三人都没说出来罢了。

觉悟大师心念一闪，当下说道：

“此事老衲只听前辈掌门师祖说起，可惜斯时老衲尚幼，未曾发问，是以不能知其详尽，尚望施主见谅！”

任怀中道：

“大师太客气了，在下复有一事请教，不知大师见过天罡双煞其人么？”

觉悟大师摇摇头道：“不曾！”旋觉此事越来越是蹊跷，不由奇道：

“施主怎对此事这么关心？”

任怀中道：

“即便大师不问，在下也要说出，在下方才不是说过，有些事要对诸位说么？”

觉悟大师点点头道：

“不错！”

任怀中脸色一正，道：“在下要说之事便都与黑煞吴极和白煞周河这双煞有关！”

众人听的心头一震，一齐投目望着他，那任怀中却是洋洋自若，顿了一顿，又道：

“今夜之事，少林算是经过第一道劫难，随后恐怕少林还有第二道劫难，而此事便与天罡双煞有关！”

觉悟大师道：“施主怎知此事？”

任怀中道：

“大师暂且别问，如是尔后少林没有大劫难降临，便算在下说错了！”

赵子原道：“阁下缘何有此一说？”任怀中道：

“在下所见，自非无据，便是今夜此时，天罡双煞便有人潜伏附近！”

话声一落，倏见一条人影冲天而起。

赵子原大喝一声，正待飞身追去，任怀中忽道：

“赵兄不必追了。”

赵子原惊道：

“阁下也认识小可赵子原？”

任怀中泰然道：

“赵兄名震天下，便是两探九千岁府一探天牢之事，已够武林震动了！”

赵子原骇然道：

“这个任兄也知道？”

任怀中哈哈笑道：

“在下相知满天下，知交有几人，若非赵兄在此，在下也不会到少林来

了！”

此人说话实在无从捉摸，当真使人怀疑得紧。

赵子原转念甚快，道：“然则阁下久已来此了？”任怀中道：“不错！”

觉悟大师道：

“请问适间赵施主要去追人，阁下缘何阻住？”

任怀中道：

“此人说出大家都很面熟，是故在下才劝住赵兄不必去追了。”赵子原道：“敢问那是何人？”

任怀中笑道：

“说出来赵兄也许又会吃惊，那人便是司马道元！”此话一出，赵芷兰母子和觉悟大师心头都不由一震，因为他们刚听赵子原说，司马道元已死，缘何他又活了？

赵子原惊道：

“这怎么可能？”

任怀中道：

“赵兄曾亲眼见他横尸地下，尔今为何又活了，是么？”赵子原道：

“不错。”

任怀中摇头道：

“这等稀奇古怪之事在别人也许办不到，但是在天罡双煞就轻而易举，更何况司马道元早就和他俩有所勾结，说不定事前便曾练过他俩独特武功，以致身上虽然中剑，实则他所受的剑伤并不是要害部位亦未可知！”

赵子原道：

“这怎么可能，小可曾亲见他胸口中剑，如是剑伤也能转移，那真可是骇人听闻之事！”

任怀中道：

“但在事实上，天罡双煞就会这种武功！”

觉悟大师道：

“老衲想请教施主，司马道元今夜又来此何为？”

任怀中道：

“司马道元受天罡双煞之命，前来少林窥探，看看少林与西后方面斗的情形如何？如是少林受创不重，他们随后也会跟来，说不定到达某个时期，西后和天罡双煞还会合流，到时事情就难办了。”觉悟心头大震，道：“若真如是，天下武林危矣！”

任怀中道：

“在下所担心之事亦即在此，要知眼下天罡双煞和司马道元父子已联手合谋，他们想以太昭堡为根据地，然后将天下黑道人物置于掌握之下！”

赵子原心中一动，道：

“司马道元父子？阁下是说司马迁武也加入他们阵营了？”任怀中道：

“此亦在下想转告赵兄之事，大昭堡已不复为赵家产业了！”赵芷兰插口道：“此话当真？”任怀中笑道：

“在下何敢相骗圣女，圣女不是派人去了么？”

赵芷兰道：

“不错！”

话虽如此说，只是不禁心中有些怀疑，暗忖此人连什么事都知，真是奇

哉怪也。

她在一旁久未说话，可是想来想去都想不出任怀中是哪路人物？

赵子原道：

“娘，你可是派奚总管去了？”

赵芷兰道：

“还有你苏大叔！”

任怀中道：

“不错，奚苏两人是去过了，但是如今只有一个苏某活在世上。那姓奚的已被人杀死了！”赵子原心头一震道：“被谁杀死？”任怀中道：

“说出来赵兄又不相信，他是被司马迁武杀死！”赵子原吃了一惊，但他想了一想，随即摇摇头道：

“不对，不对，司马迁武和奚总管武功我都曾见过，更加之有苏大叔在侧，司马迁武要想得手只怕并不容易！”

任怀中笑道：

“然则以赵兄以前武功，便能够在京大展雄威么？”赵子原猛醒道：

“这么说来，司马迁武的武功也精进了？”

任怀中点点头道：

“他的武功正是天罡双煞所授，目的便是找赵兄报仇！”赵子原皱眉道：

“找我报仇？我和他感情不错啊！”

任怀中道：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因为其父司马道元曾两次在谢金印剑下死里逃生，他被天罡双煞一激，已激发了怒性，所以非找你一报此仇不可！”

赵子原寒声道：

“你说两次，难不成太昭堡这一次真是谢金印所为？”任怀中笑道：

“普天除了谢金印之外难道谁能施出那种手段？唉，他的手段实在也太过狠毒了些！”

赵芷兰喃喃的道：

“天意，天意，这贼子又替我们惹事了！”

赵子原沉吟一会，道：

“逆来顺受，小可到时只有尽力而为，但不知好司马迁武现在太昭堡做些什么？”

任怀中道：

“招兵买马，企图以太昭堡为基业，然后领袖天下武林！”赵子原冷冷的道：

“只怕没有这么容易？”

赵芷兰道：“贱妾有一事请教，但望任大侠大不吝赐告。”

任怀中拱手道：“圣女但请吩咐！”赵芷兰道：

“对尔来所发生之事，任大侠事事都了若指掌，难不成任大侠都是亲眼目睹么？”

任怀中坦然道：

“不瞒圣女说，对于天罡双煞的行动，在下注意已久，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是故在下尚未采取行动！”

此话一出，赵子原等人心中都不由一动。

任怀中顿了一顿，又道：

“天罡双煞已非孤身一人，尔今势力已日渐庞大，在下恐力有未逮，是故才想找赵兄帮帮忙！”赵子原道：“任大侠有此心怀，那是再好也不过了！”

觉悟大师道：

“请恕老衲说句放肆的话，那天罡双煞武功甚高，任大侠能与他俩作对，想必与那位武林异人有点渊源？”

任怀中微微笑道：

“大师之言在下愧不敢当，说出来只怕大师失望，在下只是幼年与那位武林异有过数面之雅而已。”

觉悟大师皱眉道：

“然则任施主又为何那么注意天罡双煞呢？”

任怀中道：

“天罡双煞为患极大，难道大师听其蹂躏江湖不成？再说在下尚想向他俩索回一样东西。”

觉悟大师道：

“不知施主要索回的是什么东西？”

任怀中道：

“一面铜牌。”

觉悟大师不禁一愣，陷入沉思。赵芷兰道：“任大侠既想找上小犬效命，想必心中已有除去天罡双煞之对策？”

任怀中摇摇头道：

“那也不一定，此事也还须费一番周折，眼下问题已不仅是天罡双煞而已。”

听他口气，好像并不太把天罡双煞放在心上，觉悟大师至为震骇，暗忖此人究竟是何来头？他功力既是如此之高，刚刚我少林遭劫，按理他应该出手相助才是，可是他一直等到大局了结才现出身来，此人似又非侠义道中之人。

莫说觉悟大师满腹猜疑，便在赵芷兰母子心中也狐疑不已，就在这时，一条人影已在山道出现。赵子原惊呼道：“噫！那不是苏大叔么？”

那人行动迅速，只眨眼工夫，人便来到山头，不是苏继飞还有谁？

赵子原抢上一步，叫道：“苏大叔！”苏继飞叹道：“总算被我找着了。”

先和圣女与觉悟大师见过礼，然后再经赵子原介绍认识了任怀中，任怀中微微一笑，道：

“苏兄是来报信的了！”

苏继飞道：

“此事说来实在大出人意料之外，子原，你有一个朋友叫司马迁武么？”

“正是，大叔，事情都由这位任大侠说过了。”

苏继飞叹道：

“事情的确使人意想不到，奚兄竟惨遭司马迁武毒手！”赵子原觉吟半晌，旋对赵芷兰道：

“娘，我这便去太昭堡瞧瞧如何？”

说完，抬步就待向山下走去。赵芷兰忙道：

“子原慢着。”

赵子原停下步子，道：

“娘有何指示？”

赵芷兰道：

“你现在去恐怕不是时候。”

赵子原道：

“孩儿也知现在去不是时候，不过对方欺人太甚，我虽一向能够容人，此次却也忍不住了。”

赵芷兰道：

“我知道你也有些忍不住了，不过现在有两种顾虑你还不能去！”

赵子原道：“娘，请问哪两种顾虑？”赵芷兰道：

“第一，你单身前去太过冒险，假使天罡双煞和司马道元都在那儿，你绝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赵子原躬身道：

“娘见教得是，不过孩儿到时自会见机行事。”

赵芷兰道：

“第二，司马迁武不会久在太昭堡等你，假若你此去找不着人，不是多此一行吗？”

赵子原道：

“娘放心，假如他不在太昭堡时，孩儿会到别处找他，总之孩儿见着他时也不会即刻便和他动手，总得先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不迟！”

他忽然叹了一口气，又道：

“说来奇怪，孩儿总觉得司马迁武这个人还不错，即便他再不讲理，也不会蛮横到这种地步。”苏继飞摇头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子原不必太过相信人！”赵子原躬身受教，道：

“这个小侄知道。”

赵芷兰见他执意要去，当下也不便勉强，叹道：

“好吧，你去便去，不过沿途如若有便，不妨折道武当一行，顺便告诉武当掌门，就说仍然按照原计划行事。”

赵子原道：

“便只这句话就行了么？”

赵芷兰点点头道：

“不错！”

赵子原转身前行，任怀中忽道：

“赵兄请先行一步，在下还有几句话要对觉悟大师说，我们在太昭堡见。”

赵子原拱手道：

“好说！！”

说着，飞身向山下掠去。

赵子原走了不久，觉悟大师问道：

“不知任施主有何指教？”

任怀中道：

“在下方才已大概说及当今天下武林情势，以后的局势发展极可能是，西后与摩云手一千人与罡双煞联手，似此则魔道嚣张，势非我等联手对抗不可！”

觉悟大师道：

“任施主说得是。”

任怀中道：

“所以在下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大师可愿意担负一个任务么？”觉悟大师道：“什么任务？”任怀中道：

“最好由大师或武当掌门出头，柬邀当世好手在少林或武当聚集，以便大家商量一个应付办法!“ ”觉悟大师正欲开口，赵芷兰忽道：

“这个办法甚好，大师似可酌允。”

觉悟大师怔了一怔，暗忖我们眼下已有行动步骤，香川圣女为何不待我把实情说出便抢着说话，莫非她还有点怀疑任施主么？他心中虽然这样想，只是对赵芷兰的机智他一向钦佩，情知赵芷兰这样做必然别有用意，于是慨然应道：

“任施主所见极是，只是老衲一人尚不够这等份量，此事便由老袖和武当掌门一道来做便了！”

汪怀中道：

“如此甚好，但不知大师择定何时何地？”

觉悟大师道：

“兹事体大，老衲还得和武当掌门商量再说，事情如能实现，大约亦须月余光景。”

任怀中道：

“如此在下便放心了！”

他顿了一顿，又道：

“赵子原赵兄这趟去太昭堡，的确有些孤身涉险，在下既有约定，这便赶去瞧瞧，谨此告辞！”

说罢，拱了拱手，随也向山下飞掠而去。

赵芷兰一直待任怀中去远了，才急声对苏继飞道：

“贱妾拜托苏哥一事！”

苏继飞怔道：

“自家人了，还用这么客气干吗？”

赵芷兰神色凝重的道：

“此事关系重大，切不可以等闲视之，贱妾希望苏大哥即刻动身去追子原，另一方面也希望你能保持住自己不要被任怀中发现！”

此话一出，不但苏继飞怔住，便是觉悟大师也呆住了。觉悟大师道：

“圣女此举必然另有用意？”

赵芷兰叹道：

“我也实在拿不很准，这姓任的来路不明，言词闪烁，我总有点担心，不要被他瞒住了。”

觉悟大师心头一震，道：

“老初愚钝，请圣女明言。”

赵芷兰道：

“咱们先不谈这些，贱妾有一件事请教，那任怀中适才说到一块铜牌之时，大师似是知道是一块什么牌子？”

觉悟大师想了一想道：

“不错，老袖的确知道那是一块什么牌子！”

赵芷兰道：

“请问是一块什么牌子？”

觉悟大师道：

“是一块免死牌？”

苏继飞一惊：“免死牌？是不是独手天王的免死牌？”觉悟大师点点头道：

“除他之外还有谁呢？”

赵芷兰对这方面的事，似是知道的并不多，当下问道：“独手天王，谁是独手天工啊？”

觉悟大师道：

“独手天王任登山，乃是五十年前武林第一人杰，他武功之高固是没话可说，便是为人之忠厚诚实，也是武林第一！”赵芷兰喃喃的道：

“任登山，任怀中，难不成任怀中便是他的后人？”觉悟大师颔首道：

“确有这种可能。现在话得从任登山说起，由于他武功高，为人好，天下各门各派几无一派不曾得过他的帮助，有的是排难解纷，有的是临危受他仗义相助，但他从不望报，一直到他封剑归隐那年，天下高手群集，极思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以酬谢他！”赵芷兰道：“最后便铸造了那面免死牌？”

觉悟大师道：

“不错，这是天下黑白两道公议之事，从无一人反对，只要那面免死牌一出，那人便是十恶不赦之人，大家也得免他一死，圣女试想如是天罡双煞有那面免死牌在手，他们便更可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任怀中欲将免死牌夺回，实乃刻不容缓之事！”赵芷兰又道：

“贱妾请问，那面免死牌原在何人手中？”

觉悟大师道：“自然是在任登山手中！”赵芷兰道：“这就是了，既在任登山手中，缘何又会落入天罡双煞之手？”觉悟大师呆了一呆，道：

“难不成是天罡双煞从任家盗出来的？”

赵芷兰道：

“事情只能说有此可能，但大师有否注意，那任怀中自始至终都未说明其来历以及他和双煞关系，这是为何？”

觉悟大师道：

“老衲也只觉得可疑，只是有些不便追问而已。”

赵芷兰笑道：

“他人在这里时，即便追问他也有理由可以搪塞，只是贱妾事后想起来，越来越觉可疑而已。”

觉悟大师觉吟一会，道：

“不错，有许多事，他好像都亲眼目睹，又譬如说，他既似不把天罡双煞放在眼里，则那面免死牌早就可以夺回来了，又何用等到现在？”

赵芷兰点点头道：“此固为疑点之一，其中疑问还多的是！”

觉悟大师道：

“然则圣女又怀疑他什么？”

赵芷兰犹疑道：

“贱妾怀疑他便是天罡双煞之一！”

觉悟大师心头一震，道：

“有这种可能？”

赵芷兰道：

“当然不敢肯定，适才贱妾在一旁观察良久，每觉他所说出的话，都好

像在事前早已准备好了似的，如非天罡双煞之一，何人有此心意？”

觉悟大师道：“圣女高见，但老衲还有两件事不解。其一，那任施主若是天罡双煞之一，则他今夜大可乘我少林疲惫之时下手，他为何要错失这个良好时机？”

赵芷兰道：

“其中自有道理，事实上以他们天罡双煞武功，若要毁去少林，随时都可以办到，但他们目的或许并不仅此！”

觉悟大师道：

“敢问他们目的何在？”

赵芷兰道：

“简单一句话，一网打尽！”

觉悟大师猛醒道：

“不错。不错，怪不得他要问老衲集会时间与地点了！”赵芷兰道：

“也许是贱妾多虑，但形势严峻，不得不防。万一果如所料，则此人用心狠毒，就十分可怕了。可能他对子原尚有顾忌，所以追踪子原而去，准备先从子原下手了！”

她顿了一顿，又道：“要知当今天下对于天罡双煞知道十分清楚之人，委实不多见，任怀中不但知道司马道元没有死，而且也知道司马道元何以没有死，除了当事人之外，别人何克臻此？”

觉悟大师合什道：

“阿弥陀佛，圣女之论，顿开老衲茅塞，老衲见不及此，几为所乘，险哉。”

苏继飞道：

“然则我此刻便去追子原！”

赵芷兰道：

“这件事非得麻烦你不可，子原如去太昭堡，一旦中人圈套，就算他再机智也没用了。”觉悟大师肃然道：“老衲派几名得力弟子随苏施主前往如何？”

赵芷兰摇头道：

“人多反而误事，以子原之机警，想必还不会怎么出乱子，只是我放心不下罢了。”

苏继飞一拱手道：

“那么我走了？”

赵芷兰道：

“苏大哥慎重！我随后便会前来接应！”

苏继飞笑道：

“我知道！”

身形一展，飞峰掠向山下。

赵芷兰道：

“大师还需注意那任怀中既然说稍后一些时天罡双煞会前来生事，宁可信其有，此事还需提防的好！”

觉悟大师叹道：

“少林五老，因妄开杀戒被判终生面壁，如今大敌当前，少林面当生死存亡之秋，老衲只好破例请五老一出了。”赵芷兰道：

“大师所言极是，贱妾尚有急事在身，这便告辞！”觉悟大师也知事情紧急，当下也不挽留，目送赵芷兰登轿离去。

第七十三章　小镇惩凶

夕阳西下，彩霞满天。

黄叶随着秋风飘舞，已是深秋将残，冬天又将降临大地了。赵子原加速疾行，恨不得马上赶到太昭堡，这一天，他来到一个市集，那市集甚小，堪堪只有数十户人家，当赵子原到达的时候，镇上已是一片灯火，夜幕低垂之时了。

赵子原第一脚踏入市集的时候，便感到情形有点不对，因为以这么一个小集镇，而四周却不时可以听到马嘶，他目光环扫之下，觉得这种情形大是异常。

转过街口，忽见数名大汉赶着数十匹健马往街口行去，那些马都没有上鞍，显见不像有人乘坐的样子，赵子原心道：“原来这些人都是马贩子，想不到一次竟能贩卖这么多的马，资本也够雄厚的了！”

他向前走着，忽然又碰到几名大汉赶了一群马来，那些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话，赵子原一听，却连一句也听不懂，赵子原心头一震，暗暗呼道：

“鞑子！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贩马？”

他在街上找着一家店子，只见店中坐了五六个人，而那店伙和掌柜却没精打采坐在一边，四只眼睛瞪着五六人，露出有若说不出的样子。

赵子原走了进去，那店伙懒洋洋的走了过来，道：

“客官，请坐！”赵子原自己找了一张桌位，道：

“来两斤黄牛肉，一斤……”

店伙不待他把话说完，便自摇头道：

“抱歉，小店黄牛肉卖光了！”

赵子原笑道：

“好生意，那来只鸡子吧！”

店伙又摇摇头道：

“鸡子也卖光了！”

赵子原怔了一怔，道：

“那么贵店还有什么好吃的？”

店伙道：

“没什么好吃的，猪头肉倒剩一点，假如客官要的话，我便去切一盘来！”

赵子原见那店伙愁眉苦脸，根本不像在做生意，他城府甚深，如是换了旁人，只怕老早已经发作了，当下笑了一笑，道：“好吧，便是有豆腐干也弄点来下酒。”

那店伙木然点了点头，也不问赵子原要什么酒，便转身自去，没多大一会，店伙把酒菜送了上来，果是一盘猪头肉配上些豆腐干，赵子原也不作理会，问道：

“店家，你这镇子都叫什么名字？”

那店伙淡淡的道：“马镇！”赵子原笑道：“怪不得有这么多马！”那店伙苦笑一声，转身而去。

赵子原暗暗纳罕，斟了一杯酒慢慢饮着，隔了一会，只见两名乡绅模样的人走了进去。

座中一人冷冷问道：

“事情怎么样？”

那瘦高个子乡绅陪笑道：

“军爷，敝镇所有的马都搜罗尽了，再也没有啦！”赵子原心中一动，暗忖他呼那些人为军爷，为何他们都没有着军衣？只怕其中有诈！

那人哼道：

“马镇只一百多匹马，谁会相信？哼哼，吴乡绅，难道还要咱们搜吗？”

那吴乡绅慌忙道：

“小的没有说谎，便是军爷去搜也是枉然！”

一人骂道：

“混蛋！”

“噗”地便是一杯酒往吴乡绅脸上泼去，那吴乡绅脸色一连变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忍了下来。那胖子乡绅冷笑道：“军爷，你们要买马也不是这么买啊！”

一个青脸汉子哂道：

“何乡绅，依你看，咱们该怎么买呢？”

那何乡绅气忿道：

“一匹马至少也该卖四五两银子，你们每匹马只给一两，咱们马镇的人靠养马过活，你们这样一来，咱们连本钱都不够，如把马都卖给你们，咱们不是都要活活饿死吗？”

这姓何的乡绅显然比那姓吴的要暴躁，一言不合便抖出实话，姓吴的连忙劝道：

“何兄，何兄，你这是何苦？”

那姓何的道：

“吴兄，咱俩是代表全镇的人说话，咱俩已将自家的马全数卖出了，怎么也不能叫别人也吃这个大亏啊！”

他顿了一顿，又道：

“再说，他们说是京城九千岁那儿派来的人，但是咱们又没看到角书文凭，怎么便能听信？”

那姓吴的见姓何的毫无顾忌的说了出来，脸上顿时现出惶然之色，本想劝说几句，一时之间却无从说起。那青脸汉子冷笑道：“你可是想看看角书文凭？”

姓何的道：

“当然，即便有角书文凭，你们也该先上县城去，然后再由县城派人带领前来才是！”

那青脸汉子嘿嘿的道：

“好说，那么在下先给你瞧瞧也是一样！”

手臂一抬，蓦然便是一刀劈了出去！

他出手快捷，又是在猝然未防的情形下出手，看来那姓何的和姓吴的都不会武功，一声惊呼，刹时脸色惨变。

眼看那一刀即将当头劈落，忽听“嘶”的声，一物电射而至，接着只听“当”的一响，那出刀的青脸汉子只觉手臂酸麻，大刀险些脱手坠地。

他这一骇非同小可，突然一退，双目炯炯投向赵子原，冷声道：“相好的，可是你插了一手？”

赵子原手上只剩下一只筷子，微微笑道：

“兄台错了，我只插了一只筷子而已。”

这话明显露出嘲讽，那青脸汉子如何听不出来，哼了一声，伙同另外五人一齐扑了过去。

赵子原神态自若，端起面前酒杯一饮而尽。

那青脸汉子嘿嘿的道：“阁下好俊的功夫！”赵子原仍是不理，另外一人怒道：

“他妈的，你不能说话么？”

赵子原冷冷的道：

“几位是京城来的么？”

他不答反问，而且态度语气俱是冰冷，可更把那些人惹恼了，另外一人嘿嘿的道：

“是便怎么样？”“是便甚好，敢问你们是何人属下？”

那六个人听的俱是一惊，因为赵子原问这话，好像对京城情形十分熟悉，他们若说差了话，马上便要露出狐狸尾巴，是以那五个人一齐用眼睛朝那青脸汉子望去。

那青脸汉子道：

“你不配问！”

赵子原不屑的道：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就凭你们之中夹杂的有鞑子，哼哼，还瞒得了我赵某人！”

那六人一听，脸上又是一白。

这时那姓何的和姓吴的以及那店家都用感激的眼光望着，赵子原朝那姓何的乡绅道：

“何先生请了！”

那姓何的道：

“请了，适间多蒙救命，何某不知何以为谢。”

赵子原笑道：

“举手之劳，何足言谢，只是小可有一事请教何先生，他们到此一共购了多少马匹？”那姓何的道：“一百五十六匹。”赵子原道：

“若按照市价，每匹该卖多少银子？”

那姓何的道：

“大约四两至五两。”

赵子原道：

“他们出了多少呢？”

姓何的道：

“共一百两而已！”

赵子原哈哈笑道：

“本是五两的货物，你们只出一两，转眼获暴利五六百两，这且

不说了，别人不再多卖了，你们还要强迫他人出卖，哼，你们敢欺侮中原无人么？”

一句“中原无人”，有若横空闷雷，只震的众人耳中嗡嗡作响，那姓何的两眼一翻道：

“看来他们都不是中原人氏？”

赵子原道：

“即便是中原人氏也都是一些卖国叛贼！”

那青脸汉子大怒，暴喝一声，一刀猛劈而下。

另外五人见青脸汉子出手，亦自纷纷解下兵刃，这些人都用的是刀子，刹时六把钢刀齐向赵子原攻去。

那姓何的惊叫道：

“恩人当心！”

赵子原哂道：

“萤虫之光，有何足道？”

突见他单手拿着那根筷子连扬，丝丝竹影一连在那些人眼前闪过，他们看不清对方用的是什么招式，俱觉腰间一麻，个个动弹不得，尤有甚者，他们个个都还作出恶狠狠挥刀欲劈的样子，但就是劈不下来。

那姓何的睹此情形，不由耸然动容道：

“恩公真神人也！”

赵子原笑道：

“何先生请别客气，咱们快去将马匹追回来！”

赵子原露了这手武功，姓何的和姓吴的从未见过，那店家也大睁着眼看的呆了。

那店伙跨上一步，躬身道：

“爷台莫怪，刚才小的只道爷台是他们一伙，多有得罪，万乞爷台恕罪！”

赵子原笑道：“小二哥说哪里，此刻便麻烦小二哥去找些绳索来，把他们捆个结实，送到县城衙门究办。”

那姓吴的道：

“大恩人在上，咱们若将他们送官究办，该用什么罪名？”赵子原道：

“通敌叛国！？

那姓吴的道：“那可得要有证据呀！”赵子原道：

“这个早已有了，前面便有鞑子，待小可捉他几个来，那不便是上好证据么？”

姓吴的道：

“这确定大证据！”

赵子原道：

“诸位在此稍侯，小可这便前去！”

飞身出店，直向前面追去。

他沿着来时那条大街疾追，转过两道街口，在一片空旷的土坪上，只见七八名汉子正在那里谈着话，赵子原突然出现，立刻便有两人迎了上来。

其中一人操着生硬的汉语道：“你来干什么？”赵子原道：“前面又已买了一批马，军爷叫我来通知你们。”

那人怔了一怔，道：

“不是说没有卖的了吗？”

赵子原道：

“原说没有卖的了，只是后来又说成了一批。”

那人迟疑了一会，道：“好吧！你带路！”

赵子原点头前行，那人又招呼了一人在后面跟着，距离那空坪约有十七八丈了，赵子原突然一个转身，分点了那两人穴道。在赵子原这等武功之下，那两人自是无法躲闪，只是当赵子原正要俯身去捉那两人之时，忽听一人叫道：“好小子，你敢使诈！”接着只见四条人影飞掠而至。

原来这八名鞑子都是千中挑一的机伶鬼，不但为人机警，便是武功也都过得去，赵子原刚才带那两人走回，其余六人经过一阵商量，都认为刚才已说好没有马卖了，缘何一下子又说有马了，心中疑念一起，那六人便分出四人跟了上来，恰巧看见赵子原点中那两人。

赵子原心道：

“便再来四个也好！”

他站着不动，待那四人迫近，冷哼道：

“你们要买这么多的马何用？”

当先一人道：

“你管不着？”

赵子原道：

“尔为夷狄，久有侵略中原之心，哼哼，怕我不知么？买这么多的马还不是准备上战阵之用！”

那四人一听，相互打了一个眼色，突然朝赵子原扑去。赵子原哂笑一声，手掌一抡，劲风过处，立刻有三个人被他打在地下，另外那人看见情形不对，拔腿便往后跑。赵子原也不追赶，挟着先前那两人走回店子。

店中姓何的见他去不多久就折了回来，手上还多了两人，而这两人正是先前购马的，忙道：

“不错，果是他们！”

赵子原道：

“大街上还躺了三个，有劳哪位去叫人把他们都抬来？”姓吴的道：

“我去，我去！”

这时那店家已找好绳子，把那些人一个一个的捆了个结实，这也要费点时间，待他把店子的人都捆好，姓吴的已叫了六七名大汉把那三人都抬了进来。

那三人都受了伤，姓吴的他们也不管许多，照样一一捆了。店家感于刚才对赵子原太过简慢，正准备重新弄些东西来吃，哪知就在这时，忽听蹄声得得，渐次由远而近。

姓何的变色道：“只怕他们又有人来了！”赵子原道：“那也不打紧，诸位不妨把这些人都抬到别处去，除店家之外，其余的人都不要露面。”

姓吴的他们自是满口答应，大家七手八脚把那些人藏好，然后一一隐去，店家重新换过酒菜，赵子原独自而饮，此际蹄声已至店外。

只见人影连闪，一共进来五个人。

当先一人正是刚才在街上逃走的，他一看见赵子原，便用手一指，道：

“就是他！”

赵子原一望，不觉微噫一声。

好人身后还跟了两个人，那两人人眼厮熟，一是文华，一是文章，赵子原自是想不到他俩会在此地出现。

文华和文章似是也想不到赵子原会在此地出现，两人原是满脸杀机而来，睹状也不由呆了一呆。文华展颜笑道：“原来是赵大侠在此，哈哈，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在林高人面前，两人都是以仆人身份出现，但此刻两人身份大是不同，好像隐隐便是这些人的首脑。

赵子原笑道：

“原来是两位文兄，来，请坐，请坐！”

文华摇摇头道：

“咱们还有急事身，不坐了。”

赵子原道：

“既来之，则安之，两位何必客气？”文章插嘴道：

“谢谢赵大侠，在下想向赵大侠打听一事。”

赵子原故作不知的道：

“什么事？”

文章道：

“不瞒赵大侠说，咱们在这儿买了一批马匹，准备沿途代步之用，也许是手下之人不识赵大侠全面，多有误会，适间得报，已有几人被赵大侠收拾了是么？”

赵子原呵呵笑道：

“好说，好说，原来那几人便是两位文兄手下，那还不是一句话么？”

话虽这样说，便却没有起身的表示，仍然饮酒如故。

文章脸色变了两下，道：

“在下想请赵大侠把人放出来，不知赵大侠可否赏这个薄面？”赵子原道：

“那亦是简单之事，不过两位且听小可把话说明，此间之马需要十两银一匹，可是两兄手下却只肯出一两，十与一之比，卖主未免吃亏太大了！”

他故意把价钱提高一倍，用意不过在刁难，换句话说，也就是不愿把马卖给文华和文章他们。文章冷冷的道：“此地的马这么贵么？”赵子原正色道：

“马镇出产之马乃天下名马，别的地方也许只要四五两银子便可买到，但马镇之马却非十两不可，两兄手下只出一两，未免也有些太不像话了！”

一名汉子怒叫道：“你胡说！”赵子原冷笑道：

“这位兄台怎么出口伤人？”

那人道：

“咱们来时曾问过价钱，只五两便可买到一匹，你为何要说十两？”

赵子原摇摇头道：

“以前是以前，可是现在不同了。”

文华冷冷的道：

“为什么现在不同？”

赵子原正色道：

“因为他们不知买马的人乃是天下第一富豪，所以把价钱说低，后来经过小可一说他们才明白过来，并且全盘托付小可来办件事。”

文章怒道：

“赵大侠，你这不是无理取闹么？”

赵子原道：

“中原之马与关外不同，小可何处取闹了？”

文章恨声道：

“姓赵的，你别这么不知进退，咱们如不是念在四阿哥十分欣赏你，此刻还容得你在这里撒野么？”赵子原哈哈笑道：”文兄说的是林高人么？”文章道：

“怎地？你在九死一生之中，四阿哥救了你，你不感恩图报倒还罢了，想不到还要来与咱们做对，哼，四阿哥真是瞎了眼才交上你这种朋友！”

赵子原正色道：

“林兄救我是一回事，但你们做生意要讲公道又是一回事，你们如每匹马不肯出十两银时，便请把马还给人家！”文华和文章又商量了一阵，两人都是用女真语说话，赵子原听不懂，但他可以猜想的到，两人一定是在商量对付自己之事。隔了一会，才听文华说道：

“好吧，十两便十两，但你得先把咱们的人放出来！”赵子原道：

“那好说，只要银子一到，小可即便放人。”

文华和文章虽然对赵子原大表不满，但两人终归想起他是四阿哥的朋友，要知那四阿哥做事一向神秘难测，更何况他对赵子原另有一番用意，文华和文章只得在每一匹马上加了九两银子，然后开了一张银票交给赵子原。

赵子原拍了拍手，姓吴的和姓何的一齐走了出来。

赵子原道：

“诸位，每匹马加了九两，诸位意下如何？”

姓吴的道：

“恩人，有你老做主，我们本来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只是他们买马只限定这一次，下次就是用百两买一匹马，咱们也不卖了。”文华道：“那却是为何？”姓吴的道：

“简单的很，咱们不愿和女真人打交道！”

文华和文章听了甚气，碍着赵子原在侧，两人也只好忍下来，文华冷冷的道：

“那是以后的事，我们的人呢！”姓吴的回头叫道：“把人抬出来吧！”

那几名大汉闻言把人抬了出来，文华和文章一看，连那些绳索也懒得去解，命人抬上马背，朝赵子原恨恨一瞥，转身走出门去！姓吴的道：

“恩公，眼下的事情虽已过去，假若他们重又回来，到时恩公已走，咱们又怎么处置？”

赵子原道：

“诸位放心，他们是往北走回女真去的，此次不过从此路过，因闻得马镇产马，所以顺便买些，大概是不会回来了。”姓何的道：“万一回来又怎么办？”

赵子原道：

“小可认识他们的首脑，少时赶上前去瞧瞧，他们便不会再来了！”

姓何的他们因祸得福，对赵子原自是感激，还准备些大鱼大肉来请赵子原，却被赵子原婉谢，赵子原吃过之后还亲自付账，姓何的哪里肯依，但赵子原却不管他放下一锭银子，出门而去。这时天色越来越黑，出了马镇之后，前面十数里地面都荒芜无人，道路向右一折，沿入一座大山中。

山势挺拔，好在道路并不是直通山巅，而是沿着山边绕行，不过由于天色已黑，假若有大批人马行动，走这种山道确实不大方便，所以必须在半途找一个宿处，到第二天天明再走。眼下正是一大队车骑，车行半途，前面已是寸步难行，一名带队汉子慌忙奔了出来，说道：

“禀四王爷，前面崎岖难行，最好便在此地歇马！”那四王爷跨在一匹马上，左顾右盼之间，他脑中也跟着打了一转，当点点头道：

“不错，不错，此地不良于行，赶快回马！”

他身旁一人道：
“咱们此行已引起太多人注意，加以中原武林人物极是难缠，还是小心为上，王爷请先行一步，容我们断后。”
那四王爷笑道：
“问题还不致这么严重吧？”
脸上虽然挂着笑意，他也不得不掉转马头，在三四名健仆相护之下，折马回行。
那身边之人道：
“就拿这次来说，赵子原就出现的太过突然，此人性子刚烈，他无故把马价提高不说，奴才就担心他可能别有阴谋！”那四王爷道：“文章，这就得怪你们不是了！”
文章不敢说什么，躬身应道：
“是奴才不好！”
四王爷笑了一笑，又道：
“你该知道，咱们这次到中土来，用意很深，一方面利用明朝贪鄙之辈，一方面也希望结识一些草莽之士，以便今后为我们所用，赵子原便不失为其中之佼佼者，既然有他出面，你们干脆就认了，为什么还要和他斤斤计较呢？”
文章连声应是，可是心里却大大的不以为然。
文华接道：
“四王爷，你不知赵子原那家伙态度倔强，好像有他出面，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似的，如非王爷特别喜爱他，我早就想和他动手了。”
那四王爷哈哈笑道：
“文华，你未免把自己看的太高了，假若真动起手来，你们两个会是他的对手么？”
文华和文章心中却大为不服，可是他俩却不敢顶撞四王爷，嚅嚅连声，一行刚刚走上山坡，忽听“轰”然一声，前面忽然发起喊来。文华急声道：“只怕有人捣鬼，王爷快上山去！”四王爷笑道：“别管我，你们到前面去瞧瞧就行了。”
文章惶然道：
“王爷乃金枝玉叶，如有差错……
四王爷冷笑打断话头道：
“别噜嗦啦，要是有人能够伤着我时，你们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快去，不要多说了！”
文章和文华无奈，只得朝前奔去。
就在这时，又听“轰”然一声，那些马群受到惊骇，纷向四咱乱窜，这一来，车队被冲的七零八落，只见一人飞身奔到四王爷面前，禀道：
“有中原武林人物杀到！”四王爷神色微微一变，旋即淡然道：“知道了，去吧！”那人跪禀道：
“王爷最好还是躲一躲！”
四王爷神色自若的道：
“我知道！”
那人只得起身出去拒敌，那四王爷缓缓自马背上翻下来，目光流转，果见四名名键壮大汉仗剑杀了过来。

那四名大汉一身玄色衣衫，剑法凌厉，四王爷手下根本不是对手，一连被四人搠翻七八人。

文华和文章奋力阻挡，堪堪把那四人挡住，可是身后又有两人仗剑攻来，四王爷这边的人为数已不多，在那两人一阵冲杀之下，几乎死伤殆尽。

左边一人呼道：

“那主儿不在这里，冲过去瞧瞧！”

右边那人应道：

“有理！”

说话声中，两人已飞身而起，直向山边扑来。

那四王爷仁立山头不动，待那两人扑近，他仍是傲岸而立，毫无退走迹象。

向左边好人喝道：“番狗，快纳命来！”

说着，振剑而上，一剑刺了过去。

四王爷五指微曲，招出如风，直向左边那人执剑的手腕扣，其快如电！

左边那人似是想不到以一个王爷之尊，竟也具有如斯身手，以方招式太快，他不得不撤剑后退，只是满脸都是惊色。四王爷冷冷的道：

“朋友请了！”

左边那人沉声道：

“请了！”四王爷道：

“林某和两位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不悉两位为何纠众杀伤林某手下？”

右边那人哼道：

“番狗，你别在孔夫子面前卖文章，你这趟到中原来是何居心，还怕咱们不知么？”

四王爷哈哈笑道：

“好说，好说，两位好像好林某人之事知道的非常详尽？”左边那人道：

“不错！”

四王爷笑道：

“林某只不过游历而已，难道还有别的用心？”

右边那人冷笑道：

“好个游历而已，张首辅被陷天牢，难道不是你所为？”四王爷摇摇头道：

“那是魏宗贤之事，与我何干！”

左边那人怒道：

“此时此地你还想狡赖么？”

长剑抖了一抖，正待挥剑而上，四王爷叱道：

“且慢！”左边那人道：“你还有什么遗言交代？？四王爷道：

“林某想请教一下，两位可是长白派的高手？”

左边那人道：

“事已至此，在下也用不着隐瞒，在下方中仁，那位乃在下师弟杨琥，其余四人号称‘长白四剑’，你久居关外，当也知道咱们名头！”

四王爷点点头道：

“原来是长白四剑和方杨两位，林某一向久仰大名，不期今日幸遇，真是三生有幸！”

方中仁冷冷的道：

“别来这套废话，你没有什么遗言要说了吧？”

四王爷冷笑道：

“长白派的武功，林某久仰了，既是两位坚欲赐救，尽管请出手吧！”

方杨两人更不客气，双剑飞绞而出！

两人这一次已小心得多了，双剑出手，攻中带守，出招甚是沉稳。

四王爷仰天笑道：“两位既已出手，何必还讲客气！”双手一伸，施展开大擒拿子的武功，反而去抓方杨的剑子。杨琥哂道：

“好大的胆子！”

剑法忽变，刷刷刷一连三剑，剑剑都是杀着。

另一边的方中仁也不怠慢，展开剑法抢攻，每一剑也都是杀着！

四王爷指东打西，在两下高手夹击之下丝毫不见慌乱，可是就在这时，长白四剑已把文华文章杀伤，飞快奔了过来。方杨两人得长白四剑相助，威力顿时大增，四王爷再也不敢托大，拔出腰刀，和长白派的六大高手缠斗在一起。

第七十四章　恩怨了了

可是由于他先前失了先机，此刻虽然拔出兵刃，要想一时之间把主动争回，那是困难了。

就在这时，山间出现一条人影，这人步法轻灵，刹时到了近处，那四王爷一见，脱口呼道：“赵兄援我！”来者正是赵子原，他望了望四周情景，当下冷冷的道：

“林兄缘何被人围攻？”

林高人道：

“在下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们……”

赵子原冷冷的道：

“他们得罪了兄台是么？”

林高人道：

“在下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为何会找在下动手？”

赵子原向前跨出两步，叫道：

“六位兄台可否暂且住手？”

方中仁一打招呼，长白六剑一齐撤手后退，方中仁道：“来者可是赵大侠？”

赵子原拱手道：

“不敢，小可正是赵子原！”

方中仁道：

“久仰赵大侠英名，缘何与女真四王子泰吉称兄道弟起来了？”林高人忙道：“谁是四王子了？”方中仁冷冷的道：“你否认也没有用，老实说，你的底细咱们都弄的清楚！”赵子原点点头道：

“不错，便连小可也知道了！”

林高人叹道：

“既是赵兄也知道，在下也用不着掩饰，不过在下这个四王子却是在女真被人称呼，若在中土，在下便是林高人！”方中仁哼道：

“林高人？另有高人，你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林高人三个字的背后、自然表示尚另有其人了！”

林高人笑笑道：

“在下本来便具有双重身份！”

方中仁哂道：

“方某问你，你和魏宗贤见面之时，是否也用的‘林高人’这个名字？”

林高人一怔，但他脑子转的甚快，倏忽哈哈笑道：

“当然用的是林高人！”方中仁怒道：“这是真话？”林高人正色道：

“在下何必要骗方大侠？”

赵子原道：

“敢问林兄为了何事去找魏宗贤？”

林高人摇摇头道：

“魏宗贤这家伙又馋又贪，他知道敝地盛产貂皮和乌拉草，每每派人催索，敝地因感于他乃上帮九千岁，如若不允，上帮可能便会以武相加，是故家父才派小弟亲来送给他！”

赵子原嗤声道：

“林兄，明人眼前不说瞎话，你这天大的谎话只能哄骗三岁小孩！”

林高人笑道：“赵兄也不相信兄弟了？”

赵子原哼道：

“贵国陈兵关外，久有侵略我朝之心，此乃尽人皆知之事，如今林兄指东说西，岂非天大的谎话而何？”

方中仁道：

“赵大侠知他来意么？”

赵子原悲愤的道：

“我如何不知，张首辅之所以被陷，便与他有直接关系！”方中仁道：

“赵大侠既已知悉此事，则此人便是我大明忠义之民之大敌，赵大侠如何还呼叫我等住手？”

赵子原苦笑道：“在下有难言之隐！”杨琥叫道：

“但不知赵大侠有何难言之隐？”

赵子原道：

“有一次小可生命垂危，便是此人救了小可一命！”

方中仁狂吼道：

“难不成赵大侠想以私害公？”

赵子原面有难色，久久沉吟不语。

杨琥接口道：

“不错，他曾救过赵大侠一命，但赵大侠应该知道，这乃你们之间的私事，怎么样也扯不到国家大事上面去！”

林高人在一旁脑中直打转，心想赵子原如是被他们说动，则我今夜必死无疑，眼下就在他一念之间了。

事实上，林高人武功甚高，单凭长白六剑围攻于他，不见得就会制他于死命，假若到时赵子原也插上一手，那么他就是再多一命也完了。

赵子原点点头道：

“这个我知道！”忽听一人口喧佛号，接口道：

“阿弥陀佛，但愿赵施主能放弃私己之念，则天下苍生幸甚！”林高人心头一震，举目望去，只见一个高大和尚缀步行来，杨琥一见，连忙拱手道：“云龙大师来的正好，咱们正可同诛此獠！”赵子原暗道：

“云龙大师，那是昆仑高手到了！”

林高人更是吃惊，他不料眼前情势急转直下，此刻就是赵子原不插手对他，他也难望有活命了。

他此刻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赵子原身上，关切之情溢于颜色，两眼深深投在赵子原身上。

赵子原吸了一口气，道：

“大师应该知道，此人对在下有救命之恩！”

云龙大师道：

“贫僧方才业已闻及！”

顿了一顿，又道：

“但赵施主也应该知道，在女真国内，除了多尔衮之外，便只此人在其兄弟中最富才智，赵施主如若一旦起了报恩之心，无异纵虎归山，后果实是不堪设想！”

赵子原咬咬牙道：“是矣！是矣！”林高人叫道：

“难道赵兄忘了小弟活命之恩么？”赵子原道：

“林兄恩情虽重，但汉贼不两立，林兄死后，小可当在泰山峰顶立一墓碑，小书：‘义友林高人葬身之处’！”

林高人见赵子原态度如此，不由大吃一惊，暗忖我命休矣！他抬手拿起刀子，心想堂堂女真王子，如何能死在别人刀下，便他待横刀一抹之际，却道：

“赵兄，小弟有一言相告，不知赵兄能采纳否？”

赵子原道：

“请说！”林高人道：

“今日之事，在下等实难活命了！”赵子原道：

“大势所趋，小可也没办法！”

林高人冷笑道：

“兄虽不杀伯仁，但伯仁却为兄而死，难道赵兄还不明白么？”赵子原心头一震，道：

“阁下此言何意？”

林讷冷冷笑道：

“以长白六大高手与昆仑云龙大师之武功，虽可对小弟为难，但如赵兄不插手，小弟仍可活命！”赵子原道：“小可不插手便是！”方中仁叫道：

“不可！”

赵子原道：

“为何不可？”

方中仁道：

“此人武功在女真乃一等一高手，他之所以敢自负闯进关来，自有过人之处！”

赵子原道：

“诸位下手可以，但小可万不可做不义之人！”

又是一声冷哼响起，道：

“什么叫不义？”

赵子原一惊，在这等情况之下，他居然失去灵敏之感觉，抬头一望，一位道者仗剑而来。

云龙大师合什道：

“玄玄道兄可好？”

林高人面如死灰，在此时此地，除了赵子原之外，他要想活命，生机可说渺茫又渺茫了。

那玄玄道长乃是峨嵋派有名的煞星，要知峨嵋一向自律甚严，是故派下弟子一向甚少在江湖上走动，若是峨嵋派有弟子在江湖上出现，那么江湖上必然是多事了。

玄玄道长年约四旬，眉粗眼大，身体粗壮，从外表看，全然不像一个出家人，八成倒像一个市井人物。

玄玄道长稽首道：

“师兄好！”

说着，人已走了过来。

他朝赵子原上下打量了一眼，道：

“这位便是名满天下的赵大侠了？”

赵子原拱手道：
“小可正是赵子原！”
玄玄道：
“适间几位之言，贫道都听的明明白白，古来圣贤豪杰，能成就大基业者，莫不以国事为重，赵大侠聪慧之士，当更不容贫道赘言赵子原道：“小可理会得！”
玄玄道：
“想那女真窥我日久、早有侵吞之心，此番派其四王子前来，勾结魏阉，残害忠良，实是令人发指，赵大侠也曾探过天牢，想必也见过张首辅了？”
赵子原点点头道：
“小可见过了！”
玄玄道：
“张首辅一柱擎天，如今身陷囹圄，举国震动，设若张首辅遭遇不测，则当今天下大势实危如垒卵。”
他外表粗豪，但说起话来，却是义正严词，大义懔然。赵子原惶恐不已，慢慢转过身子，准备离去。
林高人叫道：“赵兄！”赵子原转身问道：“什么事？”林高人叹道：
“想那大丈夫身于天地之间，完全为的是一个义字，不管怎样，在下也曾救过赵兄，难道赵兄眼见小弟今日之危，便坐视不顾么？”赵子原道：
“斯时也，小可并不知尊驾便是女真四王子！”
林高人道：
“在下之救赵兄，并不是以王子身份。”
赵子原道：
“然则你以何种身份？”
林高人道：
“明友之义！”
赵子原心头一震，但他却道：
“小可实是不敢高攀！”
林高人摇摇头道：
“在下方才已经说过，在下之与赵兄完全是布衣相交，根本谈不到身份二字！”
他顿了一顿，又道：
“人生在世，生死事小，大义为重，换句话说，在下若是没有认识赵兄，甚至没有救过赵兄之命，今日之事，在下便断然不敢相救赵兄。”
赵子原点点头道：
“不错，不错，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林高人见赵子原心动，立刻又补了一句：
“何况，在下还救过赵兄之命，赵兄斯时便谆谆言谢，如今不正好是时机么？”
他软的硬的都来，在别人听了可能不舒服，但赵子原却听的心动神摇，忖道：
“他说的不错，知恩不报，非人也！”
他这样一想，突又把身子转了过来。
方中仁叫道：“赵大侠意欲何为？”赵子原叹道：“小可方寸已乱，但

求诸位今日能放过此人！”
此话一出，三派之人都不由脸色一变！
杨琥叱道：
“赵子原，亏你能够说出这咱话！”
赵子原道：
“在下自知理亏，但承人相救，总不能知恩不报，如其不然杨琥道：
“怎样？”
赵子原道：
“小可只有一死相谢！”
方中仁冷冷的道：
“假如赵大侠非要认贼做父，那倒真是死了干净。”杨琥立刻附和道：
“不错。”
在这种情形之下，赵子原能怪别人吗？
他长长叹了一口气，道：
“两位责备得是，小可本当自刎两位身前，只是小可尚有一事未了，乞两位宽容数日如何？”
杨琥冷冷的道：
“要死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可没有勉强你，大丈夫既然决心要死，还要求人家宽限什么？”
方中仁道：
“咱们早已说好，泰吉乃女真国数一数二精明干练之人，他若一死，女真国的谋臣勇士起码丧失大半，依此类推，女真侵我之心可能也要后延数年！”
赵子原道：
“小可知道！”
方中仁道：
“赵大侠既是知道，为何还要往牛角尖里钻？”
赵子原道：
“救命之恩怎可不报？”
云龙大师叹道：
“彼乃敌人，赵施主与敌人谈救命之恩，何其愚笨一至于此？”玄玄道：
“甚是，甚是！”赵子原道：
“诸位所言均是，但小可有一句话要说，不知诸位肯不肯听？”众人道：
“请说！”
赵子原道：
“设若诸位今日放过了他，小可他日必去女真割他项上人头向诸位交代！”
方中仁哈哈笑道：
“好说，好说，纵虎归山，斯时要想再擒住老虎，那真比登天还难，你以为女真国内无人么？”
赵子原道：
“便是龙潭虎穴，小可也要完成此一心愿！”
方中仁摇摇头道：
“难难难，以你赵大侠武功，在中原可算数一数二，但在女真国内，不

是在下说长他人志气的话，你赵大侠若到女真国去，便算不得什么顶尖儿脚色了！”

赵子原道：

“情形越是如此，小可此心便越加来的坚定，小可只请诸位此刻暂且饶他一命……”

忽听玄玄道长怒道：

“赵施主，你怎么这般固执？”

云龙大师也道：

“是啊，时间越久，变化越大，贫僧已无法再等下去了。”说着，大步走了过去。

这时忽听一人冷冷的道：

“做和尚的也这么耐不住性子，老子真还想不到！”这人说话说的甚是突然，眼下有这么多高手在场，他何时来到现场，身手如何，当也不问可知了。

赵子原等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布衣老者缓步从山边走了过来，那布衣老者走到文章文华身边，看见许多伤者，不由叹了口气，突然翻身拜伏于地，道：

“奴才迟来一步，请王爷恕罪！”

林某人微微笑道：

“扎奇钦，你起来，他们还有救么？”

那扎奇钦叩头谢恩，道：

“待奴才瞧瞧。”

扎奇钦一到，林高人的神色便镇定下来，赵子原目视方中仁和杨琥，方中仁冷笑一声，道：“扎奇钦可算是女真国第三名高手了是么？”

林高人点头笑道：

“方兄对敝国境内情形这么熟悉，倒颇出在下意料之外。”方中仁道：

“咱们近在咫尺，这有什么好意外的？”

杨琥插口道：

“番狗，你别以为扎奇钦来了，你便可太平无事，哼！”他哼一声，旋忽大喝道：

“扎奇钦，别去瞧啦，还是照拂你们王爷要紧！”

扎奇钦刚刚瞧好文华和文章的伤口，文华两腿各中两剑，文章则伤在双肩，由于流血过多，两人刚才都晕死过去，此时经扎奇钦一阵施救，人却醒了过来。

扎奇钦道：

“两位好好歇歇！”说罢，大步走了过来，他一直走到杨琥身边，冷声道：

“刚才是你对某家说话么？”

杨琥道：

“是又怎样？”

扎奇钦锐利的目光朝众人扫了一眼，哼道：

“长白来了六剑，这位想必是少林高僧了？”

云龙大师道：

“老衲昆仑云龙！”

扎奇钦点点头道：

“云龙大师之名，某家似乎听人说起过！”

云龙大师淡然道：

“出家人不图名利，施主能知贱名，老衲颇感荣幸。”扎奇钦冷笑道：

“昆仑一派之所以能够过得好好的，咱们多少也给个点面子，如其不然，哼哼……”云龙大师道：“怎样！”扎奇钦沉声道：“只怕你们早已玉石俱焚了！”

云龙大师冷笑道：

“这样看来，昆仑之能存在，还是全靠女真的面子了？”扎奇钦道：

“起码有一半以上原因！”

云龙大师狂吼道：

“胡说！”

手臂一挽，狂飙翻飞而出！

扎奇钦不屑的道：

“便是昆仑掌门到此，也不敢对老子这么无礼，你算的什么东西？”

扎奇钦停身不动，待云龙大师招式逼近，突然一挫右腕，五指箕张，如钩扣出。

这一招实是快得不能再快，云龙大师虽然骤先出手，可是他的招式已全受制，在这等情势之下，他已无暇多想，立刻撤腕变招，第二记掌风改从右边击出！

哪知他掌风刚出，扎奇钦那五根手指就如鬼魅似的又一晃而至，竟然又把云龙大师招封死。

云龙大师陡然大震，向后退了两步。

扎奇钦停身并未追赶，只冷冷的道：

“别忙，老子不想伤你，如想伤你时，你还逃的了么？”方中仁大怒道：

“好大的口气！”

一振长剑，直攻而出。

方中仁出了手，杨琥和长白四剑自不怠慢，只见剑光连闪，跟着抢攻而上。

刹时但见银光漫天蔽地而至，长白剑法果真不同凡响，一旦展出攻势，宛如长江大何，滚滚而上。

扎奇钦嘴角泛起不屑的笑意，身子突然滴溜溜的打了一转，掌劲暴迸而出，只听四下里剑身嗡嗡作响，长白六剑的招式都递不进去！

玄玄睹此情景，道：

“无量寿佛，贫道不能坐视了！”

拔出身后长剑，加入了战圈。

玄玄道长加了进去，长白六剑这方面虽然威力大增，可是那扎奇钦武功实是高深难测，举手投足之间，迎击七大高手仍是绰绰有余。

云龙大师大吼一声，飞身攻了过去！八人联手，招式已见灵活得多，扎奇钦就是武功再高，此刻也不敢掉以轻心，全力施为，和八人打成平手。

林高人朝赵子原一望，道：

“赵兄诚然信人，今夜若不是赵兄援手，小弟危矣！”赵子原叹道：“阁下不必多说了，乘此时赶紧走吧！”林高人道：“谢谢赵兄关怀！”

赵子原摇头道：

“事实上这根本谈不到关怀，我不过报恩而已！”

林高人笑道：

“赵兄真有此种世俗之见，在下颇感意外！”

赵子原冷然一笑，道：

“赵某人有一句话，阁下千万记着了！”

林高人拱手道：

“不知赵兄有何见教？”

赵子原道：

“从今天起，咱们见面陌如路人，阁下做阁下的四王爷，赵某做赵某的华夏民子，各不相涉！”林高人冷声道：“赵兄何出此言，事实上在下对赵兄倒是钦佩的紧！”

要知在此时此地，只要赵子原一变脸，仍可取林高人性命，但他乃大信大义之人，究竟做不出来，这和他关心天下、切志报国的胸怀和抱负却又大相径庭，这中间的矛盾，只怕赵子原自己也说不清楚吧。

赵子原冷冷的道：

“不敢当，小可为实践前言，迟早会有关外之行，斯时非取阁下之命不可！”

林高人见他语气坚定，毫无妥协余地，也不由暗暗心惊，但他外表仍强装笑容说道：

“赵兄好说了，假若赵兄到关外来时，在下必以上宾之礼相待。”

赵子原哼道：

“阁下可以走了！”

说过之后，掉转头去，不再理会林高人。

就在这时，文华和文章扶创走了过来，两人躬身道：“王爷无事，奴才放心了！”

林高人淡然道：

“我还能站在这里和你们说话，全是赵大侠之赐，还不谢过赵大侠！”

文华和文章不敢不依，两人一齐躬身施礼，道：

“谢过赵大侠！”

赵子原侧身一闪，道：

“不敢当！”

接着也还了一礼，林高人抛了个眼角，文华、文章会意，三人悄悄向后退去！

眼下这情形正和曹操败走华容道差不多，赵子原如关云长，只要他此刻稍有杀念，林高人他们就是再多一条命也没有了。林高人等人悄悄退走，赵子原并非不知道，他心中激动不已，但因为有言在先，当下只好装着不见。

那狠斗中的玄玄道长瞥见林高人退走，大喝道：

“赵子原，你真个放他走？”

赵子原充耳未闻，这时长白六剑以及云龙大师也都先后发现，众人热血沸腾，直把赵子原恨得要死。

方中仁力攻两剑，本想去追林高人，哪知扎奇钦手法奇特，他身子刚动，扎奇钦一掌已封了过来。

方中仁不得不回剑自保，这一来，他已无暇去追林高人，赵子原心想我还站在这里何用，赶快走吧。

他想抬步离去，忽然之间又想到扎奇钦武功甚高，自己若然一走，到时扎奇钦施出杀手，云龙等人不是没命了吗？这样一想，赵子原又留了下来。

此际八大高手已和扎奇钦斗了二十多招，扎奇钦估量林高人已经走远，突然之间施出杀手，一掌向方中仁劈去，喝声：“躺下！”

这一掌又狠又快，旁边七人连他如何出手都未看清，扎奇钦掌风已至，方中仁更是大骇。

眼看方中仁即将伤命在扎奇钦手中，赵子原再也不敢怠慢，飞身一起，“呼”地一掌施出！

“轰”然声响，扎奇钦身子一晃，赵子原亦是一晃，当双方都拿桩站稳身子之际，赵子原冷声道：

“此时此地容不得你撒野！”

扎奇钦道：

“你便是赵子原么？”

赵子原道：

“赵某正是！”

方中仁怒道：

“赵子原，方某不在乎你援手一掌！”

赵子原呆了一呆，道：

“方大侠……”

方中仁冷哼道：

“你放走泰吉，与卖国奸贼何异，老实说，你的罪名较之魏宗贤还要强过万倍！”

赵子原颓然若失，喃喃的道：

“魏宗贤，魏宗贤，那是人人所不耻的人，我真的比那种人都还不如么？”

云龙大师道：

“不管怎样，泰吉究竟还走出不远，咱们这便追去！”玄玄道长道：

“甚是！”

说话之时，两人已双双掠身追去！

杨琥叫道：

“方师兄，不要和他纠缠，咱们快追！”

方中仁想了一想，道：

“有理！”

一挥手，和长白五剑一齐追了下去！

半山之中只剩下赵子原和扎奇钦，扎奇钦忽然笑道：

“某家听说你还想到关外一行是么？”

赵子原道：“不错！”

扎奇钦道：

“那么咱们这一仗就留待以后再说吧！”

说着，人也如飞而去。

那是个日落西山的黄昏，秋风萧瑟，黄叶漫空飘舞，已是深秋季节了。

太昭堡上下已经有人走动，只不过比起昔日景象来，诚不可同日而语，尤其黄昏时分，四下一片冷寂。

一条娇小的人影悄悄来到太昭堡外，她上下打量了一眼，毫不迟疑越过

那座独木桥，轻纵上碉楼。

她目光一瞥，但见稀落的人影在山头上闪动，忖道：

“赵子原这人真能干，前后不过二十来天，他便把太昭堡弄的有些生气了。”

忖念未定，一条人影“呼”的掠了过来，那人背插单刀，喝道：“你是什么人？”那人影道：“我是甄陵青，你们赵堡主在吧？”那人怔了一怔，道：

“赵堡主？你找赵飞星？”听那人口气，在这种地方简直还不认识甄陵青，那真是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甄陵青气道：

“谁找赵飞星，难道你连赵子原也不认识？”

那人哈哈笑道：

“赵子原么？在下确曾听过他的大名，只恨缘悭一面，至今不曾拜识……”

甄陵青惊道：

“那么现在的太昭堡主是谁？”

那人朗声道：

“司马堡主！”

甄陵青更是大惊道：

“你是说司马道元？”

那人摇了摇头道：

“非也，司马迁武！”

甄陵青一听，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这真是怪事，司马迁武怎会做起太昭堡主来，那么赵子原呢？难道他甘愿把太昭堡主之位拱手让人？

她满头雾水，想了一想，问道：

“司马迁武在山上么？”

那人点点头道：

“在的，不过姑娘不呼堡主而直呼其名，这总不太礼貌吧？”甄陵青怒道：

“司马迁武是什么东西？竟敢在我面前摆起堡主的架子？”那人冷冷的道：

“姑娘别把自己瞧得太高了！”

甄陵青道：

“瞧的太高又怎地？”那人嘿然冷笑道：

“从前的司马迁武和现在的司马迁武已大不相同，从前他不过是太昭堡的银衣总领，现在的他可是平步青云，一跃而为堡主了，这岂非大不相同么？”

甄陵青冷笑道：

“听你口气，好像对太昭堡的情形并不陌生，缘何不认识姑奶奶，莫非你乃有意做作么？”

那人哈哈笑道：

“以前你是甄大千金，可是现在呀，你还不是和我胡老四一样，充其量只是一个活人了！”

甄陵青听他语气大是不敬，娇叱道：

“小辈敢尔，便是司马迁武自己见了姑奶奶，也未必敢这般无礼！”

喝叫声中，人已扑了过去！

胡老四一声冷笑，身形一挫，向后猛弹而出。

甄陵青恨道：

“哪里逃！”

飞身疾追，呼呼两掌直拍而出。

胡老四自知并非甄陵青对手，是以不敢出手接招，身子一连倒转两个圈子，“嘘嘘”发出两声急促的哨声。

甄陵青笑道：

“你在叫人么？姑奶奶可不能久等啦！”

飞身而上，人已来到半山，只见人影连闪，五名青衣大汉横身拦住去路，其中一人喝道：

“什么人斗胆敢闯太昭堡？”

胡老四从后面高声道：

“管二爷，甄定远的宝贝女儿来了，她要见堡主！”管二爷哼道：“要找堡主也该按照规矩拜山，这样乱闯是仗谁的势力？”甄陵青道：“我哪个势力都不仗！”

一面说一面向前走，管二爷喝道：

“站住！”

甄陵青道：“你敢……”

第七十五章　无心之言

管二爷叫了一声“上”，他身边四人已一齐挥刀攻出。甄陵青冷笑道：“萤火之光，也敢比当空皓月！”

双掌挥动，一阵奇快的攻势发动，那四人被她迫的团团乱转，管二爷大喝一声，飞身加入战圈，这一来，对方形势骤然增强了一倍！

甄陵青叱道：

“你们也配拦我？”

怒叱声中，攻势尽朝管二爷击去，管二爷武功虽是不错，却挡不住甄陵青这般狂风暴雨似的攻势。

管二爷势子一弱，甄陵青身手何等快捷，“飕”地一声，人已飞掠而上！

管二爷他们哪肯放过她，一面大声呼叫，一面在后急追猛赶，甄陵青心想这太昭堡原也是我颐指气使的地方，想不到此刻情势一变，别人竟把我当作陌路之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生的变化真不可逆料！

她心随念闪，眼看快到山头，陡然面前出现一人，这人来的竟没声息，几乎把甄陵青骇了一大跳。

她睁眼一望，但见来者非别，正是她所要找的司马迁武。司马迁武冷冷的道：

“甄姑娘久违了！”

甄陵青怒道：“迁武，你手下大不讲理啦！

司马迁武神色不动的道：

“他们什么地方不讲理？”

甄陵青道：

“我来之时，他们尽说些冷嘲热讽的话，这且不说，尤其那叫胡老四的人还硬阻拦不往上报！”司马迁武点点头道：“我知道了，少时处罚他就是！”

话是这么说，但在神色之间却没半点表示。

甄陵青不是木头人，睹此情景焉有不懂之理，暗忖怪不得他们手下这样不讲理，看来还是他授意的了！

甄陵青冷笑道：

“迁武，你别以为做了太昭堡主便了不起！”

司马迁武道：

“甄姑娘，这完全是你的看法，其实我司马迁武还不是这样！”顿了一顿，又道：

“甄姑娘，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甄陵青见他一副尾大不掉的样子，心中甚气，但在此时此地，她也不得不忍了一忍，道：

“大约在二十天之前，这里的人被人悉数杀光，其中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你知道么？”司马迁武点点头道：“知道！”甄陵青道：“你知道那人是谁？”

司马迁武道：

“家父司马道元！”

甄陵青哼道：

“你知他是被谁所杀么？”

司马迁武道：

“谢金印！”

甄陵青悲愤的道：“杀的好，杀的好……”

司马迁武怔道：

“家父和你有深仇大恨么？你希望他被杀？”

甄陵青恨声道：

“司马迁武，你该知道你父亲冒充我父亲名头之事？”司马迁武心中微怒的道：

“不错，他以前的确冒充过令尊名头，只是这件事我也是直到最近才知道。”

甄陵青冷冷的道：

“家父和司马道元原是表亲，翠湖之夜他并没有被谢金印杀死，其后远走天山去投靠……”

司马迁武道：

“去投靠令尊对么！”

甄陵青咬牙切齿的道：

“不错，他去投靠家父，哪知他虎狼之心，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把家父害死在天山之巅，这件事……这件事……我直到最近才知道！”

司马迁武寒声道：

“你去过天山了？”

甄陵青道：

“我正是刚从天山回来，本想把这件事告诉赵子原，哪知太昭堡又被你所夺，司马迁武，你们父子都是无耻之徒！”司马迁武听说自己父亲害死甄定远，心中原有些惭愧，此时忽听甄陵青提到赵子原，并把自己父子痛骂，不由脸色微微一变，冷声道：

“甄姑娘你跑到这里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些事么？”

甄陵青恨道：

“岂止要告诉你，我还要找你报仇！”司马迁武不屑的道：

“这大概就是你的本意了？”

甄陵青两眼血红的道：

“不错。”

说话中，已把宝剑拔了出来。

司马迁武连瞧也不瞧她一眼，道：

“甄姑娘，念在过去一点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下山去吧，最好能找到赵子原来，说我在这里等他！”甄陵青愤然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叫我替你传话！”

司马迁武脸色又是一变，但迅即平复下去，挥挥手道：“你去吧！在下……”

甄陵青看不惯他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加之复仇之心在胸中撞击，哪还忍耐得住，一声娇叱，宝剑已飞洒而出，司马迁武微微一笑，滑退五步，沉声道：

“你真要动手么？”

甄陵青恨声道：

“岂止动手，我非杀了你不可！”

说着，第二次挥剑攻了上去！

司马迁武又是一闪，道：

“在下等你先刺三刺，若是三剑之后你还不停手，在下便要得罪了。”

甄陵青哪管许多，长剑舞起一片光华，刷刷刷，一口气攻了六剑。

司马迁武左挪右闪，于他闪过的第三剑之时，沉声喝道：“甄姑娘，莫怪在下不客气了！”

“呼”地一掌拍出，掌劲直击剑身，丝毫也未把甄陵青那剑招放在眼下。

司马迁武的武功如何，甄陵青自信十分清楚，只是看他刚才一击之势，武功显然超出想象很多，芳心一震，剑招跟着变化过来，分由两侧回圈而至。

司马迁武哼了一声，手掌微翻，蓦然之间，只见他掌心嫣红如血，飚风斜拍，“喀嚓”一声，甄陵青的长剑便被他硬生生的劈为两截。

甄陵青大骇，一退颤声道：“你的武功……”司马迁武冷冷的道：

“在下混迹太昭堡之时，便曾隐去一些武功，此时此地情形虽有所不同，只是在下仍未施出六成功力！”甄陵青惊道：“那是真的？”

司马迁武道：

“当然是真的，还有一手不曾告诉姑娘，姑娘二十天之前在此地看到家父的尸体，其实家父并没有死去！”

甄陵青睁大了眼睛道：

“这也是真话？难道司马道元有不死之术？”

司马迁武冷冷的道：

“甄姑娘，我这里的情形差不多都告诉了你，在下仍然怀旧，不愿伤你，你最好去找赵子原来……”话声未落，忽听山下响起一阵呼喝之声。胡老四脸色微变的道：

“下面有警！”

司马迁武沉声道：

“管二，你下去……”

忽见一人飞奔而入，高声道：

“堡主，堡主，下面来了一人，武功高不可测，咱们七八个人挡他，举手便被他点了穴道！”

他一边说一边狂奔，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司马迁武只听的心头一震，两眼注视山下。

甄陵青呼道：“赵子原，一定是赵子原来了！”

司马迁武没有说话，一人飞掠而入，接道：

“不错，小可正是赵子原！”

只三两个起落，人已到了山上，不是赵子原还有谁。甄陵青赶紧奔了过去，叫道：

“子原，你果然来了！”

赵子原笑道：

“小可在路上有些耽搁，不然早就到了，甄姑娘，你到天山去过了？”

甄陵青道：“去过了。”赵子原道：“真相究竟如何？”甄陵青垂泪道：

“不幸的很，家父确是遇害了。”

赵子原叹了口气，目光落在司马迁武身上，拱手道：“司马兄可好！”

司马迁武道：

“小弟不差，赵兄还好吧？”

赵子原叹道：

“兄弟也是平平，只是世间事一切都很难预料，小弟近日听到一件传言，是故特地赶来瞧瞧。”司马迁武淡然道：“那传言怎么说的？”赵子原道：

“那传言说，司马兄杀死了小弟一名父执，兄弟想司马兄和小弟情感莫逆，焉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司马迁武道：

“赵兄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呢？”

赵子原笑道：

“兄弟自然不相信啦！”

甄陵青插嘴道：

“司马迁武近来性情大变，只怕真有这件事！”司马迁武点点头道：

“是的，赵兄最好还是相信的好！”

赵子原笑了一笑，道：

“司马兄不是在说笑吧？”

司马迁武摇摇头道：

“小弟一点也不说笑，赵兄说的是那奚奉先吧？”

赵子原道：

“不错，想那奚大叔原在太昭堡当总管，如是兄弟记忆不错，他与司马兄一面不识，司马兄缘何会对他下手呢？”

司马迁武淡淡的道：

“只因他太不知进退，小弟才不得已杀了他！”

赵子原道：

“依你说来，传言是不错了！”

司马迁武道：

“是的，一点也不错！”

赵子原叹道：

“兄弟与司马兄相交莫逆，便是有天大的误会，也可当面说个清楚，司马兄这样做，小弟实在遗憾的很。”

司马迁武道：

“其实，赵兄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想那谢金印三番两次刺杀家父，小弟实在弄不懂此是何故？”

赵子原心中微动的道：

“司马兄是将他的帐转到兄弟头上了？”

司马迁武道：

“难道赵兄不承认这件事？”

赵子原叹道：

“兄弟如要承认时，便不会在京城和他交手了！”

司马迁武冷笑道：“那不过是个障眼法儿，骗武林无知朋友罢了！赵兄此刻还好意思说出口么？”

赵子原忍了半天气，司马迁武最后这几句话却令他有点吃不消了，脸孔一沉，道：

“司马兄此话怎说？”

司马迁武冷声道：

“赵兄自己做的事，还用问小弟么？”

赵子原摇头苦笑道：

“兄弟实在想不到司兄性情变的如此乖张，古谚有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司马迁武大喝道：

“你说谁的性情乖张？”

赵子原火气也上来了，怒道：

“便是说你又怎地？”

司马迁武厉声道：“你究竟是谢金印的杂种，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赵子原一听，两眼几乎都气红了，戟指道：

“司马迁武，赵某已忍了再忍，难道你认为我真不敢杀你么？”司马迁武哈哈笑道：

“那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的问题！”

赵子原咬牙切齿的道：

“很好，很好，从今夜开始，这太昭堡赵某非要收回不可，至于你司马迁武，念在过去交情，现在要走还来得及，迟则莫怪我赵某人不讲客气了！”

最后这几句话，几乎全是司马迁武先前对甄陵青说的，但此时由赵子原口中说来，气味又不同。

司马迁武不屑的笑道：

“姓赵的，你别往脸上贴金了，我今天非叫你死在这里不可！”说着，手掌已扬了起来。

原来司马迁武已随天罡练习过武艺，此刻功力已今非昔比，在他观念之中，他有把握将赵子原击毙。

赵子原此刻也怒不可遏，运足真气举起手掌，两人相距不过十步，这时全身真力都蓄满待发。

司马迁武大吼一声，发掌击至。

赵子原不甘示弱，掌风如山，迎面封去。

两人都是全力相搏，须臾之间，双掌已然接上。

司马迁武哼道：“赵子原你认命罢！”

赵子原哼道：

“你有什么本事不妨尽数使出来！”

司马迁武哼了一声，道：

“那我自然会叫你在乎！”

说话之时，掌上真力加重，只听“咻咻”之声大作，那四周气劲忽然暴裂而开，其声有若雷鸣。

他已运足十成真力相击，甄陵青目睹之下，十分惊讶于司马迁武的功力已精进如斯，心道：

“除非是碰着赵子原，若是换了我，只怕一掌就败了！”赵子原身子晃了一晃，旋即稳定下来。

他脸上一片湛然，司马迁武虽然运足全力，仍未能把赵子原撼动半步，反之，赵子原抵抗之力已越来越强。

司马迁武转眼已感觉到赵子原的反击之力，心知有些不妙，但因两股掌劲已紧贴一起，想脱身后退已不可能。

就在这时，忽听一人冷哼道：

“赵子原，谁叫你来送死！”

正是司马道元的声音，赵子原心中一动，司马迁武乘他心神微分，大喝

一声，陡然使用了十二成功力猛击而出！
赵子原身子再度一晃，不过他反应十分快捷，因为司马道元在此地出现，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乘着身子一晃之时，人已飞弹而退。
司马迁武道：“你还想逃么？”司马道元叫道：“他逃不掉的！”说话声中，人也来到场中。
甄陵青娇叱一声：
“还我爹爹命来！”
人随声动，双掌用足十二成功力猛推而出！
司马道元哂然道：
“丫头，你找死么？”
单掌一挥，甄陵青的掌劲已被震回，踉跄退了三四步。赵子原道：
“甄姑娘冷静些！”
甄陵青咬牙切齿的道：
“我见了这贼子真恨不得剥他的皮不可！”
司马道元冷冷的道：
“来到此地，你的生命已完了一半，你还想剥老夫之皮，岂非白日做梦！”
司马迁武道：
“爹，要收拾甄丫头易如反掌，眼下还是先解决了赵子原再说！”
司马道元点点头道：”我知道！”
忽听一人接口道：
“你知道？难道老夫就不知道么？”
来人身形一现，司马道元忍不住呵呵大笑道：
“苏继飞，老夫料到你迟早都会前来送死！”
原来来人正是苏继飞，赵子原离开少林不久，他便跟着追来，哪知在时间上还是迟了一步。
苏继飞因为知道赵芷兰还会前来接应，所以态度上洋洋自若，并不为司马道元那句话所骇倒。他冷笑道：“是么？”司马道元哂道：
“怎么不是？太昭堡乃是姓赵的产业，如今被我父子霸占了，你乃太昭堡总管，所以老夫料到你迟早都会来！”司马迁武道：“爹，他早来过了！”司马道元点点头道：
“为父知道，还有一个被你宰掉了是么？”
司马迁武道：
“正是！”
司马道元冷冷的道：
“你们三人来了，老夫相信赵芷兰不久也会前来！”
苏继飞道：
“她当然要来！”
司马迁武道：
“来的越多越好，也好省去我父子一些手脚！”
赵子原道：
“今日之事，也不知谁会省去谁的手脚，司马迁武，赵某今日非叫你还一公道来不可！”
司马迁武道：“还什么公道？”
赵子原道：

“杀人需偿命，霸占人家产业自需归还，你还想抵赖？”司马迁武道：

“这两件事某家都承认，只看你有什么本事？”

赵子原道：

“赵某只道你本事已进步了多少，刚才一试，原来你仍旧不过尔尔，不是赵某说句大话，你们父子皆非赵某对手，还是把你们后台叫出来，赵某想向他讨教几招！”

司马迁武哂道：

“你配么？”赵子原冷哼道：

“你不用管赵某配不配，赵某逼你们父子，你那后台自然就会出来了！”

“呛”然一声，已把宝剑拔了出来。

司马道元哼了一声，道：

“迁武，你后退，待为父来收拾他！”

司马迁武道：

“不，孩儿尚可一战！”

苏继飞冷冷的道：

“司马迁武，你别在那里吹大气，你那几套本事不过尔尔，还是你那老子擅长诈死本领，只是这次只怕逃不过了！”司马迁武怒叱道：

“姓武的，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么？”

苏继飞道：

“老夫仍是这里的总管，该闭嘴的是你！”

司马迁武哈哈笑道：

“别不要脸啦，现在太昭堡已换了主人，我们父子早已将你逐出门墙了！”

苏继飞大喝道：“你不配！”

赵子原忙道：

“苏大叔，不必和他一般见识，待我杀了他父子再说！”正待跨步而上，忽听一人冷冷的道：

“这里岂是容人撒野的地方？”

声音在左边响起，但人却并未出现！

甄陵青娇喝道：

“什么人还不快滚出现？”

那人哂道：

“小妮子你说话嘴巴最好放干净些！”便此短暂一刻，声音又到了右面，身法之快，端的骇人！苏继飞哼道：

“我就不相信这一套！”

“呼”地一声，人已向右面掠去！

赵子原大叫道：

“大叔，使不得！”

他话声出口，可惜已迟了一步。

苏继飞这时已到了右边一堆草丛前，他毫不停留的便是一掌扫了出去，同时喝道：

“朋友，还不现身么？”

话声甫落，突有一股暗劲撞了过来。

这股暗劲来的好不惊人，苏继飞连第二口真气都来不及提起，胸口一窒，

踉跄退出七八步，一跤摔在地下。
赵子原急道：
“甄姑娘，你去瞧瞧苏大叔！”
他说过之后，也不管甄陵青可否？人已飞掠而上。他目光一扫，四周哪有半个人影，赵子原道：
“朋友身手不凡，难道只会偷袭么？”
那人仍没有理会，赵子原又道：
“朋友，你若再故作神秘，赵某可要骂人了！”
那人依然不理，赵子原向前连踏三步，四周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响动，想必那人又已换了一个地方！
赵子原暗暗吸了一口气，心想就算此人身法再快，然我的行动并无半点耽搁，假若他竟能从我眼下逃了出去，那么此人轻功之高，当真是天下少见了。
他两眼斜视着前方，大声问道：
“甄姑娘，苏大叔的伤势如何？”
甄陵青道：“气息微弱，只怕没有救了！”
赵子原心头一沉，恨道：
“假若苏大叔有个三长两短，我非踏平太昭堡不可！”一人接口道：
“你配么？”
赵子原嘴里说着话，其实心中早已有了准备，说话的人话刚出口，他连瞧都不瞧，人已如风掠去！
当他步子一停之际，只见一个黑脸老者坐在一块岩石上，两眼垂闭，像是己睡着了。
赵子原道：
“刚才是阁下说话么？”
那黑脸微微启开一道眼缝，一道湛深的光芒从他眼中透了出来，赵子原心头一震，下意识的感到眼前的黑脸老者可能就是天罡双煞之一！
那黑脸老者点了点头，淡然道：
“不错！”
赵子原恨道：
“那么刚才出手偷袭苏大叔的也是阁下了？”
那黑脸老者又点点头，道：
“不错，不过这不能算老失偷袭他！”
赵子原怒道：
“你既承认出手，那便没有什么话好说！”
那黑脸老者哂道：
“凭他姓苏的那副德性，还用老夫出手偷袭么？”顿了一顿，又道：
“老夫并不惹他，是他先对老夫出手，老夫只用了十分之二三力道加以反震，哪知他竟这么不管用呢？”
赵子原叫道：“阁下只用了这么一点力道反震，显见你武功很不错了！”那黑脸老者道：
“你谬奖了！”赵子原拉开架势，道：“阁下用不着客套，赵某正要领教几招！”
那黑脸老者嗤道：

“赵子原，老夫知道你在灵武四爵那里学了一些玩意，但你若就凭这点玩意和老夫动手，未免还差的远！”

赵子原喝道：

“口说无凭，你可是天罡双煞中的黑煞吴极？”

司马迁武在一旁叱道：

“住口！家师大名也是你叫的么？”

司马迁武的话无异承认了黑煞吴极的身份，这一来，赵子原倒不得不小心从事了！

他知道天罡双煞恶名远播，数十年来不曾在江湖上露面，今次再度出山，显然怀有很大的企图，在少林之时，觉悟大师也曾谈到过他俩，那么双煞的武功如何，当也不问可知。

赵子原暗暗吸了一口气，道：

“赵某久闻天罡双煞焦不离孟，孟不离焦，黑煞既在此，想必白煞周河一定也在附近了？”

忽听一人接口道：

“老夫坐此久矣，只怪你瞎了眼睛没有看见！”

声音是在右上方响起，赵子原循声望去，只见在前面五丈之处一声岩石上亦端然坐了一名白衣老者。

黑煞吴极是一身黑衣，人黑脸也黑，白煞周河却恰好相反，穿了一身白衣，人白脸也白，两人年龄都差不多，只是乍然一望，黑白分明。

黑煞笑道：

“老白，你又何必与他一般见识？”白煞道：

“这小子年纪轻，看来对咱们兄弟倒十分熟悉，他既然问起了我，我怎能不答腔？”

黑煞道：

“你说说吧，咱们该把他怎么处置？”

白煞笑道：

“为这么一个后生小子，还用咱俩操心，我所注意的是他的后台！”

黑煞道：“你是说灵武四爵？”白煞道：“不错，同时还有一人！”黑煞道：“还有什么人？”

白煞道：

“你是怎么搞的？把正点子也忘了？”

黑煞哦了一声，道：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东后？”

白煞笑道：

“终算被你想起来了！”

黑煞道：

“你认为东后会来么？”

白煞道：

“说不定！”

黑煞道：

“既然说不定，那她就不会来了！”

白煞摇摇头道：

“老黑，你做事就爱绝对，要知他们现在已打成一伙，更有甚者，他们

又都知道咱们俩已在江湖上出现，难保不会对咱们俩多注意一些！”

黑煞冷笑道：

“话虽有理，但他们若来，我老黑却是欢迎之至！”白煞道：

“别说大话，至少咱们的人还没聚齐。”

黑煞转首对司马道元道：

“道元，你约定他们什么时候来？”

司马道元躬身道：

“他们有的已在路上，有的尚未动身，属下当时估量情形，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

黑煞道：

“这样说来，他们需要一月才能来了？”

司马道无道：

“是的！”

白煞眉头一皱，忽然大喝道：

“什么人？”

赵子原心中一惊，暗想这附近哪有人来了？

不但赵子原如此，就是司马道元父子亦有同样感觉，三人几乎不约而同的回头望去，只见一人慢慢踱上山来。赵子原一见，不由大喜道：“任大侠，是你？”

来人正是任怀中，只见他步履从容举步而上，笑道：“赵兄究竟比我年轻，脚程要快的多啦！”

他一面说一面来到近处，司马迁武横身一拦，喝道：“你是何人？”

任怀中道：

“无名小卒！”

司马迁武道：

“无名小卒到此则甚？”

任怀中笑道：

“无名小卒便不能来么？”

司马迁武哼道：“你来的时候也没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

任怀中鄙然一笑道：

“这不是太昭堡么？”

司马迁武道：

“那就是了，既知是太昭堡，便该道明来意。”

任怀中道：

“在下信步所至，敢是冒犯了兄台？”

司马迁武道：

“这地方你本不应来！”

任怀中道：

“在下既然来了，兄台意欲何为？”

司马迁武喝道：

“滚下山去！”

任怀中哈哈笑道：

“兄台说话未免太过蛮横，此非司家旧业，就算在下有所冒犯，也轮不着你兄台下逐客令啊！”司马迁武怒道：“你究竟滚是不滚？”任怀中晒道：

“就凭兄台这句话么？”
司马迁武道：
“不错！”
任怀中不屑的道：
“司马父子各有所长，在下以往所闻，迁武胸怀大度，实较乃父强过甚多，今日一见，传言谬矣！”司马迁武道：“传言本来就不可靠！”任怀中道：
“然则兄台真欲赶在下离去了？”
司马迁武道：
“不错！”
手掌一提，掌剑已是含蓄待发！司马道元喝道：
“迁武且慢！”
司马迁武道：
“爹，他太放肆！”
司马道元道：
“你也太急了点！”
说着向前走了两步，道：
“敢问阁下高姓大名？”
任怀中道：
“不敢，在下姓任名怀中！”
司马道元喃喃的道：
“任怀中，任怀中，这个名字好生疏啊！”
任怀中道：
“在下原来就是无名小卒！”
司马道元冷冷的道：“然则你到此究竟有何贵干？”任怀中道：
“没有贵干便不能来么？”
司马道元忍了一忍，道：
“阁下外表从容，老夫知道你必有所为而来！”
任怀中道：
“赵子原大侠乃是在下故交，早时言明到太昭堡一醉，如今赵兄没有说话，贤父子倒露出咄咄逼人之态，在下倒有些莫名其妙了！”
赵子原心想我几时又约过他到此一醉？此人行事怪异，真不知是什么来路？
司马道元道：
“你该知道，这里早非赵家之产业。”
任怀中道：“敢问又是何家产业？”
司马道元道：
“此地早属老夫所有。”
任怀中冷笑道：
“那时你还是甄定远？”
司马道元怔道：
“你知道老夫曾冒名甄定远？”
任怀中哂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的恶迹在下闻名久矣！”司马道元大怒

道：

“好哇，原来你还是个有心之人！”

任怀中低沉喝道：

“有心人做有心事，端的你是有心无心？”

司马道元一听，脸色惨然一变，突然整个身子一缩，人已萎萎倒了下去！

司马迁武大惊道：

“爹，你怎么啦？”

司马道元此时已不能说话，黄豆般大汗从他脸上滚滚而，“噗”地一声，张口喷出一口血箭！

司马迁武狂呼道：

“爹……”

白煞一跃向前，冷冷的道：

“道元已死，你把他掩埋了吧！”

此话一出，不独司马迁武为之震骇，就是赵子原也为之怔住了。

要知司马道元原本活得好好的，缘何任怀中一句“无心”之言便把他送了命。岂非天下奇闻？司马迁武道：“师父，我爹怎会……”白煞吼道：“叫你去掩埋！”

第七十六章　金龙令旗

司马迁武心痛爹爹惨死，但他却想不到师父会在此际给他白眼，他究竟是聪明人，脑中一转，已然想起来，这个任怀中定非常人可比，要不然，师父绝不会这么不通情理！

他低声应了一句“是”，抱起司马道元的尸体而去。

任怀中吟道：

“玄地之精，人人会遁，补人之术，个个皆能，翠湖之夜，司马道元胸口中了谢金印一剑，若非周兄和吴兄及时替他补心，他早活不到现在了！”

白煞寒声道：

“你也擅具补心之术？”

任怀中笑道：

“天罡双煞能之，在下当亦能之！”

白煞横跨一步，手掌在胸前拂了一拂，然后他一言不发的又闪过一边，道：

“你识得这一记式子么？”？

任怀中哂道：

“天雷十二拍中‘一鸣惊人’，在下如何不识！”

白煞惊道：

“那么你是……”

任怀中道：

“咱们是同一条路子出来的，所不同的是有先有后罢了！”白煞冷声道：

“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任怀中道：

“最近。”

白煞道：

“主上他怎么样了？”

任怀中肃容道：

“两位放心，他老人家业已仙逝，不过他老人家临终之时要我向两位索回一物！”

白煞一听那个什么主上已经仙逝，态度顿时狂傲起来，哈哈笑道：

“既是主上已经仙逝，那东西已属我兄弟所有，你又算得是什么东西？”

任怀中道：

“你们兄弟是否想看一件东西？”

白煞惨白的脸色微微一变，道：

“你身上有天龙令旗？”

黑煞一跃上前，喝道：

“有便拿出来瞧瞧，我兄弟自当遵命行事！”

任怀中微微一笑，然后神色凝重的从身边捧出一杆小小的金旗，那金旗的旗杆只有一尺多长，旗面只有五寸见方，但就在那五寸见方的旗面上绘制了一条金龙，那条金龙栩栩如生，生像活的一般。天罡双煞一见，脸色顿时为之大变，任怀中大喝道：“‘见旗如见人’，尔等还不拜见？”

黑煞闻言就要拜倒，白煞忙道：

“老黑且慢！”

黑煞道：
“你有什么高见？”白煞道：
“他方才说主上已死，咱们尚有何俱？”
黑煞道：
“见旗如见人，焉能不拜！”
白煞冷冷的道：
“不管他，主上现今既已不在，咱俩又怕他则甚？”黑煞迟疑的道：
“这个……”
任怀中哼道：
“周河，你的胆子真不小！”
白煞冷哼道：
“主上已死，谁也管不了老子！”
任怀中怒道：
“你当真敢如此放肆么？”
白煞傲然道：
“什么叫着放肆？咱们在主上身边之时，你小子还不知在哪里吃奶。如今凭着那杆小小金友旗便来指挥咱们，未免太过天真了！”
任怀中愤然道：
“这样看来，你俩存心反抗了？”
白煞嘿然道：
“是又怎样？”
说话之时，人已闪电般掠了过去，五指骤伸，便向任怀中手上的金龙旗抓去！
他出手甚快，几乎眨眼之间，那如钩五指已堪堪抓着金龙旗了。
赵子原大喝道：
“兄台当心！”任怀中道：
“在下理会得！”
他手上拿着金龙旗顺势一展，“呼”的一声，那旗边仿佛利刃一般向白煞五提划去，应变之速，确是少见。
白煞冷哼一声，招式忽变，一下击出十八掌。
他这十八掌劲力无边，仿佛大山倾倒，声威至为骇人。任怀中不屑的道：
“就凭这点本事也想拿出现眼么？”
金龙旗一挥，刹时幻化出一片旗海，把白煞招式尽数都封了回去。
白煞收手暴退，喝道：“你究竟是主上什么人？”任怀中冷冷的道：
“你说我是什么人？”
黑煞插嘴道：
“他招式精纯，看来已尽得主上真传！”
白煞怔道：
“主上武功不传子女，难道他会是主上徒弟？”
黑煞摇头道：
“那不可能，主上从来不收徒的。”
白煞道：
“主上武功他都会使，他若非主上徒弟又是什么人？”黑煞道：
“这只好问问他了！”

任怀中道：
“你们想知道我的身份也不难，只要到天龙山去就行了。”黑煞道：
“咱们现在哪有这份时间！”
任怀中道：“你俩现在在干什么事？”
黑煞道：
“主上在时，咱们还不敢为所欲为，主上去世，天下便唯我独尊！”
任怀中哼道：
“你们也配！”
黑煞道：
“配与不配，月后便可分晓！”
任怀中冷冷的道：
“你们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黑煞道：
“这不能说是打坏主意，咱们打算约集黑白两道，月后在此作一次生死决斗，成则为王，领袖武林！”
任怀中想了一想，道：
“你们都约集了些什么人？”
黑煞道：
“水泊绿屋的三位主人和鬼斧大师等人。”
任怀中点点头道：
“好吧，那么一月之后再来收拾你。”
黑煞朝白煞望了一眼，道：
“老白，咱们是不是现在就放他走？”
任怀中叱道：
“笑话，咱要来便来，要去便去，岂是要你们放的？哼哼，不过让你俩多活一个月而已。”
白煞道：
“你们那边的人，就由你邀集好了！”
任怀中道：
“此事早有人在进行，那还用得着咱家操劳，苏继飞的气息十分微弱，堪堪只差一口气了。”
任怀中走了过去，说道：
“赵兄，能不能让小弟瞧瞧！”
赵子原道：
“只怕苏大叔没救了！”？
任怀中道：
“那也不一定，待兄弟瞧后便知。”
赵子原和甄陵青让过一边，任怀中在苏继飞身上瞧了一会，然后又翻过身子瞧了一会，喃喃的道：
“还不致太碍事！”
说话之时，从身上拿出一个药瓶，然后从瓶中倒出三颗药丸，撬开苏继飞牙关，手指轻轻一弹，三颗药丸尽数弹入苏继飞口中。任怀中道：
“现在大概不妨事了，赵兄，咱们将他送到山下去休息一会，兄弟还有几句话要对赵兄说。”

赵子原这时已对任怀中了无疑念，闻言从地下把苏继飞抱起，道：
“兄弟遵命！”
任怀中在前面开路，他好像是识途老马，走的都是僻径，走了好一会，把赵子原和甄陵青带到后山山下。
任怀中在附近找了一处偏僻地方，要赵子原把苏继飞放下，然后说道：
“咱们就在这里谈一谈吧。”
赵子原道：
“任兄有何见教？”
任怀中道：
“在下要谈之事自然和月后之约有关。”
赵子原道：“任兄武功超卓，依在下观之，似是不在天罡双煞之下，若真欲拼个死活，天罡双煞绝对讨不了好去，度情量理，大可于今日便他俩解决，哪用再等一个月时间？”
任怀中摇头道：
“赵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赵子原道：
“请任兄明言！”
任怀中道：
“若是单打独斗，在下自忖可与天罡双煞任何人一拼，但胜负之数尚难决定！”
甄陵青道：
“这或许是任大侠客气之言？”
任怀中摇摇头道：
“我等虽是初交，但在下言出如心，绝无半字虚假，天罡双煞此时武功已达天下巅峰，绝非在下这等修为可以胜得了的！”甄陵青芳心一沉，道：
“这样看来，任大侠还不是他俩之敌？”
任怀中摇摇头道：
“这又不见得！”
甄陵青苦笑道：
“任大侠说来说去，便连我也有些弄糊涂了。”
任怀中道：
“在下方才说过，在下与天罡双煞之斗，其胜负之数乃在五五之间，谁也不敢言胜，谁也不会轻易落败！”顿了一顿，又道：“所以在下认为既无必胜之望，又何必轻易涉险，反正月后之期转眼即届，到时一场荡清魔瘴，岂非上上之策么？”赵子原动容道：
“任兄高瞻远瞩，小弟钦佩的紧！”任怀中道：
“赵兄好说了。”
甄陵青道：
“我还想起一事要请教任大侠！”
任怀中道：
“甄姑娘请说！”
甄陵青道：
“想那司马道元原本活得好好的，缘何任大侠说了句有心无心之后，司马道元便会无端的死去？”任怀中道：

“姑娘大概也知道司马道元在翠湖中剑之事？”
甄陵青点头道：
“我早听说过，不过到如今还有所怀疑，司马道元既然被谢金印所杀，为何还能不死？”
任怀中道：
“在下方才已经说过，天罡双煞有补心之术，但这种补心之术只有一法可以破解！”
赵子原道：
“什么法子可以破解？”
任怀中道：
“天龙吟……”
甄陵青怔道：
“天龙吟？”
任怀中道：
“不错，两位以为在下早先和司马道元说话是以普通声音说的么？其实非也！”
赵子原道：
“然则任兄斯时已发出天龙吟了么？”
任怀中道：“不错！”
甄陵青道：
“我还有一事不明，不知任大侠能否见告？”
任怀中笑道：
“姑娘只管请说便是！”
甄陵青道：
“刚才天罡双煞说的那位主上是谁？”
任怀中迟疑了一下，始道：
“他也姓任！”
甄陵青道：
“与任大侠有关么？”
任怀中点点头道：
“不错，与在下有关。”
赵子原插口道：
“若是兄弟猜的不错，他该是任兄的亲人了？”
任怀中道：
“不瞒赵兄说，他正是先父！”
赵子原心头一震，道：
“这样说来，任兄便是武林异人独手天王的后人了？”任怀中唏嘘的道：
“正是！”
顿了一顿，道：
“先父先前行事怪癖，但他对武林各大门派以及黑白两道都极尽呵护之责，可是他生平从来不愿沾别人一点恩惠。”甄陵青道：“难得，难得！”
任怀中摇了摇头，道：
“他这种性情也是以后才有的，因为在早年，他被四名仇家围攻，断去一臂，这一臂之仇，后来使他连杀对方三百多条人命，从此之后，他悔悟了，

绝口不再提仇杀二字，为武林做尽了好事，所以武林人物感念他，送了他一个独臂天王的尊号！”

甄陵青道：“那是应该的！”任怀中叹道：

“也就在那个时候，武林中为他铸了一百免死铜牌，这是天下黑白两道人物都知道的，其时天罡双煞正跟在先父身边！”赵子原道：“然则任兄又在何处？”任怀中道：

“小弟就在家中。”

赵子原皱眉道：

“任兄既在家中，天罡双煞怎会不认识任兄？”

任怀中笑道：

“难道赵兄还看不出来，小弟面上早已经易了容！”赵子原心中一动，仔细望去，果见任怀中脸上有一层薄薄的油泥，由于脸上油泥很薄，所以不注意看还看不出来。赵子原赞道：

“任兄易容之术高明，若非任兄自己说出，小弟到现在还无法瞧的出来。”

任怀中道：

“不瞒赵兄说，先父涉猎甚广，武学自不待说，便是一般杂七杂八之学，先父也无所不精，只怪天罡双煞太过见忘，竟连某家这点能耐也忘怀了！”

甄陵青道：“也许不是他们忘怀，我好像听他俩说主上武功不传子女之言！”

任怀中笑道：

“他们这话也有所本，因为在下兄妹共有七人之多，在下排行第五，除在下之外，余皆未练武，就是在下也是深夜才练，至今就是在下兄妹也不知在下曾随先父练过武，别人更不必说了！”甄陵青道：

“令尊大人这样做定有深意！”任怀中道：

“任家武学自不容中断，此其一。”

赵子原道：“尚有其他原因么？”任怀中道：

“第二原因便是先父深知练武之人多爱逞好斗，先父又希望在下练就武功之后能效法他多替武林做好事，但在下生性淡泊，自练就武功之后很少在江湖上走动，是以自先父以后，数十年来武林中已忘怀还有任家这一门武学了！”

甄陵青道：

“真是难得，但不知令尊又怎会和天罡双煞这种人扯在一起？”任怀中道：

“天罡双煞原系先师祖跟随，先师祖仙逝后，又跟随先父，数十年来尚称本份，但在下冷眼旁观，这两人实非善类！”顿了一顿，又道：

“自先父卧病之后，这两人果然胡作非为，并盗走免死铜牌。先父仙逝之前，谆谆嘱我，务必找到他们，收回那面免死铜牌，我最近才追踪到他们两人，只是自忖不能一举制胜，是以因循至今，哪知他俩野心之大，竟欲领袖武林！”

赵子原道：

“但不知任兄今后准备如何去做？”

任怀中想了一想，道：

“目下以他俩武功而论，已非一般武林人物所能望其项背，更何况又有

水泊绿屋那些人为其相助，要除去他们就更非易事了！”赵子原道：

“不错，水泊绿屋是以西后为首，要对付西后只有找东后出来才行！”

任怀中道：

“除了东后，在下还想到灵武四爵，只是他们四人一向淡泊名利，要请他们出来只怕十分困难！”赵子原道：

“此事兄弟或可想想办法！”

任怀中道：

“在下所以要对赵兄说的，亦是希望赵兄能劝请他们四位出山！”

赵子原道：

“兄弟可以一试，能不能请得出来，那就不敢说了！”甄陵青道：

“以武林大事为宜，我相信四位前辈或不致见却。”赵子原道：

“那么赵兄去办这件事，在下还有一事要到别处走走！”赵子原道：

“咱们什么时候再相会？”

仕怀中道：

“以二十五日为期，咱们再到此间聚齐，到时对方能纠集多少？我们这边又能出动多少？这一仗能不能扫清魔瘴，也就大致了然了！”

赵子原道：

“说得是！”

任怀中道：

“那么在下先走一步！”

说着，拱了拱手，大步向前行去。

赵子原望着任怀中远去的背影，说道：

“在少林之时，小可尚认为他值得怀疑，哪知他古道热肠，用心深远，我们真是错怪人了！”

甄陵青道：

“他们任家行事与别人不同，这也难怪！”

赵子原目光一扫，只见苏继飞胸腹之间已开始起伏，大喜道：“好了，苏大叔已好过来了！”

没有多久，只见苏继飞嘴里吐出一口瘀血，然后长长叹了一口气，睁开眼睛，见赵子原和甄陵青在侧站着，说道：“子原，莫非我们在梦中相见么？”

赵子原忙道：

“大叔怎出此言，你不瞧瞧甄姑娘也在此地？”

苏继飞道：

“然则我之伤……”

甄陵青道：

“是任大侠相救的！”

苏继飞叹道：

“我们早时对他诸多怀疑，想不到他还是性情中人，子原，令堂大人来了么？”

赵子原道：

“家母也要来么？”

苏继飞道：

“我离开少林之时，她说她随后就到，怎么此刻还未来到？”甄陵青道：

“圣女料事如神，她说会来就会来，咱们不妨在这儿等一会如何？”

赵子原点点头道：
“也好……”
话未说完，忽听一人冷冷的道：
“你们等不到啦！”
赵子原大喝道：
“什么人？”
说话之时，只听甄陵青一声娇叱，人已飞掠而出！
赵子原跟着电射而出，两人先后奔到那人发话之处，目光一扫，却未发现一个人影。
甄陵青向左右望了一望，道：
“这里没有人！”
赵子原道：
“刚才明明有人在这里说话，怎会没有人？”

第七十七章　水泊绿屋

甄陵青道：

“是啊，只怕别人有意要试一试我们，子原，你往在左搜，我往右找如何？”

赵子原点点头道：

“也好！”

说着举步向左边走去。

左边各一条小路，两边都是草丛，那草丛几乎有一人多高，放眼望去，几乎都不见人！

赵子原走了一会，仍未发现人迹，他还待继续往前走去，忽然想起苏继飞伤势刚好，一个人留在那里未免危险，连忙匆匆奔回，目光一扫，他的血液几乎为之凝结住了。

原来苏继飞满身鲜血倒在地上，身上共有六道伤口，此时鲜血还一直往外流着。

赵子原赶紧把苏继飞扶了起来，用手摸了摸他心脉，苏继飞的心脉早已停止了跳动。

赵子原咬牙切齿的道：

“好贼子，原来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乘我离开之时向苏大叔下手，我一步失算，想不到送了苏大叔一条性命！”他双眉紧皱，两眼血红，目观远处，心子激烈的跳动着。就在这时，甄陵青走了回来。

甄陵青见赵子原那种样子，忙道：“子原，出了什么事？”

赵子原恨道：

“苏大叔被人杀死了！”

甄陵青大惊奔了过去，目光一扫不由寒声道：

“咱们中了别人调虎离山之计了！”

赵子原点点头道：

“是的，可惜我想到这件事时赶回来已迟了一步！”甄陵青道：

“此地离太昭堡较近，你看会不会是他们所为？”甄陵青点点头道：

“有这种可能！”

赵子原哼道：“咱们再回去瞧瞧。”甄陵青忙道：“子原不可造次！”

赵子原道：

“为了替苏大叔报仇，顾不了许多了！”

甄陵青道：

“话不是这么说！”

赵子原道：

“姑娘有何高见？”

甄陵青道：

“咱此时若到太昭堡去，一者人单势孤，那天罡双煞岂是好招惹的？”

赵子原道：

“但是苏大叔的仇我不能不报！”

甄陵青道：

“仇当然要报，不过就事论事，咱们如今也无绝对把握认为苏前辈之死，便是太昭堡地人所为！”赵子原道：“除了他们还会有谁？”甄陵青道：“这

正是我们所欲寻求解答的问题，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太久，我相信凶手还致跑的太远！”
赵子原道：
“依姑娘之见呢？”
甄陵青道：
“先埋了死者，然后再找凶手！”
赵子原皱眉道：
“现在要找凶手只怕来不及了！”
甄陵青道：
“我认为现在去找为时尚不太迟，假若再耽搁下去就来不及了！”
赵子原一想有理，当下道：
“好吧，咱们先掩埋了苏大叔再说！”
于是两人一齐动手，迅速挖了一个土坑，草草把苏继飞掩埋了，赵子原祷告道：
“大叔，安息吧，小侄非替你报仇不可！”
祷告过后，两人再度循着原来的方向走去。
两人现在所走之路正是赵子原刚才走过的那条小路，因为刚才说话那人的声音便是在这个方向响起，他俩朝前去找，自然不会有错。
走了一会，那小路已越来越艰难，甄陵青道：
“大概不会是这边吧？”
赵子原道：
“可是声音就是在这边响起！”
甄陵青目光一扫，忽然叫道：
“你瞧，前面有座宅院！”
赵子原抬头望去，果见前面有座大庄院，当下道：“既然那边有房子，咱们何不过去瞧瞧！”甄陵青点了点头，两人向前飞奔，来到近处，却见那座庄院似已破废，房子倒建筑的十分宏伟，只是大门上的红漆都已脱落，墙角上布满了蜘蛛网，显见很久没有人住过了。甄陵青怀疑的道：“这里会有人在么？”赵子原望了一望，道：
“不管怎样，既来之则安之，咱们先进去看看再说！”正要举步，忽听“伊呀”一声，那两扇大门竟自动的打开了，两人朝里望去，却又没有发现人。
此时天色将黑，偏偏碰到这种怪事，若非两人都具有一身上乘武功，不吓出全身冷汗来才怪！甄陵青冷笑道：“子原，你瞧奇怪么？”赵子原点点道：
“大门无人自启，显然有人在捣鬼！”
甄陵青道：
“是啊，既然把门打开了，为什么又不敢堂堂正正的出来招呼客人呢？”
赵子原道：
“管他呢！”
他心急替苏继飞报仇，再也不管许多，说过之后，“蹬”他一步跨了进去！
他目光一扫，大门后面仍是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个人影，甄陵青随后而入，说道：

“怪了，真个没有人？”

赵子原道：

“到里面瞧瞧，就知道了！”

说着在前带路，甄陵青在后面跟着，前面是间大院，走过大院，眼前便是一座大厅。

由于天色已黑，没有半点灯火，那大厅之中更是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甄陵青悄声道：“还是当心些！”赵子原点点头道：“我知道！”正要举步，忽听里面响起一阵足步声。

赵子原和甄陵青立时提功戒备，时间不大，那足步声音却越来越近了。

接着现出一盏灯笼，打灯笼的是一个白发老妇，那白发老妇眇了一目，她举着灯笼问道：“有人么？”甄陵青掌劲含蓄待发，冷冷的道：“你是谁？”

那眇目老妇道：

“我是这里的主人，难得，难得，我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了，两位请进！”

甄陵青悄声道：“咱们早时听的声音是像她？”

赵子原道：

“现在一时之间还不大清楚！”

随听那眇目老妇道：

“深夜客来，幸何如之，两位请进！”

甄陵青道：

“只怕打扰有些不便！”

那眇目老妇道：

“像两位这样大贵客，老身连请都请不到呢。”

说着，提着灯笼在前领路而行。

甄陵青转脸对赵子原道：

“如何？”

赵子原道：

“进去看看再说！”

两人跟着那眇目老妇进入大厅，那老妇喃喃的道：

“天边有明月，地上有飞萤，唉唉，人生在世，何必为着功名利碌而忙呢！”

甄陵青接口道：

“老人家此话必有所指！”那老妇笑道：

“老身阅人多矣，所言未必就有所指，但举世滔滔，有如滚滚江流，不能立定者必被江流卷去，二位以为对么？”赵子原道：“前辈出语不俗，想必是位高人？”

那老妇道：

“你认为我像么？”

说话之时，已来到一处房舍，只见辉煌灯火，华丽装饰，和前面的情景相较，不啻有天渊之别。

这且不说，在那华丽的房间中，还坐了四个人，其中两男两女，而且都紧偎相依，有如情侣。

赵子原和甄陵青来到，那两男两女宛如未觉，亲切如故，甄陵青把步子一停，道：

“这里有些古怪！”
赵子原道：
“奇怪，他们好像没有发觉有生人到此！”
那老妇哼了一声，道：
“两位请进！”
甄陵青冷冷的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老妇一笑道：
“桃源！”
甄陵青怔道：
“桃源！这个名字还没听说过！”
那老妇道：
“现在见过还不是一样！”
甄陵青冷笑道：
“老人家，你别在我们面前卖文章，苏继飞前辈是你们杀的吧？”
那老妇眨动着那只眇目，道：“苏继飞！谁是苏继飞啊？”
甄陵青道：
“你最好别装了！”
那老妇道：
“我装什么？我真不知道谁是苏继飞！”
甄陵青道：
“太昭堡的总管，你会不认识？”
那老妇笑道：“太昭堡的总管老身便该认识么？姑娘未免说笑了！”
她轻轻咳了一声，那两对紧偎的男女迅速朝两边分开，然后一齐走了出来。
那两对男女年龄都不甚大，其中一对约三十多岁，另外一对只二十多岁，而且长相都颇为不俗。
那三十多岁男人道：
“大娘，便是这两位客人么？”
那老妇道：
“不错！”
那三十多岁男人跨上一步、双手一拱，道：
“在下洪新山，不知两位驾到，有失远迎，请多恕罪。”他嘴上客气，实则乘着双手一拱的当儿，一股暗劲已发了出去。
赵子原微微一笑、连声道：
“岂敢，岂敢！”
双拳一合，作了个拜揖的动作，暗劲亦自应手而出。两股暗劲一触，洪新山身子一晃，退了两步，赵子原却是纹风不动的站在那里。
洪新山脸孔一红，道：
“兄台好功力。”赵子原道：
“兄台谬奖了！”
那二十多岁少年抢上一步，道：
“在下周守人亦该拜见兄台！”
赵子原道：
“不敢当！”

劲风涌出，双方劲力一触，周守人亦自退了一步。那老妇笑道：
“第一关通过了，老身现在要问第二件事！”
洪新山和周守人都满面羞惭的退了回去，两人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赵子原和甄陵青，似乎想从他们身上发现些什么？赵子原道：
“还问何事？”
那老妇人道：
“两位是不是夫妇？”
赵子原一怔道：
“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老妇道：
“你先别反问，答复了我的问题再说！”
赵子原道：
“是不是夫妇，可与你有什么相干？”
那老妇笑道：
“你们疑心太重了！”
甄陵青忙道：
“我们正是夫妇！”
说这话时，同时用眼睛向赵子原打了一个眼色。赵子原暗想莫非这里还有什么门道？因见甄陵青递过来的眼色，当下也只好承认道：“不错，我们正是夫妇！”
那老妇点点头道：
“那很好，两位请进！”
那房子里面布置，端的是华丽之极，一切用具都是玉制，而且都是上等玉石，实在不能不令人吃惊。
那老妇稍后走了进来，道：
“时辰快到了，假若还没有夫妇前来，咱们去请主人前来宣布行礼！”
赵子原道：“行什么礼？”那老妇笑道：
“少时自知！”
赵子原暗暗纳罕，心想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要知他本为追寻凶手而来，哪知莫名其妙闯到这种地方，想走吧，又被眼前景象吸住，存心想探个名堂，不走吧，又怕凶手逃远了，是以神色之间显得极是尴尬。
甄陵青道：
“还有多少时候才开始？”
那老妇道：
“快啦！最多还有半个时辰。”
甄陵青只好忍住不言，且耐着性子等着弄个明白，半个时辰快到了，那老妇道：
“大概没有人再要来了，老身去请主人出来！”
她正要起身而行，却听外面响起一阵足步声，那老妇微微一笑，自言自语道：
“不知来的又是什么人？”
一面说一面向外面走去，来到院中，迎面走来一人，这人年约四旬，像貌极为威猛，宏声道：

“在下戚中期，求见此间主人！”
那老妇冷冷的道：“你只一人来的么？”
戚中期道：
“在下身边并没第二个人”
那老妇道：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戚中期道：
“知与不知，又有何妨？”
那老妇道：
“桃园举行无遮之会，你既未带伴侣，请恕老身不能让你参加！”
戚中期喝道：
“公孙大娘，你究竟在弄什么玄虚？”
那老妇脸色微微一变，道：
“你知道老身名字？”
戚中期哈哈笑道：
“大娘在数十年前名震关洛一带，不但武功出众，便是姿容更是关洛第一！”
公孙大娘道：
“你对老身的事倒知道不少！”
戚中期笑道：
“其后不知为了何事，大娘忽然隐迹了，有人说大娘已找到终身良伴，又有人说大娘可能看破世事，不再出现江湖。”公孙大娘哼道：
“依你之见如何？”
戚中期道：
“在下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不幸得很，大娘那位良伴却已残废……”
公孙大娘大喝道：“住口！”戚中期道：“怎么？大娘不愿往下听了么？”
公孙大娘道：
“老身之事不容人再提，你且说说你到此究竟有何用意？”戚中期道：
“在下要见见你那主人！”
公孙大娘哼道：
“凭你也配！”
说话之时，她的右手已扬了起来。戚中期道：
“在下可不是来打架的！”
公孙大娘道：
“我数三下，你若不滚出去，可别怪我要动手了！”
说完，第一声已数了出去，戚中期道：
“在下来见你主人，你不通报便有罪，还敢以武相加么？”公孙大娘骂道：
“你是什么东西，也要老身通报！”
说罢，第二声也数了出去。
场中气氛骤然为之紧张起来，只是那戚中期却仍然站在那里纹风不动，公孙大娘大怒，正待数出第三声，哪知就在这时，忽听“砰”地一声，近处似有物件碎裂，公孙大娘脸色一变，人已奔了过去！

她奔到附近，目光一扫，什么也没有，只有秋风萧萧，落叶飘飘。
公孙大娘赶紧回身，不知何时，一名青衣中年妇人已闪了出来。
戚中期呵呵笑道：“青凤，你终于出来了！”那青衣妇人皱眉道：“戚中期，你到这里来寻死么？”
戚中期道：
“青凤，我到处寻你已经好几年了，终于在这里寻到你！”青凤冷冷的道：
“我劝你最好还是离开这里！”
戚中期摇头道：
“不，要离开咱们一道离开！”
青凤怒道：
“梦想！”
戚中期柔声道：
“青凤，你我本在乾元山生活得好好的，何苦为了一点虚荣之念，自投于江湖浊流之中？”青凤冷声道：“你说这话认为我会动心么？”
戚各期道：
“我希望你回心转意。”
青凤道：
“别做梦啦，念在过去一段夫妻之情，我今夜可以放你离去，假若你再拖延还不走，可别怪我要翻脸了！”
她说这话之时，态度严厉之极，好像只要戚中期再说一个“不”字，她便要动手似的。
赵子原在旁边见了，悄声对甄陵青道：
“青凤便是这里的主人么？”
甄陵青道：
“大概是！”
赵子原道：
“听她和戚大侠口气，分明是一对夫妻，咱们放着急事不干，却坐在这里看人家夫妻吵架则甚？”
甄陵青道：
“你别忙，也许事情就要发作了！”
赵子原只得耐着性子，就在这时，只见那戚中期在院中走了两步，然后说道：“青凤，你既然这样绝情，也别怪我无义了。”
青凤冷冷的道：
“我早知道你来另有用意，你无义又怎样？”
戚中期哼道：
“你投身于水泊绿屋，想他们三个无一不是无恶不做之辈，我为了替武林除害，说不定只好先挑了你这个地方！”赵子原心头一震，暗呼道：
“水泊绿屋，原来青凤和水泊绿屋有关系？”
青凤叱道：
“你往时只知道替灵武四爵跑腿，哪有点夫妻情份，哼哼，只顾说人，却忘了自己！”
赵子原一听，也顾不了许多，大步走了出去。
公孙大娘见赵子原走出，喝道：

“退下去！”
赵子原道：
“在下有几句话要对那位戚兄说一说。”
公孙大娘道：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赵子原怒道：
“你把我看作是什么样人？”
一面说，一面仍向前面走去！
公孙大娘横身一拦，道：
“你退不退回去？”
赵子原道：
“不退回去又怎样？”
公孙大娘大怒，呼地一掌劈了过来！
赵子原理也不理，一提真气，身子在空中晃了两晃，十分巧妙的闪出公孙大娘那一掌威势之外，戚中期惊道：“太乙迷踪步，兄台与四爷有什么关系？”
赵子原道：“说起来四爷便是小可师父，请问戚兄与家师有何关系？”
戚中期肃声道：
“在下曾受四位老人家指点，并与四位老人家为佣，敢问兄台贵姓大名？”
赵子原道：“小可赵子原！”
戚中期改容道：“原来是赵兄，在下曾听过四爷提过兄台大名！”
赵子原拱手道：“不敢，请问他老人家现今何在？”他正有事想邀请灵武四爵出山，假若戚中期能够知道灵武四爵的行踪，倒可省去他一大段跋涉。
戚中期怔道：“赵兄不知道四位老人家的行踪么？”赵子原道：“小可尚是月前在京城见过四师父，今已一月多未见面了。”
戚中期哦了一声，道：
“在下亦是在月前见过二老爷的一面，如今亦有很久没见过了！”
赵子原道：“这样看来，小可只有到‘灵霄宝殿’一行了！”青凤冷哼道：“你还去得了么？”
赵子原道：“赵某要去便去，谁可阻止得了赵某？”青凤道：“你不妨试试！”
赵子原回头叫道：
“甄姑娘，咱们走吧！”
甄陵青大步走了出来，公孙大娘亦是一拦，青凤喝道：“大娘，让她出来！”
公孙大娘一退，甄陵青道：“我还怕你阻拦不成？”青凤道：“少说大话！”
甄陵青不屑的道：
“我倒看你有什么能耐？”
青凤哼了一声，带着公孙大娘往后一退，戚中期飞身抢了过去，道：
“你想捣什么鬼？”
他陡然伸手朝青凤抓去，青凤娇躯一缩，和公孙大娘双双退入室中。
赵子原正要去追，戚中期道：

“赵兄且慢！”
赵子原道：
“迟则她们要逃了！”
戚中期道：
“他们既然退入室中，咱们要追也追不上，水泊绿屋的玩意儿多的很，咱们不要上当！”赵子原道：“难道那屋中还有什么板眼？”戚中期道：
“板眼可多得很呢？”
赵子原暗暗吸了一口气道：
“兄台有所不知，小可有位世叔在山上被人谋杀，小可急切雪仇，恨不得马上抓住凶手！”
戚中期道：
“凶手会是青风他们么？”
赵子原道：
“她们既是水泊绿屋之人想必和太昭堡的有点瓜葛，所以小可怀疑苏世叔正是被他们所杀！”
甄陵青道：
“从眼前情形看来，十分有这种可能！”
赵子原道：“待小可进去瞧瞧！”
就在这刹那之间，那屋中灯光尽行隐去，眼前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戚中期道：
“赵兄还是小心为上！”
赵子原道：
“小可知道！”
他一步跨了进去，室中景像已变，而这种变化的确出人意料之外，刚才的一切玉石陈设，在一转眼都不见了。
这且不说，刚才在房中的洪新山与周守人等几个也不见了，赵子原不由大是惊奇。
甄陵青从后面走了上去，奇道：
“这里怎么会变的这么快？”
赵子原道：
“是啊，假若房子里面有所变化，自们也该听到一点响动，为何连一点响动都没听见呢？”
忽听一人冷冷的说：
“小子，你少见多怪了！”
声音在右面响起，赵子原不管许多，一掌当胸，人已向右边欺了过去！
蓦地，一股劲风从左边袭到。
赵子原大喝一声：
“鼠辈敢施暗算？”
他“呼”地一掌劈出，哪知掌风落处竟是空空如也。赵子原心中一懔，骇然向后退了一步。
甄陵青道：
“发现了什么？”
赵子原道：“刚才明明有人向我偷袭，当我还手之时又没有人了！”甄

陵青道：“ 戚大侠说的不错，这里面充满了阴险！ ” 戚中期道：“ 赵兄请听兄弟一言，现在退出去还来得及！ ”

赵子原道：

“ 小可定是放不过世叔被杀之恨！ ”

甄陵青道：

“ 还是听戚大侠之言，忍耐为上！ ”

赵子原见两人都这么说，心中已有退意，哪知就在这时，突听 “ 砰 ” 然一声大响，门外落下一物，一下子把整个门都堵死了。甄陵青赶紧奔过去用手一探，触手之处一片冰冷，原来是一块钢板！

戚中期喝道：

“ 现在已出不去了！ ”

甄陵青道：

“ 这是一块钢板，便是有再大的力气也出不去了！ ”

赵子原道：

“ 从眼下情形看来，咱们退路已断，如今只有向前走一途！ ” 戚中期道：“ 向前走可能更为惊险。 ”

甄陵青道：

“ 然则咱们老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

赵子原道：

“ 不管好歹，咱们也得探出一条路来！ ”

忽然想起事，转首对戚中期道：

“ 戚兄到过水泊绿屋么？ ”

戚中期抬头道：

“ 那地方十分隐秘，在下只闻其名尚未去过！ ”

赵子原道：“ 戚兄刚才不是说这里和水泊绿屋有关系？ ”

戚中期点点头道：

“ 不错！ ”

赵子原道：

“ 能不成这里便是水泊绿屋？ ”

甄陵青心中一动，道：

“ 说不定也有这种可能！ ”

此话一出，三人心中顿时起了戒惧之心，各自运功戒备，但是过了一会，四周仍无半点响动。

戚中期在暗中搜索了一会，叫道：

“ 这里好像是一条通路！ ”

赵子原大喜道：

“ 有通路便可前去找人！ ”

戚中期向前移动两步，道：

“ 果然是一条通路！ ”

说着，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赵子原和甄陵青在后面跟着，三人走了不久，前面忽然现出一点烛光，那烛光正指引着一条道路。

甄陵青道：

“ 奇怪，这里怎么会有人点上一只蜡烛？ ”

戚中期道：

“在下只知青凤所居之地充满了神秘，数度前来，都不得其门而入，想那只蜡烛必有点名堂！”

赵子原道：

“一只蜡烛指着一条路，其他三面一团漆黑，这能说有什么明堂呢？”

戚中期道：

“身入险地，一切都在未定之间，咱们……”话未说完，烛光下忽然一条人影行过来！甄陵青娇喝道：

“什么人？”

那人冷冷的道：

“此间主人！”

第七十八章　大悔禅师

声音苍老，显然又非青凤那一干人，三人一齐举目望去，时间不大，只见一个白发老者走了过来。

那白发老者脸色青紫，在昏黄的烛光映照之下相貌显得十分难看，尤其双目溜来溜去，更给人一种阴险狠毒之感。甄陵青冷冷的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那白发老者哂道：

“岂有此理，你们来到这里，不管怎么说都是客人，老夫身为主人，客随主便，天下哪有客人反问主人之理？”甄陵青道：“你是什么主人？”那老者；道：

“老夫便是此间主人！”

甄陵青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老者道：

“这里是鬼牢，老夫便是鬼牢主人！”

甄陵青怔道：

“鬼牢？”

那老者道：

“怎么？怕了吗？”

甄陵青不屑的道：

“笑话，咱们怕什么？”那老者道：

“老夫知道你们都是有来头之人，既然不怕，何不跟随老夫一行！”

赵子原嗤声道：

“赵某追赶杀人凶手，可没这种时间！”

那老者道：

“什么凶手不凶手，既到此地，便由不得你了，来与不来，听随尊便！”

说着，从地下拿起那只蜡烛，起身自去。

那老者把蜡烛拿走，四周又恢复了一片黑暗，赵子原暗暗吸了一口气，道：

“从眼下情形看来，这里真可古怪透顶！”

戚中期道：

“兄弟早已说过，这里充满险难，这里是鬼牢，难不成专门囚禁鬼的不成？”

甄陵青笑道：

“天下哪有囚禁鬼的牢狱，他不过是在危言耸听罢了！”赵子原道：

“咱们现在已无别路可走，看来只好跟他去瞧瞧了。”甄陵青道：“走便走，我才不怕邪呢！”

戚中朗道：

“兄弟也不信这一套！”

说着，大步向前走去！

赵子原和甄陵青在后面跟着，三人越往前走地势便越高，走了一会，前面竟然现出石级来。

到了石级附近，只见刚才的老者盘膝坐在那里，那老者听得脚步声走近，

才把眼睛睁开，说道：

“你们究竟还是来了？”赵子原道：

“赵某想问你一事！”

那老者道：

“既到此地，还有什么好问的？”

赵子原道：“这事却非问不可！”

那老者微微笑，道：

“好吧，那么请问！”

赵子原道：

“此地和水泊绿屋有没有关系？”

那老者点点头道：

“有关系！”

赵子原追问道：

“有什么关系？”

那老者反问道：

“你很想知道是不是？”

赵子原道：

“赵某若是不想知道，又何必相问？”

那老者想了一想，道：

“好吧，告诉你也不打紧，这里便是水泊绿屋！”赵子原道：

“这里便是水泊绿屋？你没说笑吧？”

那老者把眼一翻，道：

“老夫没有这种闲情逸致和你说笑！”

赵子原道：

“有这么一次，莫许用马兰之毒给赵某服下，强迫赵某要替他为奴，赵某曾随他走了一段路，那段路距离这里已很遥远！”甄陵青插嘴道：

“不错，我还记得这回事！”那老者冷笑道：

“你们认为水泊绿屋可是一处固定地方？”

甄陵青怔道：“难道水泊绿屋还是常常搬动的？”那老者道：“水泊绿屋虽未常常搬动，但水泊绿屋共有几处地方，那几处地方皆以水泊绿屋为名而已！”

赵子原道：

“原来如此！那你们搬到此地一定没有多久了么？”那老者点点头道：

“不错！”

赵子原道：

“此地现是水泊绿屋，想你们主人也在此地了？”

那老者奸猾的道：

“这可请恕老夫难以奉告！”

戚中期道：

“阁下将我等邀约来此，敢问又有何见教？”

那老者道：

“三位经过老夫这里之后，即将有所远行，且远行之地十分艰辛，三位不乘此休息休息，只怕往后体力难以支持！”戚中期道：

“你这番话当然另有所指了！”

那老者道：
“老夫实话实说，三位如不肯休息，老夫也不勉强，三位请自便可也！”
戚中期哼道：
“别在戚某面前故弄虚言，在下请问青凤现在何处？”那老者道：
“她便在前路相候！”
赵子原道：“那杀人凶手也在前面么？”
那老者道：
“话也可以这么说！”
赵子原道：
“你知道凶手叫什么名字？”
那老者阴沉的道：
“你如这样追问，老夫只可以告诉你，此地之人都可以说是杀死那姓苏的凶手！”
赵子原两眼一翻，道：
“是不是连你也算在里边？”
那老者神秘的道：
“你说呢？”
赵子原道：
“看来你也有一份！”
那老者毫不在意的道：
“那就听凭你吧！”
赵子原大怒欺了过去，“呼”的便是一掌击出。
那老者哼道：
“赵子原，你太不知好歹了！”
说话之时，人已向后飞身而上！
赵子原哪能容他逃走，跟踪追上，目光一扫，已失了那老者踪迹。
这时戚中期和甄陵青也跟随而上，三人目光一扫，看见所在之处好像是一座楼，只因眼前十分黑暗，看不清是一座怎么样的楼，只觉得十分空旷。
甄陵青道：
“子原，那老者既知你姓名，眼前这一切，恐怕就不是全出偶然的了！”赵子原道：“小可也正有此疑！”戚中期道：
“眼睛情势已十分明白，对方可能是有意把赵兄引到此地来的！”
甄陵青暗暗吸了一口气，道：
“这样看来，对方是谋定而动了！”
戚中期道：
“一点也不错！”
赵子原道：
“不管怎样，我好歹得抓住一人问问清楚！”
游目四顾，似乎发现这座楼并没有出路，但那鬼牢老人又是从何处跑走了的？
他向前搜寻，只见右边一排有两间小房，左边也有两间，那左右四间房子的门都是敞开着，一目了然，里面并没有一个人在！甄陵青道：
“奇怪，他往哪里走了？”
戚中期道：

“据在下听见，只怕那四间房子有点奇怪！”

甄陵青道：

“咱们各搜一间如何？”

赵子原道：

“你没见里面没人么？”

甄陵青笑道：

“不进去看看怎能知道？”

赵子原一想也有道理，不过他顾虑甄陵青的武功在此时此地只怕难以适应，当下说道：

“小可与戚兄先到右边瞧瞧，姑娘站在这里稍候一会就是了！”甄陵青笑道：

“你可是担心我武功不济么？”赵子原道：“话不是这么说……”甄陵青笑了一笑，人已向左边走了过去！

她先走到第一间瞧了一会，没有发现什么？接着向第二间走去！

赵子原和戚中期见甄陵青查过第一间没发生问题，心中已放心不少，两人便向右边走去。

虽知两人刚刚跨进房门，突听“砰”的一声，两人慌忙回头望去，哪知就在一瞬之间，甄陵青那扇房门已自行关上。赵子原大惊，飞身奔去，他用力推门，谁知那门竟是钢铁铸造，推之不动。

戚中期叹道：

“百密一疏，咱们上当了！”

赵子原颓然道：

“甄姑娘陷身在此，小可责任又加重了！”

戚中期道：

“她刚才如听从赵兄之言，也许不会有此矣，唉！事情已经发生，咱们还是想办法救人要紧！”

赵子原道：

“此地处处机关，步步危机，小可却不知从哪里去救人？”他素来坚强，今日处此境地，竟大失平日的坚强之气概，实是想不到的事！

戚中期道：“赵兄且莫气馁，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赵子原道：

“小可对于机关之学一无所知，更加之此地是经过刻意建造的，不知那房子里面又有什么鬼门道？”

戚中期道：

“事已至此，焦急已是没用，咱们不妨先坐下来，先把头脑冷静一下，然后再筹思办法！”赵子原道：

“戚兄说得有理！”

说着，两人便都盘膝坐了下来。

两人都是有修为之人，心神一静，灵台空明，赵子原反复思想，觉得甄陵青那间房子非常古怪，如果有通路，通路必定也在甄陵青那间房子中。

他正想把这一发现告诉戚中期，哪知就在此时，忽隐隐听得有谈话之声传入耳鼓。

赵子原初初一听，还以为那阵谈话声是在右侧房间响起，他睁眼一望，那两间房中仍然空无一物！

赵子原心想：

“怪了，这声音是从哪里响起的？”

他再度闭上眼睛凝神静听，只听一人说道：

“事情办的如何？”

说话的声音苍老，显然不是鬼牢老人所发，赵子原心中正在猜疑，只听鬼牢老人接口道：

“他们正陷在楼上！”

那苍老声音道：

“赵子原如何？”

鬼牢老人道：

“也在楼上！”

那苍老声音“嗯”了一声，道：

“先把这小子困住一下也好，不过这小子十分机警，你得告诉各方面的人都要加以注意！”

鬼牢老人道：

“我知道！”

那苍老声音又道：

“甄陵青呢？”鬼牢主人道：

“已送到鬼牢去了！”

那苍老声音道：

“也好，也好，叫这丫头吃些苦头也好，还有那个姓戚的是不是也在楼上？”

鬼牢主人道：

“他正和赵子原一起！”

说到这里，忽听一人道：

“鬼斧大帅到！”

赵子原心中一动，暗想鬼斧大帅摩云手也到了，那么刚才说话那人又是谁呢？

那苍老声音道：

“来的正好！说我有请。”

接着响起摩云手的声音道：

“不敢当，不敢当！”

那苍老声音笑道：

“大帅如再不来，老夫正要派人去清，想不到大帅倒先来了？”摩云手道：

“单总管，有什么事吗？”

赵子原心中一动，暗想摩云手呼那人为单总管，难不成他便是水泊绿屋的总管单金印么？

他这样一想，懔念陡生，要知他已曾听说过那单金印虽名水泊绿屋的总管，其实他武功之高并不在摩云手之下，假若单金印会在此地，那么水泊绿屋的三名主人必有一人也在这里！事实上赵子原料的不错，和摩云手说话的正是单金印。单金印道：

“有事，有事，不知大帅可曾接到天罡双煞通知？”摩云手道：“什么通知？”

单金印道：

“一月之后，在太昭堡有一场黑白之会，大帅真不知道？”摩云手道：

“老夫真个不知，总管不妨说说，到时参与的都是些什么人？”单金印笑道：“自然大帅也算上一份！”摩云手道：“其余的人呢？”单金印道：

“咱们这里三位主人，还有便是天罡双煞了！”

摩云手道：

“对方都是些什么人？”

单金印道：

“根据一般判断，除了东后之外，灵武四爵也可能参加！”摩云手惊道：

“灵武四爵也会参加么？”

单金印道：

“大帅感到意外？”

摩云手道：

“老夫的确感到意外，要知灵武四爵虽是武林中人，但他们一向不与武林中人来往，只有老四太乙爵例外！”单金印道：“为何太乙爵例外？”

摩云手道：

“太乙爵喜爱山水，生平邀游江湖，每遇不平之事，说不定会伸手管一管，其他三人就不一样！”

单金印道：

“如此说来，咱们应该设法阻止另外三爵！”

摩云手道：

“另外三人亦是萍踪无定，要找他们只怕不容易！”单金印道：“那就更好办了！”摩云手道：“总管此话怎说？”单金印道：

“眼前情势非常明显，既是他们萍踪无定，那么要找他们自然很不容易，我方如此，对方亦然！”

摩云手一拍手道：

“不错！”

单金印道：

“若然如此，到时对方能参加之人不过东后而已，大帅请想，合我等之力难道敌不过东后？”

摩云手道：

“单总管的话虽不错，但可能还忽略了两个人！”

单金印道：

“哪两个人？”

摩云手道：

“一个姓谢，名字与总管相同！”

单金印笑道：

“大帅说的是谢金印？”

摩云手道：

“不错，正是此人！”

单金印道：

“老夫听说他到太昭堡来了一趟，不过他此举据事后判断乃是别有用意，要不然他早归隐了！”摩云手道：“他到太昭堡有何用意？”单金印笑道：

“大帅难道忘情了么？太昭堡曾毁在他的手下，当他事后知道自己与赵

子原的关系之后，他再度做出一次血洗太昭堡之事，尔后飘然而去，直到现在不知所终！”

摩云手道：

“他为什么要再度血洗太昭堡呢？”

单金印道：“他要把太昭堡归还赵子原呀！”

摩云手道：

“谢金印也可谓用心良苦了！”

单金印道：

“为自己骨肉亲人，这也算不了什么用心良苦，但不知大帅说的另外一人又是谁？”

摩云手道：

“老夫要说的正是赵子原！‘

单金印哈哈笑道：

“老夫小设计谋，赵子原如今已陷身于此！”

摩云手大喜道：

“在什么地方？”

单金印道：

“在鬼牢楼上！”

摩云手喜道：

“他现在情形如何？”

单金印道：

“刚刚陷住不久，大概让他困饿两天，咱们便可去轻易收拾他了！”

摩云手道：

“如此一说，这一黑白之仗，咱们赢定啦！”

单金印道：

“那是当然！”

摩云手道：

“天罡双煞那方面知道这个消息了么？”

单金印道：

“老夫正待派人去通知，大帅便已来到，来来来，为了预祝胜利，咱们先喝上几杯再说！”摩云手笑道：

“理当叨扰！”

赵子原听到这里，下面的话已不复再闻，他微微睁起眼睛，只见戚中期含笑而立！

赵子原问道：

“戚兄想出通路了么？”

戚中期道：

“兄弟倒没想出什么？”

赵子原道：“戚兄刚才没有听见有人在说话？”戚中期道：“兄弟并没听到什么，只是站在一旁看见赵兄脸色时喜时忧，想必赵兄有所发现？”

赵子原低声道：

“不瞒戚兄说，兄弟刚才听见鬼斧大帅和单金印的谈话声！”戚中期哦了一声，也低声道：

“他们谈了些什么？”

赵子原便把听到的事说了出来，戚中期一听，忙道：“这就怪了，兄弟跌坐之处没有听到谈话声，独有赵兄跌坐之处可以听到，那么赵兄跌坐之处必有蹊跷！”

赵子原心中微动的道：

“可能不错！”

两人也不多说，便在赵子原跌坐的地方找寻起来，找了一会仍没找到什么，忽听一人说道：

“两位施主不必找了！”

赵子原和戚中期闻言大吃一惊，要知两人功力俱非泛泛之辈，来人到了近处两人皆未觉察，那么来人武功之高，当也不言可喻了。

两人抬头一望，黑暗中只见一名老僧人含笑而立，那僧人一脸慈祥，似对两人都无恶意，戚中期道：“敢问大师法号如何称呼？”那僧人道：

“老衲大悔！”

戚中期喃喃的道：

“大悔，大悔禅师，我没听过这个名字呀！”

大悔大师道：

“老衲方外之人，轻易不涉足武林，施主自然难知贱名！”戚中期道：

“然则大师有何见教？”

大悔大师道：

“老衲欲带两位脱出此地，两位施主可信得过老衲？”赵子原心中暗想这大悔大师看来极熟，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岂非作怪！

大悔大师道：

“大师此举诚属好意，但在下……！”

大悔大师道：

“施主可是怀疑老衲是此间的人么？”

戚中期坦然道：

“不错！”

大悔大师笑道：

“出家人不打诳语，不瞒施主说，老衲数年前曾到过此地，是以对此地路径十分熟悉！”戚中期道：“大师数年前便到过此地了么？”大悔大师道：“然！”

戚中期道：

“在下请教，斯时此地是否有人？”

大悔大师摇摇头道：

“此地虽然有人，只不过一般守护之辈，且不如今日之多，所以老衲料定水泊绿屋主人眼下必已全部到此地来了！”戚中期道：“大师高见，水泊绿屋主人真个已搬到这里？”

大悔大师道：

“事不宜迟，两位应该作速离去，需知水泊绿屋三位主人俱不是好招惹的，两位武功虽高，只怕也无法与彼等缠斗，为两位计，还是快走为上！”

赵子原道：

“谢谢大师关心，只是小可还要追寻袭杀世叔的仇人。”大悔大师叹道：

“赵施主为何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此地凶险万端，就是要报仇也不急在一时！”

赵子原怀疑的道：
“大师好像对小可之事知道的十分清楚？”
大悔大师微微笑道：
“不瞒赵施主说，老衲比两位先到一步，是故两位情形老衲都瞧的清清楚楚！”
赵子原道：
“然则甄姑娘陷身之事大师也瞧见了？”大悔大师道：“不错！”
赵子原皱眉道：
“诚如大师所说，小可暂时虽可罢却替世叔报仇之念，但甄姑娘却是同行之人，就算小可与戚兄能够脱险，但对甄姑娘总不能不救！”
大悔大师赞道：
“赵施主有此心意，足见平日行事肝胆照人，老衲既要带两位脱险，自然不能不照顾两位的同伴！”
赵子原喜道：
“原来大师早已存心要救甄姑娘了？’
大悔大师道：“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哪有见危不救之理！”
赵子原想起刚才听到单金印和摩云手谈话之事，一个奇怪的念头掠过脑际，忽然问道：
“大师认识鬼斧大帅摩云子么？”
大悔大师淡淡的道：
“闻名而已！”
赵子原道：
“适间鬼斧大帅也到了这里，不知和单金印在商讨什么？只是没有听到水泊绿屋的主人声音！”
大悔大帅道：
“也许他们另有要事，亦未可知。”
赵子原道：
“然则鬼斧大帅又到此何事？”
大悔大师沉吟一会，道：
“赵施主不是知道他们有一月之约么？”
赵子原脱口道：
“这个大师也知道？”
大悔大师道：
“不瞒施主说，老衲也曾到太昭堡去过，其时赵施主刚走，老衲曾听那天罡双煞谈起此事！”
赵子原疑心大起，道：
“然后大师就跟着小可来了是么？”
大悔大师摇头道：
“非也，老衲因见天罡双煞在太昭堡落脚，当时就猜知绿屋主人可能就在附近，当老衲前来寻找之时，赵施主己到此地，老衲因怕绿屋主人都在此地，所以到别处走了一趟！”
赵子原道：
“明人眼前不作谎语，大师好像跟着小可似的。”大悔大师苦笑道：
“赵施主如真要怀疑老衲，老衲百口莫辩……”

话未说完，突然喝了声：
“当心，有人来了！”
赵子原和戚中期心中俱是一惊，暗忖这和尚好精深的内功，我们尚未发现有人，他便先听见了。
转念之际，果然一阵足步声从远而近，不久楼内突然现出三个人来，走在前面的是鬼牢老人，第二个老者赵子原不认识，第三人赫然竟是鬼斧大帅摩云手。
那名老者目光从大悔大师身上扫过，冷冷的道：
“这位大师面生的很！”
大悔大师道：
“单施主名震武林，老衲无名小卒，单施主自然要感到面生了！”
赵子原心中微微一动，心想大悔大师呼那老者为单施主，想必他便是水泊绿屋的总管单金印了？

第七十九章　高手云集

赵子原猜的不错，那老者果然就是单金印，他和摩云饮酒相叙，只因摩云手想看看赵子原究意是一种什么处境，所以单金印才临时把他带了上来。

单金印道：

“大师可是少林的高僧？”

大悔大师道：

“老衲不配！”

单金印皱眉道：

“然则大师是昆仑的和尚了？”大悔大师道：“老衲也不配！”单金印冷笑道：

“既非少林，又非昆仑，想必是打野食的和尚？”

这话说的很挖苦，哪知大悔大师竟坦然承认道：

“施主说对了，老衲正是打野食的和尚！”

单金印哼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大悔大师道：“这里有路，老衲便能进来！”

单金印脸色微变的道：

“这样看来，你对这里并不陌生！”

大悔大师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就是不说话，只微微一笑处作回答。

单金印心中甚怒，但他见大悔大师一副气定神闲的姿态，又不敢造次，转脸对摩云手道：“大师可识得此人？”摩云手道：“有些地方甚熟，就是想不起来曾在哪里见过！”

单金印道：

“且不去理他，大师不是要瞧赵子原么？他如今正在大帅面前！”

摩云手道：“总管准备将他如何发落？”

单金印道：

“老夫想先饿他两天，待他精疲力尽之时，然后再受尽一番‘万劫轮回’之苦！”

摩云手道：

“这个办法倒也不错！”

鬼牢老人道：

“假若大帅还有更好的办法，咱们也可以将主意改变过来。”摩云手道：“他可够分尸之刑么？”单金印接道：“然则最后给他一个分尸之刑亦可！”

赵子原冷冷的道：

“你们是什么东西？”

单金印嘲道：

“你死定了，还敢出口骂人？”

赵子原恨声道：

“赵某不但骂人，还要宰了你！”

单金印哈哈大笑道：

“你也配？”

赵子原道：

“配与不配，你一试便知！”

说话声中，人已大步欺了过去！

鬼牢老人横身一拦，喝道：
“你想干什么？”
赵子原冷哼道：“你们如要赵某死去，赵某至少得找几个伴儿！”
手掌一挥，一股飚风已暴迸而出！
鬼牢老人大吼道：
“赵子原，这里岂是你撒野的地方？”
吼叫声中，右掌已疾迎而上！
“轰”然一声，双方掌劲一触而着，鬼牢老人身子晃了两晃，终于稳不住身形，“蹬”的退了一步。
戚中期冷冷的道：
“你太不自量力了！”
鬼牢老人喘了一口大气，道：
“小子，你说什么风凉话？”
戚中期不屑的道：
“在下瞧你只能去看守牢儿，还不配到这里来动手动脚！”鬼牢老人大怒，正想奋身扑上，忽听单金印叫道：
“慢一慢！”鬼牢老人道：“老夫非杀了赵子原不可！”单金印道：“你不是他对手，待老夫来收拾他！”
鬼牢老人心中虽然不服，但因单金印身份在他之上，他只好悻悻退过一边！
单金印向前跨上两步，道：
“赵子原，这一次老夫要试试你在兵器上面的功夫！”赵子原道：“听便！”单金印道：“老夫先让你出手，你还不拔剑？”
赵子原哂道：
“在你面前，赵某尚不屑为之。”
单金印大怒道：
“你敢在老夫面前托大？”
右手五指紧扣剑柄，一股浓重杀机已隐隐透了出来。
赵子原哼道：“要出手便出手，何必装腔作势？”
单金印骂道：
“好小子，你真是死到临头还不自知，胡吹什么大气！”蓦见剑光一闪，满室银光飘飞，一股咻咻剑气直向赵于原罩了过去！
赵子原连忙向右边错开二步，哪知单金印的剑式就好像生了眼睛一般，跟着向右边推移过来。
赵子原心中一凛，向后一退，情形亦复如此，单金印的剑力甚强，几乎迫的赵子原无暇伸手拔剑。单金印嘿嘿的道：“小子，你认命吧！”大悔大师冷冷的道：
“施主也不必口出大言，假若赵施主使用‘扶风三式’中的‘下津风寒’，施主即无幸理！”
赵子原心中一动，猛然一提真气，硬生生的把剑拔了出来，一道银虹凌空连打三折，数十道光圈由下而上平推而出，正是那招“下津风寒”！
这招一出，单金印立刻感到压力强大无比，迫的抽剑一退，但赵子原却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扶风三式的第二招跟着施出，只听“嗤”的一声，单金印肩头已中了一剑，惨叫一声，向后暴跌五六步。赵子原冷冷的道：“你

的武功也不过如此！”
单金印扶着肩头，摩云手走了过去，问道：
“单兄伤势如何？”
单金印摇摇头道：
“还不碍事，大师有金疮药没有？”
摩云手从身上拿出一包药替单金印敷上，然后笑道：
“单兄这一招虽然败了，但却败在两大高手联手之下！”单金印点点头道：“是的，若不是那老和尚多嘴，老夫未必会败！”
摩云手道：“单兄知道那老和尚是谁么？”
单金印道：
“老夫尚未见过！”
摩云手摇头道：
“单兄不但见过，而且还和他很熟！”
单金印怔道：
“他是谁？”
摩云手道：
“单兄真个想不起来么？”
单金印道：
“老夫早已想过，实是不知在何处见过他？”
摩云手道：
“兄弟提出一个人来，单兄必定非常熟悉！”
单金印道：
“这人是谁？”
摩云手一字一字的道：
“谢———金———印———”
这三个字一出，不但单金印和那鬼牢老人震骇住，便是赵子原和戚中期也惊呆了。
单金印指出大悔大师惊疑的道：“大师说他就是谢金印？”摩云手点点头道：
“不错！”
单金印怀疑的道：
“以谢金印的性格，他会出家？”
摩云手嘲道：
“一个专门以杀人为活的人，当他手杀软的时候，他会是放下屠刀的，更何况……”鬼牢老人道：“怎么样？”摩云手道：“何况他还为了亲子之恩，最后竟致骨肉相残，是故一念之间出了家！”
鬼牢老人指着大悔大师道：
“你真是谢金印？”
大悔大师合什道：
“善哉，善哉，施主认为老衲是么？”
赵子原站在一边虽然没有说话，但心中不断念着“大悔”两个字，别人不信，他倒有些信了。
戚中期怀疑的朝大海大师望了一眼，道：
“大师如真是职业剑手谢金印，何妨坦白承认！”

大悔大师笑道：

“老衲足迹虽甚少涉足江湖，亦知谢金印早于数月前死去，施主怎能将老衲与他相提并论？”

摩云手嘿然冷笑道：

“谢金印名虽死了，其实人却没有死！”

大悔大师冷冷的道：

“大师何必故加老衲以罪？”

摩云手哂道：

“你便是谢金印又何罪之有？”

大悔大师道：

“老衲明明是另外一个人，大师为何偏要指黑为白？”摩云手道：

“大师欲盖弥彰，若不是你叫赵子原施出那一记‘下津风寒’，老夫又怎能认出你来？”

大悔大师道：

“这话说来更属无稽，即便老衲不说，难道赵施主还不知道用这一招破敌么？”

摩云手道：

“你从何得知姓赵的会使‘扶风三式’？”大悔大师道：

“赵施主名满天下，他会使哪几种武功，谁人不晓？”摩云手哼道：

“你倒会强辩！”大悔大师道：“老衲用不着对施主强辩！”摩云手嘿嘿的道：

“任你舌灿莲花，老夫只要试你一试，便知详细！”他手执大斧，向前欺了过来。

大悔大师脸色沉凝，表面虽不言语，其实暗中却充满了戒备之情！

摩云手更不多说，走到相距大悔大师五步之处，大斧一摇劈了过来。他目的在试大悔大师的身份，出手毫不容情，大斧从头往脚劈下，其势又狠又快！

大悔大师步子横移，但摩云手出手的方位极是准确，大悔大师身子一动，他的斧头跟着罩到。

大悔大师只得把步子一停，说道：

“施主如此相逼，老衲只好放肆了！”

双掌举起，掌风分由上下两路击去，堪堪托住了摩云手的大斧攻势！

摩云手喝道：

“好手法！”

说话声中，手腕一翻，斧刃所劈，几乎盖住了悔大师半个身子！摩云手不但出手凶狠，尤其是他斧刃所带起的凌厉气劲，更有一种“虎虎”迫人的威势。

大悔大师身子诡谲的打一转，双手互绞，旋忽间闪过摩云手一击。

摩云手叫道：

“你还想保住武功不露么，老夫非叫你谢金印现原形不可！”手腕一振，蓦然间化成千万道斧彩，分从四方八面向大悔大师攻了过去！

这一招来势更凶，大悔大师若不以本身杀招相抗，其势万难逃得过去！

赵子原在旁瞧的清楚，他此刻心情甚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大悔大师确是谢金印化身无疑，他此刻倒真有点作难了。他虽然恨死了谢金印，但

谢金印总是他的父亲，早时在谢金印身份未明之前，谢金印还曾给予他无限的关照，就事论事，他能恨谢金印吗？

再说，在京城他还曾把谢金印迫下过悬岩！

在这电光石火刹那之间，他脑中也不知打了多少转，他想不管怎样，过去的事总过去了，他现在已不是谢金印而是大悔大师了，我还惦念着过去那事干嘛！

赵子原这样一想，顿觉心胸坦荡，想也不想，飞身掠了过去，长剑翻飞，口中同时大喝道：

“住手！”

这一剑他力图抢攻，是在化解大悔大师之危，只听“当”的一声，斧剑相交，赵子原和摩云手都退了一步。大悔大师合什道：“谢谢赵施主援手之情！”赵子原道：

“大师不必言谢，小可是看不惯别人以兵刃相加于一个不动兵刃之人而已！”

摩云手冷冷的道：

“你父子究竟还是父子，何必用言掩饰！”

大悔大师道：

“施主已在老衲身上试了三斧，何曾看出老衲是什么谢金印来？”

摩云手哼道：

“你的个性老夫并不是不知道，你想洗刷过去恶名，所以至死也不肯有用本身武功来接老夫的招式！”大悔大师道：

“施主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老衲实是不解施主是何居心？”摩云手道：

“老夫非迫你在赵子原面前现出原形不可！”大悔大师笑道：“施主单凭一张利嘴指老衲是谢金印，这且不谈，最后又以武相加，如今这两种办法都行不通，敢问施主还想用哪种下流手段？”摩云手恨道：

“谢金印，你才是好一张利嘴！”

顿了一顿，随对单金印道：

“单兄，这里已没有多留下去的必要，咱们走吧！”戚中期哼道：

“好容易，你们要走便走么？”

摩云手冷冷的道：

“怎地？难道你想硬将老夫留下不成？”

戚中期道：

“至少你们得把人放出来！”单金印哂道：

“你要咱们放谁？”

戚中期道：“甄姑娘和青凤！”单金印嘲笑道：

“姓甄的是自投罗网，至于青凤嘛，哼哼，她早已是这里重要成员，你不用多操心了！”

打了个手式，与鬼牢老人和摩云手向暗道隐去！

戚中期怒呼道：

“想走，哪有这样容易的事？”

说话声中，人已飞身扑了过去！

这时单金印和摩云手快隐入暗道，但戚中期身法甚疾，右手一伸，已堪堪抓到走在最后的摩云手！摩云手身子一旋，反身就是一板斧，同时喝道：“小子，你找死！”

他出手迅疾，尤其又是猝然出手，全身功力几乎都汇集在手臂之上，斧招飞出，隐隐带着风雷之声。

戚中期也自不凡，临危不乱，当摩云手斧光一闪之际，他猛然一吸真气，突然身子向上升起，摩云手那一斧从他脚下划过！摩云手哂道：

“好身法，你慢慢在这里消磨吧！”

身子一转和单金印鬼中老人倏然无影无踪。

戚中期飞坠下来，当他走到墙边一望，哪里还有人影，不由怔怔站在那里发呆。

大悔大师叹道：

“施主别发愣了，还是先随老衲离开此地为妙！”

戚中期道：

“这鬼斧大帅真个名不虚传，适间若非在下闪避的快，这条命早就没有了！”

大悔大师微微笑道：

“摩云手大斧虽利，仍难是四爵之敌，走吧，说不定咱们此去见会着那青凤姑娘亦未可知！”

戚中期拱手道：

“有谢大师带路！”

大悔大师道：

“两位请随着老衲而行，步法千万不可错乱！”

戚中期道：“在下知道！”大悔大师说过之后，当先举步行去，在一处墙角略一触摸，面前悄无声息出现一条通道。

赵子原和戚中期在后面跟着，两人一直跟随大悔大师的步法而行，丝毫也不敢大意。

三人一前一后走了一会，其中弯弯曲曲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前面的大悔大师兀自毫无停下来的迹象。戚中期奇怪的道：“大师，咱们现在究竟往哪儿走！”

大悔大师道：“自然先去救人！”

甄中期道：

“先救甄姑娘么？”

大悔大师道：

“说不定施主的朋友青凤也在那儿！”

戚中期大喜道：

“大师如何得知？”

大悔大师道：

“不瞒施主说，水泊绿屋此处老衲曾来过多次，对于这里的情形尚略知一二！”

戚中期道：“然则此去鬼牢尚有多远？”大悔大师道：“原本不需半盏热茶时间，但老衲却故意绕了一大段路！”戚中期怔道：

“敢问这又是何故？”

大悔大师道：

“施主何妨多想一想，单金印他们离去之后下一步该作何事！”戚中期沉吟了一会，道：

“可是监视咱们？”

大悔大师点点头道：

“甚是，所以老衲才故意绕了半个圈子的路，先脱出了他们的监视，然后再作救人之计！“戚中期拱手道：“大师高见，在下佩服的紧！”大悔大师淡然道：

“施主谬赞了！”

赵子原道：

“小可倒想起了一件事来！”

戚中期道：

“赵兄想起了什么事？”

赵子原道：“此地既是水泊绿屋，咱们除了发现刚才那两批人之外，没有再发现别的人，岂非怪事？”

戚中期道：

“不错，此事的确使人费解，按理来说，水泊绿屋该不止这些人才对！”

大悔大师道：“两位施主谬矣！”戚中期道：

“大师有何高见？”

大悔大师道：

“事实上水泊绿屋的人原来就不多，除了三位主人近身侍从和一般守护人等之外，并没有什么人了！”

戚中期道：

“然则他们要总管何用？”

大悔大师道：

“单金印只负责管理产业，当三位主人不在之时，水泊绿屋便以他当家，如此而已！”

戚中期道：

“想不到水泊绿屋在外面声名如此之大，内面却如此空虚，他们未免太过自信了！”

大悔大师笑道：

“其实不然，由于水泊绿屋在江湖上名气太大，抱着好奇心到此地来探究的人倒是不少，但最后是进来的人多，出去的人少，要不然，这里又要什么鬼牢？”

赵子原道：“咱们现在可否到鬼牢去探探？”

大悔大师用手朝前面一指，道：

“这不就是了么？”

赵子原和戚中期随着大悔大师手指方向望去，只见前面不远之处有几点绿火在闪动，那几点绿火飘忽不定，在黑漆漆的情况中看来，使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戚中期寒声道：“那可是鬼火？”大悔大师笑道：“施主也相信鬼魂之说么？”

戚中期道：

“然则那是白骨磷火了？”

大悔大师道：

“不错！”

举步往前走去，距离越近，磷火越多，三人目光所及，那所在甚为空旷，闪烁磷火总共约有数十堆之多！

大悔大师合什道：

“善哉，善哉，这些都是到水泊绿屋的冒险者，如今他们都不幸葬身鬼牢，他们死后，尸骨未葬，白骨暴露，以致形成一堆堆磷火，两位施主别小看这些磷火，其实这些磷火还有点门道！”赵子原目光一扫，道：“这些磷火似是按照什么阵式摆置的？”大悔大师道：

“赵施主目光如炬，老衲钦佩的紧！”

赵子原道：

“眼前事实俱在，此阵式的布置好像是八卦，但仔细一望，却又不是！”

戚中期道：

“然则是……”

话未说完，忽然当中磷火一亮，一人应声道：

“然则是老夫不成？”赵子原一望，不禁脱口讶道：

“水泊绿屋三主人莫许！”

此刻的莫许与往日不同，在磷火映照之下，只见他那一张脸惨淡淡的，他仍然坐在车中，只是推车人却没有了，身边只有公孙大娘在侧。戚中期惊叫道：“他就是水泊绿屋的三主人？”戚中期道：

“不错！”戚中期摇摇头道：

“真想不到像这么样一个怪人也身为水泊绿屋的主人？”莫许冷笑道：

“小子，你的眼光倒是很俗啊！”

戚中期道：“好说，好说！”莫许目光一抬，冷笑说道：“不管好说坏说，尔等来到此地，准死无疑，你敢过来么？”戚中期冷声笑道：

“又有何不可！”

正欲大步跨上，大悔大师叫道：

“施主且慢！”

戚中期道：

“此人目中无人，便待在下先会会他！”

大悔大师道：

“施主少安勿躁，还有贵客到了！”

戚中期怔然道：

“是谁？”

一人冷气森森的道：

“小子你比谢金印差的多了！”

说话的是一个女人口音，但那阴森森的声音听来，令人毛骨悚然！

她声音说出之后，人却并未现身，大悔大师冷笑道：“女娲，你何必装模作样，既然已经来到，何不现身一见？”那冰冷声音道：

“谢金印，你真希望我出现么？”

大悔大师沉道：

“谢金印已死，老衲希望你不用信口开河！”

那冰冷声音道：

“你瞒得了别人，焉瞒得了我，谢金印，你叫老娘出来，何不也叫你的朋友也现身一见？”

戚中期和赵子原心中都感到奇怪，暗想这哪里有什么别的人呀？

转念未定，只听大悔大师道：

“女施主硬要把老衲和谢金印扯在一起，老衲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只是老衲这几位朋友惜身得很，在你那几位搭档还没现身之前，老衲的朋友是不

会出现的。”
那冰冷声音哼道：
“谢金印，你倒真够奸猾！”
大悔大师道：
“彼此！女施主是否要把月后之约提前于今日举行！”那冰冷声道：“事实摆在眼前，何用老娘多说！”大悔大师道：“先请水泊绿屋大主人出现如何？”
那冰冷声音道：“能不能先请太乙爵出现？”赵子原心中一惊，太乙爵也来了么？
一人笑道：
“老夫现身又有何不可？”
一阵足步声音响起，果见太乙爵从对面走了出来。
太乙爵出现那条走道甚是隐秘，莫说赵子原和戚中期发现不出来，就是大悔大师若不是在事前有所发现，也未必知道太乙爵会在这里？
赵子原和戚中期一见，双双拜了下去，一人口称师父，一人口尊四爷，太乙爵笑道：
“咱们这是不期而遇，他俩赶快起来！”
赵子原和戚中期先后立身而起，大悔大师合什道：
“老衲这里有礼了！”
太乙爵笑道：
“大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喜可贺。”大悔大师道：
“不敢，全仗施主一句金言！”
这话大有玄机，除当事人之外，其他的人只怕听不出来。太乙爵朗声道：
“哪里，哪里，大师过谦了！”
大悔大师道：
“昔日承教，老衲已看透了人生，今日此事老衲却有不得不来之苦！”
太乙爵道：
“大师苦心惟天可表，已不需顾及其他了！”
大悔大师道：
“谢谢施主！”
那冰冷声道：
“你们也不需叙旧，还有普贤爵为什么没有出现？”太乙爵道：
“他来是早来了，只是现在还不到出现的时候！”那冰冷声音道：
“这又为了何故？”
太乙爵道：
“冰血魔女，你故发痴呆么？”
冰血魔女道：
“我真不知道！”
太乙爵道：
“那你为何不把西后请出现！”
冰血魔女道：
“那你为何不把金鼎爵请出来！”
太乙爵哈哈笑道：
“他们还在等天罡双煞呢？”此话一出，赵子原不由心头一震，暗想原

来天罡双煞和西后都到了，假若再加上一个摩云手，那么对方实力是难以轻敌了！

第八十章　最后一战

冰血魔女哼道：

“吴大侠和周大侠也在等一个人！”

大乙爵道：

“等什么人？”

冰血魔女道：

“你这是明知故问么？”

太乙爵冷冷的道：

“与老夫同行之人只普贤与金鼎二兄，余外之人老夫一概不知！”

冰血魔女道：

“你把东后也忘了么？”

太乙爵闻言冷冷笑道：

“真是幸会，老夫原来不愿过问民事，是一个偶然念头想到水泊绿屋瞧瞧，哪知来到之后发觉情形有些不对，便一直隐身不出，谁料竞是这么多的老朋友先后来到此地，真是幸何如之！”忽听一个冷冷的道：

“好说，好说，大家既然都是不期而遇，也正好了结双方之间一笔死帐，太昭堡之约何不就在今天举行？”

声落人现，竟是那摩云手走了出来。

太乙爵笑道：

“也好，老夫从来不管闲事，这次就多操一点心吧！”顿了又顿，旋对两旁叫道：

“有请两位兄长！”

语落，只听一阵足步声音从一左一右响起，先是普贤然后是金鼎走了出来。

在太乙爵这边之中，只有赵子原和戚中期辈份较低，两人少不得又向金鼎普贤二爵见过礼，大悔大师却以平辈相见。普贤爵道：“老四，这趟麻烦都是你找来的！”

太乙爵道：

“我只不过想到这里瞧瞧，哪知竟会碰到这么多故旧之交，三哥，你说这不是人生一大乐事么？”

普贤爵道：

“乐则乐矣，只是少不得动起火来大家又要吹胡子瞪眼睛，我已有几十年没有活动筋骨了，乘这个机会活动活动也好！”摩云手笑道：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少时老夫要领教普贤兄的‘九玄神功’！”普贤爵道：

“老夫自当奉陪。”

大悔大师道：

“女娲，这么多朋友都出现了，你怎么还这样小气？”冰血魔女道：

“老身何处地方小气？”

大悔大师道：

“不管怎样？咱们来到此地是客，你看你这里黑漆漆的就和鬼域相似，岂是待客之道么？”冰血魔女哼道：“你可是有些怕了？”大悔大师不屑的道：

“老衲方外之人，何怕之有？”
冰血魔女道：“然则这样不是很好么？”
大悔大师哼道：“邪魔外道，究竟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莫许喝道：
“谢金印，你居然敢出口骂人？”大悔大师道：
“老衲称尔等为邪魔外道，这便算是骂人么？”
太乙爵笑道：
“大师，你何必与他们一般计较？”
大悔大师道：
“四爷有所不知，此地满是机关，若不亮起灯火，老衲真担心咱们会上当！”
太乙爵笑道：
“大师所见极是，却不知老夫兄弟进来之时，早把此间所有机关都已全部关闭！”
莫许闻言叫道：“太乙爵你好大的胆子！”太乙爵晒然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老夫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对？”
突听一人道：
“对极，对极，但老夫仍怕你们走不出此地。”
众人循声望去，时间不大，只见天罡双煞先后走了进来。大悔大师道：
“贵方究竟还有多少人，何不一并请出！”
冰血魔女道：
“咱们老大少待就到，在她在到之前，咱们不妨先打两场试试！”
大悔大师道：“这也使得！”冰血摩女向后边突然喝了声：“亮灯！”
刹那之后，只见一列灯光从远处亮了过来，那是一列十二盏灯笼，分别由十二名青衣女子拿着由远而近。
慢慢的，那十二名青衣女子走近了，这时四周景象也清晰可见！
原来这里是一间高大宽敞的房子，房中四方各有一个小的石墩，中间隆起一座土堆，在那土堆四周却放置了数十堆森森白骨，余外却一无所见。
赵子原暗暗称奇，心想这里不是叫鬼牢吗？为何没有看见牢房呢？
戚中期悄声道：
“赵兄，这并不奇怪么？”
赵子原道：
“戚兄是不是认为没有牢房？”
戚中期点点头道：“正是！”赵子原奇怪的道：
“小弟也觉得奇怪的很，那座土堆又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大悔大师接道：“那座土堆便是牢房所在！”赵子原一怔道：“那土堆就是牢房么？”
大悔大师道：
“正是！”
戚中期插嘴道：
“然则为何没有看到牢房？”
大悔大师道：
“牢房是在土堆下面，使用时用机关操纵，方才太乙爵说已把整个机关破坏，只不知现在又要如何进去了？”戚中期道：“原来如此，想必甄姑娘便囚禁在那里了？”

大悔大师道：
“不错，正是囚禁在里面。”
戚中期道：
“假若要解救她，又应从何处着手？”
大悔大师道：
“老衲此时尚不太清楚，待眼下此战完了之后，到时再想办法吧！”
说话声中，那十二名青衣女子都已站在墩上，冰血魔女叫道：“你们瞧见那座土堆了么？”
太乙爵道：
“瞧见了又怎样？”
冰血魔女哼道：
“你别先对老娘提问题，且听老娘说下去！”
顿了又顿，又道：
“在那土堆四周还放置了数十堆白骨，不瞒你们说，那数十堆白骨乃是老身布下一道阵式，那道阵式看来虽然平淡无奇，但进去之人如想出来，不花费一点脑筋那是不成的。”太乙爵道：“咱们少待便在土堆上动手是么？”冰血魔女道：
“不错！”
说话之时，悄悄对身旁诸人说了几句，只见天罡双煞和摩云手等人都点了点头。
大悔大师道：
“四爷瞧出那是什么阵式了么？”
太乙爵道：
“老夫也正要说一说，那阵式从表面上看去极像八卦阵，其实却不是！”
大悔大师道：
“然则那是一种什么阵式？”
太乙爵道：
“此阵来自西域，是以它的名字亦甚为古怪，叫着‘九结连环阵’！”
大悔大师脸色微动的道：
“这名字当真新鲜得很！”
太乙爵道：“大师不妨仔细瞧瞧，那数十堆白骨乃紧紧相结，但其实却是九堆相结，这九堆连着那九堆，从数字上推算，应该是九九八十一才对，可是那九堆之中的四堆又已与别的白骨相连，只要能够认清其中四堆，然后从那四堆之中进出，便不致受困了！”大悔大师合什道：
“四爷高见，老衲佩服的很！”
太乙爵转脸对赵子原和戚中期道：
“你俩听清楚了么？”赵戚两人一齐躬身道：“听清楚了！”大悔大师道：
“等会这一战，老衲之意，咱们最好能推出一位运筹调度之人才是！”
太乙爵道：
“东后转眼就到，老夫之意还是让她来调度比较恰当些！”话声方落，忽听一阵细如蚊虫的声音说道：
“四爷这么说，岂不折煞老身了么？”
声音虽细，但一言一句却十分清晰的打入耳鼓，场中之人无论敌对双方

都是顶尖高手，知道说话的人正是东后，但她此刻起码距离现场尚有数十丈之遥，内功精深如斯，当真举世罕见。众人方在惊疑，忽然又听得一阵清晰声音响起道：

“武当刚别，又幸相逢，既来之则安之，姊姊又何必客气！”说话的也是女子，不消说是西后到了。

东西二后先后来到，两人声音从不同方位响起，而且说起话来又那么文绉绉的，就真像亲姊妹一般。只听东后笑道：“妹妹，咱们都是自家人，你怎么也抬起我来了呀？”西后道：

“姐姐是众望所归呀！”

东后道：

“妹妹，别在我脸上贴金了，倒是你才是众望所归呢！”西后格格笑道：

“我是这里主人，姐姐现在变做客人了，客随主便，姐姐就勉为其难一次吧！”

东西二后好像在说笑，两人一边说一边走，不久之后、先后在鬼牢现出身来。

西后首先出现，身后跟着青凤和四名婢女，东后身后却只跟着赵芷兰和蓝玉燕二人。

敌对双方的人自然难免都要先后见礼，东后和西后脸上都笑盈盈的，就像没事的人一样。大悔大师道：“咱们方才之言，东后娘娘都听见啦？”东后笑道：

“实是不敢担当这个重任！”

普贤爵道：

“请不必客气！”

东后道：

“按理该金鼎爵才对！”

金鼎爵道：

“娘娘众望所归，就勉为其难一次吧！”

戚中期悄声对赵子原道：

“其实二爷和三爷才客气呢！”赵子原也低声道：“这是礼让呀！”目视青凤，又道：

“原来尊夫人已做了西后的侍女首领？”

戚中期痛心道：

“她自甘堕落，我实为她不值！”

赵子原安慰他道：

“戚兄放心，也许不久她会回到你身边来！”

戚中期叹道：“但愿如此！”只听大悔大师道：

“娘娘不必推让了，咱们就此一言为定！”

东后娘娘欲待再说，金鼎、普贤、太乙爵都一齐推举她，东后娘娘只好勉强接受下来。

这边推了东后，那边也是在一阵推让之下决定了以西后为首，他们推定了西后，那是因为西后身为水泊绿屋大主人，客不欺主，她顺理成章自是发号施令之人。

西后笑道：

“姊姊，想不到我俩终于打对台了！”

东后也笑道：
“说得是呀，俗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上下牙齿都常常厮磨，更何况我们姊妹？”顿了一顿，又道：“希望经过这次之后，我们的感情仍能和好如初！”
西后面色一变，冷冷的道：
“那只有一个条件！”
东后道：“什么条件？”
西后道：“你让出东后之位！”
东后怔道：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么？”
西后冷声道：
“那么我还有另一个条件！”
东后道：
“你又有什么条件？”
西后道：
“遵我为武林之主！”
东后笑道：
“妹妹，就算我肯遵你为武林之主，别人只怕未必！”西后道：“除你之外，别的人我根本不在乎！”太乙爵道：“好大的口气！”
西后冷冷的道：
“我知道你们灵武四爵一定不服，所以我早已有了打算！”太乙爵道：“什么打算？”
西后道：
“便是今日之会，尽诛尔等！”
太乙爵大笑道：
“好说，好说，娘娘有何能耐，何不现在施展出来？”西后目光一扫，回顾摩云手道：
“有劳大师先打头阵如何？”摩云手点点头道：“使得！”说着，提着大斧走了出来。
他指着太乙爵叫阵道：
“你敢不敢出来一战？”
太乙爵笑道：
“有何不可！”
正待晃身而出，忽听东后叫道：
“四爷请慢！”太乙爵道：“娘娘有何见教？”东后娘娘道：“咱们不可乱了阵脚，第一仗可由子原出战！”
赵子原躬身道：
“晚辈尊命！”
说着，大步走了出去！
摩云手冷冷的道：
“赵子原，这是你自寻死路！”
赵子原冷声道：
“摩云手，咱们曾数度相逢，每一次我都想与你决一死战，总是找不到机会，今日正好放手一搏！”

摩云手嘿然冷笑道：

“老夫早欲置你死地，今日正好了却心愿！”

大斧一挥，霍地劈了过来！

赵子原身子一闪，连拔剑的机会都没有，摩云手第二斧又跟着劈到！

他今次出手不比往日，招式凌厉，力道沉猛，进退之间，攻守有序，的确不愧大家风范。

赵子原连闪两闪，始终找不到一个机会还手，这时摩云手已连攻五六招，赵子原在斧光霍霍之中钻来钻去，险象环生，摩云手喝道：“小子，你认命吧！”

猛然一斧劈出，这一下他已看准时机，力道方位都用的恰到好处，赵子原若被他一斧劈中，非送命不可。

好个赵子原，临危不乱，双足一点，只见他身形微晃人已凌空弹起，半空之中拔出宝剑，一剑飞洒而下！

摩云手一招劈空，头顶上的赵子原已压了下来，他嘿然一笑，身子半转，反手一斧，同时喝道：

“小子，你找死！”

只听“当”的一声，火光飞射之中，赵子原身子被震高少许，但是就在这时，他第二记剑式也跟着飞出，剑花错落中，已把摩云手上半身罩住！

摩云手再度一转，一连挥出三斧，硬生生的把赵子原剑式划开，扬声大喝道：

“小子，老夫看你究竟能在空中停留多久？”

身子微退，大斧运足劲力，准备待赵子原将落未落之际攻出！赵子原在空中完全凭藉着一口真气支撑着身子，当他真气慢慢散去之际，人也跟着下坠，别人不说，赵芷兰不禁大是替爱子担心！

赵子原身子越降越低，当他距离地面约有两丈之际，只听摩云手大吼一声，利斧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劈了过去！

敌对双方都不禁替赵子原担心，赵芷兰尤为焦急，叫道：“子原当心！”

喝叫声中，只见赵子原身子霍地一沉，摩云手的大斧刚好劈到，赵芷兰一声尖呼，哪知就在这时，突从赵子原手上暴发出千万道剑花，其势又劲又疾，摩云手本是上击的式子，此际却突然一窒！赵子原要争的就是这一记先手，剑式由繁而简，蓦然化为两道光圈，弹射而落！

他这一下变招奇速，何况身子又在将下未下之际，任谁也想不到他居然还能变化招式！

摩云手自然也不例外，心神微分，赵子原的剑式已乘虚而入，“卟”地一声，摩云手右肩已着了一剑，一时连大斧都把握不住，扑地摔在地上。

赵子原向后一退，笑道：

“承让！”

他原可再出一剑把摩云手杀死，可是他没有样做，这正是他忠厚之处。

摩云手面如死灰，肩头血流如注，鬼牢老人连忙走过去扶住他，问道：

“大帅伤势如何？”

摩云手摇头道：

“不打紧！”

用左手从身上拿出一包金创药敷上，然后抬起地上板斧，叹道：

“老夫横行一世，想不到最后败在一位后辈手下，今生今世还有何面目

在江湖立足，罢了，罢了！”
迈开大步，向外面走去。
摩云手走了，但是他留给西后那边却是一种尴尬的场面，众人相互一望，冰血魔女恨道：“待我来打第二阵！”西后道：“二妹子小心！”冰血魔女道：“我知道！”
说着，大步走了出来。
东后目视大悔大师，道：“有劳大师走第二阵如何？”
大悔大师合什道：
“老衲遵命！”
说着，亦走向场中。
“谢金印，你杀人无数，今日可是你的报应！”
大悔大师笑道：
“我佛有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老衲此来便是应劫，女施主不妨放手施为就是！”
冰血魔女冷笑道：
“你也知道有今天么？”
大悔大师道：
“老衲虽知有今天，但是今天不一定能使老衲成佛！”冰血魔女冷冷的道：
“好说，好说，那么你不妨瞧瞧！”
说话声中，五指已虚虚抓了过去。
大悔大师神色湛然，抬起右掌封去。
冰血魔女道：
“你以职业剑手为名，为何不用宝剑？”
大悔大师道：“出家人焉能妄动兵刃！”冰血魔女道：“你可是在老娘面前卖狂！”
大悔大师道；
“老衲不敢！”
冰血魔女冷冷的道：
“既然不用宝剑，死了可不是怪老娘！”
大悔大师道：
“那是当然！”
冰血魔女厉啸一声，手臂暴伸，五指利甲如钩，迎面抓到！大悔大师依然抬手一封，仍是一记只守不攻的招式。冰血魔女叫道：“原来你不用宝剑只会挨打！”
大悔大师平静的道：
“说的是！”
冰血魔女那张脸原来惨淡的没有丝毫血色，此时动了真怒，脸色更是惨白怕人，只见他身子打了半转，指上弹出一缕尖锐劲风，咻咻有气！
东后叫道：“大师当心，她指风有毒！”大悔大师道：“老衲理会！”
手掌微撤，闪身退向一边。
冰血魔女尖呼道：
“哪里走？”
身子一欺，踏过土堆上面白骨，直逼而至！

大悔大师一连转了三道圈子，冰血摩女丝毫也不放松的跟着转了三个圈子，指风如剪，紧追不舍！

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悔大师如再转下去，势非落败不可，他也知道自己处境，所以在转到第四个圈子之时，忽然把身子一停，双掌同时举了起来！

他神色凝重，掌上发出一股宏大的劲力，硬生生的把冰血魔女弹出的指风托住！

冰血魔女道：

“ 老娘就和你斗斗内劲也好！ ”

指风加剧，那尖啸之声有若裂帛！

大悔大师运足劲力，只守不攻，这样僵持了片刻，冰血魔女始终没有丝毫进展。

大悔大师陡然大喝一声：“ 嘿！ ”

掌上飚风暴推而出，其势有如巨浪排空，声威惊人。大悔大师这一掌已用足十成力道，非但将冰血魔女的指风逼了回去，反而把冰血魔女从土堆上震跌而下。冰血魔女站不住身子，“ 蹬蹬蹬 ” 一连了五六步，一跤跌在地上，半晌爬不起来。

西后脸色微微一变，惊道：“ 二妹子…… ”

她话未说完，冰血魔女已张口喷出一口血箭。

要知她刚才和大悔大师全力相搏，双方都用足全力，硬拼之下，内腑已然受了重伤，是以他那张脸色更加苍白怕人了。单金印赶紧走了过去，颤声道：

“ 二主人，快把这个服下去！ ”

从身上拿出两颗药丸替冰血魔女服下，又隔了一会，冰血魔女才缓缓站了起来，西后寒声道：“ 单总管，快扶二主人下去休息！ ” 单金印应道：“ 遵命！ ”

扶着冰血魔女走了进去，西后朝左右望了一望，除她和天罡双煞之外，可战之人已不多，然东后那边还有东后和灵武三爵尚未出战，在气势上，显然胜了一筹。

黑煞道：“ 老白，咱们这边连输两场啦！ ” 白煞道：

“ 是啰！ ”

黑煞道：

“ 你意思怎么样？ ”

白煞道：

“ 老黑，你准备作何打算？ ”

黑煞道：

“ 咱出个点子如何？ ”

白煞道：

“ 你出吧！ ”

黑煞道：

“ 咱们不是败了两场么？咱要一次赢回来！ ”

白煞道：“ 怎么赢法？ ” 黑煞道：

“ 咱俩同时出战不就赢了么？ ” 白煞点点头道：

“ 好办法！ ”

说着，当先站了起来，又道：

“咱俩同时出去，那么对方也该出来两个人才行！”黑煞道：
“那是当然！”
他俩好像自言自语，说过之后，双双走下场来。
普贤爵笑了一笑，道：
“老四，事情可是你惹起来的！”
太乙爵道：
“老三，你别责备我，你的意思我知道啦！”
普贤爵笑道：
“既然知道了，那还等什么，上吧！”
太乙爵笑了一笑，道：
“老三，这可是你拉我下水啦！”
说笑声中，两人亦先后走下场去！
黑煞冷冷的道：“咱们怎么比法？”
普贤爵道：“悉听尊便！”
黑煞道：
“像咱们这种人，比刀比枪都不够意思，咱们还是斗斗内力如何？”
普贤爵道：“可以，只是有一条，如果承让，你二人必须交出免死牌来，归还原主！”
黑煞冷哼道：“你们若败了呢？”普贤爵道：
“我们兄弟从此不再涉足江湖！”
黑煞沉声道：“一言为定！”
太乙爵笑对白煞道：
“那么我找你啦！”白煞晒道：
“奉陪！”
双方各选就位置，四人八掌同时平平伸出，刹那之间，室内气劲弥漫，飚风大作。
双方各以真力相拼，双方都是不世罕见高手，自然这是一场罕见的决斗！
四人先还神态从容，到了最后，个个面红耳赤，须发俱张，再过一会，四人双足都隐下寸余。
旁观之人都替各自的人担心，因为这一仗无异是决定性的一仗，谁胜谁败便可决定双方的命运，旁观的人心理也都显得紧张无比！
蓦地，突听普贤爵一声大喝，掌劲如雷，轰然大响声中，他和黑煞的身子俱各一晃，但，黑煞却无法稳住身子，“蹬”的退了一步。普贤爵笑道：“承让！”
黑煞颓然道：
“今日一败，但有阁下在世一日，我从此绝不再出江湖！”目视白煞，只见他马步摇晃，显然亦告不支，太乙爵“嘿”地叫了一声，把白煞震退三步！
黑白双煞相互一望，默然有顷，黑煞从怀中掏出一块铜牌，递与普贤爵，然后二人一言不发向外走去。
西后面如死灰、摇了摇头，亦自带了莫许、青凤、公孙大娘等向后走去！
东后叫道：“妹妹且慢！”
西后垂首道：
“我和黑煞的处境相同，只要姊姊在世，从此绝不涉足江湖！”说完之

后，向前走了，刹时走的不知去向。

东后笑道：

“事情终算办完了，我也该走了！玉燕，你随我先走，芷兰可以暂留。”

大悔大师道：

“老衲送娘娘一程。”

向众人合什一揖，随着东后向外走去。

太乙爵回顾赵子原道：

“快去救人吧，太昭堡是令祖产业，你得好好加以维护。”赵子原躬身应是，太乙爵、普贤爵、金鼎爵相视一笑，举步走了出去。

赵子原和乃母还有戚中期一齐躬送，戚中期最终失去了青凤，亦是心灰意冷，摇了摇头，伤心的走了。

赵芷兰带着赵子原从地下室中救出了甄陵青，最后走出水泊绿屋，向太昭堡而去。

——全书完——